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九冊目次

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集十卷樂語一卷外制集三卷
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宋）蘇軾撰 年譜一卷（三）（宋）王宗稷撰
明成化四年程宗刻本 〇〇一

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集十卷樂語一卷外制集三卷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

（宋）蘇軾撰

年譜一卷（三）

（宋）王宗稷撰

明成化四年程宗刻本

東坡奏議卷第十一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論倉法劄子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

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廪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効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篳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

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

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蚕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

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
然後計筭得行彼此通濟今一旦破戶先已殘破中民又
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
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
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
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
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
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
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
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

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
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
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
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
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
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舟過濠
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
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
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
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

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
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
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
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
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
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臣自到任以來日以
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
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
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
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

聖旨謹件如左

一准元祐五年五月十四日敕節文應實封投狀承買
場務第五界已後見欠不納淨利過日錢亦許
比第四界以前三界內一界小數催促上件條
貫止為過界有人承買場務可以分界見得最
小一界錢數豁除見欠若中間界滿無人承買場務
只勾見開沽人認納過日錢數者即無由分界見
得小數所以不該上條除放朝廷為見無人承
買場務比之有人承買已尤為敗闕不易送納
又不該上條除放於理不均故於元祐六年春

須條貫內別立一條諸場務界滿未敢認者上今依舊認納課利並過日錢若委因奪敗闕或一年無人投狀承買綠蘇自陳申州本州差官限二十日體量減定淨利錢數令承認送納仍具減定錢數出榜限一季召人承買無人投狀本州再差官減定出榜限滿又無人投狀依前再減出榜若減及五分已上無人投狀申提刑司差官與本州縣官同共相度再減隨宜依前出榜始減及八分以上無人投狀承買及委是難以出納淨利錢即所差官與本州縣保明申提刑司審察保明催衍司訖奏自界滿後至停閉日

見開沽人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臣今看詳朝廷立此兩條聖恩寬厚敕語詳備雖有人無人承買場務皆合依條就小送納無可疑惑只緣官吏多以刻薄聚斂為心又不細詳條貫所以請處元只施行逐界遞比就小攙納指揮其界滿無人承買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條貫多不施行臣細詳上條既云自界滿至停閉日見開沽人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即是分明指定合依臨停閉日減定最小錢數送納雖逐次減定錢數不同緣皆未有人承買不免更減終非定數既已見得臨停閉日所減定數豈可却更追用逐次虛數為定臣已指揮本州行下屬縣應界滿敗闕無人承買場務係是開沽人承認送納者並依上條只將臨停閉日所定最小錢數為額催納曾未停閉已前有人承買即依上條各以當限所減定錢數為額催納以上如有欠負即將已前剩納過錢數豁除如已納過無欠負者即給還所剩本州已依應施行訖深慮諸路亦有似此施行未盡去處乞賜

聖旨備錄行下

一准元祐五年四月九日朝旨應大赦已前見欠蚕鹽和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干繫人者並特與除放今勘會江都縣人戶積欠青苗錢二萬四千九百二十貫石內四十九貫石係大赦已前欠負逃移臣已指揮本州依上件朝旨除放去訖一千五百二十五貫石雖係大赦前欠負却係大赦後逃移未有明文除放見今無處催理不免逐時行下鄉村勘會應有搔擾臣已指揮本州更不行下欲乞聖旨指揮應大赦前欠負蚕鹽和買主戶苗錢已見

令逃移無處催理者本縣官吏保明並與除放貼黄
勘會上件朝旨經隔二年不爲除放臣今來方始施
行深慮諸州軍亦有似此大赦前欠蚕鹽和買青
苗錢逃移人戶合依聖旨除放而官吏不爲施行者
乞更賜行下免罪改正
一檢准熙寧編敕諸主持倉庫欠折官物買撲場
務少欠課利元無欺弊者其產業雖已估計陪
納入官許以所收子利紐計還元欠官錢數足即
給還或貼納所欠錢數相兼收贖如過十年不贖
依填欠田宅條施行係十保干係人產業雖欠人有欺

弊亦准此此乃祖宗令典雖熙寧新法亦許准折
欠數數足便還只因元豐四年十二月内兩浙轉運
司奏買撲之人多是作弊拖欠合納課利須至
官司催逼緊急却便乞依條將產業在官拘收
子利折還係元抵田產物業逐年所出花利微
細卒填所欠官錢不足看詳買撲場務並係人
戶情愿實封投狀抱認句當其課利依條自合逐
月送納即與公人主持倉庫欠折官物陪填事体
不同今相度欲乞於編敕内刪去買撲場務少欠課
利八字因此立法諸主持官物欠折無欺弊其產

業估納入官以所收子利准折欠數候足給還或貼
納錢收贖如過十年不贖依填欠田宅法係十保干
繫人產業雖元欠有欺弊仍以所估納抵產子利
准折欠數通計償足給還抵產其以前欠負並准
此內剩納過錢數仍給還所剩
一准元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明堂赦書節文開封府界
及諸路人戶見欠元豐元年以前夏秋租稅并沿納
不以分數及二年以前誤支雇食[illegible]買撲
場務出限罰錢并免役及常平息錢並特與除放
是時轉運司申中書稱見欠丁口鹽錢及[illegible]紬絹

米及和預買紬絹并係人戶以諸官[illegible]賒
放中書批狀云勘會赦書內即無見欠丁口鹽錢
并監博絹米及和預買紬絹已請官本除放之
文因此州縣却行催理至元豐八年登極赦書亦是
除放兩稅沿納錢物後來尚書戶部仍舉行元豐
四年中書批狀指揮逐年蚕鹽錢絹[illegible]買紬
絹等錢係已請官本並不除放臣今[illegible]內蚕鹽
錢絹一事監本至輕所折錢絹[illegible]江都縣
每支監鹽六兩折絹一尺鹽六兩元價錢一千文五分
足絹一尺價錢二十八文一分足其支[illegible]納錢者

每鹽五斤五兩納錢三百三十一文八分足比元價
買鹽每二十八文足已多二百八十三文足又將錢
折麥所估麥價至低又有倉省加耗及脚乘之類
一文至納四五文今來既不除放即須催納紬麥
折色所以人戶愈覺困苦臣今看詳丁口鹽錢紬
既為有官本雖議除放即合據所支鹽斤兩實
直價錢催納豈可將折色紬麥上增起錢數盡作
官本顯是於理合放於條未有明文臣已指揮本
州應登極赦前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紬米之
類只據當時所支官物實直為官本催納其因

折色增起錢數並權住催理聽候朝旨伏望
聖慈特賜指揮依此除放
一准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書應內外欠市
易錢人戶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續
准元祐二年二月七日都省批狀知鄆州張璪
劄子奏臣伏覩明堂赦書節文諸路人戶見欠
市易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臣自到州契勘
得本州舊係開封府界管城縣日本縣市易抵
當所於元豐三年五月以後節次准市易上界
牒准太府寺牒支降到一疋帛散茶今抵息出賣

共本州自合依條許人戶將物貨等抵請及見錢變
易本所却除賣與人戶仍不曾結保致有二百九
十八戶除納外共拖欠丁口官錢計一千九百餘貫
文雖契勘得逐戶名下見欠各只是二百貫以
下本州爲是元管勾官司違法賒散不依太府
寺搭息出賣指揮致人戶亦不曾用物貨抵請
即與市易舊法許人結保賒請金銀物帛見欠
官本事體不同以此未敢引用赦敕除放係上件
人戶所欠物帛價錢並因官吏違法賒過其人
戶元不知有此違礙伏望聖慈矜卹特許依赦

除放庶使貧民均被聖澤戶部看詳往罷賒請後
來違法賒散過錢物并府界縣分人戶抵當麝本
糯米各與未罷已前條係賒請事體不同今勘
當難以依赦除放都省批狀依戶部所申文續准元
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敕勘會內外見欠市易非
違法賒請人戶已降指揮二百貫文已下除放
其外路係違法者即不該除放切緣本因法司違
法賒賣今來人戶若不霑聖與蠲放顯見獨不霑
息須議指揮十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戶部指揮
諸路契勘官私違法賒放人戶許將息罰並免折

以見欠錢二十貫文已下者並與除放文繳准元祐四
年正月初十日轉運司牒准尚書戶部符據淮南轉
運司狀契勘本路市易欠錢除係條賒借并元係
經官司違法賒欠已依上項赦敕朝旨施行外緣有
未承元豐四年五月十九日朝旨住罷賒借以前并
以後有人戶於市易務差出計置變易句當人
等頭下賒借錢物見欠不及二百貫及二十貫以下
今詳所降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敕止言市
易欠錢人戶見欠二百貫文以下除放并元祐三年
十月二十七日朝旨亦止言官司違法賒借見欠二

十貫文以下除放今來前項人戶從初經於市易差
出句當人等頭下賒欠本司疑慮未敢一例除放
申部者本部看詳明堂赦云內外欠市易錢人戶
見欠二百貫以下除放及近降朝旨亦止云官私違
法賒放人戶折計見欠二十貫以下除放即無似此
窠名明文今據所申符本司主者詳此一依前後
所降朝旨施行無至違誤臣今看詳元祐元年
九月六日明堂赦書止言應內外欠市易務錢二
百貫以下並與除放赦文簡易明白元不分別
人戶於官司請領或徑於句當人名下分請賒

不拘限官司依條賒責或違法俵散及有無抵
當結保抵息不抵息之類但係欠市易務錢二
百貫以下者便合依赦除放更無疑慮切原聖
意蓋為市易務錢本緣姦臣貪功希賞設法陷
民赤子無知為利所誘以於即位改元躬祀明堂始
見上帝之日親發德音特與除放皇天后土實聞
此言當時有識已恨所放不寬既知小民為官法
所陷何惜不與盡放更立二百貫之限然是將欠負
窮民無不鼓舞涕泣銜荷恩德曾未半年已有刻
薄臣寮張皇文飾析文破敕妄作申請致有上項

特降聖旨及都省批狀指揮應官司違法賒借者
止放二十貫以下其於差出句當人名下賒請者
並不除放一文使宗祀赦文反為虛語非獨失信
於民亦為失信於上帝矣所繫至大而俗吏小
人亦不為朝廷惜此但知計析錐刀之末實可痛惜
臣竊仰料二聖至仁至明已發德音除放二百貫
以下豈有卻許刻薄臣寮出意阻難追改不行
之理必是當時議者以為欠錢之人詐立私下賒
貸人姓名分破錢數令不滿二百貫僥倖除放以
此更煩朝省別立上項條約以防情弊一時指揮

不為無理今來歲月已久人戶各家監保抑勒舊欠積
困苦理極若非本身實欠豈肯七年被監不來訴
免以此觀之凡今日欠戶並是實欠必非私相計會
為人分減之人明矣伏望聖慈特與卒行元祐元
年九月六日赦書應內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錢
二百貫以下不以官私違法不違法及人戶於官司
請領或從於句當人名下分請者並與除放所貴
稍收窮困垂死之民稍廣宗祀赦書之語以答
天人之意
准元祐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將府界諸路人戶

應見欠諸般欠負以十分為率每年隨夏秋
料各帶納一分所有前後累降催納欠負分
料展閣指揮更不施行臣今看詳上項指揮
明言應見欠諸般欠負並分十料催納元不曾
分別係與不係因災傷分料展閣之數聖意寬
大詔語分明但係欠負無不該者只因戶部出
納之吝別生支節謂之申明其畧云本部看詳
人戶見催遞年拖欠下夏秋租稅賦貸課利
省房沒官等錢物若不係因災傷許分料展
閣理納之數自不該上條致尚書省人令

狀指揮依所申施行即不曾別取聖旨臣嘗謂二
聖即位已來所行寬大之政多被有司巧說事
理務為艱閡使已出之令不盡施行至於反汗皆
此類也若檢會元祐敕節文諸災傷倚閣租稅
至豐熟日分作二年四料送納若納未足而又遇
災傷者權住催理今來元祐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聖旨指揮雖分為十料比舊稍寬又卻衝限前
後分料展閣指揮即遇災傷亦須催納水旱
之民當年租賦尚不能輸豈能更納舊欠顯是緣
此指揮反更不易欲特降聖旨應諸般欠負並

只依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分十料施
行仍每遇災傷依元祐敕權住催理內人戶拖
欠兩稅不係災傷倚閣者亦分二年作四料送
納未足而遇災傷者亦許權住催理所有戶部
申明都省批狀指揮乞不施行
貼黃議者必謂若如此優容百姓皆不肯依限送
納兩稅僥倖分料臣以謂不然編敕明有催稅末
限不足分數官吏等第責罰令佐至衝替曹
司戶與小處差遣典押勒停孔目官押官降資
條貫至重雖欲其恕之若非災傷之歲無放不盡

實者亦緣過有拖欠若朝廷不恤須得併催則人戶惟有
迯移必無納足之理
一臣先知杭州日於元祐五年九月奏臣先曾具
奏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
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
籍納産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
出新意創爲籍納折納之法使于有入九不該給
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旨已許止納産鹽場監
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
害意謂指揮之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

前人戶以産當酒見欠者亦令依鹽當錢法只
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捧下不堪上供
和買紬五萬八千二百九十疋並抑配吉貝與民
不住變賣催納至今尚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
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述論奏經
今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聖
旨賜行下尚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
上件奏狀十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
別具聞奏臣已於元祐六年正月九日備錄
元狀繳連奏去訖經今五百餘日依前未蒙

施行伏乞檢會前奏一處行下
右謹件如前今所陳六事及前所陳四事止是揚州杭
州所見竊計天下之大如此六事四事者多矣若今日
不治數年之後百姓愈困愈急流亡盜賊之患有不
可勝言者伏望特留聖意深詔左右大臣早賜果決
行下臣伏見所在轉運提刑皆以催欠為先務不復
以恤民為意蓋緣職業所居使然臣愚欲
乞備錄今狀及元祐六年正月九日所奏四事行下逐
路安撫鈐轄司委自逐司選差轄下官一兩人不
妨本職置司取索揚州見催諸般欠負科名戶眼

及元欠因依限一月内具委無漏落保明供申仍備錄
應係見行欠負赦條曉示逐州縣令與依條除放
許詣逐司自陳限逐司於一季内看詳了絶内依條合
放而州縣有失舉行者與免罪改正訖奏其於理合放
而未有明條或於條有礙者並權住催理奏取敕裁
仍乞朝廷差官三五人專切看詳立限結絶如此則
期年之間疲民尚有生望富室完復商賈漸通
酒稅增羨公私充泰必自此始也臣身遠言深罪當萬死
感恩徇義不能默已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本州近準轉運司牒坐準戶部符臣宗上

六年災傷人戶衆事初興生意稍還正當惠養
乏之蘇息伏望聖慈許將六年撿放不盡秋稅
三元只收三二分已下者條本戶已是七八分災傷
人未若納錢尚有欠必是送納不前乞特與除
放其餘納錢見欠人戶亦乞特與裁免三分外
若猶有欠弟上二等戶如不可一例裁放則並乞特
與展限候今年秋熟隨秋料送納其言至切最要
聖恩送下戶部本部却只撿坐元祐三年七月一十
四日敕節文災傷帶納欠負條貫應破詔旨其臣
寮所乞放免寬減事行元不相度可否臧是聖慈

欲行其言而戶部不欲雖蒙行下與不行下同臣今來所
論若非朝廷特賜指揮即戶部必無施行之理
又貼黃臣今所言六事及舊所言四事並係民心
邦本事關安危其間逐節利害甚多伏望聖
慈少輟清閒之頃特賜詳覽
又帖黃准條撿放災傷稅租只是本州差官計會
令佐同撿即無轉運司更別差官覆按指揮臣在
潁州見逐州撿放之後轉運司更爲州差官覆按
盡實編是於法外添行使官吏畏憚不敢盡實
撿放近日淮南轉運司爲見所在流民倍多而所放
災傷多不及五分支破賑貸有限恐人情未安乞依
奏乞法外賞給若使盡實撿放流民不應如此之
多與其法外救濟於既流之後曷若依法撿放於未
流之前此道路共知事之不可掩者也臣忝侍從不
敢不具實聞奏
又貼黃京師所置局因今看詳欲內欠負

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
軍州事蘇軾劄子奏臣已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奏
臣聞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陛下

[illegible]此政則臣亦不敢望至此政屢言而屢不聽亦可以
自此不然臣猶孜孜強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有此心而前
臣子所當退也竊觀即位之始發政施仁天下欣然望太
平於今者八年而民益貧此何道也願陛下深思其
故若非積欠所壓自古至今豈有行仁政八年而民不蘇
者哉臣前所論四事不爲不切而經三百餘日略不施行臣
遂再奏不已執政乃始奏云初不見臣此疏遂奉聖旨
令依別錄聞奏竊恐謂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二年於此
矣以此知積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若非陛下留意
深與指揮只作常程文字降出下部作熟事行之則三省

無益戶部看詳則並無施行之理臣人微言輕不足計較深惜
淮南百姓日困日急無復生理也臣又竊料大臣必云今者
西邊用兵急於財利未可行此臣謂積欠之在戶部者
簿數不貲實爲可惜若實計州縣催欠參日縱成月
錢入官在戶部者毫毛何足以助經費之萬一臣願聖主
特出英斷早賜施行臣訪聞浙西數州水災尤甚蘇湖秀
三州人死過半雖積水稍退露出泥田然皆無土可
作田塍有田無人有人無糧有糧無種有種無牛殍死
之餘人如鬼臘臣竊度此三州之民朝廷加意存養仍須
官吏得人十年之後庶可完復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

于未危浙西之患若於一二年前上下救心同力拯濟
其勞費錢米必不至若今之甚也臣知杭州日預先
奏乞下發運司多糴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飢民聖
明垂察支賜轉運錢百萬收糴而發運使王覲堅執
米中只不糴是年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猶爲甚
賤緣使臣只糴尚勝於無而執政所見終不肯收糴顆粒
是致次年檢濟失備上下共知而不詰問小人淺見只爲
朝廷惜錢不爲君父惜民類如此如淮南東西諸郡
累歲災傷近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矣今來夏田一熟
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

於州縣怨嗟之氣必復致水旱欲望聖慈救之於可救
之時莫待如浙西救之於不可救之後也臣敢昧死請
以降手詔云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傷流殍相
屬今來淮南始獲一麥浙西未保豐凶應淮南東西
浙西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特與權住催
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飽之樂仍更別賜指揮行
下臣所言六事四事令諸路安撫鈐轄司准類講求
與天下疲民一洗瘡痛則猶可望太平於數年之後
也臣伏覩詔書以五月十六日冊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
大慶孟子有言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

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此周之所以王也今陛下應此大慶宜不
忘積欠之民流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賣子以輸官
者乎若親發德音力行此事所全活者不知幾千萬
人天監不遠必爲子孫無疆之福臣不勝拳拳孤忠
昧死一言取進止

論倉法劄子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
州蘇軾劄子奏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
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即位以來

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禄爲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葢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猛政可恃以爲治也自有刑罰已來皆稱罪立法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錙兩之罪而人主報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錙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爲臣子皆當爲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爲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

政不留意於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爲治也耶今者又令眞揚楚泗轉般倉斗子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强明發運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請便行倉法臣所未喻也今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敕不過歲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税錢一萬貫而能令六百萬石上供斛斗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數千家牽駕兵士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明甚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下樂臣以疎外輙議已行之政必須却送戶部或却

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沮難決無行理臣材術短淺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死之間時進瞽言但可以上益聖德下濟蒼生者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即乞將此劄子留中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爲妄即乞并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取進止

東坡奏議卷第十一

東坡奏議卷第十二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乞罷轉般倉斗子倉法狀

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

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

申明揚州公使錢狀

乞罷宿州修城狀

乞擢用林豫劄子

乞賻贈劉季孫狀

再論李直方捕賊功効乞別與推恩劄子

乞免五谷力勝稅錢劄子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再薦宗室令畤劄子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壹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眾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場造船每場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一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干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謬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

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貫所獲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

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訪聞去
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
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
干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
賣質妻鬻子飢瘦伶俜聚為乞丐散為盜賊竊
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 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
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聞之於吏乃金
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 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
理刻剝敗壞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
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

綱三十隻船而稅[illegible]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
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不勒留住岸一船點
檢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
折文破敕苟以隨船為名公然勒留點檢與兒戲無
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
之數年其弊乃出綱梢既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
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此數年不革臣恐今後
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憂豈可勝言
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
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折長補短每

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
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攔因
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此為姦邀難乞取十倍於
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
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折賣船
版動使靜盡事發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
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
三十萬餘石利害皎然今來金部並不體訪綱運致
欠之因卻言緣倉司斗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
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斗子仍

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斗子四十人皆詣臣陳
狀盡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諭退還其狀然相度
得此法必行則見今斗子必致星散雖別行召募未必
無人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決不
能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既行倉法必須重賂輕齎
行交付其押綱綱梢等知斗子若不受賂必無寬剩
[illegible]而決難了納即須多方密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行
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是枝
葉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
法亦無今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

遂六路為石盡失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綱梢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遞運舡點檢不過淮得一舡其餘二十九舡不免住岸伺候點有違礙臣等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令後更不得以隨舡為名違條勘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稅務官吏為准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為備未敢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稅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勘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金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

不取聖旨擅立隨舡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庶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冒賞取小而害大得一而喪百臣聞東南饋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約束此事最為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行隨舡點檢指揮如左

一准元祐編敕諸綱運舡栰到岸檢納稅錢如有違限如限內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名稅錢者各徒二年

諸新錢綱及糧綱緣路不得勘令住岸點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歷處更不問罪至京下鏁通津門准此

一准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書金部符省部看詳監糧綱運雖不得勘留住岸若是隨舡點檢得委有稅物名件自合依例饒潤收納稅錢即無不許納稅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依例喝免稅錢事理甚明

右件如前者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暖惜身畏法運饋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賊盜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舡為家既免折賣又常修完省逐處舡場之費三利也押綱綱梢既與客旅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欄無乞取然梢工自須赴務量納稅錢以防告訐積少成多所獲未必減於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易務導洛司堆垛場議者以為商賈必漸通行而今八年略無絲毫之效京師酒稅課利比年皆虧行鋪邸店皆空何也蓋諳

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
故物貨通流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
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
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
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久閉乍通
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之後必復舊觀此五利
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皆輕玩國法習以成風若朝
廷以臣言為非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乞賜重行責罰
若以臣言為是即乞盡理施行少有違戾必罰無赦
則所陳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見也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本州已具轉般倉斗子二十人不足於用必
致闕誤事理申乞依舊存留四十人去訖其斗子
所行倉法臣又體訪得深知綱運次第人皆云
行倉法後欠折愈多若斗子果不取錢則裝發
更無斟酌而兵梢存免偷盜則欠折必甚於今若
斗子不免取錢則指日行用一貫只會須取二兩貫以
方肯收受然不敢當面乞取執須究將託人減
刻隱落為害滋深伏乞朝廷詳酌早賜廢罷且
依舊法
又貼黃今看詳倉部今來起請條約所行倉
法支用錢米不少又送差殿門小使臣支與驛券
又許諸色人告捉指令乞取之人先支官錢五十
貫稍賞又支係省坊場錢二萬五千貫召募綱梢其
此之類費用浩大然皆不足行利害之要行之數
年必無所補臣今所乞不過戒却淮南轉運司
違條收稅錢一萬貫綱梢飽暖官物自完其利
甚大

乞罷轉般倉斗子倉法狀

元祐七年八月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
奏右臣近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狀奏論綱梢欠折利害內一

事乞罷真楚泗轉般倉斗子倉法并乞揚州轉般倉
斗子依舊存留四十人今來揚州轉般倉斗子四十人並
曾詣臣投狀乞一時歸農臣雖且加撫諭退還其狀
然竊詳其情未安惟欲逃竄兼訪聞泗州轉般倉
斗子已累却一十二人深慮逐州轉般倉斗子漸次星散
別行召募必是貧力兼想多是浮浪輕犯憲之人愈
見敗壞綱運其逐一利害已具前狀只乞朝廷詳酌先
次施行廢罷轉般倉斗子倉法及揚州依舊存留
轉般倉斗子四十人為額仍乞入急遞行下貴免斗
子星散住滯綱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准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敕陝西轉運司奏乞展敘節次支賞鹽并酒稅務增剩監專等賞錢更不支給本司相度欲且依舊條支給所貴各肯用心趁辦課利户部狀欲依本司所乞並從元豐賞格依舊施行檢會元豐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敕賞鹽及稅務監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釐監務專副秤子欄頭[illegible]專副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半釐及檢會元豐[illegible]賞格酒務監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二釐酒務

專匠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釐者右臣竊以為仰體聖意廉恥四維之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鹽酒稅務監官雖為卑賤然皆搢紳士人公卿子弟[illegible]使此等不顧廉恥決壞四維掊斂刻剝與專[illegible]一處分錢民何觀焉所得甚毫末之利而所喪[illegible]天下風俗朝廷綱紀此有識之所共惜臣在淮南盤[illegible]廢稅務自數年來刻虐日甚商旅為之不行其間課利雖已不虧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為少衰詳究厥由不獨以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蓋緣有上件給錢充賞條貫故人人務為刻虐以希歲終之賞斯是

[illegible]之法以資聚斂之吏[illegible]詳察上件條貫士節仰乞盡罷上件歲終賞格[illegible]稅務施行尤為害物先賜廢罷況祖宗以來元無此格所立場務增虧賞罰各已明備不待此條方為勸獎臣竊見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敕放免諸路人户買撲土産稅場命下之日天下歌舞以至深山窮谷之民皆免虐害臣頗聞[illegible]詔旨無敢仰緣德音推廣聖意具論利害以候敕裁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

元祐七年八月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

狀奏右臣近者論奏江淮糧綱運欠折利害竊謂欠折之本出於綱梢貧困貧困之由起於違法收稅若療行此一事則期年之間公私所害十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葉小節也若朝廷每聞一事輒立一法法出姦生有損無益則户部前日所立斗子倉法及其餘條約是矣臣愚欲乞盡賜寢罷只乞明詔發運使責以歲課而為之賞罰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則發運大[illegible]可擇明辦也何謂責以歲課而為之賞罰蓋發運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為額不當以起發之數為額也今者折欠以折會償填而發運使不復抱認其數但得起發數

足則在路雖有萬數蹤虜發運使不任其責矣今諸路
轉運司歲運斛斗皆以到發運司實數為額而發運司
獨不以到京及府界實數為額此何義也臣欲乞今後法令
後發運司歲運額斛計到京欠折分釐以定殿最則發運
使自然竭力點檢矣凡綱運弊害其略有五一曰發運司
人吏作弊取受交裝不公二曰諸倉專斗作弊出入斛斗三
曰諸場務排岸司作弊點檢附搭住滯留詣押綱使臣
人員作弊減刻雇夫錢米五曰在京及府界諸倉作
弊折多量剩取非理曝揚凡此之類皆可得而去也縱未
盡去亦賢於立空法而人不行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

而助其耳目蓋運路千餘里而發運使二人止在真泗
二州其間諸色人作弊役擾綱梢於千里之外則此
等必不能去離綱運而逐赴訴也況千里乎臣欲乞
朝廷選差或令發運使舉辟京朝官兩員為句當
綱運自真州至京往來點檢逐州住不得過五日至京及
本司住不得過十日以舡為廨宇常在道路專切點檢
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許決徒以上罪送所屬施行使綱
梢使臣人員等常有所赴訴而諸色人常有所畏忌
不敢公然作弊以歲運到京數足及欠折分釐為賞
罰行此二者則所謂人存政舉必大有益伏望 朝廷

留念與運事大行賜檢會臣前奏一處詳酌施行臣忝備侍
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屢瀆天威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前奏乞舉行元祐編敕錢糧綱不得點
檢指揮竊慮議者必謂錢糧綱既不點檢今後
東南物貨盡入綱船攬載則商稅所失多矣臣
以謂不然自祖宗以來編敕皆不許點檢當時不
聞商稅有虧只因導洛司既廢而轉運司法收
其利又自元祐三年十月後來始於法外擅使隨
船點檢一條自此商賈不行公私為害今若依編

敕施行不點綱船自須投務納稅如前狀所論而
商賈全集於京師四路物貨無由復入空綱攬載
所獲商稅必倍此必然之理也

申明揚州公使錢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
軾狀奏右臣勘會本州公使額錢每年五千貫文除正賜
六百貫諸雜收簇一千九百貫外二千五百貫並係賣
醋錢檢會當日初定額錢日本州醋務係百姓納淨利
課利錢承買其錢[illegible]轉運司當日以賣醋錢一千
五百貫入額錢[illegible]檢係省官錢[illegible]公使庫

[illegible]新條認納百姓淨利課利等錢承買逐年趁辦
一項額錢二千五百貫檢准編敕諸州公使庫許以
本庫酒糟造醋沽賣即係官監醋務本庫顧認納
元額諸般課淨錢承買者聽其所收醋息錢並聽額
外收使今契勘醋庫每年酤賣到錢外除糟米本分
并認納買撲淨利課利錢外實得息錢每年只收
到一千六七百貫至二千貫以來常不及元立額錢二千
五百貫之數更豈有額外收使之理如此即顯是敕條
雖許公使庫買撲醋務而揚州獨無額外得錢之實
竊以揚於東南實為都會八路舟車無不由此使客

雜還餽送相望三年之間八易守臣將迎之費相繼
不絕方之他州天下所無每年公使額錢只與真泗等
列郡一般比之楚州少七百貫況今見行例冊元條
定日造酒糯米每斗不過五十文足本州之費一切
用酒准折又雖為將例冊隨米價高下逐年增減兼
復累年接送知州實為頻數用度不貲是致積年諸
般逋欠約計七八千貫若不申明歲月愈深積數愈
多隱而不言則州郡負違法之責創有陳乞則朝廷
有定例之難雖天下諸郡比之揚州實難攀援今來
不敢輒乞增添額錢及蠲放欠負只乞檢會見行條

[illegible]元定額錢因依既是於係省官醋務錢內撥二
千五百貫元額錢即乞逐年更不送納買撲淨利課
利錢及更不用錢收買官糟庶得賣醋錢相添支用
如此即積年欠負漸可還償會藩事體不至大段蹇
削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勘會本州與杭州事體一般本州當八路口
使客數倍於杭州杭州公使錢七千貫而本州止有
五千貫顯是支使不足
又貼黃准條雖許公使庫收遺利緣本州委無遺
利可收須至奏乞

乞罷宿州修城狀

元祐七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新除兵部
尚書蘇軾狀奏臣近自淮南東路鈐轄被召過所部
宿州體訪得本州將零壁鎮改作零壁縣及本州見
准朝旨展築外城兩事各有利害既係臣前任部內
公事而改鎮作縣又係兵部所管所以須至奏陳謹
具條件如後
一零壁鎮人戶靳琮等先經本路及朝省[illegible]狀
乞改零壁鎮為縣却准轉運使趙[illegible]
得元只是本鎮官勢有力人[illegible]

諸[illegible]營運安有陳狀尋准敕依奏係舊[illegible]
來有轉運使張脩等又知州周秩別行奏請[illegible]
欲置縣仍取得本鎮人戶狀稱所有置縣[illegible]
情願自備錢物致朝廷信憑許令置縣見今體
訪得零碎人戶出辦上件錢物深爲不易元料
置縣用錢四千五十餘貫至今年八月終已納
二千八百五十餘貫其餘未納錢數[illegible]是催納
不行幾使盡行催納亦恐使用不足看詳始議
置縣只爲本鎮居民曹波[illegible]及人[illegible]詞訟
去縣稍遠[illegible]未置縣本縣已有守[illegible]八十人

及京朝官一員曹鎮本鎮煙火[illegible]別有監務
官一員又已移虹縣尉一員弓手六十人在本鎮足
以彈壓盜賊而本鎮去虹縣六十里至苻離縣
一百二十里至蘄縣一百里即非地遠又至符離縣各
係水路本不須添置一縣委只是本鎮[illegible]民蘄宗
等私自爲計卻使近下人戶一時出錢深爲不便
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
承平百餘年人戶安堵不以城小爲病兼諸處
似此城小人[illegible]在城外謂之草市者甚衆豈
可一一[illegible]周秩奏論過爲危語以動

朝廷意謂恐有盜賊竊發以斷運路[illegible]
外城一十一里有餘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萬有餘[illegible]
用七十省錢召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錢一萬九千餘[illegible]
約五年畢工已蒙朝廷支賜抵當息錢一萬貫欲
取來年春興工體訪得元只是宿州豪民多有
園宅在外扇搖此說官吏不察遂擬奏請況宿州
土脈疏惡若不用磚砌甃隨即頹毀若待五年
畢之則東城未了西城已壞或更用磚其費不
貲又七十省錢亦恐召募不行官[illegible]選[illegible]非必行差
雇搔擾不細其間一事深害仁政[illegible]遶外

城基地合起遣人戶大墳墓六千九百[illegible]猶不在
數不知本州有何急切利害而使居民六千九百家暴
露父祖骸骨費耗壁畫改塟[illegible]貧無力使
致辛楚勞費公私痛傷存歿[illegible]有公案可
以覆驗
右臣今相度上件改鎮作縣事係已行之命兼[illegible]築羅
宇[illegible]已見功恐難中輟而展城一事有大害而無小利兼
未曾下手猶可止罷欲乞速賜指揮更不展築卻於
已支賜一萬貫錢內量新置縣合用數目特與支撥
修蓋了當其人戶未納到錢數地[illegible]蠲免 謹錄奏聞

乞擢用林豫劄子

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竊謂才難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財賦除盜賊幹邊鄙興利害常有臨事乏人之歎古人有言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獨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見承議郎監東排岸司林豫自為布衣已有奇節及其從事所至有聲其在漣水屏除群盜尤著方略其人勇於立事常有為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器伏望聖慈特與量材擢用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取進止

乞賻贈劉季孫狀

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狀奏右臣等竊聞仁宗朝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衆寡不敵姦臣不救平遂戰歿竟罵賊不食而死詔贈侍中賜大第官其諸子慶孫貽孫宜孫昌孫孝孫保孫季孫等七人諸子頗有異材而皆不壽卒無顯者家事狼狽賜第易主獨季孫仕至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識慮過人有古人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仕宦四十餘年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於官所家無甔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今者寄食晉州旅殯無歸臣等實與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如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義死事餘聲遺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錄豈朝廷之意哉今執政侍從多知季孫者如加訪問必得其實欲望朝廷特詔有司優與賻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飢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踐歷歲月朝廷猶賜存卹於獎勸之道不無小補季孫之子三班借職璪見在京師乞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季孫身亡合得送還人為般挈妻歸兩房並已使盡其喪柩見在晉州無由般歸京師欲乞指揮晉州候本家欲扶護歸葬日即與差得力廂軍三十人節級一人般至京師

再論李直方捕賊功効乞別與推恩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先知潁州日為有劇賊尹遇陳興鄭饒李松等皆宿姦大惡為一方之患而汝陰縣

尉李直方本以進士及第母年九十餘只有直
須為命而能奮不顧身躬親持刃刺倒尹遇又能
竭家財緝知餘黨所在分遣弓手前後捕獲功勞顯
著直方先公後私致所差人先獲第一等二人而直方
躬親後獲尹遇一名與賞格小有不應
奏乞以臣合轉朝散郎一官特與直方比附第
賞蒙朝旨只與直方免試
例至輕其間以毫髮微勞得者甚多以激勸
捐軀除患之士伏望聖慈特賜檢會前奏推
恩仍乞許臣更不磨勘轉朝散郎一官難
為援例取
進止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
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
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
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湊以壓太貴之
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
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
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

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竊為聖世病之
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
之費所蓄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歲
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于市此
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
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
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
亡不為少衰只如去年浙中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
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糶本水腳官費
不貲而客船被差在路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
官私費耗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
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
縱有水旱無大飢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
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雖不收災傷
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
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鄰
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為通疏
而隔一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為良法須是
盡削近歲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為通濟謹具逐
條如後

天聖附令
諸商販斛㪷及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勝稅錢
諸賣舊屋材柴草米麵之物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收稅其買諸色布帛不及疋而將出城及陂池取魚而非販易者並准此
元豐令
諸商販穀及以柴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收稅）
諸買舊材植或柴草穀麵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稅布帛不及端疋並捕魚非貨易者准此
元祐敕
諸興販斛㪷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illegible]免）
諸賣舊材植或柴草斛㪷并鞋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收稅布帛不及端疋並捕魚非貨易者准此
右臣竊謂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illegible]
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illegible]

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光益　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元祐七年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軾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中書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屛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臣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
再薦宗室令畤劄子

元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前任潁州日曾論薦本州簽判承議郎趙令畤儒學吏術皆有過人恭儉篤行若出寒素意望朝廷特賜進擢以風曉宗室成先帝教育之志至今未蒙施行令畤今已得替在京若依前與外任差遣臣切惜之欲乞檢會前奏詳酌施行取進止

東坡奏議卷第十二

東坡奏議卷第十三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

繳進免五穀力勝稅錢議劄子 前連元祐七年十一月廿日劄子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請詰難圓丘六議劄子

乞改居喪婚娶條狀

奏馬澈不當解出學狀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辨黃慶基彈劾劄子

謝宣諭劄子

奏乞增廣貢舉出題劄子

申省讀漢唐正史狀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

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國子監狀准館伴高麗人使所牒稱人使要買國子監文字請詳此印造供赴當所參劄本監檢准元祐令諸蕃國進奉人買書具名件申尚書省未敢支賣勞都省送禮部看詳申都省除可令收買外其冊府元龜

學敕式本部未敢便令收買伏乞朝廷詳酌指揮謹錄
部省批狀云勘會前次高麗人使到闕已曾許買策
府元龜并北史今來本部並不檢會體例所有人使乞
買書籍正月二十七日送禮部指揮許收買其當行人
吏上簿者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
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脩飾亭館騷
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
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
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
借人馬什物攪擾行市脩飾亭館民力暗有所費此二

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
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爲
慕義來朝其實爲利度其本心終必爲北虜用何
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
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
慶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
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今契
丹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此籍口
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
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

卽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
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爲奏聞
及畫一處置沿路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配交
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敕杭明州並不許發舡往高
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充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
九月內創立許舶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
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
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爲朝廷消久遠之害今既備員
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
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人使買賣不

惟移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
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
不施行其餘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略取問今來只
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
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
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
諸子及太史公書時大臣以爲諸侯朝聘考文章
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
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
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

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
侯王不可予詔從之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
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與契丹之與國乎
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
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即榷場之法亦可
廢兼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
以東平王故事為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
今歷代史策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不當與若使
以為例即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御覽聖旨異
同深為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未為過當

便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謂無罪可書雖上簿薄
責至為末事於臣又無纖毫之損臣非為此奏論所惜
者無厭之虜事事曲從官吏能循其意雖動搖朝廷
不以為罪稍有執節之意便行詰責今後無人敢逆
其請使之得志滿其求愈厚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
仍具今來合處置數事如後

一　臣在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後並不得發船往高
麗蒙已立條行下今來高麗使却搭附閩商徐
積舶船入貢及行根究即稱是條前發船臣竊
謂立條已經數年海外無不聞知而徐積猶執前
條公憑影庇私商往來海外雖有條貫全與無同乞特
降指揮出榜福建兩浙緣海州縣與限半年內令繳
納條前所發公憑如限滿不納敢有執用並許人告
捕依法施行

貼黃據陳軒所奏語錄即是高麗知此條

今來高麗使所欲買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並
不許收買

貼黃准都省批狀指揮人使所買書籍內有敕式若
令外夷收買事體不便看詳都省本為策府元龜
及北史前次已有體例故以禮部並不檢會為罪未
委敕式有何體例一概令買

一　近日館伴所申乞為高麗使買金箔一百貫欲於
杭州粧佛臣未敢許已申禀都省切慮都省復以為
罪切緣金箔本是禁物人使欲以粧佛為名久住杭
州搔擾公私竊聞近歲西蕃阿里骨乞買金箔
朝廷重難其事節次量與其半今來高麗使
朝辭日數已迫乞指揮館伴令以行遣不出為詞
更不令收買

一　近據館伴所申乞與高麗使抄寫曲譜臣謂鄭
衛之聲流行海外非所以觀德若畫朝旨特為

抄寫尤為不便其狀臣已收殺不行

貼黃臣前在杭州不受高麗所進金塔雖曾密奏聞

元只作臣意度擬諭令差肖來館伴庶使若有所求請

不可應副即須一面論諭不行或其事體大即候指

說密奏令陳軒等事事曲從便為申請若不施行

即顯是朝廷不許使虜使悅己而怨朝廷甚非館

伴之體

右所有尚書省狀其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詳酌指揮

事並出臣意不干條屬及吏人之事若朝廷以為有罪

則臣乞獨當責罰所有吏人乞不上簿取進止

貼黃臣謹按春秋晉盟主也鄭小國也而晉之執政韓

起欲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產終不與曰大國之求若

無禮以節之是鄙我也又晉平公使其臣范昭觀政

於齊昭請齊景公之觴為壽晏子不與又欲奏成

周之樂太師不許昭歸謂晉侯曰齊未可伐也臣

欲亂其禮而晏子知之欲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

麗使契丹之黨而我之陪臣也乃敢于朝廷求買

違禁物傳寫鄭衛曲子講藝慢甚矣安知非黠

虜欲設此事以嘗探朝廷深淺難易乎而陳軒等

事事為請恐失其意臣竊惑之又據軒等語錄

云高麗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國王捉送上國乞嚴

賜約束恐不穩便而軒乃答之風訊不順飄過乃是

與閩中狡商巧說詞理許令過界功緣私往北虜係

禁至重海外陪臣猶知禀畏而軒乃爲歸咎於風

以薄其罪豈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備侍從事

關利害不敢不奏

又

元祐八年二月十五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

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高麗使

所買書籍及金箔等事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二日三省

樞密院同奉聖旨所買書籍曾經收買者許依例收買

金箔特許收買餘依奏吏人免上簿者臣所以區區論

奏者本為高麗契丹之與國不可假以書籍非止為吏人上

簿也今來吏人獨免上簿而書籍仍許收買臣竊惑之

檢會元祐編敕諸以熟鐵及文字禁物與外國使人交易

罪輕者徒二年看詳此條但係文字不問有無妨害便徒

二年則法意亦可見矣以謂文字流入諸國有害無利故

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來許買策府元龜及北

史已是失錯古人有言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今乃廢見

行編敕之法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日復來例愈成熟雖

買之有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
雲布於契丹矣臣不知此事於中國得為穩便乎昔齊景公田
因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韙之曰守道不
如守官夫旌與皮冠於事未有害然且守之今買書利
害如此編敕條貫如彼比之皮冠與旌亦有間矣臣當謹守
前議不避再三論奏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取進止

貼黃臣點檢得館伴所公案內有行下承受所收
買文字數內有一項所買策府元龜叙其樂不曾
賣與然亦尚難之意亦可見矣

又貼黃臣已令本部備錄編敕條貫符下承受
人使所過州郡約束施行去訖亦合奏知

又

元祐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准敕札子
奏論高麗買書事今准敕節文檢會國朝會要淳化
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賜高麗九經書史
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諸子曆日聖惠方陰陽地理
書等奉聖旨依前降指揮臣前所論奏高麗入貢
為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復細故近又檢坐見行編
敕再具論奏並不蒙朝廷詳酌利害及編敕法意
施行但檢坐國朝會要已曾賜予便為收買籍緣臣
所論奏所計利害不輕本非為有例無例而發也事
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其有害雖百例不可用也而況
會要之為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敕一一皆當施行
也臣只乞朝廷詳論此事當遵行編敕耶為當檢行
會要而已臣所憂者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虜使
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為患至大雖曾賜予乃
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猶賢於接續許買蕩然無禁
也又高麗人入朝動獲所欲頻歲數來馴致五害如
此之類皆不可不察朝廷若不深慮高麗人後來遂成定
例所以須至再三論奏兼今來高麗人已發無可施行
取進止

貼黃今來朝旨止為高麗已曾賜予此書復許
接續收買臣竊謂編敕禁以熟鐵與人使交易豈是
外國都未有熟鐵耶謂其已有反不復禁此大
不可也

繳進免五穀力勝稅錢議劄子 七年十一月

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聞應

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去歲扈從南郊親見百姓父老瞻望聖顏歡呼鼓舞或至感泣臣亦不覺感涕今日復見仁宗皇帝臣尋與范祖禹共奏其狀矣竊揆聖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繼祖武之意兼奉聖旨催促祖禹所編仁宗故事尋以上進訖臣愚竊謂陛下既欲祖述仁廟即須行其實是乃可動民去歲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蓋謂此事出於天聖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廣望陛下主張決事尋蒙降付三省遂送戶部下轉運司相度必無行理謹昧萬死再錄前來劄子繳連進呈伏願聖慈特賜詳覽若謂所損者小所濟者大可以追復仁宗聖政慰答民心即乞只作聖意批出施行若謂不然即乞留中更不降出免煩勘當取進止

貼黃臣所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萬一上合聖意有可施行欲乞內出指揮大意若曰祖宗舊法本不收五穀力勝稅錢近乃著令許依例收稅是致商賈無利有無不通豐年則穀賤傷農凶年則遂成饑饉宜令今後不問有無舊例並不得收五穀力勝稅錢仍於課額內除此一項臣昧死以聞無任戰汗待罪之至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祀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

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

今夫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爲豐年秋冬報也
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亦各祀而皆歌昊天有
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
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
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
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
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
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
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

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
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
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
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
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
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
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
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
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
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

爲重營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
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
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
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
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
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
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
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
則漢亦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
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

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
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
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
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
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
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
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
皇帝受天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
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
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也

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内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内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大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

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古者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

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
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
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
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
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
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
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
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
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
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

東坡集 奏十三　十六

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
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
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
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
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
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
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
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
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
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

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
此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
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而郊則遣
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
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
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
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為三耳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
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
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
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

東坡集 奏十三　十七

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
理伏請從舊為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
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
往鑒甚明可為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
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
行實為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
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慰安上下神祇仍乞下
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
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
不可但執更不論當今可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

宜定取進止

□黃屋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
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其議
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
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
之禮也奉聖旨令集議官集議聞奏

請詰難圜丘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圜丘
合祭天地非獨適時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典為萬世

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為是故發六難以詰異同之
端欲望聖旨行下令議者與臣反覆詰難務盡此六
議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則其論可得而定也今奉
聖旨但云令集議官集議聞奏則是議者各伸其
意不相詰難則是非可否終莫之決臣竊恐必有所擇
而人各自為一議但欲遂其前說無益聖朝考禮之本
意哉臣今欲乞集議之日若所見不同即須畫一
難臣六議明著可否之狀不得但持一說不相詰
難臣非敢自是而求勝也蓋欲從長而取通也若
議不通敢不廢前說以從衆論取進止

乞改居喪婚娶條狀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
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臣伏見元祐五年秋
頒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謂於法應侍者）無人供
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右臣伏以人子
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論禮
色之輕重不以所重徇所輕喪三年為二十五月使嫁
娶有二十五月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婚會鄰於
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
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

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
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
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為之此
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
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是直使民以色廢禮耳豈
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
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為
當世之病乎臣謹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請當時
法官有失考論便為立法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
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

上條稍正禮俗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奏馬儆不當屏出學狀

元祐八年四月　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准太學牒學生凡有進獻文字及書啓贄有位並先經長貳看詳可否違者出學右本部看詳諸色人苟有所見公私利害皆得進狀許直於所屬官司投下即無更令官吏看詳可否方得投進之文所以達聰明防壅蔽古今不易之道也本因國子監生貢獨緣本監起請遂立上條出生防獻頌投獻書啓文字求知公卿此正舉人常事今乃使本監長貳先行看詳違者皆屏出學若論列朝政得失其言當理固人主所欲聞也若不當理亦人主所當容也今乃先令有司看詳去取甚非子產不毀鄉校獻納之云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內太學內舍生馬儆進狀論禮部韻略有疎略未盡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謹按儆所論文指雅馴考驗經史皆有據據此乃內舍生員之優者教養之官所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詳議增損施行本部尋下本監勘當續回申已於十二月內檢舉上條其馬儆已屏出學以此顯見上條無益有害欲乞朝廷詳酌特與刪除不行仍乞檢會令馬儆充內舍生其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可采乞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

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
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
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
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
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
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
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
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
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辨黃慶基彈劾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
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自少年從仕以來
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爲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見疾
於群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爲李定舒亶輩
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
之罪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朝廷上下所共明知然
小人非此無以深入臣罪故其計須至出此今者又聞
臺官黃慶基復祖述李定朱光庭賈易等舊
說亦以此誣臣并言臣有妄用潁州官錢失入尹真死
罪及強買姓曹人田等雖知朝廷已察其姦罷黜其人
然其間有關臣子之大節者於義不可不辨謹具畫
一如左
一臣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　朝廷竄逐大姦數人所
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
增損內呂惠卿自前執政責授散官安置詞罰至
重當時蒙朝旨節錄其罪詳所言惠卿罪惡降下既
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減落然臣子之意以爲事
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於告詞內分別解說令天
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姦而非先朝盛德之累至
於竄逐之意則已見於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

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
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
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
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臣之愚意
以謂古今如鯀爲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
予爲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況再貶
黜竄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
無負矣今慶基乃反指以爲誹謗指斥不亦矯誣
之甚乎其餘所言李之紀蘇頌劉誼唐義問等
告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只如其間

有勞來安集四字便云是厲王之亂若一一似此羅
織人言則天下之人便不敢開口動筆矣孔子作孝
經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詩也不知孔
子亦是謗訕何人乎此風萌於朱光庭盛於趙挺
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
漸不可長非獨為臣而言也
一 慶基所言臣行陸師閔告詞云侵漁百端怨讟四
作亦謂之謗訕指斥此詞元不是臣行中書案底
必自有主名可以覆驗顯是當時學士詞臣元有
寬恤之人皆似此罪狀其事非獨臣也所謂侵漁
怨讟者若是亦指言師閔而已何名為謗訕指斥乎
慶基以他人之詞移為臣罪其欺罔類皆如此
一 慶基所言臣妄用潁州官錢此事見蒙尚書省勘
會次然所用皆是法外支賞令人告捕強惡賊人
及逐急將還前知州任內公使庫所少貧下行人
錢物情理如此皆可覆驗
一 慶基所言臣強買常州宜興縣姓曹人田地八年
州縣方與判還此事元係臣任團練副使日罪廢
之中託親識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契田地後
來姓曹人卻來臣處慶保賴爭本路臣即時將狀

轉運司令依公盡理根勘仍便具狀申尚書省
來轉運司差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賴
次訖其田依舊合是臣為主牒臣照會臣愍見小
民無知意在得財臣既備位侍從不欲與之計較
由直故於招服斷遣之後卻許姓曹人將元價收
贖仍亦申尚書省及牒本路施行今來卻言是
本縣斷遣本人顯是誣罔今來公案見在戶部可
以取索案驗
一 慶基所言臣在潁州失入尹真死罪提刑
部定奪不是失入卻是提刑司之類公
案具在刑部可以覆驗
右臣竊料慶基所以誣臣者非一臣既不能今
來朝廷已知其姦妄而能黜其人臣不當一一辯論
但人臣之義以名節為重須至上煩天聽取進止

謝宣諭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
月二十二日弟門下侍郎轍奉宣聖旨緣近
人正和裙捨今臣且須省事行大惡深不學如訓孫
委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

孔融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illegible]

孫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
容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闇合
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流涕臣本
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
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
臣已下從二子遊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
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丘
山之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奏乞增廣貢舉出題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元祐
貢舉敕諸詩賦論題於子史書出（者不得於老莊子出）如於經
書出而不犯見試舉人所治之經者亦聽（謂如見試舉人易春秋經傳出詩賦論題若見試舉人治易春秋即於周禮禮記出詩賦論題之類）臣竊謂自
來詩賦論題雖出於九經孝經論語注中文字浩博
得有可選擇久而不窮今詳上條止得於子史書出
所取者狹雖聽於經書出又須不犯見試舉人所治
之經如是在京試院分經引試可以就別經出題
至如外州軍只作一場引試即須迴避只於子史中
出恐經久之法臣今相度欲乞詩賦論題許於九經
經論語子史并九經論語注中雜出更不避見試舉人
所治之經但須於所給印紙題目下備錄上下全文并
注疏不得漏落則本經與非本經舉人所記均一更無
可避焦足以稱朝廷待士之意本只以工拙爲去取不
以不全之文掩其所不知以爲進退於忠厚之風不爲
無補取進止

申省議讀漢唐正史狀

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顏臨道彥若狀

申昨准內降宰臣呂大防劄子奏臣每詢護侍經筵
竊見進讀三朝寶訓將欲了畢自來多用前代正史
進讀竊謂其間有不足上煩聖覽者欲乞指揮讀
讀官同將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事迹鈔節成篇
遇讀日進呈取旨庶裨聖治取進止奉御寶批依
奏右軾等今已鈔節繕寫稍成卷秩於將來開講
日進讀即未審與五朝寶訓並進爲復間日一讀謹
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東坡奏議卷之十三

東坡奏議卷第十四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乞降度牒脩定州禁軍營房狀
乞增脩弓箭社條約狀二首
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
乞將損弱米貸與上戶令賑濟佃客狀
乞降度牒脩北嶽廟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制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道路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illegible]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於天下亦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眾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眾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臣其兆見於此矣臣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欲上殿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illegible]

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
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
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
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
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有意於動而
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棋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
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
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
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
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

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
然後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
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
之悔遲故変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為然比之常靜無心
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
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
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
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
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而三宗之壽不足以為
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
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
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
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
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
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
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昧
死進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降度牒修定州禁軍營房狀

元祐八年十月　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
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伏見定州近歲軍政不嚴邊

備弛事不可悉數請舉一二如甲仗庫子軍人張全一
年之間持仗入庫前後盜銅鑼十二面監官明知並不
申舉又有帳設物庫子軍人田平等二年之間盜帳
設什物八百餘件錢二百五十餘兩悉意與賣軍城
寨人户採斫禁山開耕為田公然起税住者一百
八十餘家城中有開櫃功人百餘户明出牌膀召軍
民賭博若此之類未易悉數是致去令不行禁軍
日有逃亡聚為盜賊不安安居臣到任以來備見其
事然不欲驟行峻治但因事行法無所貸捨其上
件張全田平等皆以付獄按治侵斫禁山人逐次

依法勘斷張德等九人其多年侵耕已成永業
者亦作擘劃處置申樞密院次有開撥坊人出榜召人
首告於五日有王京等四十家陳首改業七十餘戶出州界軍
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illegible]歸臣近令
所屬幕官李之儀孫敏行徧往諸營點檢揀選官
軍營房大段損壞不庇風雨非惟久不脩葺蓋是元
初創造材植怯弱人工因循多是兩椽小屋偷地蓋造
故往往腐爛太半無瓦一牀一竈之外轉動不得之像
又兼檢得諸營軍號例皆大段窄狹妻子衆多十有五六臣
尋體問得蓋是將校不恤軍士恣取斂掠坐使債負身

不正難以嚴下是致諸軍公然飲博論盜三事不禁雖
上禁軍無不貧困輕生犯法靡所不至若不按發其太
甚者無以警衆其弊已體量得雲翼指揮使孫貴到營
四箇月前後斂掠一十一度計入己贓九十八貫八百文
已送司理院訊領根勘去訖臣既日覩斯弊理合葺治
犯法之人絲毫無貸即須恤其有無同其苦樂豈可身
居大廈而使士卒寄處於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濕
不安其家輙已差將官李巽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
徧詣諸營逐一檢計合脩去處具合用材料人工估價
的確錢數仍差本司準備句當供奉官石昇躬親

行覆檢到除與逐將所撿合脩營房間架材木等並
外又據本官檢料到更合脩蓋營房一十六間謹具
畫一奏聞如後
一河北第一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步
禁軍八指揮合行脩蓋營房共四千一百一十七間
撥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七千六
百九貫六百八十文省
一河北第二將撿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步
禁軍八指揮合行脩蓋營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間撥
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五千五貫

二百八十一文省
一檢計到不隸將下所管定州營步軍振武第四十五
指揮合行脩蓋營房一伯一十八間并合添井眼據
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三百五十八貫
一百六十七文省
一本司準備句當供奉官石昇檢料更合脩蓋第一
第二將下諸軍營房共一十六間據合用材植物料
紐估到計使價錢七十四貫六百一十三文省
右謹件如前臣竊謂上件合用錢數雖當破係省錢又
緣河北轉運司近年財賦窘迫兼欲破伏望聖慈深

人河朔系諸路要重所定武教控扼強勇又爲河北屏捍所屯兵馬理當加意存恤其上件營房不可不於今年秋冬便行修蓋欲望特出聖斷支賜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委本司召人入納錢買一面置場和買材料燒造塼瓦和雇人匠節次修蓋並施行所有逐將及本司准備句當官石昇檢計到諸軍合蓋營房間架料植物料等細數文狀四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勘會度牒每道見賣錢二百貫文[illegible]所乞二十[illegible]一百七十一道[illegible]將前項[illegible]的確物料錢數契勘合用道數外計剩錢五[illegible]二百五

十八文欲乞就差支降

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二首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二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切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郡軍士[illegible]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部[illegible]儀孫敏行親入坊營[illegible]

妻子赤露饑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臣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貼黃所犯軍政不修皆有節目不敢一一奏聞）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庶幾稍近風整臣竊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

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晁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

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illegible]得元豐二年北界羣賊一火約二十餘人在兩界首不住打劫爲患久不散捉殺官兵北界軍大悲村本社頭目冉龍冉昇及長行冉捷等部領社人與北[illegible]賊鬬敵殺捉賊人至北界地名北當山峪內捉冉萬射中賊[illegible]捉趕上所獲首級并冉昇亦所到第二賊頭賞錢李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於班行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illegible]勇敢武藝精熟急可用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illegible]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illegible]奏乞行下仁宗皇帝專旨施行見今具存[illegible]熙寧六年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坐聖旨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並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者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

罷詳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下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殺[illegible]見今州縣委實全藉此等晝夜防托[illegible]顯見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遼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去就輒復拾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爲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拊循使三萬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

擒獲不至恫伏以生戎心而事比舊循舊無所改作處
不擬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謹具所乞立
法事件畫一如左
一看詳嘉祐四年廂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除見可
施行外有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同須至少有
增損今參詳到下項弓箭社人戶但係久來團結
地分並依見今已行體例不拘物産高下丁口衆
寡並每戶選擇驍壯一丁充弓箭手
貼黃高強人戶與下等各出一丁雖似不均緣行
之已久下等人戶無詞乞且一切仍舊若上戶添

差人數則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緣保甲法雖
上戶亦止一丁所有今來不敢增損
每社置社長社副社錄事各一名爲頭目並選有
物力武藝人材衆所推服者方得差補農
事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閱習武藝務令精熟
齊整如無盜賊非時不得勾集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選
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腳子並輪番一
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留後
時告許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擊鼓報
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是
內一兩村共爲一火地里稍遠不聞鼓聲去處
即火急差急腳子勾喚若是強盜入村聲鼓勾喚
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
一經罰錢三貫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斷
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十
貫如兩次捉獲依前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
役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役可免者各更支
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

支錢三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均
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
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捍棒一件一條內一件不足者
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一面械雖有而不精並
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者即申送所屬乞行勘
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覷仍本縣
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逐夕上當巡人姓名有不
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盜賊其當巡人委本社監

勑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
曆除每季納縣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
取索
一弓箭社人戶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頭目及
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叁百文
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鬭致死除依條支賞外更
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輕者錢
充
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遇社
會合行酬賞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即不得更私
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其餘
非時不得亂有糾集搔擾
已上並是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自慶曆六
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隸私施行今參詳
增損修定
一弓箭社人戶為與強虜為鄰各自守護骨肉墳墓
晝夜不住巡邏探伺以此巡檢縣尉全藉此人為
耳目用辦之用每遇冬教內有本社弓箭人戶見
係保甲人數者即乞於冬教內上一月教閱其

司不敢放心以至化外賊盜既知逐社人戶勾上村
堡空虛即皆生心窺伺公私可憂恐又人戶勾集稍
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為患苦臣竊謂保甲人戶
每年冬教本為恐其因循武藝生疏緩急難用
今來弓箭社人戶既處邊塞與北人氣俗相類
以戰鬭為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
帶器械其勢無由生疏欲乞應弓箭社人戶
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
顯無妨礙而使人戶稍免無益之費

免教集之月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獲為利
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卻令充本社守閤頭目
一弓箭社人戶既任透漏失賊之責勤罪罰錢科
罪及均出賞錢顯見與其餘人戶苦樂不同理合
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社人戶並免兩稅折變
科配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數目
比之和買借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
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利大可
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

称保境亦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歲當
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
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以下聽贖
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與免本
戶差徭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如委是
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與比類施行以示更
有大段勞績難以常格論賞者即委自本司奏
乞錄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戶私下情願自相團結皆是
歸遠之人衆共相約要害防托之處行之已久北

虜不疑所以寵籍奏請並是因舊略加約束今來
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結去處[illegible]以
給察所管五百八十八村爲定所貴事[illegible]皆舊
不至張皇事如本地分內人戶分煙析生即合據
戶眼定差或外來人戶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
入差充弓箭社戶若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帶
充別處析變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
貼黃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
供輸人戶勘會上件人戶元是有些少虛名說
賦自來北界差人過來計會本縣收系戶抱納

供輸其人戶並是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切慮朝廷欲
知其實
一今衆所經略安撫司將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即須逐
自安撫司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出衆之
人即簡選保甲勸勵教習不惟使人戶競勸亦所以致
朝廷及都部署司緩急易爲驅使今取會到轄下
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
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既
免冬教即保甲司卻合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
爲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

上件錢數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
件錢數外其餘並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
陂塘之險塹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
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illegible]若緩急尚不足於
守而況戰乎論者或以保甲爲[illegible]緩急可恃臣竊謂
保甲皆齊民也集教[illegible]武藝無緣精熟又平
時無絲毫之利有得[illegible]每歲所獲按賞例賜不
費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死地恐未可保[illegible]弓
箭社人戶所處[illegible]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illegible]戰

乞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優免其人既免折科間得蒙賞
免役歲以五十緡賞其大異者深致朝廷將帥之意則
此三萬餘人真久遠可恃者也今錄白到嘉祐四年碑
籍奏獲聖旨事件與取會到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
火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和買費用錢數并免役數所省按
買例物數目繳連在前仍畫到地圖一面帖出接連邊
面及邊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
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所乞免折科卻行和買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
八貫五十六文所乞以四易庫錢貼支保甲按賞錢

為五千貫今安撫司支用計費錢三千四百一十七
貫二百一十二文共計錢一萬一千四百[illegible]貫三
百六十八文所乞至微恐不贍於用[illegible]以進士
氣但臣不多乞耳若朝廷深念北邊[illegible]三萬
餘人久遠必大段得力更賜擘畫錢[illegible]以成
就或於近裏州軍撥那寬剩免役六名[illegible]本路
被邊州軍添差諸色役人共弓箭社人戶與免
役則人情翕然歸戴其願效死而不可得矣更乞
朝廷詳酌又今來所乞事件先已密切下本路近
邊州軍官吏相度利害皆供到有利無害[illegible]

乞行條明文狀在本司說

又

元祐八年十一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
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乞增完極邊弓
箭社條約已詳具利害於今月十一日入遞去訖臣自到
任以來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訪聞事宜雖虛
實難明然前後參驗亦可見其略大抵北虜近歲
多為小國達靼术保之類所叛破軍殺將非一近據
北人契丹四哥探報北界為差發兵馬及人戶家丁
往諸州以來收殺术保等國及為近年不熟是致劫

易武州皆有強賊無燕京東北白浮圖旋東惡山內
有群賊一火約五百十人不住打劫及又擾北平軍
申據勾當事人李堅等體探得北界昨差往西北
路去者兵士并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四十餘人馬
二十[illegible]山西頭君市等村乞食劫處來南界
別作[illegible]雖未見的實然去歲之冬霸州文安縣
被北賊殺人劫物朝廷已知其詳及真定府北寨於
去年八月今年二月兩次被北賊群聚打劫近又訪聞
代州胡谷寨笆泉堡有北賊六七十人劫掠本堡
居人財物殺傷弓箭手及婦女七八人及至捕盜

官會北賊已去臨去說與鋪兵我只在你地分裏等待更
來打赤岸村（跟慶本路副總管王光祖有男見任朝官據家書報光祖目備以備知其詳）以此
數事參驗顯見北虜見今兵困於小國調發頻併民不堪
命聚為盜賊雖鄰境多故實中國之利必無渝盟之釁
然盜賊充斥虜自不能制其餘波末流必延及吾境若
邊臣坐觀不先事設備則邊民無由安居亦恐更生邊
外之患若皆責捕盜官吏帶領兵甲曉夜出入巡邏則
賊未必獲而居民先受其擾又或緣此引惹生事臣再三
思慮惟有整葺弓箭社一事名不張皇其實可用若
早獲朝旨施行令臣更加意措置激勵其人決可使北賊

望風知畏不敢犯地分內作過伏乞聖明特賜詳酌檢
會前奏早降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

紹聖元年正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
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勘會元祐八年河北諸郡並係
災傷內定州一路雖只是雨水為害然其實亦及五分以
上只緣有司出納之吝不與盡實檢放秋稅內定州只
放二分自臣到任後累有人戶披訴乞倚閣文總已過
條限致難施行今體問得春夏之交人戶委是闕食既
非河水災傷即每年只依編敕指揮災傷坐觀不救恐

非朝廷仁聖本意臣欲便將常平斛㪷指貸雖已有成
法不煩奏請而又體問得河北沿邊人戶為見朝廷昔年
遣使賑濟不問人戶高下須與不願借請一例散貸後
來卻只倚閣放免以此愚民生心僥倖每有借貸例不
肯及時還納多是拖欠指望倚閣放免既慣頑猾遂時
使吏卒因緣為姦雖竟不免失陷官物兼約度得不
州自第四等以下每戶貸兩石官破十萬石不過濟得
五萬戶人戶請納耗費及房店宿食不過得一石五斗入口
未必能濟活一家而五萬戶之外人戶更不沾恩難從
驅催若得健吏亦不過收得十七其失陷三萬石可

必也又欲抄劄飢貧奏乞法外則又不惟衙前費浩大有
出無收而此舉一布飢貧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
又況准條遇郡得取衆集飢民以上二事既皆不便
只有依條將常平斛㪷作價出糶即官司簡便不
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斗在市中自然
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此但
以本州見管常平米二十七萬餘石每斗元糴到元本
一百四文比在市實直尚多二十二文以此無人收糴若不
別作奏請專守本條不與減價出糶深恐今年春夏
斷陳不接之際必致大段流殍伏望聖慈愍念此之本

乃將十萬石常平米依條借貸必須災傷三萬餘石非
惟所給不廣而給納驅催之弊亦多特許將本路諸州
軍見管常平米契勘在市實直如委是價高出糶不
行即許每斗於衮紐價錢上減錢出糶不得減過十分
之二仍給與貧民歷頭令每日零買不得令近上人
戶頓買興販仍限不得糶過本州縣見管常平數目
三分之一約度杭州合糶得九萬石若每斗各減錢十
分之二即本州已計虧元本官錢一萬八千七十二貫文
比之借貸失陷猶為省費而本州表外出九萬石米在
市則一境生靈皆荷聖恩全活又却得錢作備今來豈

東坡集奏議　廿一

敢望却行糶兼利四方為惠不小者右伏乞朝廷
詳酌早賜指揮行下以為便即乞行下本司約束覺察轄下
官吏所貴人戶沾實惠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契勘在市米價日長正是二月間合行出糶
伏乞速賜指揮入急遞行下

乞將損弱米貸與人戶令賑濟佃客狀

紹聖元年二月　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
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契勘本路州軍災傷闕
食人戶雖已奏准朝旨於法外減價出糶常平白米
賑濟訪聞民間闕食之人得見錢糴買尚有飢困之人

右臣伏檢會定州省倉有專副某等界内熙寧八年
糴到並糴白米及專副劉受界元豐三年所糴
為年深陳雜損弱不堪無由充上軍人糧支遣
雖軍次米帶支今契勘得逐次止帶支五百
支絕更須三五年間顯見轉至陳惡兼聞本州
鄉村客戶見今實闕餱糧其上等人戶雖各有田業緣值
災傷亦甚闕食難以賑濟況客戶乃主戶之本若客戶
闕食流散主戶亦須荒廢田土矣今相度欲望朝廷詳
酌特降指揮下定州將兩界見在陳損白米二萬餘石
分給借貸與鄉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戶專用令上件兩

東坡集奏議　廿二

等人戶據客戶人數不以石斗依此保借俟向去豐熟
日依元糴例並令分好白米入官不惟乘此飢
年人戶闕食優加賑又使官中却得新好白米充
軍糧支遣及免年損壞盡為土壤如以為便即
乞速賜指揮行下聞伏候敕旨
貼黃今來正當春夏青黃不交之際可
以發脫得上解斗公私俱便若失此時則
人戶必不肯先守支積年化為糞壤乞斷
自朝廷早賜急速行下更不下有司往復
勘會今來借貸皆是臣與官吏體問上戶

頻得此米以濟佃戶將來必無失陷與尋常賑濟
一例支與貧下戶人催納費力事體不同乞早賜
行下

乞降度牒修北嶽廟狀

紹聖元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
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定州曲陽縣北嶽安
天元聖帝廟建造年深屋宇頹弊自熙寧間因守
臣薛向奏請上賞元葺正殿自餘諸殿及廊廡門宇
墻垣久已疎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監司奏陳乞給賜
錢或降度牒修完皆准省符止令依條以施利錢物

充用緣近歲民間貧乏所收施利微薄只了得逐時
逐旋些小修補後來劉奉世又乞依薛向例於安撫司
回易息錢內支錢三千貫助修嶽廟亦不蒙朝廷允
許深慮摧壞日多為費益大今據定州申檢計到
合用工料價錢三千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一十
五道賣錢支用如朝廷不許降度牒即本廟有銀器
一千三百餘兩別無使用處乞依今來所賣收買材植
臣契勘上件銀器元係朝廷給賜以備供神之物若
行出賣恐於事體有損況所賣錢數不多欲望
聖慈特依定州所乞數目給降度牒付本州出賣

副修造庶得廟宇稍完不致破壞仍令本州通判專
管更互到嶽提舉催促務要早令了畢上副朝廷崇
奉之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竊以朝廷崇奉五嶽靈應尤著所在有祈
禱多獲感應今北嶽廟屋尤弊陋理當完葺其所
用度牒候至少秋望特賜指揮施行所貴以隆
尊事嶽廟之意

東坡奏議卷第十四

東坡奏議卷第十五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論西夏書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熙寧十年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

不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殃身之禍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有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

與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

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

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

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

勞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

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奮其智勇志在服強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奮發之中捨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書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頃得泄痢醫云

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以其計之然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其料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隋人可畏有甚

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illegible]然後為得也
臣竊觀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
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
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
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
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
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
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
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
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

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成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
摇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
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
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
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偏
公主築蘭會等州此其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
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
秉常雖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
俛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
抗王師如左右手此[illegible]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又夫

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為賊所畏服者
使領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
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為必討之勢而
實不出境多出金帛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
令曰凡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
即以封之有敢擾其地若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
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illegible]出
爭為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
以爵秩甚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illegible]域
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illegible]諸

部可使數百年西內保境不煩城守饋運此臣[illegible]
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為人臣計
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為功為
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
意皆足功德但能措太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
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
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者
功不如省事有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
不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
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

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人臣愛君
者有如泊之深切者也臣竊恭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
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
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憐其愚而憐其忠宗
勝幸甚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
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
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
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赴愬於何人

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
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
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
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
入任其愆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
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所言死
未塞責切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
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讒得
罪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

察憂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
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
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消骨巧言鑠金市
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
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
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
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
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
仕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
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

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蹈無辭臣
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
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
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因陛下憫
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
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
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敘始終之遭逢以
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
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
至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元豐

右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
穿窬胠篋椎埋發冢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
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
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徵兆萌芽今朝廷清明四方無
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若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
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
冤朐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
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亦
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

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魯強悍難化之流抱其
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立字號
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
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思及此
即為寒心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
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
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
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
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亂
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

欲先討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
以言之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
直指督捕盜賊所殺以萬數與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
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
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昔訓以
唐肅明之白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
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
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北方公死黨之士
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
平總知河北之亂推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

豪如朱克融之流並薦於朝與李與孚與時使北方之人
羨慕向進革其兇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
遠慮以為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
終不錄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
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鑒唐
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
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
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
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即作賊
收而用之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

京東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淮宿亳等州知州
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
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
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
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
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豔其利以爲進
身之資但能捉獲數人則一路自然肅清於常選之外別
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爲我用縱有奇材異能豈肯自
棄從但每州獲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備也盜賊無所逃
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

群盜改惡從善不害爲賢而況以捉賊出身有何不
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獲戎必立功名未必不由此
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愚陋識
事不畏息至深有所見聞不敢隱默謹錄奏聞
伏候　勅旨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元祐元年

臣竊見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illegible]致
謗時宰繼死外藩臣等皆嘗與之同官備聞論
議一切出於至誠而有一挽不回之節雖處散地未
嘗一日有忘朝廷之[illegible]傷憤疾以致殞殁臨
終之日召司馬光面託後事無一言及其家私惟言
朝廷事猶可救願公更且竭力歷觀前後議臣忠
忘身少見其比今其家甚貧諸子往於常調欲望聖
慈特賜矜憫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
之後取進止奉聖旨呂由庚除太常寺太祝

東坡奏議卷第十五

第一卷

賜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允批答二首口宣附
賜大遼人使御筵茶藥口宣二首雄州瀛州
賜安燾乞外郡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雄州撫問大遼使副口宣
賜尚書右僕射呂公著生日詔
賜皇叔祖宗景辭恩命不允詔二首
賜判大名府韓絳乞致仕不允詔二首
趙州賜大遼使副茶藥詔二首

冬至資薦　神宗皇帝齋文
趙州賜大遼使副茶藥詔四首
賜河西軍節度使阿里骨
賜交趾郡王李乾順加恩
太皇太后答賜故夏國主
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二首
內中孝嚴神御殿告遷　御容祝文
集禧觀開啟祈雪道場青詞
內中告遷　神御於新添修殿奉安祝文
故贈太師溫國公司馬光安葬祭文

賜劉昌祚進奉賀明堂禮畢馬敕書
賜知頴昌府韓維辭免恩命不允詔
班荊館賜大遼人使到闕并回程酒果口宣三首
正旦資薦　神宗皇帝齋文
賜河東諸軍冬衣將校兼管撫問口宣
賜大遼人使御筵并銀鈔鞍馬等口宣二首
賜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宣
賜韓絳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四首
賜安燾乞退不允詔
賜范鎮赴闕詔

賜外任臣僚曆日詔敕書
賜中書侍郎呂大防辭恩命不允詔
賜刑部尚書蘇頌辭恩命不允詔
賜御史中丞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駞回詔二首
皇帝達　太皇太后賀大遼正旦書
皇帝賀大遼正旦書
奏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祈雨雪青詞齋祝文
五嶽四瀆等處祈雪祝文
賜宰臣呂公著生日禮物口宣

相州賜大遼使副御筵并沿路傳宣撫問口宣三首
賜尚書右丞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二首
賜大遼人使御筵口宣三首相州翰館李
皇帝[illegible] 太皇太后迴大遼賀正旦書
皇帝迴大遼賀正旦書
賜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宣
賜呂大防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二首
班荊館賜大遼人使赴闕口宣

第二卷

奏啓 永裕陵并酌獻表本八首

賜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允詔四首
撫問熙河蘭會路臣寮口宣
在京諸宮觀開啓 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撫問知揚州王安禮口宣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生日詔
景靈宮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垂拱殿開啓 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賜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
天章閣權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賜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
內中福寧殿寒節爲 神宗皇帝作水陸道場齋文
賜皇叔祖濮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
內中神御殿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并別祭祝文二首
寒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
賜知定州韓忠彥乞改一偏州不允詔
賜兵部尚書王存乞知陳州不允詔
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赴景靈宮導引歌詞
景靈宮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祝文青詞朱表齋文四首
賜御史中丞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

賜集禧觀使韓絳茶藥詔
賜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敕茶藥詔
賜韓絳赴闕詔二首
賜馮京韓絳告敕詔書茶藥口宣二首
相國寺集禧觀開啓祈雨道場齋文青詞二首
賜故夏國主男乾順進奉謝恩馬駝回詔
諸宮觀寺院等處祈雨青詞祝文
天地社稷宗廟神廟等處祈雨祝文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許不允批答二首口宣二首

賜戶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
賜交州進奉人朝見訖就驛御筵口宣
賜知秦州呂公孺乞改授宮觀小郡差遣不允詔
故聽宣劉氏祭文一首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謝雨祝文二首
鄭州超化寺祈雨謝雨齋文二首
景靈宮罷散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道場功德疏文
賜外任臣僚進奉興龍節馬詔敕書
賜判大宗正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許不允詔二首
永裕陵侑移角堠等奏告　神宗皇帝祝文 土地祝文附

白溝驛賜大遼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第三卷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不許批答二首
賜文彥博以下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允不許批答二首
集禧觀洪福殿等處罷散謝雨道場青詞齋文 附表本
賜李清臣乞退不允批答口宣
賜溪洞蠻人彭允宗等進奉端午布敕書
賜韓縝到闕生餼口宣
神宗皇帝禫祭祝文三首
賜文彥博以下請御正殿復常膳允許批答二首
景靈宮開淘井眼祭告聖祖真官祝文
賜尚書左丞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尚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
班荊館賜大遼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賜吏部侍郎傅堯俞辭免恩命乞知陳州不允詔
賜濮陽郡王曹佾生日禮物口宣
賜王存辭免恩命不允不許斷來章批答二首
賜文彥博以下請舉樂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賜文彥博等請太皇太后受冊不許批答

賜韓縝乞致仕不允詔二首
賜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生日詔
賜文彥博以下請舉樂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賜文彥博等請　太皇太后受冊許批答
賜大遼使副銀紗羅錦被褶等口宣
賜吏部侍郎范百祿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皇叔楊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相州賜大遼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賜外任臣寮進奉坤成節銀敕書
雄州撫問大遼使副口宣

賜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宗□從生日禮物口宣
賜安燾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二首
賜權陝漕孫路知蘭州王文郁銀絹獎諭敕書二首
賜守司空致仕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二首
滄州賜大遼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賜安燾以下罷散坤成節御筵口宣
玉津園賜大遼人使射弓例物并生餼酒果口宣三首
賜文彥博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二首
坤成節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
賜揆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皇伯祖宗暉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三首
賜南平王李乾德制誥敕書
班荊館賜大遼人使回程酒果口宣
皇帝遣太皇太后迴大遼賀坤成節書
皇帝迴大遼問候書
三宮受冊奏告太廟并諸陵祝文
三宮受冊奏告景靈宮等處青詞
賜開封府并待制以上知州初冬衣襖詔
賜諸路知州職司并參官等初冬衣襖敕書二首
賜諸路走馬駐泊諸宣差等初冬衣襖都敕
西京會聖宮告遷諸神御并奉安祝文二首
賜西南蕃進奉敕書

第四卷

賜熙河蘭會帥臣監司將卒令傳宣撫問口宣二首
賜知永興軍韓縝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
賜皇弟祥國公偲生日禮物口宣
賜戶部尚書李常乞除□遣一州不允詔
賜文彥博呂公著入朝免拜詔
賜呂公著乞罷相位除外任不允批答口宣三首
賜兼侍讀蘇頌辭免恩命不允詔
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會聖宮奉安導引歌詞
劄子 論文彥博呂公著復免不拜恩命事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許允批答二首
賜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三首
賜韓絳乞受冊禮畢隨班稱賀免赴詔
賜呂公著乞罷免相位不允詔
賜皇弟咸寧郡王俁生日禮物口宣
賜文彥博辭免入朝拜禮允批答口宣
生獲鬼章文武百寮稱賀宣答詞二首

批荅宰臣以下賀生獲皇子表二首
賜皇叔荊王頵生日禮物口宣
賜呂公著辭免不拜同命允許批荅二首
賜种諤以下銀合茶藥及撫問犒設將校口宣
賜定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
撫問劉舜卿兼賜孫路將師雄銀合茶藥口宣三首
西京會聖宮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奏告 諸帝祝文
西京會聖宮奉安 神宗皇帝御祝文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 永裕陵祝文
賜文彥博乞致仕不允不許辭表章批荅口宣并詔八首

九

十月一日永裕陵開啓資薦 神宗皇帝道場齋文
撫問奉慰等路臣寮口宣
會聖宮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禮畢開啓道場齋文
白溝驛傳宣撫問大遼人使及賜御筵口宣
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前一日奏告 永裕陵祝文
沿路撫問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禮儀使以下口宣三首
附 [illegible]
賜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
永裕陵十月旦表
奉安 神宗御容禮畢押賜禮儀使以下御筵口宣

賜[illegible]付邡縣[illegible]迎慶乞知應天府不允[illegible]
賜外任臣寮等進奉坤成節功德疏詔
賜達州知州趙君彥進奉坤成節[illegible]
趙州賜大遼使副茶藥詔二首
神宗皇帝御容至會聖宮前一日奏告諸帝祝文
十月朔 永裕陵酌獻表本
賜熙河路副總管姚兕等銀合茶藥口宣
賜尚書左丞劉摯生日詔
五卷
神宗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諸宮觀等處青詞

八十

神宗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天地社稷宗廟等處祝文
賜涇原路經略使并漢蕃使臣以下銀合茶藥等口宣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詔
賜大遼人使白溝驛御筵并撫問口宣
賜知成都府王安禮乞知陳穎等一郡不允詔
皇帝遣 太皇太后賀大遼生辰書
皇帝賀大遼生辰書
賜奉安 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
賜奉安 神宗御容押班馮宗道等銀合茶藥敕書 附口宣
三宮受冊禮畢奏謝天地等青詞 [illegible]

隆祐宮發齋宮醮青詞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
賜南平王李乾德曆日敕書
永裕陵十二月旦表本
皇帝進　太皇太后賀大遼正旦書
皇帝賀大遼正旦書
冬季傳宣撫問諸路沿邊臣寮口宣
賜龍圖閣直學士陳安石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知成都府王安禮銀合茶藥詔
撫問河南知府永興知軍陝漕使副口宣二首

內中御侍以下賀冬至詞語三首
賜知成都府王安禮銀合茶藥傳宣撫問口宣
賜皇弟遂寧郡王佶生日禮物口宣
賜大遼使副茶藥并撫問口宣三首
元祐三年春帖子詞二十七首
皇帝回大遼賀興龍節書
皇帝辭　太皇太后回大遼國狀書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詔 附口宣
冬季撫問諸路沿邊臣寮口宣
賜于闐國進奉人進奉前一日御筵口宣

賜外任臣寮曆日敕詔書
班荊館賜大遼人使御筵酒果口宣三首
賜五臺山□寺僧正省奇等獎諭敕書
相州賜大遼人使御筵口宣
賜諸路臣寮春季銀鞋兼撫問口宣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
賜大遼使副銀絹等并御筵口宣二首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敕書
賜安燾茴香藥與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二首
賜太師文彥博以下藥散興龍節酒果口宣

賜大遼人使內中酒果并御筵口宣四首
賜寶文閣直學士李之純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大遼人使朝辭歸驛酒果口宣
賜皇伯祖宗暉以下藥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大遼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

第六卷

賜大遼人使班荊館却回酒果口宣
永定陵修奉畢奏告　諸帝后祝文 文上附諡號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賀登位并示諭敕書二首

[illegible]中冬衣襖口宣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　三宮受册馬詔敕二首
賜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端午節馬詔
賜知鄆州韓維并鄆達等進奉謝恩馬詔二首
賜溪峒彭儒武等進奉興龍節溪布敕書
送伴回程與大遼賀正旦人使相逢撫問口宣
遼州賜大遼使副茶藥詔四首 口宣二首
相州賜大遼使副御筵口宣二首
賜皇伯祖宗設等設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四首
內中御侍以下賀年節詞語三首
賜大遼人使御筵酒果宴花銀鈔鑼生餼等口宣八首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詔二首
送伴沿路與北朝生辰等使副相逢傳宣撫問口宣
賜大遼使副酒果御筵春勝射弓例物口宣八首
皇帝回大遼賀正旦書
皇帝達　太皇太后回大遼賀正旦書
永安陵等忌辰奏告　諸帝后表本二首
皇太后殿內人為　神宗皇帝忌辰朝永裕陵表本
西京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
賜尚書右丞王存生日詔

瀛州賜大遼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賜戶部侍郎趙瞻陳乞便郡不允詔
賜潞州總管王貴進奉賀興龍節并到任馬敕書
賜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興龍節并冬至正旦馬詔
賜外任臣寮進奉謝恩馬詔敕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功德疏詔敕
賜宰相呂公著乞致仕不允不許斷來章批荅口宣六首
除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除呂大防守尚書左僕射制
除范純仁守尚書右僕射制

第七卷

賜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詔三首
賜知乾寧軍內殿承制張赴奬諭敕書
宣諭許內翰入院口宣
賜知永興軍韓縝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二首
賜范純仁奏上劄子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簽書樞密院事[illegible]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允詔
劄子論安燾詞免還官恩命事
賜安燾胡宗愈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三首
賜安燾辭免還官恩命允詔
賜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
荅口宣一十一首
賜孫固劉摯王存胡宗愈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荅口宣一十五首
閤門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告口宣

閤門賜新除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告口宣
賜呂公著辭免冊禮許允詔二首
賜御史中丞孫覺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翰林學士知制誥許將赴闕詔
賜許將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河北西路諸軍秋季銀鞋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
白溝驛賜大遼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第八卷

元祐三年端午貼子詞二十七首
賜大遼人使生餼口宣

賜龍圖閣待制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
故皇弟祖漢東郡王宗瑗祭文二首
賜尚書右丞胡宗愈乞除閑慢差遣不允詔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不許批荅口宣三首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謝雨道場齋文二首
永裕陵月旦表本五首
賜尚書右僕射范純仁生日詔
賜北京脩河官吏等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口宣
賜問知大名府馮京兼賜銀合茶藥口宣
賜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詔

賜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禮物口宣
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
賜門下侍郎孫固生日詔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生日詔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以下獎諭敕書
玉津園賜大遼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賜殿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宗室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大遼人使宴花酒果御筵口宣五首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賜馬步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宰臣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嗣濮王揚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三首
除苗授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賜文彥博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大遼人使御筵口宣二首 杞州 雄州
賜曹佾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班荊館賜大遼人使回程酒果口宣
西嶽觀開啓祈雨道場青詞
奉宸庫翻修聖字等庫了畢安慰土地道場齋文

賜苗授辭免恩命不允 斷來章批荅口宣三首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敕書三首
賜皇叔徐王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示諭武臣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敕書
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天皇九曜道場青詞

第九卷

中太一宮真室殿罷散道場朱表
顯聖寺開啓 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祈禱道場齋文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閤門賜新除徐王告口宣

皇叔故魏王祭文三首
賜徐王顥辭免冊禮允詔二首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口宣三首
賜知太原府曾布乞除一閑慢州郡不允詔
故高密吳氏墳所祭文
西路闕雨濟河注涇廟祈雨祝文
撫問秦鳳路臣僚口宣
除皇伯祖宗勝特起復制
賜皇伯祖宗勝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二首
相州賜大遼使副御筵口宣

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興龍節銀詔
相州賜大遼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
冬季傳宣撫問河北東路沿邊臣僚口宣
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謝恩及賀端午節馬詔
內中御侍以下賀冬至詞語三首
賜宰臣李璋苗授等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四首
賜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二首
賜知鄧州蔡確乞量移州允詔
興龍節前一日賜宰相以下酒果口宣

賜大遼使副鈔鑼酒果御筵茶藥口宣九首
賜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二首
賜文彥博安燾以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二首
賜徐王等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四首
賜大遼人使酒果生餼御筵口宣五首
故渭州防禦使宗孺祭文二首
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
雄州撫問大遼賀正旦人使口宣
賜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程詔
皇帝回大遼賀興龍節書

皇帝達　太皇太后回大遼問候書
劄子論宗晟訴免起復恩命事
賜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二首

第十卷

賜吏部侍郎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賜宗晟辭免起復恩命許終喪制詔
賜端明殿學士范鎮獎諭詔
賜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興龍節并冬節馬詔
賜知相州李珣進奉賀冬馬詔
賜知鄭州劉舜卿進奉賀冬馬敕書
賜大遼人使御筵酒果口宣三首
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詔敕書
賜大遼人使回程御筵并銀鈔鑼等口宣二首
皇太妃慶壽閣開啓道場青詞
賜大遼人使射弓例物御筵酒果口宣四首
賜尚書左丞王存生日詔
賜權知開封府呂公孺乞致仕不允詔二首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

賜吏部尚書蘇頌乞致仕不允詔二首
賜濟陽郡王曹佾寬假將理詔
賜西南蕃莫世忠等進奉敕書
景靈宮開啓　神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
賜吏部尚書蘇頌乞致仕不允詔二首
東太一宮翻修殿宇奏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
故尚服劉氏祭文二首
撫問鄜延路住營口宣
賜禮部尚書孫永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馮京乞依舊任官例祗赴六參不允詔

賜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口宣附
賜皇叔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賜大遼人使銀鋌等口宣
賜翰林學士趙彥若辭免國史脩撰不允詔
賜皇帝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奬諭敕書
賜太師文彥博遊谿心馬詔
班荆館賜大遼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
賜姚麟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大遼使副生辰御筵并射弓例物口宣三首
賜駙馬都尉等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四首
賜大遼人使御筵時花酒果口宣二首
坤成節尚書省賜宰臣以下御筵酒果口宣
皇帝遣　太皇太后迴大遼賀坤成節書
皇帝迴大遼問候書
坤成節賜韓忠彥以下御筵酒果口宣
賜徐王罷散坤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大遼人使朝辭回程御筵口宣二首
賜宰相呂大防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賜大遼使副酒菓口宣二首

賜阿里骨進奉人使御筵口宣
瀛州賜大遼人使迴程御筵口宣
賜于闐國進奉人使御筵口宣
班荆館賜大遼人使迴程酒果口宣
賜夏國王進奉賀坤成節回詔

東坡內制集目錄

樂語 附

坤成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集英殿秋宴教坊詞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紫宸殿正旦教坊詞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東坡內制集卷第一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許批荅 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覽表具之卿以應務之才居本兵之地綏靜中外人無間言何疑上章欲求去位未諭厭喬闕之懷然夫榮親莫大於功名養志不專於甘旨而況觀闕之下父母之邦退食問安孰使於此勉循其舊以卒輔予

賜安燾乞外郡不允批荅 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省表具之夫事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而況艱難之際一日萬幾冰淵之懼當務同濟卿練達兵要灼知邊情寄託之深義難引去亟求自便朕何賴焉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批荅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十日

有敕卿被遇先帝勤勞有年逮予眇躬倚注彌重宜安厥位毋重力詞

雄州白溝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

有敕卿等遠馳使節來慶春朝屬歲律之凝嚴涉道途之脩阻宜須宴衎以勞勤劬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茶藥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有敕卿等遠訪使軺來陳慶幣川塗甚阻風霧可虞特示埜恩往領名劑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有敕卿職在樞要表儀百官進當以禮退當以義今茲求退其義安在亟還視事毋復固詞

雄州撫問大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有敕卿等遠犯風埃久勤軺傳入疆茲始授館少安中命撫存式昭眷獎

賜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生日詔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敕公著卿將相三世輔翼兩朝方斯千獻夢之辰有既醉太平之福宜膺慶賚永錫壽康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麪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皇叔祖建雄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大宗正事宗景上表辭恩命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月九日

敕宗景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朕初執珪幣祗

見上帝嘉與百辟徽福文考大賚四海始于親賢
揜之休義不當避國有常典爾無固詞

賜皇叔祖宗景上表辭恩命不許詔 元祐元年十月元日

敕宗景覽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國家有大祭祀
必均慶賞邦甸侯衛燀炬翟闈無有遐邇况處戚淳
矧我懿親實維穎相祇率舊典毋須固詞

賜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康國公判大名府韓絳上表乞致仕
不許詔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日

敕韓絳覽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illegible]世元老國
之長城端笏垂紳不動聲氣風采所及自然折衝軒
冕丘園其實何異矧今艱難之際自有冰淵之慮貴
賢在廷未敢言病豈宜獨善遽欲即安尚分北顧之
憂勿起退歸之念强食自輔體我至懷

賜韓絳上表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日

敕韓絳省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功成身退人臣
之常壽考康强有不得謝卿出入將相蓋三十年豈
以小物尚勤元老徒得君重卧護一方使吏民瞻師
尹之儀刑蠻夷識漢相之風采丘園之請朕未欲聞

[illegible]副中外之望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大使茶藥詔

敕卿有將慶節遠涉川塗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加
錫賚以示恩懷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副使茶藥詔 元祐元年十月

敕卿將命風興犯寒遠涉驅馳未息軫念殊深特致
恩頒以嘉勤瘁

齋文

冬至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 神宗皇帝

伏以聖神陟降釋梵後先適更來復之辰茂薦往生
之福虔修淨供仰導真游

日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九

敕卿抗旌出境成禮在塗眷言跋涉之勞宜遂與居
之節式須良劑以輔至和

趙州賜大使茶藥詔 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遠奉使軺講脩鄰好蒙犯風霜跋履山川宜頒
錫於珍苓庶輔安於寢食

趙州賜大遼國賀 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

藥詔 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恭講隣徽述勤輅馭言念驅馳之久適丁寒冱之辰宜錫珍良式昭眷寵

趙州賜副使茶藥詔 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遠持使節來慶春朝方此冱寒良勤啓處宜示眷懷之異式頒劑和之良

趙州賜大遼國賀　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奉將邦幣馳會歲元眷言原隰之勤方次中塗之館宜頒珍劑以嚮至懷

趙州賜大遼國賀　皇帝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述脩隣好方次州封言念沍寒想勤跋履特頒名劑以示眷懷

賜新除檢校太保依前河西軍節度使阿里骨加恩制告詔 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敕阿里骨朕涓選靈辰奉承宗祀肆均介福徧賚多方卿世撫侯封夙虔朝命特加寵數用獎忠嘉

賜新除依前交趾郡王李乾德加恩制告敕書 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illegible]大禮[illegible]

夏卿世纘侯服欽[illegible]宜錫徽章以[illegible]

太皇太后祭故夏國主祭文 元祐元年六月十日

[illegible]臣嗣守西陲[illegible]世之忠順荷　先朝之[illegible]光雖夭難既錫命不永訃音遽至闕悼良深特遣使車往[illegible]庶此恩被貫于幽明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 元祐元年六月十一日

念卿守邦藐然在疚日月逾邁祖葬有時緬懷孝愛之深想極攀號之感往助襄事式昭異恩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 元祐元年八月十一日

惟我　列聖眷倚有邦非徒極其寵榮蓋亦同其憂患念衰疚側然顧懷臨遣行人往諭至意且致奠賻之禮以為存沒之光

內中添蓋　諸帝后神御殿告遷御容擬奉安於慈氏殿祝文

於皇　神考肇啓閟祠方增築之未寧謹[illegible]之有嚴別嚴淨宇祇奉睟容[illegible]永綏[illegible]

集禧觀[illegible]　聖[illegible]青詞

伏以麥將霑溉塊寓大捨塵剛歲之憂下民安訢具嚴
法會恭欵闕宮仰冀同雲溥滋新臘
內中慈氏殿告還　神御於新添脩殿奉安
祝文
伏以增築告成躬嚴有典備衣冠之來復慨愛慕之
綏閟昭格穆清永綏鴻禩
故贈太師追封温國公司馬光安葬祭文
嗚呼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
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太山之
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略定天若相之
又復奪之殄瘁不衆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
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往莫
其葬庶知予懷
賜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劉昌祚進奉賀明
堂禮畢馬敕書元祐元年十月十日
敕劉昌祚大事告成多方同慶汝以分符之重特備
效馬之儀載念勤誠不忘嘉歎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韓縝上表辭免
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敕韓縝朕躬祀總章始行嚴配推廣　帝親之澤覃
及中外之臣惟我老成遠受稠命均此介福非朕敢
私國之故常毋煩謙避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到闕酒果口
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有敕卿等肅將信幣來慶誕辰眷言行李之勞宜有
燕休之賜受茲芳旨體我眷懷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迴程酒菓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有敕卿等抗旌復拜節少留風埃浩然徒馭勤止
宜有珍芳之賜以昭眷寵之殊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酒果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會春朝恪脩隣好既卒聘事豈無燕私
宜就錫於加籩盍式昭於異數
正旦於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　神宗皇
帝齋文
伏以弃黃屋以上賓莫追風馭抱烏號而永慕再歷
春朝敢伏勝緣式開淨供仰頌羲堯之德永追梵釋
之游
賜河東路諸軍采年春季銀鞋錢傳宣撫問

臣寮將校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卿等從事邊陲服勤師律方殘更於春令諒卒

頒於大和特有匪頒以昭眷遇

雄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出疆繼好已事言還跋履冰霜憩休館舍

宜有燕私之寵以推來往之勤

就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銀沙鑼唾壺盂子錦被褥等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持信幣來慶春朝眷言行李之勞方謚舍館之安宜加頒賚用示寵嘉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九日

有敕卿德望之隆中外所屬誠請雖極輿論未安毋復懷歸以勤北顧特頒良劑以輔至和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詔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敕韓絳爲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雖已掛冠而謝事尚俾安車而造朝苟有體力未衰[illegible]寄丞國自便遂欲言歸[illegible]卿宿望丞隱稱人所[illegible]

[illegible]滿盈之懼夫何倚伏之[illegible]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一月 日

敕韓絳朕以眇躬求助諸老皆以艱難之際不詞中外之勞胡爲累章確守歸意豈朕不善西伯之養而無人子思之側乎三復胃然未愉厥指朕意不易卿其少安

賜韓絳上第三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敕韓絳君臣之義吉凶與同之昔皆懷歸誰任其事卿之高識雅度輕軒冕而樂丘園天下所知也獨不念先帝託付之重乎勉徇大義勿復以言

賜韓絳上第三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

敕韓絳功成身退人臣之常禮至於非常之遇則必有無窮之報朕待卿於形器之表而卿自處於繩墨之內未爲得也朕意不易卿無復辭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詔 元祐元年六月十三日

敕安燾卿才當其位義不詞勞內之樞機之謀外之疆埸之議既當身任其責如以家事爲詞而況並[illegible]

親兩全忠孝謙無不得是以何名卿之所示
徼朕之下許亦豈空文亟還厥官無煩朕命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禄大夫范鎮赴闕詔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敕范鎮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儀服猛鷙朕虚懐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黄髪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賜外任臣寮曆日敕書 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敕某朕申命日官逆推氣朔歲眷予共理須此成書勅勸農功毋違時令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恩命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一月四日

敕大防卿敦大直方任重道遠擢貳西省朕自心難與聞政事爲日未久而歷試中外勤勞百爲蓋有年矣德位惟允人無閒言亟服新命毋煩朕訓

賜新除依前光禄大夫刑部尚書蘇頌辭恩命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月十六日

敕蘇頌卿篤於仁心深於經術用心司憲期於無
朕惟孝慕之深三年不改其志又惟才難之故
待其來卿而不能誰當能者亟服乃事毋煩力辭

賜新除御史中丞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一月六日

敕堯俞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朕以卿有樊仲之風是以擢卿爲中執法才難之歎古今共之豈以小嫌而廢大任與其拘文以自疑不若直己而行義亟服乃事無煩固辭

皇帝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駝回詔 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遣奉王正來歸時事惟此克庭之實率皆任土之宜乃眷忠勤良深嘉歎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駝回詔 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述職春朝歸誠寧極修此效摯之覲致其乘服之良拜閲來章式嘉忠節

皇帝達

太皇太后賀大遼正旦書 元祐元年十月

肇易歲元載新榮於萬物仰儔 慈誨修舊好於兩朝遣使軺肅將禮幣庶迎壽祉式副願言

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 元祐元年十月

歲致眷共講　三朝之慶賀隣繼好之
祥申飭使車往陳信幣永言欣頌曷罄諭陳

奏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等處祈雨雪

青詞齋祝文

伏以恭年以来水旱作沴迨茲徂歲復苦常暘[illegible]
將興宸衷俱病方齋居而默禱庶精意之登聞發祈
春臘之交沛然雨雪之賜願均介福敷錫群生

五嶽四瀆等處祈雪祝文

伏以歷冬不雪兩歲之憂疾癘將興麥麰就槁分命
守土告于有神下民其咨天聽不遠毋愛同雲之澤

十三

以成盈尺之祥苟利于民敢忘其報

賜宰臣呂公著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有敕朕之元老生以茲辰實爲邦國之華豈獨閨門
之慶故命爾懸[illegible]宜[illegible]仍分廐庫之良以助子孫
之壽

相州賜大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有敕卿等遠馳信幣來慶誕辰眷言四牡之勞宜享
加籩之禮式須寵數以示至懷

送伴正旦使副沿路與賀北朝生辰并正旦

使副相見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　日

敕卿等方冬出使涉春在塗遠犯風埃想勤跋履
加鞭策即造會朝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六日朝辭訖就
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正月　日

有敕卿等來脩善好克備禮儀既陛見以告辭將遄
言而反命載念勤勩宜錫燕私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
許斷來章批答 元祐二年　月

覽表具之道有行藏時有用捨歲不我與難以智求

十四

道之將行豈容力避大言大利固當安而受之小行
小廉非所望於卿者成命不再可無復辭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元祐元年十　月

省來具之政如農耕以既穫爲能事亦如藥石以愈
疾爲成功若耕不穫疾不愈朕何望焉所以用卿者
非以當貴卿也勉卒成業何以辭爲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歲首來[illegible]復命改轅北道[illegible]

宜錫宴私以彰眷寵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有敕卿等遠達使辭載嚴歸馭方戒轅於北道暫弭節於都門盃重春醪往伸燕餞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修使軺來脩隣好屬此方春之旦宜均既醉之歡爰命燕胥以昭眷寵

皇帝遣

太皇太后迴大遼皇帝賀正旦書 元祐二年正月五日

百年之好既講於春朝萬壽之儀薦陳於幄殿恭因省侍具述來書感懌之懷言宣莫罄

皇帝迴大遼皇帝賀正旦書 元祐二年正月五日

東風協應感徂歲之更新遠使安馳導歡言而講舊繫茲禮幣申以書詞欣懌之深敷陳罔究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六日

有敕方面重寄無適從以丘園歸林難遂雅意特頒珍劑以示至懷方此沍寒益加調養

賜新除侍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有敕大政所關西臺爲重朕難其選無以易卿宜即欽承毋煩遜避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有敕卿嘉猷屢告清議所歸擢受之間臣主無遲速趣視事副朕所期

班荆館賜大遼國賀興龍節人使赴闕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有敕卿等抗旌遠道弭節近郊乃眷勤勞良深軫念特頒燕衎以示恩慈

東坡內制集卷第一

皇帝為冬至奏告永裕陵

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曆紀天正史書日至感舒長於測景增忧惕於
履霜恭惟 謚號皇帝德邁堯仁功俟禹迹游衣冠
於原廟從仰威神望松柏於橋山永懷悲慕

皇太后殿夫人為冬節往永裕陵酌獻

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一陽來復萬物懷生空臨觀稜之辰無復稱觴
之慶恭惟 謚號皇帝道齊覆載德冒華夷徒南狩
於蒼梧神游已邈望西陵於銅雀涕慕空深

皇帝為十一月一日奏告永裕陵

神宗皇帝旦表本

伏以始餞餘寒復興嗣歲望寢園而過益悲悴日月之
不留恭惟 謚號皇帝道貫百王澤涵重宇永瞻帝
所之縶坐起堯墻之悲饋奠莫由馳誠罔極

皇太后殿夫人為年節往永裕陵酌獻

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華年桃在戶徒講 三朝之儀樹柏攀髯無復萬
年之壽恭惟 謚號皇帝功施無外德洽有生從

淚於寢園并設衣冠於原廟空極涕洟

皇帝為三月一日奏告

神宗皇帝旦表本

伏以既成春服將方禊洛之初祗謁寢園古有薦鮪
之禮恭惟 謚號皇帝配天立極如日載陽仰餘澤
之旁流致群生之遂茂光靈愈遠涕慕空深

皇帝為

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奏告表本

伏以寢廟告成永動蹕然之感柏城森列淡漠拱矣
之悲恭惟 謚號皇帝澤浸函生慶垂後裔配天無
極奉祼訊以長存宗民有終悵神游之安在恭循祥
禫莫訴哀誠

皇帝為

神宗皇帝大祥内中奏告表本

伏以追號罔極實慕終身之憂祥禫有期益與先王
之禮恭惟 謚號皇帝睿明照世神智白天蹤清切
而維昭之靈見而莫顧咫尺無綵常存悲慕之深華
哀所共

皇太后殿夫人為

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酌獻表本

伏以驂馭上賓日以遠矣隙駟遄邁而廓然恭推
恭惟皇帝道始家邦化刑成夏天地之運固代謝於
陰陽草木何知徒興悲於霜露莫親纘貢惟極哀誠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
致仕不許詔 元祐二年正月一日

敕孫固視國如家忠臣可以忘年視民如子君子可
以忘勞卿被遇 三朝出入二府德望並隆中外所
服故起之祠館付以留鑰使士有所矜式民有所依
怙屬任之意豈輕也哉釋位謀安引年求避此陳遂
小臣之事非所望於卿也尚體至意勿亟懷歸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
致仕不允詔 元祐二年正月一日

敕孫固卿 英宗所擢以遺 神考乃眷舊學用之
西樞朕即位二年未見君子每惟圖任舊人之意常
有越在外服之歎矧欲辭位而去遂安丘園哉三川
重鎮務舉大體諸書期會則有司存優遊卒歲可以
忘老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再
乞致仕不許詔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敕孫固卿 朝之舊歷事 三朝名德並隆如卿者有
幾人欲釋位其謂朝廷何卿既自爲謀亦爲乃后謀
之免遵前詔以慰中外之望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再
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敕孫固朕承 三宗追用其人所以尊禮慰藉於
舊者自以爲無失大夫而卿浩然懷歸若不可復留何
哉知徇大義毋違朕志

撫問熙河蘭會路臣寮口宣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有敕卿等服勤疆埸賦政兵民言念劬勞實分憂顧
特加存問以示眷懷

在京諸宮觀開啓
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伏以密音如昨新發再升望仙馭於帝鄉隆法筵於
淨宇人天來會共修最勝之緣梵釋同游永錫無疆
之慶

撫問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安禮口宣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久去廊廟出臨江淮綏懷流亡肅遏寇盜遠
惟勤瘁特示撫存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日詔 元祐二年二月四日

敷清巨春之方申月後幾望靈生王國之彥蔚為廊
廟之華神旣聽於靖恭民亦宜於愷悌膺我慶賜永
綏壽祺

景靈宮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恭承仙馭奄宅珠庭盤海宇以駿奔儼人天之
景從顧回日月之照少答神民之心乃眷新宮永垂
餘慶

垂拱殿開啓
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伏以喪期有數方歎於登舟法海無邊聊資於岸械
有嚴秘殿恭啓淨筵爰馭六龍徘徊宮闕永同千佛
陟降人天

賜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安康郡王宗隱生
日禮物口宣

有敕卿屬尊望重德厚慶隆方誕育之令辰有匪頒
之故事克膺壽祉永服寵光

天章閣權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唐虞稽古雖絶名言文武重光已新棠構下慰
華夷之望仰摹天日之容將往宅於靈宮永慘攀慕
顧少安於秘殿無盡瞻依

賜皇叔祖寧國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宗愈生
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十一月七日

有敕卿望重宗盟德隆藩服載協蕃禧之旦光膺積
慶之餘特示寵頒永綏壽祉

內中福寧殿下寒節為
神宗皇帝作水陸道場齋文

伏以甚雨疾風感春律之將變鑽燧改火悼喪期之
不留爰啓淨筵以資冥福願登大覺永濟函生

賜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漢東郡王宗瑗生
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二月二日

有敕卿齒既隆德望彌稱載更誕日胥慶家庭式
侑燕私以資壽祉

內中神御殿張掛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祥祭告終聖靈改御儼如在位威不違顏雖
天日之光固難形似而神入之本永有憑依悲慕愈
深照臨無極

神宗皇帝大祥祭訖故事除靈座時御前祝

祝扶

神御別設一祭祝文

伏以從就終喪禮當即遠永離　陵廟將徹几筵舉

柔若兹追傺罔極

寔節就釋賜于開國進奉入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二月

有從汝守愛先上國述職還方屬旌旄火之辰想有

懷歸之念宜頒燕衎以示息勞

賜新除樞密直學士知定州薛忠彥乞致一

郡州不允詔 元祐二年二月

敕忠彥器質閎古之陽觀宗臣之文俯仰今昔有

懷於心會中山闕守選擇人門伊庶幾爲副朕意

何以辭爲

賜樞密直學士守兵部尚書王存乞知陳州

不允詔

敕王存御出入四朝更涉夷險金石之節終始惟一

六卿之長所以倡九牧而厚風俗也豈以賦事煩劇

爲輕重哉君子出處動適於大事而風雨寒暑欲庇

之徽疾也姑安厥位以稱朕意

奉安

[illegible]皇帝御容赴景靈宮奉安[illegible]

帝[illegible]文[illegible]三紀全堯心天遠玉樓[illegible]龍[illegible]

[illegible]廣[illegible]色瑤瑤[illegible]海流沉遺民

[illegible]宮[illegible]殿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畢皇太后親詣行香祝文 元祐二年二月

伏以[illegible]天像聖容雖遠將命惟新仰瞻

如在之誠[illegible]之慶敢祈聪聽下鑒微誠

景靈宮[illegible]元殿奉安

神宗[illegible]御容日開啓道場青詞 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

伏以天資不老誠感時通方靈精之降祈具肯將之

降格與於法席爲[illegible]內是清淨之居外[illegible]

之福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

神宗皇帝[illegible]散齋表 元祐二年三月

伏風雲[illegible]既參日月之光[illegible]宮[illegible]神民之望

修啓法會庶叙[illegible]之[illegible]生之福

景靈宮宣光殿[illegible]設

神宗皇帝御容日開啓道場齋文

伏以祠宮夙啓，真室告成，仗勝會於佛僧，導靈游於梵釋，更推餘祉，旁及含生。

賜朝散大夫試御史中丞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元祐二年三月十二日）

敕堯俞省中外之望，居得言之地，朕方虛己樂聞嘉猷。乃者水旱連歲，民流未止，賊盜將熾，財力靡敝。卿既欲圖實效以酬恩，朕亦將考所言以責實，俟忍遽郡，豈所望哉。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元祐二年三月十七日）

期年以來，水旱作沴，振廩問食，冠蓋相望，已責躬分公私並竭，惟待一熟之來，以蘇垂死之民。而冬不雨以徂春，苗將秀而不實，殆惟沖昧，有失政刑，感傷陰陽，延及鰥寡。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神聰明，母愛膏澤，則民有息肩之漸，神無乏祀之憂。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茶藥詔（元祐二年三月）

敕韓絳，春夏之交，寒燠相沴，起居之節，調適為難。眷予元老，以勞于外，宜加存問，且錫珍良，勉昭至和，以符眷倚。

賜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敕茶藥（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敕馮京，卿以舊老，久勤外服，留鑰之重，擁髦而東，蒙祀氣候，從御良苦，宜省思慮，近藥物，愈遵時令，以副眷懷。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敕韓絳，卿耀自祖宗，輔翼先帝，德望之重，天下時聞。與其置之一方，勞以民事，不若歸安闕下，式瞻儀刑。詢老問居，固非所望；嘉猷入告，夫豈不能。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敕韓絳，為天下計，則賢者常勞；為人臣謀，則老者當逸。今朝廷待卿之意，酌處其中，奉朝請於琳宮，所以參民望；釋負荷於留鑰，所以慰雅懷。勉及清和，登還朝著。

賜新除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敕詔書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有敕，全魏之寄，舊德為宜，勉即徂途，以答民望。往須珍劑，昭示眷懷。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詔書茶藥口宣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德齒俱高誠請彌確重以民事久勞元臣既飭還車宜頒珍劑尚加調養以副眷懷

大相國寺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伏以旱暵既久麥禾將空仰惟天人之師宜專雲雨之施庶幾慈悲覽我憂危

集禧觀開啓祈雨道場青詞

洞淵龍王水府聖衆饑饉之患民流者朞年吁嗟之求詞窮於是日乃眷陰靈之宅實為雲雨之司涵濡之功指顧而辦亟荅天澤以答民嗟

賜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謝恩馬駝回詔 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詔向遣行人往藉襄事繼陳方物來奉謝章惟忠可以附民惟禮可以定國勉終誠節以副眷懷

諸宮觀寺院等處祈雨青詞齋文

饑饉之患民流者朞年吁嗟之求詞窮於是日仰惟至道之助推廣上天之仁台呼群龍時賜霈澤罔以不德而廢其言

天地社稷宗廟神祠等處祈雨祝文

惟德弗類罹常暘之災斯民何辜有荐饑之懼旬浹不雨麥禾皆空[redacted]省再三夙夜祗慄引領雲霓之望援手溝壑之餘既窮之詞其忍弗聽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幾蔑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乎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進廟堂家居之藥何以異此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日

朕脩身以承六聖虛己以聽四輔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雖不敢以事諉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即於安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沖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

寵之驗於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許批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卿方全而德備積厚而施博明亮篤誠坐屈群策以
天下公議而用於此矣豈以卿之私意而聽其去哉
水旱之災不德所召朕當勉我求所以消復之道不
當求去我也詩不云乎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
止無棄爾成勉思康戩以答民望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
卿於百姓之既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
賜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祗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於
朕朕何以答天戒卿若釋政而去遠何以塞民言各
思其憂安厥位

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二月九日）

有敎
望冠於累世風采聞於四夷方兹仰成倚
以過
老之請所未敢聞

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三月十日）

石　本朝異質間代方致注意實所仰成

宜體朕心姑安厥位

賜□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敕百祿成王命君陳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
曰宥爾惟宥惟厥中古之有司與天子相可否蓋
如此而況公卿之間議有異同而不害其爲和例在
中書與在有司同宜審處歸于至當而卿遽欲以此
去位非古之道也其益脩厥官以稱朕意

賜交州進奉人朝見訖就驛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四月五日）

有敕涉等恭持方物來款塞垣冒涉脩途覲光上國
宜須燕勞以示恩私

賜龍圖閣直學士新差知秦州呂公孺乞改授宮觀小郡差遣不允詔（元祐二年四月三日）

敕公孺朕顧懷西方思得賢守使邊有備而民無擾
以卿耆老練達德宇淵靜秦乃舊治吏士服習卧護
諸將無以易卿

故聽宣劉氏堂祭文

奉侍方年齊體廢懈今其亡矣良用惻然汝而有知
來享兹奠

盡□□□□□□據宣劉氏墳所祭文
鑒□□□□□□歸全近郊庶掩諸幽往致斯奠尚饗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 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天之□之交應若影響雨暘不順咎在厥言夫之□
寄□及寡守恭治雖切不當天意之中聽言雖多未□
民□病之實刑罰有過賦役未平一人之枉百姓何□
□□一坐微謄犞當許其自悔消禳將災庶或救之□
□□於袖盡反掌之易而民免溝壑之憂仰瞻雲霓待命
旦夕

五嶽四瀆等處謝雨祝文 元祐二年四月十日

乃者常暘為灾歷時愈熾念咎責己寧丁我躬求家
□霾天并走群望果蒙膏澤之賜一掃流亡之餘我悅
于民敬履無災之懼神終其賜願必有年之祥

鄭州超化寺祈雨齋文 元祐二年四月九日

伏以常暘為災歷時愈熾秋穀未蘇夏苗將空天意
未回佛慈所憑願以不思議智力大解旭神通時與
法雲普賜甘澤

鄭州超化寺謝雨齋文 元祐二年四月九日

等慈應物不遺於禱求神智無方何難於□□□□
□□帝民□□仰惟不宰之功豈待有為之報矣
□□少達純誠

景靈宮罷散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道場功德疏文 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伏以肇新寶構祗奉睟容修妙供於珠庭結勝緣於
淨眾真游永奠法會告成普冀含生悉蒙餘祉

賜外任臣僚進奉興龍節馬詔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

敕韓縝誕彌之慶遠邇皆同眷惟外服之良來效右
牽之禮言念誠恪不忘欺嘉

賜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
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許詔 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晟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
政卿以膝下之養為宗人之法古之為政孰大於此
而欲以觀辭祿耶其往庸厥官以稱吾意

賜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
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允詔 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所治雖簡而
所寄甚重卿為宗室祭酒德度之美刑于中外朕方
慶本支之茂而欲觀蕃衍之應豈勞厭職□予爲哉

永裕陵脩移角堆門戶循寬奏告
神宗皇帝祝文
園寢之奉巡行以時增拓所宜卜云其吉先事而告
亦禮之常
永裕陵脩移角堆門戶循寬祭告土地祝文
寢園之奉栽植以時惟尔有神實嚴所守敢祈昭鑒
永底平寧
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御筵燕傳宣
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遠涉脩塗風埃浩然徒馭勤止
宜頒燕衎以示眷懷

東坡內制集卷第二

東坡內制集卷第三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四月九日）
卿以方聞之衆擢自厚陵禁林之選用於神考逮
受顧命輔予沖人義既同於戚休身豈輕於出處遽
欲引去聞之惻然姑安厥常以助予治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
詳除之初念我聖子所與共政不忘舊人而卿博學
多聞通練古今小心畏慎不見過失力引求去爲之
惆然勉留輔予益祇厥服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以下上第一表請
皇帝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朕即位二年水旱繼作致灾之故實惟沖人既延及
於無辜復貽憂於文母是以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實
欲深念厥咎豈徒見之空言而雨不崇朝農猶告病
欲徇來請惕然未寧其一乃心勉正厥事毋重朕之
不德以荅天之深戒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
太皇太后復常膳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旱暵之罰自冬及夏天之降災如此其久則夫致災
之道豈一日而然哉雖力行罪已之文尚恐非應天
之實而卿等以膚寸之澤遽欲即安寢之樣然未敢
自赦其咎悛不逮務盡嚴誠期茲歲於有秋雖復常
其未晚

集禧觀洪福殿等處罷散謝雨道場青詞齋
文
德有愧於動天敢辭屢請道無私而應物豈間微誠
霈一雨以成周起三農於既病仰承靈貺莫報深仁

集禧觀洪福殿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旱暵為災禱求屢瀆賴神之賜霈澤以時蓋至道之
無私豈不德之能致載陳謝懇少荅靈休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批荅口宣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綜轄樞機雖容廊廟義當憂國謀豈先身往
諭至懷少安舊服

賜溪洞蠻人彭允宗等進奉端午布 敕書 元祐二年五月十日
敕彭允宗族居裔壤心慕華風來脩任土之儀遠效
充庭之實載惟勤悃良用歎嘉

賜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韓絳到闕生餼口宣 元祐二年五月十二日
有敕卿力辭繁劇歸即燕安想見老成渴聞嘉話特
頒牢醴以勞驂騑

神宗皇帝禫祭
太皇太后親行祝文
寒暑之變忽焉再朞練祥之餘復將三月勉從即吉
之典莫遂無窮之哀

神宗皇帝禫祭
皇帝親行祝文

既祥之餘徙月而吉迫於先王之禮徒有終身之憂
瞻仰聖靈伏深感慕

神宗皇帝禫祭
皇太后親行祝文
喪期有數禫月告終哀雖未忘禮弗敢過追慕之至
中外所同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五表請
皇帝御正殿復常膳允批荅 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朕以寡昧膺受多福常欲損上益下畏天之威矧茲
旱災咎在不德而卿等以雨澤既至封章屢上勉從

其意甚媿于中夫天之有風雨雷霆猶朕之有號令賞罰朕不偏明其事何以責應于天永思其終無忘納誨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五表請太皇太后復常膳許批荅 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德積爲素民罹其災精誠莫通禱不時應雖豪膏澤之報僅救焦枯之餘勉徇來衷猶廑後患其謹視盜賊憋郵流亡益務交儆以裨不逮

景靈宮天興殿開啓并罷散告里域真官祝文

神府之庭井泥不食日辰之吉浚治以時諒爾明靈庶無悔咎

賜新除尚書左丞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劉摯朕昔聞卿言今任以政已識之效見于事功廊廟闕人以次遷用宜其右不宜其左能於昔不能於今豈有是哉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敕王存朕歷選百辟試之以事博厚而文剛毅而和更涉變故德守不移無逾卿者矣享天下之利若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樂者同天下之憂朕非以是責卿也其何以辭

賜皇伯祖彰化軍節度使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有敕卿德茂宗枝望隆公衮推本源長之慶有嘉震肅之辰宜是寵頒以綏壽祉

班荆館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六月二日

有敕卿等爾將慶幣兼及都門遠涉脩塗想勤行李式頒燕衎以示恩私

賜新除吏部侍郎傅堯俞辭免恩命乞知陳州不允詔 元祐二年六月十三日

敕堯俞蓮塞三黜栖遲十年士無賢愚爲國太息如珠玉之在泥土麟爲之在網羅朕所以拔卿於文叢之中用卿於期年之內天下拭目欲觀所爲而乃引微疾以自言指便郡而求去豈獨於卿有報國未遂之歎亦將使朕獲用賢不終之譏勉復舊曹以全大節

賜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師濟陽郡王曹佾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有敦卿世濟勲勞德陰滿盛屬此誕彌之日豈無燕
喜之私膺我寵頒永增壽祉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元祐二年六月十二日

士有品目定于僉言罷之廟堂兹自朕志豈有僉言既揆朕志不移而用遜讓之詞反已成之命亟服乃事宜無復云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爲國不患於無人有人而不用之爲患事君非難於辭寵居寵而無娩之爲難吾之用卿討已審矣卿之自信又何疑哉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許批答 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先王之禮樂因情而立文君子之哀樂自中而形外夫有莫大之戚則有無窮之悲 先皇帝天覆四方子養萬物至今窮髮之表尚餘沐澤之民而況宮庭之間母子之愛粗畢三年之制遂講八音之和所未忍聞非不欲作卿等謹於率禮篤於愛君徒欲亟舉其樂顧未深明吾意二二復太息難於遽從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允批答 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禮之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節故禪而不樂古人非以求名要不爲聲君子以爲知禮朕以 宗廟之重勉踰 先帝之餘服其位惕然而自驚用其物潸焉而出涕未報昊天罔極之德常懷終身不忘之憂欲接衆言奏諸合樂而金石絲竹乃懷耳之聲干戚羽旄皆法目之具哀戚未除樂何從生再聞來章徒增感哀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樂不許批答 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遏密之制雖盡於三年追懷之私豈論於徙月金石在列然未害不以一身之憂廢天下之樂今號之郊廟用之軍旅州閭之會絃歌相聞獨蓋餘哀止於中禁以爲於義未害是故行之不疑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樂不允批答 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朕少遭閔凶仅畢祥禫俛就企及非以過制爲賢而創巨痛深不能以禮自克觀過其當聖人許之禮曰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哉重違國老之忠

吾姑欲盡人子之至情

賜太師文彥博等請

太皇太后受冊第二表不許批答 元祐元年六月四日

吾聞聖人以天下爲憂未聞以位爲樂也損己裕
物畏天檢身此吾平日之本心非獨遇災而一發也
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卿等以是輔我顧不美歟

賜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韓絳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敕韓絳向以宏才卧護北道凡斯民之利病逮一方
之安危朕方虛懷以待元老冀疾病之有間得雍容
而造朝時聞嘉言以輔不逮告老之請殊非朕心

賜韓絳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元老在位邦之榮華從以精神折衝非以筋力爲禮
游神道館擁節家庭於卿同告老之榮而國有負賢
之羨勉自輔養期於少留

賜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生日詔 元祐二年一月十八日

敕純仁卿天資文武世濟勳勞載茲誕日之臨豈獨
私門之喜宜膺慶賜以介壽期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四表請
舉樂不許批答 元祐元年六月九日

吾之本性以清淨爲寶爲樂雖在平日無游觀聲技
之念矧艱難之後哀疚之餘中夜以興方食而歎將
不堪其憂者豈有意於樂哉雖欲勉從未能自克忠
告屢却愧歎兼深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四表請
舉樂不允批答 元祐元年六月五日

鍾鼓以導和羽籥以飾喜聲之飲食之節達於口體
之宜今哀疚之除莫敢逾制而琴瑟之御則有未安
卿等忠誠確然開諭至矣惟反求諸心而弗得故欲

行其言而未能推之人情當識朕意

賜太師文彥博等上第三表請
太皇太后受冊許批答 元祐元年八月九日

吾上順帝則下酌民言屢以無心期於寡過卿等以
爲協氣既應羣謀僉同若固違典禮之常恐莫慰天
人之望遇災而懼昔者亦以爲謙闕義則盡吾亦豈
敢自必勉從故事以副嘉言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銀鈔鑼錦被褥
等口宣 元祐二年六月八日

有敕卿等遠將慶幣來講鄰歡徒馭少休舍館既定

寵錫當體眷懷

賜新除試吏部侍郎范百祿辭免恩命不允
詔 元祐二年六月十二日
以天官之貳治夏卿之選傳書繁重條格紛委苟
非其人則士之失職而無告者多矣朕難其材不以
輕授卿有應務之敏而行之以勤有守官之亮而濟
之以通往行其志何以辭為

賜皇叔楊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九日
有敕卿屬尊魯衛德重閒平每臨載育之辰永錫無
窮之慶宜膺寵數以介壽祺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迴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遠涉歸途再離秋暑觴言近郡少憩征車
宜示眷懷往頒燕俎

賜外任臣寮進奉坤成節銀 敕書 元祐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敕劉昌祚汝承流外服篤意本朝奚因叔節多
致同寅之禮眷惟忠蓋之盈歎嘉

雄州撫問大遼人使副賀坤成節口宣 元祐二年

有敕卿等抗旌備好馳傳以經遠涉暑途實勞驛馭
特加存撫式示眷懷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敕安燾人才之難從古所歎圖任以舊為國之常卿
以豫興之資荷艱難之寄劬勞靡懈望實愈隆雖云
超陞不改疇昔徒以任之既久則責之宜專知無不
為乃所望於卿者必以自牧亦何補於國哉

賜皇弟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後
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六月十八日
有敕卿以棣華之親茲瓜瓞之慶載臨誕日宜厚寵
頒服我異恩永膺介福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許斷來
章批答 元祐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覽表具之論材考德聖人所以公天下難進易退君
子所以善一身權之以義孰為輕重詔兵論將咸懍
我猷卿以是事上豈不賢於逡巡退避也哉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允斷來
章批答 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覽表具之德稱其服古之所重主俱榮食浮於人上下交病

朕之爲天下慮甚於卿之自爲謀也思而後行有出
無反成命不再卿毋復辭
賜安燾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五日
有敕卿以舊德爾在朕心成命既孚僉言……即
祗受毋須固辭
賜權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路……
敕書 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敕孫路宣力討虜悉心邊政相視……
用有成不愆于素使虜無可乘之便……

乃眷忠勤不忘嘉欵
賜知蘭州王文郁銀絹獎諭敕書 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敕王文郁汝以禦侮之才當專城之寄首揚……許三
月而成非威服氏衷身先士卒則安能以一時之役
成無窮之利達于朕聽良用歎嘉
賜新除檢校太尉守司空依前開府儀同三
司致仕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元祐二年七月七日
國家尊異耆老砥礪廉隅凡致爲臣必厚其禮而況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身任安危位兼將相亦惟

三宗眷遇之重宜極一品褒崇之榮成命既孚僉言
惟允宜從中外之望罔徇謙沖之私
賜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元祐二年七月七日
朕惟耆老成人雖或謝事羞朝稱道終不忘君其在
丘園豈殊廊廟嘉猷入告卿其不易與心大事決詢
朕之敢忘斯義命秩之數典冊之文不知此無以慰
朕心而答民望國有常典卿毋復辭
瀛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抗旌來聘已事言還方次邊城少休旗旆

宜頒燕俎以勞歸驂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御筵
口宣
有敕卿等忠存體國義切戴君結妙果於三乘祝
慈闈之萬壽宜承寵錫以示眷存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
宣 元祐二年八月八日
有敕卿等致命寶郡出游林囿爰較射事以佐賓歡
宜在審國之能式學珍良之賜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餼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八日

有敕卿等遠涉脩塗來陳慶幣含館初定從取賓勞
宜錫餚羞以昭寵數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馳使傳申講隣歡既執贄以造廷亟展
幣而成禮宜加寵錫以示眷存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
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翊贊大猷倡先多士方 慈闈之誕壽設法
會以薦誠宜有寵頒以昭殊眷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
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同竭忠嘉助成孝治方 慈闈之誕壽設
法會以薦誠宜有寵頒以昭殊眷

賜坤成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　日

有敕汝等欽塞觀光趨庭效貢屬誕彌之稱慶均燕
衎以示慈恩服寵嘉式謹忠恪

賜殿前都指揮使燕達已下罷散坤成節道
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　日

有敕卿等同盡純忠力脩勝果用祈慈壽既結梵筵
宜有寵頒以昭眷遇

賜皇伯祖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宗
暉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表率宗盟助成孝治祝延 慈壽仰于佛乘
既畢梵筵宜加寵賚

賜平海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
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乃心王室同輸欲報之誠稽首佛乘以共祝
無疆之壽既成法會宜示寵頒

賜皇叔揚王荊王醴泉觀罷散坤成節道場
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德冠邦家義兼臣子脩勝緣於西竺祈壽
嘏於南山宜有寵頒以成法會

賜新除依前靜海軍節度使進封南平王李
乾德制誥敕書 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敕朕子養兆姓囊括四荒譬之於天豈吝膏澤卿守
藩滋久事上益虔高爵除名極其榮顯屬緣又寵以
服民心冀思盡忠以循典禮

□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
宣(元祐二年七月十六日)
卿等講成聘禮歸次郊門復此少留遄將言邁
式頒餞斝以寵行驂
皇帝達
太皇太后廻大遼皇帝賀坤成節書(元祐二年七月)
嘉月令辰萬生壽母孫函重幣交慶寶鄰已恭致於
德音復欽傳於慈旨其爲感懌未易名言
皇帝廻大遼皇帝問候書(元祐二年七月)
四牡載馳遠勤於使介尺書爲問申講於隣歡方屬
素秋克膺純福益祈保護式副願言
太皇太后 皇太后皇太妃受冊奏告太廟
幷諸陵祝文(元祐二年六月十九日)
伏以祗事親闈蒸蒸孝治配德祖考既務極於推崇
爲生眇冲亦敢忘於褒顯將奉寶冊聿循舊章涓日
甚良先期以告
太皇太后 皇太后皇太妃受冊奏告景靈
宮等處青詞(元祐二年七月十九日)
伏以誕□親闈蒸蒸孝治配德祖考既務極於推崇
爲生眇冲亦敢忘於褒顯將奉寶冊聿循舊章涓□
于神先期以告
賜前兩府幷待制已上知州初冬衣襖詔(元祐二年九月七日)
敕元發歲將墐戶工告始裘宜頒在笥之珍以示維
藩之寵服之安襖體我眷懷
賜諸路知州職司等幷總管鈐轄至使臣初
冬衣襖敕書
敕爾潔己王事靡盬日月其除屬霜露之戒寒待衣
裘而卒歲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賜諸路蕃官幷溪洞首人初冬衣襖敕書
敕瞻據職在捍邊常戍內屬此嚴凝之候宜均輕
煖之恩服我寵頒益思忠報
賜諸路屯駐駐泊就糧本城諸員寮等初冬
衣襖都敕
敕汝等久勤外服屬戒祈寒爰念捍城之勞普均挾
纊之惠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備神御帳座畢功告
還諸神御祝文(元祐二年八月二日)
功詔有司恭備幄座暫安別殿以作庶工既匠事之
告成宜眞將之來復須吾□鑒及此良辰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備神御帳座畢工奉
安諸神御祝文（元祐二年八月）

惟坐告成允協歲時之吉靈游永奠復瞻天日之光
庶俾後人仰蒙餘慶

賜西南羅蕃進奉敕書（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敕汝世爲要服時欵塞垣志慕華風來脩職貢載惟
忠恪良用歎咨

東坡內制集卷第三

東坡內制集卷第四

賜熙河秦鳳路帥臣并沿邊知州軍臣寮茶
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夙分邊寄深識虜情屬此防秋勞於警備
宜加寵賚以示眷懷

賜熙河秦鳳路提刑轉運茶銀合兼傳宣撫
問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二日）

有敕卿持節宣風久分憂寄調兵足食想極勤勞宜
有寵頒以彰眷遇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縝
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二日）

有敕卿釋政廟堂均勞方面兵民之重緩御實勞往
諭至懷仍加寵眷

賜皇弟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偲生日禮物
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六日）

有敕卿椒華襲慶桐葉分封載臨宸扆之辰特致壽
康之祝其膺寵錫以介神休

賜朝議大夫試戶部尚書李常乞除沿邊一
州不允詔（元祐二年八月十二日）

敕李常在泮獻馘亦儒者之常提綱契要盡孔門之

事雖然義有輕重理有後先與其自請擇還治歸府之疾曷若盡瘁事國幹心膂之憂苟推是心何往非報雖願受長纓而往者卿之本心歟自以尺箠而難之吾有餘力尚體此意姑安厥官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宰相呂公著自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與免拜詔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敕彥博朕聞凡杖以優賢耆之典禮蓋老無下拜著於春秋魏太傅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自尔三公有疾以爲故事而唐司徒馬燧亦以老病自力對於延英詔使毋拜今吾耆老大臣 四朝之舊德隆而望重任大而憂深若惟卿與公著而已[illegible]方資其耆艾之告豈責以筋力之極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其專有爲之報昭無益之儀毋忒固詞以稱朕意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夫以才御物才有盡而物無窮以道應物道無窮而[illegible]物有盡凡今之患所乏非才以御萬於愛君必継從長久之策遂然無我可以寄狂直之維二年于茲有度惟正事既就緒民亦小康至於微疾之屢攻時爲年之常理御其良食自輔爲國少安譬如止水之在槃豈復勞心於鑒物心且不勞而況於力乎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朕以天下之大知爲君之難有朽索馭六馬之憂有抱火措薪之懼正賴多士協爲一心朝夕以論繼其闕凡今中外執事勞力之臣陳視否一二崇進退以爲節卿若無事而引去人將相顧而自疑而況邊鄙未寧兵民多故而予左右之老先自求於便安則夫疎遠之臣何以責其盡瘁勉輔不違期於有成

賜宰相呂公著乞外任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術敕全德之老朕所仰成大義未安卿當畏去純忠所激微疾自除

賜新除兼侍讀依前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蘇頌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敕蘇頌朕惟古者正人之求甚難其選以爲直亮多聞之益宜莫如卿方垂裘於至言豈曲從於遜避丞

朕乃事毋煩固辭

迎奉

神宗皇帝御容赴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

安導引歌詞

經文緯武十有九年中遭烈震羌戎渭橋夾道千君長猶是建元功西聽溫洛與神崧蓮宇照瓊宮人間俛仰成今古流澤自無窮

劄子 元祐二年

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令後入朝免拜詔書今又準內降旨揮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荅

臣謹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座再至所謂拜君命者傳命而拜非親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桓公胙曰伯父耋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鉦孫以是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為法而馬遂廷英不拜蓋是臨時從權無令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來彥博公著令後免拜指麾自是 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司合守典禮無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閔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閒或傳宣不拜是以為非常之恩臣忝備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所有不允 批荅臣未敢撰取

進止

御寶批依奏俻撰允所請批荅進入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許批荅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御義重股肱望隆堂陛陛廉遠則堂皇峻股肱逸而元首安故出異恩特鐫常禮而卿深執恭巽力守典刑確然自陳義不可奪然從其意愧歎于中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允批荅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朕優禮師傅達德齒之尊以免拜為可略古之道也卿謹嚴朝廷明君臣之分以不拜為未安禮之節也遂並行而不悖義有重而難移勉徇所陳不忘嘉歎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斷來章批荅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以聖人猶待三年而後成功況其下者今卿助我為治自以爲既成矣守其成也 至八雖至中道而

之豈復戚罷哉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荅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古者君臣之間率常千載一遇今　聖母在位正身虛己仰成輔弼雖疎遠小臣猶欲畢命自效而卿乃以小疾求去絕無意於功名獨不惜此時乎勉率乃事使百姓富足四夷大安然後謝事歸老豈不臣主俱榮哉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之在位為德與民朕意不移伐須屢請速起視事毋復固辭

賜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絳乞受冊禮畢隨班稱賀免赴詔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敕韓絳卿脫屣軒冕頤神丘園不為絕俗之高愈篤愛君之意喜聞冊禮請覲內廷在臣子之誠心卿為耆艾顧筋骸之未禮吾所未安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免相位不允詔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敕宰相之責綏靖四方虜人既降王氣益振長驅以來馭方資老謀卿不強起孰率吾事近以二老之故削亟拜之禮而老傅執謙不回朕既從其請矣卿起就位復何疑哉

賜皇弟定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咸寧郡王俁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春宇母弟誕慶兹辰載詠斯干之祥宜均既醉之福祇膺寵數永錫壽祺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辭免免入朝拜禮允批荅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勳德愈高謙恭不伐盡事君之禮忘屈身之勞重違嘉言特寢前命

生獲鬼章文武百寮稱賀宣荅詞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太皇太后

種羌叛換西鄙繹騷首出偏師俘獲元惡安邊之喜與卿等同之

皇帝

西狄猖獗作羌戎一震既增吏士之氣亦寬戍守之勞靖寇息民與卿等同喜

八月二十八日入內高班秦克明傳宣取批

答宰臣以下賀生獲鬼章表

太皇太后

國家偃兵息民函養中外鬼章無故犯順神人弃之雖廟社無疆之休亦將相一心之助封章來上嘉歎不忘

皇帝

朕上承慈訓下盡群策務漸寬於民力不無意於邊功既狂狡之就擒知休息之有日再閱來奏嘉歎于中

賜皇叔成德荊南等軍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荊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日

有敕卿以名世之傑居叔父之親乃眷良辰實鍾餘慶宜膺異數之禮永錫無疆之休

賜宰相呂公著辭免不拜恩命允批答 元祐二年九月一日

卿執德惟一守禮不回不以坐論為安而以拜上為恭使朕不盡養老之意而卿得畏威之道勉從其志嘉歎不忘

賜宰相呂公著辭免不拜恩命許批答 元祐二年九月一日

君之視臣譬之手足方責其大不强所難而卿深執謙恭力求避免深惟孔子事君盡禮之義曲從其請以慰悃愊

熙河蘭會路賜种誼已下銀合茶藥及撫問犒設漢蕃將校以下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汝等受成元帥問罪種羌既俘凶渠備見忠力各加犒賜用示眷懷

賜保靜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復臨將相德重宗藩方秋律之既深紀門弧之多慶宜膺寵錫以介壽祺

撫問劉舜卿兼賜銀合茶藥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卿翰屏西服威懷種羌嚴兵邀秋得儁戎落特遣勞問仍示寵頒

賜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路銀合茶藥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汝以職事出按邊防屬此軍興想勞心計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賜陝府西路轉運司勾當公事游師雄銀合

賚藥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汝以儒臣習知軍政三事廱豐周爰咨謀宜有
寵頒以旌勤瘁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奏告諸帝祝文（元祐二年九月六日）
於穆神考陟配在天有嚴祠宮從祀我祖時日
協吉聖靈其安寵綏後人永錫純嘏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奉安
神宗皇帝神御祝文（元祐二年九月六日）
於皇在天不冒下土矧此山陵之近顧瞻兩都宅於
嵩洛之間上聯五聖有嚴淨宇（會聖宮為真館）祗奉睟顏
頤追梵釋之遊（會聖宮殿為仙聖之遊）永荅人天之望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大彌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
慨彼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木征擾邊至熙寧中
董氊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獲蓋為
民除蟊螣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
首領鬼章首犯南川以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
旋閱偏師無往不克士用命爭酬未報之

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已於八月戊戌
剝成擒初無滑水之聰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謹
當推本聖心無萌戎略務在服近而柔遠期於偃革
以息民仰冀威神俯垂鑒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荅（元祐二年九月八日）
省表具之卿之求去蓋數矣言不為不切而朕終莫
之從朕之留卿亦至矣禮不為不盡而卿終莫之亮
君臣之際情不相諭朕甚疑之夫樂在園而厭軒冕
亦古今之常而非聖賢之高致朕尊君以重朝廷
蓋天下之太計而非卿人之私欲寔其使朕屈公議
以從卿曷若卿少貶其私意以徇天下乎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批荅（元祐二年九月八日）
覽表具之卿之所以欲去者二康於朝會勞於應接
一也功成身退以享其樂二也而吾之所以必留者
三卿以偉人之資開物成務世不可闕一也獨亮
四朝更涉變故謀無遺策二也名冠天下進退之間
為國休戚三也吾方盡養老之道設禮以優賢之禮
之上猶有之樂則夫卿之欲去者有可回而就之必留

之豈不可易也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第一表不允批答

宣 元祐二年九月九日

省敘朕上承慈訓下酌民言秉國之成非卿莫可忠請雖切朕意不移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 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覽表具之為君難為臣不易非吾推誠無疑不能起卿於安佚非卿忘身徇國不能從我於艱難台用之初中外相慶搢紳莫不競勸父老至於淨流中道而歸其義安在宜思一身之樂輕於社稷毋使衆人之議及於朝廷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 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省表具之君子安身業德如山嶽之鎮閉物成務如江河之流若山嶽之鎮動搖不安江河之流行止自便則物將交病人何以之望卿無以異此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

宣 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有勑卿望重百辟威聞四夷進退之間輕重所寄毋煩屢請朕命不移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二年九月十四日

勑彥博卿求退之意著於士民欽謙之心信於天地勉當委重之託初無懷祿之嫌大義苟安細故可略朕命不再卿其少安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勑彥博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既高而為請稱德則鄙力卿不可以力不足而為詞斷之於中義有不易豈以屢請之故而廢將成之功體君至懷以慰公議

十月一日永裕陵下宮開啓資薦

神宗皇帝道場齋文 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橋山永望莫贖弓劍之餘陽月載臨徒增霜露之感拓此淨衆崇建梵筵庶集勝因仰資冥馭

撫問秦鳳等路臣僚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十八日

有勑卿等綏馭兵民布宣條教眷惟忠蓋想極劬勞屬此早寒各宜厚愛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禮畢開啓道場密詞文 元祐三年

原廟告成神游既奠雖　聖靈之無礙對越在天從
世法之有為歸依於佛普頤幽明之域悉登淨妙之
庭集此勝因以資仙馭

白溝驛傳宣撫問大遼賀　興龍節人使及賜
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遠馳信幣來慶誕辰念　此脩塗喜於入境
宜加燕勞以示眷存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前一日奏告永裕陵祝文（元祐二年九月三日）

國家推本漢儀立郡國之廟參用唐制就佛老之祠
乃眷洛都載營園寢並興靈宇以奉神嬉閟惟沖人
恭諮成憲謹擇良日臨遣近臣庶回日月之光少答
人天之望

沿路撫問奉安
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已下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二日）

鄭州

有敕卿等恭持使節祇事祠官遠涉郵塗[illegible]
特加存問以示眷懷

鞏縣

有敕卿等出使別部展儀原廟銜涉徼禀勤勞遠
馳以眷懷宜加調衛

西京

有敕卿等暫去闕庭服勞郵傳奉祠之重率禮為勞
已事遄歸式符眷遇

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有敕派源之深積慶之厚嘉此良日萬生賢王受茲
多儀永錫難老

永裕陵十月旦表

戒寒煙戶服及於春正前時行陵祗循於漢禮恭惟
諡號皇帝懿文緯世厚德載時休老勞衣追述養民
之政蕃英謨敢忘經國之謀永望寢園益增感慕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
神宗御容禮畢押賜禮儀使已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有敕卿等既成原廟復奠神游乃眷元臣往嚴盛禮
宜均燕衎以示眷存

賜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工部侍郎蔡之慶乞

知府天府不允詔（元祐二年九月十六日）

敕延慶入侍禁近出殿藩服已試之效灼然有祥今若予工宜有餘力夫游乃肯避尚不辭難退食之暇豈當告病膚理微疾行當自痊勉安厥官以稱朕意

賜外任臣僚寺進奉坤成節功德疏詔敕書（元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敕爾京職雖在外忠不忘君集勝妙之良因致壽康之善禱眷言誠盡良極歎嘉

賜朝奉郎通判梓州趙君爽進奉坤成節無量壽佛敕書（元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敕趙君爽相好妙嚴表誠傾盡致期乃后享無量之年吾欲斯民同極樂之世永言忠愛良用歎咨

趙州賜大遼皇帝賀興龍節大使茶藥詔（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敕隣歡載講使節甚華永言郵傳之勤進此風霜之候宜加寵賚以示眷存

趙州賜大遼皇帝賀興龍節副使茶藥詔（元祐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敕卿載馳遼道良苦祈寒並無藥物之嘉以輔寢興之節宜膺寵錫尚體至懷

神宗皇帝御容至會聖宮并應天禪院前日奏告諸帝祝文

三靈叶命六聖在天躬洛之間仙釋所館惟茲吉神之始當樹出游之寢舍欽元臣昔侍備食一新帷宵之像永蹈如在之神敕其嚴奉曲垂昭鑒

十月朔本殿夫人往永裕陵酌獻

神宗皇帝表本

兩露所潤霜露既降於天時汝游蒼鬱想報雖於王業恭惟　某謚皇帝勇功無極惟天盛加四夷尚餘庶物之祭仁及萬葉永同拱極之誠尚奉無期攀

儀靡登

賜歷河路副總管姚兕等銀合茶藥口宣（十二月十一日）

有敕卿以武略過人忠義思報茲勤防邊宣明國威特示寵頒以勞來效

賜尚書左丞劉摯生日詔（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敕劉摯舊德碩望器參鈞軸本朝生俊輔休有令名膺我寵章以介眉壽

東坡內制集卷第四

神宗皇帝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諸宮觀祝文

青詞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嵩洛之間山川所在嚴道釋之淨宇奉衣冠之別祠恭擇良辰啓行仙馭敢徼福於群聖庶流祉於含生仰叩真靈冀垂昭鑒

神宗皇帝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天地社稷宗廟等處祝文

祇畏天明率循祖武進衣冠之原廟鎮嵩洛之靈祠恭擇良辰啓行仙馭分遣執事並告有神

賜涇原路經略使并應守城禦賊將校等使臣已下銀合茶藥等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戎虜逆天無故犯順忠義所激戰守有方捐軀相望示以形勢犬羊自遁耳彼無虞益念勤勞不忘嘉歎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詔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敕彥博陽月載臨剛辰協吉篤生元老弼亮四朝多爲廊廟之華豈無閭門之慶往膺寵數永錫壽祺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白溝驛御筵并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七日

敕卿等遠馳華節冒履霜寒眷言跋涉之勤少燕嘉之賜往申寵錫式示眷存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禮乞知陳潁等一郡不允詔 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敕安禮朕惟西蜀地狹而賦重人懦而吏肆徭役新定豈民在官取之無方將不勝弊惟朕左右信臣明而不苛寬而有斷必能肅遏侵吏扶養小弱鄉辟徹孫強爲朕行時近藥石勉事道路稱朕意焉

皇帝遣

太皇太后賀大遼皇帝生辰書 元祐二年

寶律既周誕辰載紀恭披慈闈之誨渾伸慶幣之儀永介壽康式符頌禱更祈調衛以副顧言

皇帝賀大遼皇帝生辰書 元祐二年

大呂還宮斗杓提正丑載協誕彌之慶永膺壽考之祥聘遣使軺往陳信幣其爲欣禱莫盡名言

沿路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敕大防於赫[illegible]神考如日在天雖光明無所不臨而所次必有所舍肆予命爾祗奉此行禮肅告成勤亦良多感歎深嘉之外嘉歎不忘

沿路賜奉安

神宗御容押班馮宗道并內臣等銀合茶藥敕

書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敕馮宗道遠事有年追遠不懈屬祠宮之告具駿日
馭以遄征往復之間忠勞亦至特加存問尚體至懷

沿路賜奉安

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押班馮宗道并使臣
已下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有勅 汝御 祗率宮常往嚴像設屬此寒凝之候眷言往
返之勞式示寵綏特加優錫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太妃受冊禮畢奏謝
天地社稷宗廟諸宮觀并諸陵青詞齋祝文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至哉坤元政必先於治內養以天下孝莫大於尊親
昔首正於號名今復嚴於典冊禮樂既具神人允諧
分命邇臣 諸陵段分命邇臣宮作分命有司 恭致成事仰祈昭鑒來
錫鴻休無任懇惻之至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太妃受冊禮畢祭諸
神廟祝文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至哉坤元政必先於治內養以天下孝莫大於尊親
昔首正於號名今復嚴於典冊禮樂既具神人允諧
分命有司往告成事庶承靈祐永保鴻休

隆祐宮設慶宮醮青詞

伏以長樂告成光動柔宮之象清都下照誠通絳闕
之儀祇率多儀備陳菲薦恭惟慈孝之本克享天人
之心介萬壽之無疆錫五福之純備無任懇禱之至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五日

有敕 御 卿勳在廟社名聞華夷允儲河嶽之靈宜享喬
松之壽往頒寵數以慶佳辰

賜南平王李乾德曆日敕書 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敕乾德眷彼海邦服予聲教宜有王正之頒以為農
事之祥勤卹遠民以間訓戒

永裕陵十二月旦表本

伏以商正紀曆大呂旋宮論時令以待來歲之豐穰
民力以共宗廟之祀恭惟 某號皇帝聖仁無外盛
德難名文物聲明但親承之迹昆蟲草木咸
歲之功急景易遷永懷何極

皇帝達

太皇太后賀大祭上皇帝正旦表 元祐二年

歲聿肇新鄰歡歡騰恭被 蒼闕之鴻慶通祝皇帝

誠益衷保頤永綏壽嘏

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

三陽開來慶二儀之交泰　兩朝繼好納萬民於昇平敬使車爰將禮幣用符善禱永介純禧

冬季傳宣撫問諸路沿邊臣寮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守禦遐陲屢勞夙夜屬茲寒沍想各康綏特示眷存往申勞問

賜新除龍圖閣直學士依前中散大夫陳安石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敕安石士出身從仕少壯陳力者老守節朕必有以寵綏之卿達事四朝敭歷中外號稱良能不見過失書閣之拜眾以爲宜無復牢辭以遂成命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銀合茶藥詔 元祐二年十月八日

敕安禮朕求治如不及用人惟恐失之咨爾良臣惟自神考出入中外歷辭藩翰然朕豈欲其遽去哉特以全蜀之寄甚難其選知卿篤於忠義當不以遠近爲意也勉事道路慎疾自愛往安吾民以稱朕意

撫問知河南府張璪知永興軍韓縝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頃自廟堂出爲師帥勞於綏御寬我顧憂茲與寒燠勉加調養

冬季撫問陝西轉運使副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歲事將畢農工既休永言乘傳之勞未遑暇食之佚勉加輔養尚副眷懷

賜資政殿學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詔書銀合茶藥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西南之寄古今所難蓋自祖宗以來或輟鈞衡之舊與眾同樂非卿孰宜

賜皇弟鎮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遂寧郡王佶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有敕乃眷賢王惟予介弟篤生茲日流慶方來往致予言以爲爾壽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茶藥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有敕卿等久勤軺傳遠涉風埃既漸適於中邦方少安於賓館往頒珍劑以示眷懷

雄州撫問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恭修鄰好遠慶誕辰眷惟授館之初益喜造朝之近往申問勞並示眷存

雄州撫問大遼賀正旦使副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奉軺爲修鄰好言念乘軺之久欣聞
入境之初式示眷存往申問勞

元祐三年春貼子詞

皇帝閤六首 一

其一 五言

翦翦龍旂色琅琅木鐸音數行寬大詔四海發生心

其二

暘谷賓初日清臺告協風願如風有信長與日俱中

其三

草木漸知春萌芽處處新從今八千歲合抱是靈椿

其四 七言

聖主憂民未解顏天教瑞雪報豐年蒼龍挂闕農祥正父老相呼看藉田

其五

昨夜東風入律新玉關知有受降人聖恩與解河湟凍得共中原草木春

其六

翰林職在明光裏行樂詩成拜舞中不待嬌鶯開小桃春心知天子是天公

太皇太后閤六首

其一 五言

頃刻春何力欣榮物自知發生雖有象覆載本無私

其二

小殿黃金榜朱簾白玉鉤一聲雙口蹕春色滿皇州

其三

仗下春朝散宮中晝漏稀雨廊休侍衞應下讀書幃

其四 七言

五日占雲十日風憂勤終歲爲三農春來有喜何人見好學神孫類祖宗

其五

共道十年無臘雪且欣一白壓春田盡驅南畝扶犁手稍發中都朽貫錢

其六

不獨清心節省事應緣克己自消兵傳聞塞外千君長欲趁新年賀太平

皇太后閤六首

其一 五言

寶冊瓊瑤重新庭松桂香雪消春未動碧瓦麗朝陽

其二

瑞日明天仗仙雲擁壽山衛欄春書立永金冊在人間

其三

朝罷金鋪掩入關寶瑟塵欲知慈儉德書史樂青春

其四 七言

仙家日月本長閑迭膺迎春豈偶然翠管銀罌傳故
事金花綵勝作新年

其五

彤史年來不絕書 三朝德化婦承姑宮中侍女咸
珠翠雪裏貧民得袴襦

其六

邊庭無事羽書稀閑遣詞臣進小詩共助至尊歌喜

事今年春日得春衣

皇太妃閤五首

其一 五言

簾排猶在戶椒栢已稱觴歲美風先應朝回日漸長

其二

甲觀開千柱飛樓排九層雪殘烏鵲喜翔舞下觚棱

其三 七言

孝心日奉東朝養儉德應師大練風太史新年瞻瑞
氣四星明潤紫宮中

其四

元門挂月本作斑清禁風和玉漏閑崇慶早朝銀闕
下瑤環聲在五雲間

其五

東風弱柳萬絲垂嫩綠殘梅尚一枝靈館午欣登浴
後楳塈猶記燕來時

大人閤四首

其一 五言

綵勝傳新語酥盤薦小詩昇平多樂事應許外庭知

其二

細雨晴風柔春聲入御溝已添新若浸猶帶斷冰流

其三 七言

扶桑初日映簾昇已覺銅瓶暖不冰七種共挑人日
菜千枝先剪上元燈

其四

雪消瑤瓦已流澌風暖犀盤尚鎮帷綵勝紫簾明月
下璧門桂影夜參差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興龍節書 元祐二年

誕日載臨鄰懽歲講封疆雖遠恩則不踰惟信睦之
交脩識情文之兩盡益深雅好良極欣悰

皇帝遣

太皇太后回（遼）皇帝問候書 元祐二年
嘉平紀月，震夙將屆，爰茲慶使之來，重以慈闈之問，尋因省侍，悉致誠言。欣感之深，敷陳罔究。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詔 元祐二年十二月
敕公著：朕三世輔相，四朝耆老，賚我良弼，實惟嶽辰。茂膺維嶽之靈，永錫如陵之壽。就頒寵數，以示眷懷。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八日
有敕：卿仁以庇民，忠以衛上。誕彌之日，慶賚良深。往錫寵章，以介眉壽。

冬季撫問諸路監司還臣僚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分憂于外，並塞早寒。眷此勤勞，形於軫念。往加勞問，式示眷存。

賜于闐國進奉人進發前一日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有敕：汝等奉琛來覲，已事言歸，式嘉慕義之誠，宜有勞還之澤。往（宴）（賚）衎，祗服恩私。

賜外任臣寮曆日敕詔書 元祐二年十一月四日
敕：韓縝朕肇修紀，祗畏天明，欽若舊章，式頒新曆。凡我承流之寄，成平陟之功。

賜（高）麗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
有敕：卿等夙抗（使）旌，少休郊館，乃春川途之邈，載惟勞叙之勞，特賜（宴）私，以旌勤瘁。

（高）麗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
有敕：卿等遠乘（使）傳，方造都門。屬此寒凝，久於衝涉。宜加就賜之禮，以示勞來之恩。

（高）麗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
有敕：卿等遠犯（寒）（威），實來將（命）。好（載）（嘉）使華之近，朕（用）郊勞之儀。朕我用恩私，少留燕衎。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進奉興龍節功德疏等獎諭敕書 元祐二年十二月
（敕）省奇等：清涼之域，傳聖所游。爰因彌月之辰，來獻後天之祝。永言勤志，至良極歎咨。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
有敕：卿等寫修舊好，少憇近邦。屬冰雪之嚴凝，念皁徒之勤勩。往加燕勞，式示眷懷。

賜諸路臣寮春季銀鞋兼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八日

有敕卿等各竭乃心久勞于外屬此寒凝之候永惟綏馭之勤式示眷存特加勞問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

有敕卿以元老臥護北門寬我顧憂想勞綏禦屬茲寒冱益務保頤

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耶律紗鑠等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解驂授館方講於鄰歡遣使勞來宜致於主禮特加優錫以示眷懷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離州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聘事既成歸塗尚邈屬此冰霜之候眷言來往之勤宜錫燕私少紓行役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敕書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敕劉永年汝職在藩宣義均休戚據庭稱慶因物見誠乃眷忠勤不忘嘉歎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彌月之祥敷天同慶眷股肱之畢力延釋梵以祈年申以寵頒助其懽樂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苗授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志在愛君忠於衛上屬誕彌之紀慶修淨供以祈年宜有寵頒以旌勤意

賜大師文彥博已下罷散興龍節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以猶量之重敵勞王家因誕慶之辰修崇法會宜頒芳旨以示眷存

賜大遼賀興龍節前一日內中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抗旌就館已觀車騎之華奉幣造朝復歎威儀之美就加寵錫以示眷懃

賜大遼賀興龍節十日內中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奉幣講歡造廷稱壽嘉禮儀之閑習宜寵錫之便蕃受此珍甘以旌眷遇

賜大遼賀興龍節朝辭日歸驛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使事既終陛辭而後少休賓館特敦郇餞特示至懷更頒嘉燕

賜大遼賀興龍節瀛洲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已修舊好復改北轅雖使館之少休眷歸途之尚邈往頒燕俎以示至懷

賜新除寶文閣直學士李之純辭恩命不允詔 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

教之純祖宗之文在與唐漢詔誥並質於世與循其選
事非有德若予雖德薄文陋不以輕授蜀道若人懷
霧因抑鬱至無所訴朕甚欲以德安之故內閣之命
非獨以寵卿抑將使蜀人知朕用卿盖以德選也其
深識此意勿復固辭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日賜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八日

有敕卿等已事言旋指期夙駕越冬遠道良用軫
懷宜有寵頒以旌勤瘁

賜皇伯祖宗暉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
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有敕卿等以義重宗藩志存忠愛先期兹月歸命於
柔祇慈接會之成宜有分頒之寵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射弓列物口宣

有敕卿等懷西方之志挾五善之能終日射從於是
觀禮宜申寵錫以旌賞徽

東坡內制集卷第十二

東坡內制集卷第六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班荊館却回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卿等聘事已成征驂言邁往餞於館以華其歸
仍有寵頒式昭厚眷

永定院修蓋舍屋奏告諸帝后祝文

具嚴淨宇祗奉寢園眷惟焚燎之餘少緩增修之
役仰祈昭鑒永底燕寧

永定院修蓋舍屋發告土地祝文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日

伏以向因遺燼延及淨祠爰擇良辰以興衆役宜
茲遣使詔示有神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登位敕書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敕卿守藩西域慕義中華聞踐阼之新李致梯山
之貢眷言忠恪良用歎嘉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示諭敕書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敕卿遠馳信使來效貢琛載詳重譯之言深見
勤王之意益隆褒賜以眷忠誠

賜諸路臣寮甲冬衣襖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霜露肅至衣裼未周念我遠臣何以卒歲特
均安燠之賜尚體眷懷之深

賜外任臣寮進賀

太皇太后受冊馬詔敕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敕曾布禮以正名國之舊典載閎充庭之實武將戴后之心朕眷忠勤良深嘉歎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

皇太后 皇太妃受冊馬詔敕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曾布典冊告成宮闈之慶享君盡禮因物見誠乃眷忠勤不忘嘉歎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端午節馬詔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馮京受鉞將壇剖符鐵甸效充庭之駿足慶降火之良辰乃眷勤誠不忘嘉歎

賜資政殿學士知鄭州韓維進奉謝恩馬詔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韓維廟堂均逸遠不忘君騏駿在庭儀名於物載惟忠盡良極歎咨

賜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逵進奉謝恩馬詔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郭逵惟卿耆老謝就退閑不忘戴主之誠遠效充庭之駿載嘉忠盡良極歎咨

賜溪洞彭儒武等進奉興龍節狀布敕書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敕彭儒武汝世能保境志在觀光遠修事主之宜來備充庭之實載惟忠恪良極歎嘉

接伴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送伴回程與大遼賀正旦人使相逢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並駕使軺遠敦鄰好屬風霜之凝冽歷川陸之阻脩宜示眷懷特申問勞

趙州賜大遼賀

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詔 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七日

敕卿久勤軺傳遠犯風埃眷言行邁之勞良極軫懷之意往頒珍劑以輔至和

趙州賜大遼賀

太皇太后正旦副使茶詔 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七日

敕卿遠乘使傳來講鄰懽屬此沍寒尚煩行役往加問勞式示眷懷

趙州賜大遼賀

皇帝正旦大使茶藥詔 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七日

敕卿遠慶春朝篤修鄰好永惟使事之重遠忘行役之勞既極歎嘉宜申問勞

趙州賜大遼賀
皇帝正旦國信使茶藥詔 元祐二年十二月七日
敕祖義向慕脩途若冬方嚴迎於會勞來即安於舍
館往加恩錫增重□年
趙州賜大遼賀
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遠馳使傳方次州封念此寒凝艱於涉履
特申寵錫以示眷存
趙州賜大遼賀
皇帝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遠脩聘事來會歲元眷言夙駕之勤宜有
中途之賜安茲珍品喻我至懷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犯寒遠涉將命近郊少休夙駕之勞式示
加籩之恩服我寵數以增使華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卻回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還車言邁改轅北道將節近郊
眷言行役之勞宜有燕私之寵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已下罷散興龍節功

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一月一日
有敕卿等以戚重宗室□□□□志存忠愛先期延月
歸命緇流遂茲法會之成宜有分頒之寵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酒
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 日
有敕誕彌之慶寰宇所同翊我臣工方茲燕喜宜有
柔嘉之賜以成豈弟之歡
賜尋陽郡王黃履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酒果口
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位亞宗屏衛望隆耆彥歸誠於佛祝壽山宜

有寵頒以裕厥眷
賜駙馬都尉張敦禮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
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志在愛君忠於衛上屬誕彌之紀還脩淨
供以祈年宜有頒賚以旌勤意
內中御侍以下賀
皇帝冬至詞語 元祐二年十一月十日
伏以月臨大統萬宿於三正氣應黃宮復來於七日
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將仁
孝德物乘時嚮明而天下

旦而群陰伏矣。冉年穀順成，豈惟四海之歡心，
自識三靈之賀。如八方至受命無疆，妾等待罪掖
庭，備員婦職。欣一陽之節，敢陳萬歲之觴。

內中御侍以下賀

太皇太后冬至詞語

伏以消長有時，候微陽之來復；賢愚同慶，知君子之
彙征。德化所加，神人並應。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睿明天縱，慈儉身先，振河嶽以不須
迹，無私載順，陰陽而自化，天且不違，成功已陋於漢
庭；論德盡高於任姒。大有上吉，方獲助於三靈，既辭

六

太平，當純禧於五福。茲壽職恭，長御心奉
慈闈，慶陽源之用，采頤天壽之平格。

內中御侍以下賀

皇太后冬至詞語

伏以陰極陽生，功歸人和。於緹室占物候，氣交於
黃宮。慶自宮庭，澤均海宇。恭惟
皇太后陛下開佐內治，儀刑王家，誰美國風，允周
南之化；考祥蕃衍，成坤厚之功。方迎日於三微，敢
[illegible]宮闈之願，實同中外之歡。妾等浸
以微[illegible]

志遂仰岡陵之祝，庶殫草木之誠。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宴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有敕。往辰紀慶，聘事告成。中勅臣鄰，往就舍館。向茲
衎樂，服我惠恩。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宴花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遠勤使傳，來慶誕辰。臨遣重臣，往頒燕俎。
仍加寵錫，以示至懷。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銀鈔鑼等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七

有敕。卿等通兩國之懽，不遠千里；驅一乘之傳，[illegible]歷
三朝。宜有寵頒，以昭異眷。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有敕。卿等役理歸鞍，少休輔郡。念[illegible]之音，[illegible]
陘之餘寒，往致恩勤，留燕衎。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illegible]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遠勤鄰傳，冒涉冰雪，[illegible]勞已次
封圻之上，宜頒[illegible]燕，以示[illegible]

賜大遼正旦人使生餼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郵傳遠勤舍館既定宜敎主禮以犒取徒征錫餼牽少紓勞瘁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敕彥博卿自去歲以來數苦小疾尚能勉留以輔不逮近者神明所相體力自康視聽不衰步趨加健乃欲求去耶今御戎之策未有定議京東西河湖荐饑公私枵然方與二三臣圖之卿未可以即安也

賜文彥博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敕彥博卿歷相三宗名聞四夷位極一品壽考四十

自載籍以來未之聞也固當以國爲家以天下爲身以安社稷爲悅而不當以居丘園爲樂也朕方待卿而爲蓍諸老之言所未欲聞

送伴正旦使副沿路與賀北朝生辰并正旦使副相逢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銜命出使徂冬涉春觸寒苦之倍嘗知勤勞之加舊勉驅郵傳來造會朝

賜大遼賀正旦入賀人使副就驛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有敕卿等既勤關途少安館舍宜行慶賜以樂春朝往致甘芳式華觴豆

賜大遼賀正旦入賀人使副就驛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抗使旃來陳慶幣春東風之協應嘉上日之同歡宜就驛亭往頒燕豆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前一日內中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方興嗣歲既餞餘寒嘉鄰好之篤修念使華之少駐式頒珍異以示眷懷

賜大遼賀正旦却回班荊館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等聘事既成歸途方啓言念踐韓之始少留帳飲之歡往推恩懃下及徒馭

賜大遼賀正旦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等寓館久勤趨庭告去不假壺觴之樂曷爲徒馭之華服我恩私少留宴衎

賜大遼賀正旦朝辭訖歸驛御筵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歸車夙駕留此寒凝之末眷言

往返之勞錫此珍芳以將寵遇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春幡勝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有敕剪刻之工風俗惟舊采華之在館屬春陽之
肇新宜有分頒以增賁飾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射弓例物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等出遊禁籞觀藝射侯弓矢既均揖儀亦度
宜加寵賜以侑燕歡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正旦書 元祐三年

獻歲發春方祝永年之慶睦鄰敦好益修弈世之歡
信幣精華書詞溫縟再紬雅契良極欣悰

皇帝達

太皇太后迴大遼皇帝賀正旦書 元祐三年

正歲履端遠勤於華使慈闈申慶重領於珍函肖
侍之餘誠言已達永惟欣感莫究言宣

永安永昌永熙永裕陵忌辰奏告

宣祖 太祖 太宗 神宗皇帝表本 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伏以卜年之永恩洽於華夷許日之臨感深於臣子
恭惟 謚號皇帝文武經世威靈在天[illegible]史[illegible]
辰尚有遺弓之慕[illegible]承望兩[illegible]增懷

永安永昌永熙陵忌辰奏告

昭憲 孝惠 孝明 孝章 淑德 懿德
明德 元德 章懷 章穆 章懿 章惠
章獻明肅皇后表本 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伏以關雎之化刑於多方渭北之游極望思於
原廟恭惟 謚號皇后道應坤德參聖神顯明發
之永懷仰徽音之如在載瞻閨寢想見衣冠

皇太后殿內人爲

神宗皇帝忌辰親永裕陵表本 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伏以百年之異化被於無疆終身之憂感深於不樂

恭惟 謚號皇帝德齊堯禹功陋漢唐道蓋始於正
家謀方貽於燕[illegible]遺[illegible]之[illegible]緬慨慕之徒深

西京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 元祐二年十月十四日

門下朕以寡昧仰繼 聖神顧瞻山陵未忘弓劍之
慕益廣宗廟以奉衣冠之遊[illegible]遣輔臣往嚴像設載
宸宮之仙宇粲龜洛之仁祠睟表一臨陪京增重山
川改色方貢拜而致祥父老驚嗟大息而流涕宜
推雷雨之澤以答神人之[illegible]蓋聞[illegible]生育物既推
父母之慈崇德[illegible][illegible]志資爾有衆宜

體朕懷

賜守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生日詔 元祐三年正月四日

敕王存卿以宏才與聞大政誕日之慶豈惟閨庭寵錫之從庶延壽嘏

瀛洲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正月五日

有敕卿等來修舊好遠冒祁寒涉歷冬春服勤郵傳式頒嘉燕以答久勞

賜試戶部侍郎趙瞻陳乞便郡不允詔 元祐三年三月十三日

敕趙瞻朕[illegible]覽耆[illegible]取其宿望眷[illegible]文行[illegible]成材庶前後相繼朝不乏人則堂陛自隆國有所恃方今在廷之士孰非華髮之良而卿以康強之年[illegible]引之計於義未可蓋難曲從

賜保州團練使瀛州總管王寶進奉興龍節并到任馬敕書 元祐三年正月七日

敕王寶汝以選掄出分憂寄來效充庭之駿以將獨上之誠再省忠勤良深嘉歎

賜[illegible]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興龍節并冬至正旦馬詔 元祐二年十二月五日

[illegible]京[illegible]之祥[illegible]庭播慶歲時之會因物效誠乃眷元[illegible]勤[illegible]多[illegible]畢至[illegible]不忘

賜[illegible]進奉謝恩藥詔敕 元祐六年二月十三日

敕[illegible]物致誠效茲乘服之良亦有[illegible]馳之[illegible]良極歎咨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功德疏詔敕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日

敕[illegible]之慶中外所同并輸衛上之誠來獻[illegible]之[illegible]忠藎良極歎嘉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illegible]表具之古者世臣譬之喬木粵自洪起至于[illegible]一傑然群材之中夫豈一日之力卿權自仁祖[illegible]四朝光輔朕躬允有一德不獨卿無心而[illegible]示民既信而功易成方今布在[illegible]朝是豈無[illegible]之上猶當養以歲月待其德望之隆[illegible]可去宜安厥位以副朕心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illegible]

覽表具之卿三世將相一時耆[illegible]房喬之比其經遠[illegible]就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家績共爾位政在元老人無異詞胡爲厭事而求歸不復爲國之長慮方今官冗財匱歲歉民貧天步艱難安國是未定老者勤於撲斷而遷易於工師人其謂何勢必不可吿老之請吾不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口宣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教從以沖妙垂拱御成卿以耇老國倚共政無故而去於義未安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覽表具之難進易退固君子之常節久勞思逸亦老者之至情然心存社稷則常節爲輕身繫安危則至奇爲重惟卿體國豈待多言苟大義之未安雖百請而益宜安厥位勿復此心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 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省表具之宰相不自用人主不自爲予欲識人物之忠邪故以卿爲水鏡予欲知利害之輕重故以卿爲權衡苟明此心雖老猶壯與其輕我許以獨善其身孰若優游廟堂兼享其樂益敦此義勿復有云

賜宰相呂公著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一日

有教卿望重搢紳義均休戚如左右手可須臾離雖屢形於懇詞以難移於朕意

除呂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元祐三年四月一日

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呂公著訏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皆開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我昭陵蓋清詳以守民功之識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嶺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望於前列然作召公考周無易於蒙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支而閔勞以觀幾之煩是用遂平王之司籍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造廟堂於國大事雖洽於房喬非如畤莫能果斷而德無適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閑仰斯人實唯世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仍一月三赴
經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議軍國事

除呂大防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元祐四年四月

門下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行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絶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然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入繼纘述之丕承守成之運民亦勞止猶圖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淵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久踐右闕猶為名臣宜升左轄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甚優特位與時變責獨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雖公惟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度元和之政以士為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元祐三年四月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豐固則精神所通故蕭呂臣奉己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霸之迹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寢其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知孟子之敬王退若莊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

求儀慶曆之元臣猶諫不忘其職孫之有後我心是以命召虎以來宣撫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為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為思民之蕭曹盡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餘如故

東坡內制集卷第六

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敕公著委重元老朕之本心歸安丘園卿之素志今於二者酌處其中使卿獲居勞逸之間而朕不失仰成之託於義兩得夫復何辭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敕大防端揆黃門之任虛之久矣以卿德望兼重才術有餘故授之不疑渙號已行僉言惟允務稱

朕命何以詞為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敕純仁國之安危寄於宰輔朕豈苟然而輕授也哉試之以事而不移斷之於心而不貳成命已出豈容後回往督厥官以稱朕意

賜知乾寧軍內殿承制張赴獎諭敕書 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敕張赴橫流之災所在蒙害惟吏得其人則公私賴之使者列上有司不以時聞歲月既逑予猶汝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宣詔許內翰入院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九日

有敕卿拔自循良老於文學禁林之命儒者所榮往祇厥司以究所蘊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縝三上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韓縝夫任天下之責者無自營之私蒙國士之知者有非常之報朕以卿德望兼重體力猶強方資經綸之壯猷焉用引年之常禮宜安厥位毋復言歸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縝三

上表陳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韓縝朕體貌諸老儀刑四方假以方面之安略其筋力之禮如卿屢請固無懷祿之嫌而朕固留宜有忘歸之意今中外無事民物小康顧恐安車之榮未逾坐嘯之樂朕命不易卿其少安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再上劄子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純仁卿奉事 先帝蓋深愛君與政西樞論不阿世昔聞汲黯之不奪今見徐公之有常參以衆言斷自朕志右宰之任非卿而誰屢執謙詞殊非所望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
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劉摯朝廷設三省建丞弼雖所治不同至於因時
立政昭德塞違其實一也卿既任其事矣今以次遷
無足辭者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
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王存卿學足以經邦才足以應務更練愈久聞望益
居多以積日而稍遷顧僉言之咸允國之常典何以
詞爲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
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宗愈卿昔在諫垣首開正論出入滋久操守不回
雅志在人既非一日之積歷試而用亦自群言之公
往祗厥官毋替朕命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趙瞻朕惟本兵之地司命吾民將恙我叛服之纖
常寄其邊鄙安危之未決豈以此柄輕授其人以卿
望高一時搢紳學兼文武歷試而用衆言允諧往踐厥
位遵朕命
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八日
敕孫固朕惟三朝老臣義同休戚 先帝舊學之一老
幾人意其風采之往尚可使 朝廷之增重卿德
望重於宿舊任已隆首冠西樞今貳東省衆以爲允義
無可辭
劄子
臣今月八日准内批安燾詞免轉右光祿大夫劄子
降詔不許臣竊謂人主之馭群臣專以禮義無事苟
使無名之寵則爲侍臣子之輕今 朝廷豈以燾

政以入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燾位冠兩樞
在官則不用見人推用即以介懷既無授受之名
從以姑息之政縱有 先朝故事亦是一時誤恩今
燾乃以詞正爲命義臣欲令命不知所以爲詞欲
望 聖慈除其所請若除外別有緣故即乞明降指
揮於義稍安敢不撰進取
進止
御寶批可且用一意從作不許辭免詔書進入
賜新除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安燾
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八日

敕安燾卿謀國之善歷年于茲紀綱修明中外寧輯
天圖任共政所憂者大則久勞遷秩亦理之常雖固
執於撝謙恐難回於成命往服休寵以彰眷懷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
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十一日
敕宗愈卿更涉夷險踐歷中外出奉使指而民宜之
入治天官而吏畏之非獨能言者也書不云乎敷奏
以言明試以功朕將之矣卿其勿辭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十一日

敕趙瞻朕之進人可謂難矣自非耆老久次倚屬無
華則樞機之任不以輕授卿之自視何愧於斯祗服
朕官思所以稱而已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辭免遷官恩
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敕安燾卿國之耆輔位冠樞庭以時從陞遷待功閥
而能力詞寵命欲以身率群臣使廉恥相先名器益
重恩從來請以篤此風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
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愈朕之用卿蓋聽其言考其行事衆之公議而
斷自朕心可謂審矣而卿固辭不已朕其意之夫小
人以位爲寵求之而不可得君子以寵爲憂推之而
莫能去自古以然卿何疑哉
太皇太后年節詞語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內中御侍以下賀
伏以太簇旋宮既贊揚而出滯句芒司歷方布德以
緩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化始六宮風行九有捐財
振廩救民溝壑之中求賢審官拔士泥塗之下方履
端之資始膺景福於無疆妾等幸侍禁嚴粗供
婦職願獻岡陵之壽少輸草木之誠

內中御侍以下賀
皇帝年節詞語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伏以齊七政於璣衡一人並應受三朝之圖籍海宇
來同恭惟皇帝陛下至仁無私神武不殺祖述堯帝
歷象以授民時儀刑文王正家而齊天下方肇新
於歲律宜潛溯於神休妾等幸侍禁嚴仰關化
育願上萬年之壽永膺百順之祥
內中御侍已下賀
皇太后年節詞語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伏以三元資始繁禧以成餘寒萬寧邑新爆竹以民

恭惟皇太后道光湯沐德周南輔導兩朝孝慈格於上下儀形九御共滃閨門邇遐順履三陽誕膺百祿某等幸班禁掖久被餘光莫報生成之恩但祝靈長之筭

班剳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已事言旋改轅茲始冒寒遠涉軫念良深少駐遐郊復陳燕豆

班剳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卿等遠修鄰好來會歲元久涉氷途少休郊館宜頒芳旨以勞驂騑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一日

省表具之夫有爲獲之力然後可以付于鈞有和扁之功然後可以寄死生故宰相之任非所以寵人臣也無其德而當之爲不智有其材而辭之爲不仁第卿之才德亦可謂稱矣往思其變以稱天下之望

賜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一日

[illegible]吾聞之乃然者曰若又先天下之憂而後天下之樂而樂斯至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猶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亭作乃所以安生拔難而已又何辭乎

賜新除尚書左僕射呂大防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批荅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

有敕卿等輔紳才兼文武[illegible]之選[illegible]尚然無或固辭以稱朕意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國以得人爲彊如猛獸之衛藜藿以手拔賢爲寶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爲物自利故雖公發議則淄青懾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詞則孫權回顧數張昭之不在得失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意實在此國計之重可無復詞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周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唐之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夫父子君臣之間光明盛大如此載之簡策被之金石豈獨閨門之寵足爲邦國之華再省來章具陳先烈雖朕寡昧不敢

惠澤於天下而卿忠孝當令服勤於王室祗率厥常以遵朕命

賜呂公著辭免恩命上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有敕卿以全德式符具瞻宜與師臣共爲民表欽承明命往聽嘉謨

賜新除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府庫禮樂之缺陰陽風雨之變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朕之所以中夜不寐輟食太息考正爲此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者非仁人也顧卿慨然當古人之重略世俗之議務踐斯言受此二者

賜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夫任賢使能天下之公義而詞大就小君子之自守也惟名器爵祿朕所不敢授以私欲謙退避寵豈得必行其意所謂唐虞三代信任之至以致稷契伊呂德業之隆若卿之言朕敢不從宜寧斷語求觀厥成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卿以明哲之資不能非獨以見君子勞謙之光亦因以知前世用人之弊功烈無取誠如卿言夫文公誠於治鄭子產不如爲於非獨文獻不足蓋其才德有備如卿昔在朝廷首談孟軻之仁義旋爲帥守專行羊祜之威信既有入志以其先人苟能既心施于有政則太平可期而小節可略矣

賜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自昔先帝之世屢欲大用雖及朕嗣位以來專用德選雖爵祿名器而出於獨斷而長育成就實在群公長短不遺輔相之責苟無爲國求賢之意必有臨事乏使之憂朕用慨然當食不御思得英雋之士共收文武之用惟卿篤於忠孝明於知人尚見朕心宜在此位往任天下之重毋爭匹夫之廉

賜范純仁呂大防辭恩命上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有敕卿以宏材久聞大政既升宰輔早得民譽可速拜恭承毋煩遜避

賜新除依前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卿奉事先帝，有勸學之舊，與聞機政，有已試之功。同時遺躐等之遷，獨恨用卿之晚。勉徇大義，毋事小廉。

賜孫固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卿向自西掖，出殿藩服，頃由近輔，入侍燕閒。昔有未識之恩，今乃自聞其語。既見君子，無踰老臣。當益勵於初心，尚何可於新命。

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全華德尚老，西掖舊臣，與政東臺，實慰輿議。祗膺成命，毋復固詞。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不允批答 元祐三年四月十日

省表具之。卿蹈道深安，守節清固，雖不留於僥求之物，而有志於行可之仕。樂告以善，勇於敢為，進不求當世之名，退不叛平生之學。未嘗爲枉尺直尋之事，夫豈有見得忘義之嫌哉。毋復過詞，往踐乃事。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元祐三年四月十一日

省表具之。朕纘服之初，卿言責是任，歷陳治[illegible]以立太平之基，[illegible]其言[illegible]行，以政[illegible]月未[illegible]綱略陳欲[illegible]心術之微，宜擢居政本之地。尚[illegible]於允蹈，宜不負於力辭。往服官箴，勿違朕命。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

有敕。卿參衆言，簡自朕志，兩省之貳，無以逾卿。亟[illegible]厥官，毋煩固避。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志大者有遠器，器博無近用。以卿忠義[illegible]濟，個施不宜，今以次遷，何足辭也。益堅無倦之意，以觀可久之業。

賜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元祐三年四月十一日

省表具之。夫陛廟之擢，所以隆堂陛之位；次有敘，所以遵親逸。朕既樂得於英才，復以時而選用。庶幾輦成，非以寵卿，祗率厥常，毋或廢朕命。

賜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一日

有敕。卿純忠許國，推望在人，官以次升，義無[illegible]辭[illegible]

承休寵以副眷懷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卿自天官擢領風憲下有庇民之意上有愛君之忠度其不以利回是故可以大受丞轄之任非卿孰宜毋復固辭以淹逐業

賜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人才之難古今所病忠信者多乏於用強濟者或涼於德有德適用如卿幾人方觀卿謀國之良以成朕知人之美深體此意往祇厥官

賜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雅望在人純忠許國既以盡進嘉謨為力固宜體至懷即膺成命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君子之仕也蓋欲知而樂於用如卿之言結髮從仕而白首遇合則君子之用舍進退若亦有待矣勉行其道無失斯時苟能遇事而必為則亦立功之未晚古人之事將見於卿

賜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卿挺然孤忠白首一節道將力求於退避夫豈有意於進取茲特以雅望既隆公議所在方將度才而授任固難越卿以用人往踐厥官毋違朕志

賜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朝廷用人議論先定不次之舉非卿孰宜亟服休恩毋煩固避

閤門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告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有敕卿正位三公具瞻多士方賛坐論以副仰成體朕眷懷服此明命

閤門賜新除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告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有敕朕恭參衆庶登用俊良並命宰司同陞揆路祗承明命以副眷懷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册禮

許詔 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敕公著多儀以隆輔弼國之彝典自損以信君父卿之爰志再聞誠言之請益彰謙德之光勉徇所陳不忘嘉歎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冊禮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敕公著冊祝於廟惟周之典臨朝親拜亦漢之舊事大則禮重禮重則樂備古之道也今卿遜避不居自處以約勉從所乞以成其美

賜新除試御史中丞孫覺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八日

敕孫覺卿三居諫省皆以直聞蓋嘗遇事以建言志在行義以達道擢爲執法實允僉言以卿直諒多聞而朕開納不諱固無觀望難言之病豈有喪失名節之憂哉載閱來章甚非所望

賜新除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許將赴闕詔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敕許將卿敏而好學達於從政出殿方國則備儒術以飾吏事入備顧問則酌民言以廣上聽待命北門號稱內相雖於卿爲舊物實當今之高選亟踐厥職行聞嘉猷

賜許將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敕許將進以經術當詔我以安危來自西南周知民之利病渴聞讜論少副虛懷而乃退托無能力辭舊物既非所望其可曲從

賜河北西路諸軍秋季銀鞋燕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有敕汝卿等憂寄之深總專麾監督之勞勤想各平寧體我至懷受茲特賜

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御筵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有敕卿等遠涉暑途來陳慶幣眷言徒御久犯風埃往錫燕娛少休行役

東坡內制集卷第

卷第八

元祐三年端午帖子詞

皇帝閤六首

其一 五言

盛德初融後清陰未就時侍臣占易象明兩作重离

其二

誰秀蘭芳手儲百藥良太醫初薦艾蒼草驗譜

其三

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試問吾民慍南風爲解無

其四 七言

一鑑新來玉宇風侍臣茗盌得□容庭擬以識天顏

喜擬破清陰作兩龍

其五

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

鍊只將無逸鑑興亡

其六

一扇清風灑面寒應緣飛白在冰紈坐知四海蒙膏

澤沐浴君王德化間

太皇太后閤六首

其一 五言

□□清□□□□轉清風簾捲東朝散金□□□

其二

日永蜩收嘒風高麥上場朝來轉田舍秦獻時康

其三

舞羽諸羌伏銷兵萬壘空獻應難語但是亦恩榮

其四 七言

令節陳詩歲歲新從臣何以壽吾君願儲醫國三年

艾不作沉湘九辨文

其五

忠臣諫節今千歲孝女孤風滿四方□□□陽占郢

□盆節仲御扣河章

其六

長養恩深動植均只憂倉吏尚殘民外廷已拜親蠶

詔應勸吾君去不仁

皇太后閤六首

其一 五言

雲篆翻琴書冷瑚槃賜餌新深宮猶畏日應念暑耘人

其二

萬壽菖蒲酒千金琥珀杯年年行樂處新月照□□

其三

翠箔初褰捲御香侵纏蓀水殿開冰鑑瓊漿凍玉壺

其四 七言

秘殿薰蹊夏木深雨餘初有一蟬吟應將嬴女乘鸞扇更助南風長棘心

其五

上林珍木暗池臺蜀產吳包萬里來不獨盤中見盧橘時於粽裏得楊梅

其六

閩楚遺風萬古情湘沅舊俗到金明綵輿黃繖何時幸畫鷁飛凫盡日橫

皇太妃閤五首

其一 五言

午景簾櫳靜薰風草木酣誰知恭儉德綵縷出親蠶

其二

雨細方梅夏風高已麥秋應憐百花盡綠葉暗紅榴

其三 七言

辟兵已佩靈符小續命仍縈綵縷長不為祈禳得天助要隨風俗樂時康

其四

玉盆沉李灩清泉金鴨爐空裊細煙自有梧林郭畏日仍欣麥黍豐年

其五

良辰樂事古難同繡囊朱絲奉兩宮仁孝自應憐百沴艾人挑印本無功

夫人閤四首

其一 五言

肅肅槐庭午沉沉玉漏稀皇恩樂佳節鬭草得珠璣

其二

節物荊吳舊嬉游禁掖間仙風隨晝景遙拜賜落人間

其三 七言

玉綵縈筒粽稻香千門結艾髮鬢張旋開寶典尋風物要及靈辰共祓禳

其四

欲晚銅餅下井欄鏗鍠金殿發清寒似聞人世南風熱日上墻東問餐竿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餼口宣 （元符三年五月十日）

有敕卿等肅將鄰好來慶誕辰徒馭久勞館字初定宜頒委積以示寵章

賜新除依前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龍

閤閣待制傳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敕堯俞夙望所在舊疾既平及茲言還慰我虛佇徒得君重難暫屈於淮陽雅意本朝寧久安於馮翊復求自便殊異所期往修厥官務稱朕命

故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漢東郡王宗瑗祭文 堂祭

惟王之生令德孝恭云何不淑罹此閔凶無復會朝載惻予衷往奠其寢維以飾終

故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漢東郡王宗瑗祭文 下事

嗚呼死生之變賢愚莫逃日月有時義當即遠家祭之極禮以告終來舉其觴往安窀穸

賜守尚書右丞胡宗愈乞除閑慢差遣不允詔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敕宗愈朕開獎言路通來下情雖許風聞猶當核實豈以無根之語輕搖輔政之臣朕方叙衆以責退人以禮加之美職付以大邦朕既無負於聽言卿亦何嫌而避位祇服乃事毋自爲疑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批答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宥密之司安危所寄雖羌酋款塞少休烽燧之震而夏童跳邊猶煩籌策卿翻然求去義有未安矣以朕大臣優賢之意豈不能勤御志之具足以毋廢子職而能兼爲國謀豈不休哉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許批答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乃眷西樞實參大柄吾欲兵民兼利戎夏兩安非宿業更變之臣懼有傷財玩寇之患卿當念先朝委重之久未可以親庭歸養爲詞勉安厥官以副吾意

賜安燾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六月一日

有敕卿以舊德首冠西樞雖望既隆仰成彌重宜安厥位以率輔予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元祐三年六月一日

六月徂夏方金火之爭三伏在秋之雷雨之施畏人何罪逢歲之艱自非妙覺之智孰與拯疲氓於重困有嚴禁苑祇建淨筵念黎民之愆澤將溉於焦枯於田野抑將掃疾疫於中原庶使含生衆均介福

後苑瑤津亭開啓謝雨道場齋文 元祐三年六月五日

伏以祇畏之心格人天於影響無窮之慈以反水旱

災屆時雨浹載濡農田告足之既解蘊隆之患庶無流
潦之虞仰冀其能仁曲垂昭鑒

永裕陵正月旦表本

伏以寅出日於暘谷堯歷方頒朝計吏於京陵漢儀
具舉恭惟謚號皇帝功深禹迹德邁湯仁雖歲月之
屢遷想威神而如在載瞻園寢益切攀思

永裕陵二月旦表本

伏以時方啓蟄禮及獻羔感濡露以怵心協風林而懷思於
濡露恭惟謚號皇帝文武繼世聖靈在天欽想況金
天講升中之禮削山鑄鼎遽成脫屣之游甘泉設幄
徒增感慕

永裕陵四月旦表本

伏以日躔昴畢斗直乾維品物蒙長養之仁世載文明
之化恭惟謚號皇帝功成不宰德範無方成家帝以
衛莫追往躅秩南郊之禮空守成規永懷一宮
感慕

永裕陵十月旦表本

伏以戒寒墐戶俟及於秦正前時行黻祇禱於
恭惟謚號皇帝懿文緯世至德載時休老勞農
養民之政寓兵講武治經國之猷永望陵園徒
增迷悵

感慕

永裕陵十二月旦表本

伏以商正紀歷大呂旋宮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盡
民力以共宗廟之祀恭惟謚號皇帝奎仁無外合德
難名文物聲明但覩來時之迹昆蟲草木孰知成歲
之功急景易遷永懷何極

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生日詔 元祐三年六月九日

敕純仁卿河嶽之靈神明所相載更誕日永介壽祺
體我眷懷受茲寵錫

賜北京恩冀等州脩河官吏及都運運使運判
監丞等銀合茶藥并兵級等夏藥特支兼傳宣
撫問口宣 元祐三年六月十四日

有敕卿等夙夜河壖暴露野次屬茲暑雨深軫予懷
往示寵頒少慰勞苦

撫問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兼賜銀合
茶藥口宣 元祐三年六月七日

有敕河役方興吏士在野暑雨之際經御為勞膺此
寵頒尚加慎護

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

回詔 元祐二年[illegible]月[illegible]二日

教[illegible]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
亦惟特[illegible]之際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
連朕[illegible]長乃師而承襲以來強循外擅爾弗能
[illegible]遂據洮城以犯王略陰連夏賊約日盜
邊[illegible]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從餘黨
[illegible]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寧酋豪而擇稽揚乃
爾世功扳君父而從伉儷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
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旣知悔朕復
何永巳指揮熙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巳招納到部族

外往羅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
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於有終知大恩之難
再勿使來款復爲虛言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
防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有敕乃眷良辰篤生元輔宜獨擅搢紳之望允爲河華
之英今遣爾錫往致朕命受茲休寵永介壽祺

賜皇弟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大寧
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有敕乃眷賢王[illegible]生茲日本[illegible]之慶[illegible]尊寵宜分
[illegible]之良以致喬松之[illegible]

賜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孫固生日詔 [illegible]三月[illegible]日

敕孫固朕[illegible]之舊搢紳所推雖老[illegible]神人[illegible]
載更良[illegible]永壽祺申以寵章式隆眷遇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生日詔 元祐三年[illegible]日

敕安燾[illegible]降[illegible]輔於[illegible]祿[illegible]名
於[illegible]代祇服朕命益壽乃親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巳下獎諭敕書 元祐三年六月十八日

敕清涼[illegible]仙聖所宅爰修淨供以慶誕辰再省恭
勤不忘嘉歎

[illegible]國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illegible]例物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六日

有敕卿等既陳慶幣[illegible]豈獨娛賓[illegible]亦將觀德
宜有珍良之錫以旌審固[illegible]能

賜[illegible]前司羅殼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六日

有敕卿忠存衛上義切[illegible]山[illegible]供宜
加寵錫以示[illegible]

賜宗室開府儀同三司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
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九月八日
有敕卿以令德懿親崇簡誠悃名藍法供慶祝壽祺
既徹淨筵宜加寵錫
就驛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安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
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馳使傳來會誕辰言念勤勞宜加旌寵
特頒燕喜以示眷懷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花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
七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來舉壽觴臨遣輔臣往頒燕豆
仍加寵賚以示眷懷
賜大遼人使賀坤成節入見訖歸驛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初挽使車已陳慶幣退安館舍往錫燕觴
式示眷懷以旌勞勩
賜大遼人使賀坤成節入見訖歸驛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遠庭致命就館即安少休行役之勞宜示
眷懷之異式昭寵數往錫甘芳
班荊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使事畢陳還車載路改轅而北弭節少
留就錫燕嘉式昭禮遇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元祐三年八月七日
敕門下 皇帝嗣位于茲四年華夷來同天地並應
而皇太妃以恭儉之德翊贊之恩雖典冊以時奉行
而情文疑有未稱皇帝以祖考之奉尊無二上而吾
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推天下之養以慰人子之
心宜下禮部太常寺討尋故典故有襃崇未盡事
件令子細開具聞奏
賜馬步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共整臣衷力祈慈壽爰修法會亦既告成
宜有寵頒以旌誠懇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
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
有敕卿等忠存廟社義篤君親共訖法會之有成祝
聖齡於無疆宜加寵賚以示眷懷
賜皇伯祖[illegible]宗暉[illegible]罷散坤成節道場

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爲國祝釐，助我孝治。祝慈闈之永壽，啓法會於茲辰。宜有寵頒，以旌忠悃。

賜皇叔揚王顥、荊王頵羅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三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以周邵之親，躬任姒之眷。力祈壽嘏，祗扣佛乘。既儀淨筵，宜膺寵賚。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勳封食實封如故制（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門下：出從元戎，作先驅於士氣；入爲環尹，寓軍政於

國容。將神閫外之威，以迪師中之吉。咨予爾衆，朕得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感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持節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苗授，早以異材，見稱武略。被服忠義，有烈丈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譽。揚歷邊圉，益著勞能。拔自衆人，既蒙先帝之遇；遂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驚。祗率殿巖，肅將爵鉞。予欲少長有禮而兵可用，汝其夙夜在公而令必行。於戲！愛克厥威，允濟。功遂爲深戒，師衆以順爲武。古有成言，惟懋乃衷，毋忘朕命。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羅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元老在廷，百官承式。啓法筵於梵宇，祝壽嘏於慈闈。宜有寵頒，以助燕喜。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遠將征驂，少休近郡。載惟勤勸，良極於懷。往錫宴觴，以華歸騎。

瀛洲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遠聘通歡，言歸復命。改轅北道，弭節邊城。宜錫燕觴，少休行役。

賜護國軍節度使濟陽郡王曹佾羅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以耆德首冠戚藩，虔祝壽祺，告成法會。宜加寵賚，以助燕私。

班荊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等敬奉王言，遠及輶軒。伊始暑雨，方作徒馭。賓勞宜有寵頒，以昭眷遇。

西嶽廟開啟祈雨道場青詞 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伏以二華之秀於西極兆人所急望歲於秋成穀既日滋故以病告于我石神閟益將槁之苗賜以之澤惟神之德非我敢忘

表寢字等庫子畢發土地道場齋文

伏以貨幣所藏有壞必葺聰直之鑒成乃安爰仗佛慈以綏神守庶期昭格永底純熙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元祐三年

省表具之試材已舊謀師尤艱故以久次用人欲其深練於事而卿辭以錮疾豈所望哉速即乃官毋復退避 七月十九日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元祐三年七月十九日

覽表具之環衛之嚴節制之重誕告多士以長萬夫朕輕用其人哉確然固辭未喻厥指往祇朕命毋勝乃官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

辭免恩命第三表不允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遇早涑武經既著選効進持師節當允僉言矧以次遷汝煩避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示諭敕書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

敕卿恪居藩甲遣使重來款塞垣恭脩壤貢忠誠達達襄嘉歎良深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敕書

敕卿守土西極馳誠中華辭馬充庭而識漢儀之舊織反在誰觀禹貢之餘載有忠勤不忘嘉歎

賜于闐黑汗王男被令帝並進奉敕書

敕汝世效忠志慕聲明遠附奏函亦馳貢[illegible]恭順良極嘉歎

賜皇叔除徐王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八月十五日

有敕朕始升遐方以胙材父庶幾大彭之壽罔愧元王之賢母復蒙辭避雅有成命

示諭武泰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敕書 元祐三年八月

敕朕以苗授武材勇嚴馭衆整暇權當宿衛之長寵以節旌之惟爾邦人當諭朕意

中太一宫真室殿開啓天皇九曜消災集福道
場青詞
臣以冲眇嗣承列聖之休濟于艱難實賴文母之
德臨涖四載勤勞百爲畏天之威未嘗終日而豫怠
視民如子惟恐一夫之困窮伏願上帝降祥衆真垂
佑消禳災沴永底壽康恭陳寶籙之科仰扣神游
之舘敢祈昭鑒下察孝心

東坡集内制卷第八

東坡内制集卷第九

中太一宫真室殿爲
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罷散天皇九曜道場朱表
臣言仁者必壽信惟天地之心孝無不通宜從臣子
之欲虔遵道範仰扣真廷庶同海宇之誠上集 慈
闈之福天威咫尺求聰明於我民聖壽萬年定子孫
于下地更推博施普及函生

顯聖寺壽聖禪院開啓
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粉壇道場齋文
伏以躬儉節用本嚴房闥之風遺大投艱當廟社
之寄常恐德之弗類以召災于厥身敢即仁祠肆陳
淨供恭延梵釋普施人天俾壽而康非獨輔安於寡
昧與民同利固將薦及於華夷仰冀能仁曲垂照鑒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伏以常暘之沴歷月于茲近自都畿遠及關輔豈獨
西成之害將爲宿麥之憂仰止覺慈必垂善救普集
山川之守來登梵釋之筵罔吝膏濡以興焦槁

閤門賜新除徐王告口宣 元祐三年八月十二日
有敕卿望隆尊屬德冠宗藩改殿大邦寔諧群議
往服朕命以爲國華

皇叔故魏王啓殯祭文

惟靈龍系累朝之餘慶兼天下之達尊祖送之儀哀榮斯極永惟宅兆之卜未逢歲月之良參酌時宜遷神郊館啓殯之始寓哀斯文

皇叔故魏王外殯前一夕夜祭文

惟王之生孝友仁慈既沒元身舉國懷思矧予冲眇義兼父師天不我遺日月如馳出次近郊寓此仁祠親奠莫及寧知我悲

皇叔故魏王下事祭文

惟靈出就外邸二年于茲一日不見企予望思矧此告

終月逝日遠雖云近郊寧復旋返築室祠宮既固既完雖非永歸亦可少安嗚呼哀哉

賜皇叔改封徐王顥上表辭免冊禮允詔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日

敕卿大雅不羣自得詩書之富爲善最樂不知軒冕之榮既敦文邦宜膺盛禮而抑損之志逡巡不居雖莫稱朕所以極褒崇之心而將使卿庶幾獲謙冲之福勉從其意嘉歎不忘

賜皇叔改封徐王顥上表辭免冊禮許詔

敕顥錫山土田以昭令德備物典冊蓋有常儀而卿

深懼滿盈過形抑畏一謙四益當享永年三命滋恭固將有後曲成美志以勸事君宜依所乞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元祐三年九月二十日

覽表具之昔師尚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而衛武公百年猶箴儆於國曰無以我老耄而捨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誨申公也今卿壽考康寧而退託衰病自引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議其後乎姑安厥官以答公論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三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元祐三年九月二十日

覽表具之朕聞之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色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未聞四子者以老而求退亦未聞成王以老而聽其去也朕雖不德猶庶幾成王之治卿雖老矣獨不能以四子之心思所以輔朕無愧前人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

有敕將老在位華夷竦觀若聽公歸益失民望朕欲

小丑公其少留

賜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略使兼知太原府曾布乞除一閤慢州郡不允詔 元祐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敕曾布將不久往難以責成誠不主於定難以應猝狐屢試而用所臨有聲而況不辭于千孫諸將所服事既郎敘人謹易御夫搗虛攻堅兵家常勢知難避堅豈狄亦然御若有以待之彼將望而去矣勉卒乃事毋忘朕言

故尚宮吳氏墳所祭文

惟爾之生服勤乃事迨日之吉歸全于邱式祭其終往致斯奠

西路闕雨於齊瀆河瀆淮瀆廟祈雨祝文

伏以水旱之事山川所司晨服禱以有秋天寒雲而不雨悅我不德瀆于有神願為三日之霖大慰一方之望國有常報我其敢忘

撫問秦鳳路臣寮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有敕卿等久以選掄出分憂寄邊場之重叔御為勞宜示眷懷往宣指諭

賜皇伯祖宗晟特起復制 元祐三年十一月一日

門下曾閔之孝喪不貳事漢唐之法猶有奪情予治屏之親實無臣子之重雖聞以恩掩義而公侯以國為家伯臣司宗職不可曠茲繇服事古有成言非子爾私其聽朕命皇伯祖彰化軍節度涇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判大宗正事上柱國高密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宗晟天資純茂德履方嚴纘餘慶於祖宗蹈格言於師保典司屬籍克有令名鄆客丕業於浮丘辟疆受知於孝帝分燿厥位無愧昔人屬此閔凶哀然毀瘠嗟日月之逾邁重職業之久虛宜復龍名式從權制於戲出居官次

非王事不議退適倚廬請奠祭之禮則忠孝兩得人無間言功名益隆親有顯譽勉服朕訓益昭前聞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 日

有敕官不可曠禮有從權苟愛君如愛親則王事為家事勉遵舊服少屈私誠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有敕卿哀慕未衰懇辭彌力既寒暑之一變宜忠孝之兩全勉從朕言起服乃事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
有勑卿等將命鄰邦服勤鄉傳久詩風霜少休車徒
宜體眷懷式同燕衎
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興龍節銀詔 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
勑昌祚卿御侮遐庭馳神都闕會旦嘉辰之屆壽觴
貢篚以效珍載省忠勤不忘褒歎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
三年十二月九日
有勑卿等夙駕歸軒少休旁郡眷言勞勤良極顧
懷往錫燕嘉以旌恩眷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 元祐二年閏十二月八日
有勑卿等夙分重寄言念久勞歲聿云周王事靡盬
益加輔養以副眷懷
冬季傳宣撫問河北東路沿邊臣寮口宣 元祐二年閏十二月八日
有勑卿等疆場之守職思其憂霜露既凝歲聿云暮宜
加厚愛以副眷懷
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謝恩并賜月俸公使及
賀端午節馬詔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勑昌祚卿執德宏毅秉心恪恭拜新渥於公朝遂伸

於冬令節抗章以上因物見誠再省忠勤良深嘉歎
內中御侍已下賀
皇帝冬至詞語 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伏以日合天統時惟建子之正律中黃鐘氣驗微陽
之應德施自上惠均於民伏惟 皇帝陛下道配皇
王化行夷夏視其來復見乎天地之心靜以無為待
此陰陽之定雲物告瑞宮曆協和豈惟至治之祥自
得上天之祐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妾等幸被天光叨
塵婦職敢獻如山之祝庶同率土之歡
內中御侍已下賀

太皇太后冬至詞語
伏以青奏清臺驗曆家之遲晷日移黃道迎化國之
舒長宗宇和平宮闈歡豫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躬
隆陰禮位正坤儀嗣太任之徽音道光千古衣明德
之大練儉化六宮體柔靜以臨朝配清明而燭物慶
雲寄望共占至治之祥彤史何知莫贊無為之德妾
等猥參女職仰奉 慈顏因來復之一陽祝無疆之
萬壽
內中御侍已下賀
皇太后冬至詞語

伏以條風誕發蒼龍之已應課功絲縷知官日之初長品物向榮掖庭胥悅恭惟皇太后殿下母臨四海婦德東朝求賢審官但有憂勤之志躬儉節用豈忘澣濯之衣宜福祿之日康樂宮闈之無事妾等濫塵末職獲奉慈顏願先柏酒以稱觴更指椿年而獻壽

賜樞密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樞機之臣社稷是衛夙設人天之供共祈箕翼之祥宜膺寵頒式助燕喜

賜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有敕震夙紀辰遍遐同祝乃眷戚藩之重預修淨供之筵旣告成宜膺寵錫

賜殿前副都指揮使苗授已下罷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有敕卿等以衛上之忠屬誕彌之慶預嚴梵會篤祈壽祺及此告成宜加寵賚

賜權管勾馬軍司公事姚麟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敕卿等率職周廬屬誕節梵宇共致延鴻之祝出於愛之深宜錫珍芳以助燕衎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許詔 元祐三年十二月廿日

敕宗晟夫要絰服事出於孔門墨衰從政見於魯史求惟徇國忘家之義非有食稻衣錦之嫌若非使爾居之而安則吾豈敢強所不欲勉從前詔往服厥官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敕宗晟卿德爵與齒皆天下達尊服屬之隆爲宗室祭酒任獨高於三世報宜異於常人故奪情非以私卿而服事所以徇國義無所愧何以辭爲

賜正議大夫知鄆州蔡確乞量移弟碩允詔 元祐三年十一月九日

敕蔡確以義責備春秋有失教之譏以情內恕詩人有將母之念碩之得罪事在有司難以貴近之親而廢朝廷之典及觀來請有感予心重違兄弟急難之詞以傷人子奉養之意

興龍節尚書省賜宰相已下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日

有敕誕彌之慶中外所同眷我臣鄰共茲燕喜宜加寵賚以示眷懷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劉鑃等口宣 元祐

有敕卿等肅將鄰好遠涉寒塗眷言授館之初宜有
勞來之禮往加寵錫以示眷懷
七月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元祐十廿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抳車就館布幣造廷既欣鄰好之脩復嘉
使華之美兙加寵賚式示眷存
玉津園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射弓御筵口宣
有敕卿等使節有華鄰歡載耕既娛賓於靈囿將
觀德於射侯宜有寵頒以旌命中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春朝畢會鄰聘交馳屬徂歲之涯寒衣遠
勤於行李往頒燕術以重使華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卿等遠修舊好屬此涯寒載歷山川久蒙霜露
宜有精良之賜式彰軫念之懷
趙州賜大遼賀
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卿等遠馳四牡來慶三朝屬此歲寒勞於行役
宜膺寵錫以示眷存

班劍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有敕卿等遠將鄰好至止都門屬霜霧之嚴凝念車
徒之勤瘁宜伸燕術以示眷懷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訖就驛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畢事告旋指期而邁念征途之勞瘁迫徂
歲之沍寒瞻我至懷特頒寵錫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陛辭將邁念歸途之云遠復

館之少留式示我眷懷共茲宴喜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許詔（元祐三年月十五日）
敕宗晟卿哀疚之至言不及文聞之惻然欲從所請而
宗子之衆才性各殊位不期驕祿不期侈非卿忠
信力行禮義以身先之蓋未易齊也少屈爾私以成吾
志不亦可乎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
敕宗晟卿以強起就位爲卿未便安而朕以徇私忠公
爲未盡美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
亦爲政夫聖人以孝弟事而從政而卿以從政爲非孝

非所聞也勉從朕命勿復固辭

賜文太師已下羅散與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乃眷師臣身先百辟有嚴淨供祇薦萬齡宜有分頒以助燕喜

與龍節尚書省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有敕卿等任重樞機忠存廟社屬誕辰之薦壽修法會以告成錫以珍芳助其燕喜

賜皇叔徐王顥散與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望隆周召德邁閒平屬誕慶之紀辰仗佛乘而薦祉助茲宴喜錫以香芬

賜濟陽郡王曹佾羅散與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 日

有敕卿寵冠戚藩望隆宗室德將祝無疆之壽故修最上之乘既徹淨筵宜旌龍錫

賜皇伯祖嗣濮王宗暉已下羅散與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眷我宗英乃心王室將修彼北天之供度茲虹電之祥宜有頒分以成燕喜

賜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晟羅散與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乃眷宗英祗率藩服屬誕辰而薦壽修淨會以告成宜有分頒以助燕喜

十日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既 四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卿遠廷稱壽率禮可觀豈惟鄰好之修亦見使華之美宜膺寵錫以示至恩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生餼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遠持庭幣申嘗鄰歡旋馭有期舍館云安宜往餞車之錫以旌郵傳之勤

班荊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告辭中禁歸乘北轅屬晚歲之嚴凝念征途之修緬往頒嘉燕可授少留

班荊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卿等跋涉北來以供帳都門風埃浩然旅馭勤止宜膺寵賜以示恩榮

瀛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日

有勑卿等回車北道，弭節遼亭，使事已終，歸驂少憩。往頒燕衎，益享眷存。

故渭州防禦使宗隱出殯一夕祭文

惟靈飭躬寡過，秉德不回，莫究永年，遽即長夜。哀榮之典，國有故常，死喪之威，予惟惻愴。

故渭州防禦使宗穡下事祭文

嗚呼，宗枝之秀，罹此降災，日月有時，禮當即遠。奄臨窀穸，肆設几筵，往致予哀，來歆此奠。

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

有勑朕之介弟，生以茲辰，眷棣萼之相輝，祝椿齡之難老，宜同慶喜，往致寵頒。

雄州撫問大遼賀正旦人使口宣 元祐三年

有勑卿等肅將慶幣，來會春朝，遠犯風埃，實勞征馭。欣聞入境，良慰眷懷。

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程詔 元祐三年八月三日

勑阿里骨：卿屢款塞垣，願終臣節，爰因貢篚，益著誠心。再省忠勤，良深嘉歎。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興龍節書

世蔭寶鄰，申以無窮之好，歲遣華使，及茲載夙之辰。圖詞幣之兼隆，識情文之備至。顧言欣感，靡悉究陳。

皇帝達

太皇太后回大遼皇帝問候書

遣使以書，既欣隣好之修，因書見誠，兼致一慈闈之間。佇言有次，來意畢陳，感懌之深，敷陳罔既。

劄子

臣今日準中書省批送到宗晟辭免起復恩命劄子，奉聖旨送學士院降詔不允。謹按宗晟飭行有素，持喪中禮，所辭恩命已四不允，而宗晟確然固守，其詞愈哀，且曰念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出於至誠，可謂純孝。臣謂宗晟未經祥練之變，且無金革之虞，孝治之朝，宜聽所守，因以風厲宗室，庶皆守禮。萬一親顧不美，或若以宗正之任，恐難其人，亦當差官權攝，須其從吉，復以命之。臣忝備禁從，不敢不言，所有不允詔書，臣未敢撰，取進止。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不許詔 元祐三年

宗晟卿致孝罔極守禮□□以□□□之親而行曾
閔之事吾深欲成人之□□□□之私顧以宗臣治親
有國先務教以道藝時□□旨□□宗其賢能而訓
誦其驕脩非吾宗室之□□當父兄之往其深明吾
意往服厥官

賜皇伯祖宗晟□□免起復恩命不允詔（元祐□年二月二十二日）

敕宗晟君子之於□□□士未之有可以義□而況漢
唐之舊故事具存□□方進旁磊之流皆以儒術致
身不免於釋衰□□□近歲夏竦呂□□亦以近臣
奪喪君子不以為□□宗正之事止於治親猶父
兄訓教子弟□□衰麻之故而廢閨門之政乎兼其
勿疑亟服乃事

東坡內制集卷第十

賜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龍圖閣待制
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元祐三年閏十月十四日）

敕堯俞卿望重本朝進由公議方卿大夫有為之際
六士君子難得之時而卿出領郡章入佐治典曾未
暖而輒去政何時而報成小疾行瘳姑安厥位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元祐二年閏十二月十四日）

敕門下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
人以關□負至死始替上□□□□之吏則下有
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其本意非裁損入流
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
求惟臨御之始當敕有司□法補私親舊無定限自
惟菲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廟之恩上從母后之比今當
更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
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寧同毫末
忠義之士當識此□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
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
太后皇太妃准此

賜皇伯祖宗晟特免起復恩命許終喪制詔（元祐三年閏十一月二日）

敕宗晟夫衰麻之哀達於上下禮蓋之變權以重輕
雖事君均於事親而奪哀難於奪帥俛聽終喪之守
以成致孝之全言念篤誠寵嘉嘆歎

賜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辭□□
詔（元祐三年十二月□日）

敕范鎮□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
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賜先生於齊魯之
間有笑能致魏晉以下□□鄭無幾□□□衛之音

韶韺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
宮商之易位惟我皇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
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闕箕虞之在廷君臣同
觀父老大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
聲上進 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
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 [illegible]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興龍
節馬一十疋并冬節馬二疋詔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
敕馮京卿坐鎮全魏隱若長城遠馳頌禱之心來效驂
騑之貢眷言忠藎良極歎嘉

賜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知相州李珣進奉賀冬
馬一疋詔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
敕李珣卿宣化近邦馳神北闕屬茲陽月之吉遠效
王閑之良言念忠勤不忘嘉歎

賜殿前都虞候寧州團練使知熙州劉舜卿進
奉賀冬馬敕書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
敕劉舜卿職在分閫忠存衛上屬此泰正之旦遠輸
異產之良再省忠勤不忘嘉歎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一日就驛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使華遠至春律肇新即卿舍館之安昭我惠慈之
眷往陳燕豆以樂佳辰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瑞節華軒來修舊好芳醪珍實以薦新
春應此寵頒體予異眷

班荊館賜大遼賀正旦使臣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
有敕卿等使事告成旋車言邁方敗轅於北道暫稅
節於都門昭示眷懷少留宴衎

賜于闐國進奉人正旦就驛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八
有敕重譯遠來觀光戾止屬人正之改律樂天敘之
發春宜示寵休式同燕喜

賜外任臣僚進奉興龍節馬詔敕書 元祐四年 二月十八日
敕劉舜卿汝忠於衛上遠不忘君愛國獨月之歲家
效充庭之禮眷言勤篤良極歎嘉

雄州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兼持宣
撫問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已事告歸就居少憩眷言長道遠犯餘寒
宜錫燕嘉以旌勞勛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銀器四番孟子錦衣等口
宣 元祐三年正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將鄰好來慶春朝眷言跋履之勤宜
有燕華之錫受茲異寵體我至懷
皇太妃宮閣啟落成開啟道場青詞
伏以良辰襲吉華構一新仰荷寵崇之私得伸報
首之禮落成告備法會有嚴請命上穹馳神真
壁庶精誠之必達錫壽祉於無窮無任懇悃之至
元祐三年正月三日
玉津園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射弓例御口宣一道
有敕射以娛賓抑將觀德發而命中曾不出正宜推
番國之能增賁受珍良之賜
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滄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御筵口宣 元祐
有敕卿等口聘言還犯寒遠邁方臨東顧道北復羽節
於邊城宜飫宴喜益慰疲勞
四年正月日
班劍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元祐
有敕卿等遠將善意遵羽節少留念鞍轡之方勤沖冰
雪之餘凜宣陳燕俎以寵歸軒

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
筵口宣 元祐四年
有敕卿等使事告成陛辭言邁命近臣之往勞慰
遠道之少留體我眷懷共茲宴衎
賜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生日詔 元祐四年正月四日
敕王存在易之泰與物皆春於時良臣生我王國宜
膺寵貸以介壽祺
賜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權知開封府呂公
孺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四年正月五日
敕公孺朕雖雞鳴而起志於求助鮐背之老未厭即安
翊卿體力不衰髮齒猶壯遽有引年之請殊非圖
任舊之心宜安厥官以稱朕意
賜呂公孺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敕呂公孺卿將相三世凜乎正始之風出入西朝蔚
然難老之狀浩穰之治談笑而成方觀報政之能遽
有歸休之請公議未可卿其少安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 元祐四年正月八日
有敕卿等分寄邊陲輯寧吏士眷言勤勩良極軫
懷往致朕言各宜尚慎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表

乞致仕不許詔元祐四年正月十二日

敕蘇頌吾聞有志之士以身徇道而道名有道之君使人樂用而忘老今卿何不安其位豈吾有愧於古哉夫盡進之士年彌高而彌退則已試之才吾莫得而盡用矣激揚多士方資崔毛之德補袞猶開未卒精馬之業事非小補卿其少安

賜蘇頌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敕蘇頌卿歷事四朝允有一德徒論余公之舊佐莫見子文之慍喜朕既褒稱祿秩賢體貌元臣方貴德齒之達尊豈求筋力之常禮矧卿方應難老之錫宜勸盃壯之心惜日有所為古人所重引年告老公議未安宛為朕留以慰人望

賜濟陽郡王曹佾在朝假將百日特與寬假將理詔元祐四年正

敕曹佾卿賢戚之三德齒並隆眷言勿清之勤思見儀刑之老謝病堅以念良深推予賜告既思期於勿藥之喜宜特賜告假將理

賜西南番莫世忍等進奉勅書元祐四年正月二十二日

敕莫世忍汝守土邊陲歸誠北闕遠山修貢獻塞攄光育心忠勤至於遠

靈景宮宣光殿開啓

神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伏以至德難名已立配天之極孝思求慕益有終身之哀惟是佛乘無資冥福屬弓劍上賓之日就衣冠出游之庭度誦淨筵俾嚴勝果庶超昇覺永庇含生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第二表陳乞致仕不允詔元祐四年二月二日

敕蘇頌夫天以多士寧王國而祖宗以成德遺後人方使壽考康強以究其用而朕乃以引年而聽其去可乎矧卿銓綜之精談笑而辨勉思職事以稱朕心

賜蘇頌上第三表陳乞致仕不許詔

敕蘇頌天官之任老成所宜坐執銓衡有山公晚年之故事薄書煩雜獨蕭倪一時之倫詞卿其勉攬綱條闊略苛細委蛇退食以慰士心

東太一宮罷修殿宇奏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元祐四年正月七日

於穆祠宮有嚴春祀吏以時而按視工擇日以修完庶就絜新永綏靈御仰祈昭鑒大庇含生

故尚服劉氏堂祭文 六月八日下院

惟靈選備禁廷服勤内職逮玆淪謝良用愍傷饋奠
之儀哀榮兼至

故尚服劉氏墳所祭文 六月八日下院

惟靈服勤有年雅命不淑窀穸之事日月有時念爾
永歸歆予一奠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 六月十日下院

有敕卿等各膺明詔俾祗服邊陲眷玆靖安時乃忠
力特加勞問以示顧懷

新除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辭免恩命不允詔 六月十二日下院

敕梁燾卿出處以義進退以禮昔請補外朕不得已
而聽其去今玆選用衆以為宜而恨其晩而卿又固
辭豈朕所望成命不易其速造朝

賜宣徽南院使充太一宮使馮京乞依職任官
例祗赴六參不允詔 六月十四日下院

敕馮京朕以卿耆老碩德重煩以庶事而卿篤於
禮自同於有司既朝朔望尚復懇請雖抑抑自謙
知卿有衛武之風而僕僕亟拜非朕待子思之意宜
遵前命以副眷懷

賜右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 六月十五日下院

敕大防股肱之良與國為重家庭之慶亦朕所同適
斯干獻夢之辰均既醉太平之福膺予寵錫介爾
壽祺

賜右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禮
物口宣 六月二十日下院

有敕惟玆穀旦生我元臣爰分服食之良往助門
之喜式為爾壽宜識朕心

賜皇叔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六月二十一日下院

有敕乃眷賢王實為社稷之衛載臨誕日來集邦家
之休臨遣使軺往稱眉壽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銀絹等口宣 六月二十三日下院

有敕卿等遠勤使節來展慶誕辰畏暑長途方歸
安於舍館精金良幣宜往致於恩私

賜翰林學士中大夫兼侍讀趙彥若辭免國
史修撰不允詔 六月二十五日下院

敕彥若卿學世其家宜居載筆之地官宿其業已
奏殺青之書自言不能殊非所望往膺寵命毋復固辭

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六月二十五日下院）

有敕桑蓬示喜復臨載育之辰金幣展親往致友于之愛膺予寵賚俾爾壽昌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獎諭敕書（六月二十五日）

敕異景雲靈光久闡宗化寶祠淨侶爰膺誕彌念此恭勤至於嘉歎

賜河東節度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文彥博溫溪心馬詔（七月二日下院）

敕彥博惟我宗臣名震夷落狼心駃舌知獻厥誠朕以張其拒羌之獻不如旌褒昭德之致已敕邊逆者賜所貢其馬今以賜卿至可領也

班荊館賜大遼賀坤成節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七月四日下院）

有敕卿等抗旌遠道解鞍近郊念館舍之未安宜發駢之少甜式頒芳旨以示眷懷

賜馬步軍大尉姚麟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四日下院）

有敕卿等誕辰祇慶法會告成嘉與函生同躋壽域往頒芳旨以勞忠勤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生餼口宣（七月七日下院）

有敕卿等抗旌異域弭節驛亭眷惟行李之勤往致珍鮮之餽膺茲寵數服我眷懷

雄州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卻回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七月七日下院）

有敕卿等飛蓋西風改轅北道言山川之漸近忘徒御之久勞往致眷懷少留燕衎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七月八日下院）

有敕卿等圭璋致命既已講歡弓矢娛賓亦將觀德宜有珍華之賜以旌審固之能

賜平海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九日下院）

有敕卿等義重戚藩志同忠報屬誕辰之詢慶嘉法會之告成宜示褒優特加寵賚

賜殿前都指揮使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九日下院）

有敕誕彌之慶海宇攸同嘉將帥之協恭設人天之妙果宜均寵錫以示褒優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已下罷散坤成節

道場香酒果口宣 七月九日下院
有敎眷我宗英志存忠報修等慈之妙供祝難老之
昌期嘉此精誠均其慶賜
賜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彦已下罷散坤成節道
場香酒果口宣 七月九日下院
有敕嘉我樞臣義均一體修玆淨供慶續千齡不有
寵頒曷旌忠報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七月十日下院
有敎鄰好旣成使華有燿眷邦畿之漸遠念鄉傳之

方勤服我恩私少留燕喜
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使副時花酒果口宣 七月十日下院
有敕鄰歡旣展賓館歸休宜分戲笑之觴復敎瓜
華之侑少將至意其服茂恩
坤成節尚書省賜宰臣已下御筵酒果口宣 七月十一日下院
有敎忠存柱石誠貫人天共欣誕日之臨旣畢祗園
之會宜頒芳旨以助燕私
皇帝遣
太皇太后迴大遼皇帝賀坤成節書

星次西流慶慈闈之誕日星躔北至講鄰國之誠言
既達來音俾修報禮感銘之素敷述難周
皇帝迴大遼皇帝書
軺車重㦸已修交慶之儀天素好音復講久要之信
屬臨慶節允迪純禧益冀保順式符企詠
坤成節賜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彦已下尚書省
御筵酒果口宣 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脩佛勝因祈天永命旣肅成於梵供益表見於
忠誠宜有寵頒想同燕喜
賜徐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親賢莫二忠孝實兼躋蒲塞於祇園薦椿
齡於崇慶善成法會宜有寵頒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 七月十一日下院
有敕卿等已聘告歸少休就館即頒燕俎臨遣輶臣
式示異恩以榮回馭
班荊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方事回轅聊玆弭蓋念征途之尚永加利
涉之未艾往錫燕喜少休徒馭

賜宰相呂大防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廿日）

有敕卿等竭誠衛上，體國均休。恪修西竺之儀，仰贊南山之祝。宜膺寵錫，以示褒嘉。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到內中酒果口宣（七月廿二日下）

有敕卿等來陳慶幣，克講鄰歡。載嘉遠聘之勤，宜示寵綏之意。領茲芳旨，服我恩私。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朝辭訖歸驛酒果口宣（七月廿四日下）

有敕卿等遠致使事，率禮無違。既上謁辭，言還有日。宜加頒錫，益示寵榮。

坤成節就驛賜阿里骨進奉人使御筵口宣（十九日下）

有敕汝等來修貢篚，適遘誕辰。宜均慶賜之恩，共樂寧嘉之會。往頒燕俎，式極歡心。

瀛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七月廿四日下）

有敕驂鑾之勞，封疆漸遠。遄歸念切，少慰暑途。服我恩私，式同燕喜。

坤成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使御筵口宣（七月廿四日下）

有敕汝等本以遠至，從節少留。適遘誕辰，宜均慶賚。欽承恩渥，共樂燕私。

班荊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八月十七日下）

有敕卿等來瞻慈闈，將節告還。涉此暑途，少留郊敘。胜頒燕俎，式示恩私。

賜夏國進奉賀坤成節回詔（七月二十二日下）

敕節紀誕彌，慶均臨照。眷守邦之雖遠，亦執贄以來同。嘉與朝臣，式稱壽斝。載惟忠恪，宜有寵頒。

東坡內制集卷第十

樂語 附

坤成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元祐三年

敎坊致語

臣聞視履考祥占太月之夢對時育物必有繼天
之功方大火之西流屬陰靈之既望帝於是日誕降二
仁人意俟斯民咸躋壽域共慶千年之遇得生
聖之朝式宴示慈與民同樂恭惟 皇帝陛下文思
天縱睿哲生知力行禹湯之仁常恐一夫之不獲躬
蹈曾閔之孝故得萬國之歡心恭惟 太皇太后陛
下不違契天人德契載籍知人則哲蓋帝堯之所難修
己安民雖虞舜其猶病風雲從而萬物睹日月照而
四時行自然動植之咸安莫知天地之何力三宮交
慶壽后駢奔寶斝通四牡之歡航海致象譯之贐滿
庭九奏始識咸池之音靈德三呼共祝後天之視臣
等叨居法部猥採民言上瀆宸聰敢陳口號

口號

三朝遺老九門前又見承平天有年文母慈勤初化
俗曾孫仁孝已通天史書元祐三千牘樂奏坤成第
一篇欲採蟠桃歸獻壽蓬萊清淺半桑田

勾合曲

秋風協應生殿閣之微涼殷樂具陳韻答孫而間作
欲觀鳥獸之率舞願聞笙磬之同音上奉 宸顏敎
坊合曲

勾小兒隊

朱干玉戚本以象功白叟黃童皆知頌聖盍命髫髦
之侶來陳舞勺之儀上侑皇歡敎坊小兒入隊

隊名

願同千歲樂 長奏太平謠樂隊

問小兒隊

鎬京廣燕万雲集於搢紳沂水游童忽來趨於庭廡
辟云小技必有可觀咫尺 天顏悉言汝志

小兒致語

臣聞功存社稷慶鍾高密之門澤及天下太任
之德候西風之入律藹瑞氣之盈庭嘉與四方同歸
萬壽恭惟 皇帝陛下文思稽古濬哲在躬日奉東
朝之歡率用家人之禮以謂慈儉之化無德而能名
保佑之功如天之難報惟流傳於歌舞庶髣髴其儀
刑臣等雖在弱齡久陶孝治敢率垂髫之侶共陳撫
萬之儀未敢自專伏取 進止

勾雜劇

鶚旗日轉，雉扇雲開。斐回綴兆之文，少進俳諧之技。
來陳善戲，以佐歡聲。上樂 天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青衿旅進，雖未技而畢陳；黃屋天臨，知下情之無壅。
既成文於綴兆，爰整袂以徘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彤壺漏箭，隨雞唱以漸移；絳節綵髭，聞鳳簫而自舉。
宜召散花之侶，來陳回雪之姿。上奉宸歡，兩軍女童
入隊

隊名

金風回翠袖　玉琯倚清歌　樂隊

問女童隊

鳳歌諧律，方資燕俎之歡；鷺羽分庭，忽集壽山之下。
低鬟有待，振袂欲前。密邇天墀，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金山啓夏，來玉帛於萬邦；摯仲興周，胙本枝於
百世。嘉辰共樂，壯觀一新。恭惟 皇帝陛下舜孝自
天，堯仁浹物。體昊穹之成命，席累聖之詒謀。惟地勢
坤承，載無疆之德；以天下養，躬持賀樂之觴。六樂在
庭，百工奏技。妾等竊逢盛旦，獲覩皇嚴。夜藝雖愧於謠

瑀心已先於激鳳。願陳舞綴，上奉天顏。未敢自專，伏
取進止

勾雜劇

風清羽蓋，日轉槐庭。欲資戲笑之歡，必有應諧之妙。
暫回舞綴，少進詼諧。上悅 天顏，雜劇來歟。

放隊

八音間作，既成皦繹之文；萬舞畢陳，曲盡回翔之態。
皇耶閒而卻立，斂翠袂以言歸。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臣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覩。清淨自化，
雖抑則於帝心；愷悌不回，亦悅同於衆樂。屬此九秋
之候，粲然萬寶之成。吾王不游，何以勞宸而休老；君
子如喜，則及大事以養時。恭惟 皇帝陛下孝通神
明，仁及草木。行堯禹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華夷來
同，天地並應。以謂福莫大於無事，瑞曷加於有年。南
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
來。嘉與臣工，肅陳燕俎。禮元侯於三夏，諧庶尹於九
成。寔示御觴，肆近臣之榮觀；臚傳天語，溢兩無之歡
聲。臣等幸覩昌辰，叨塵法部。採謠言於擊壤，助瞭瞍

入陳詩前奉咸頒敎進口號

口號

霜雪杯碧在尚生烟日泛彤庭已集仙諸語四門多吉
士熙熙萬歲溢豐年高秋之氣明宣殿元祐和聲入
管絃蘭有芳兮蘭有秀從臣誰和白雪篇

勾合曲

西風入律閶歌秋報之詩玉關篇在廷備探微音之器
絃匏一倡鐘鼓畢陳上奉 宸嚴敎坊合曲

勾小兒隊

皇慈下逮聲容乃執以均歡與枚畢陳示四方之同樂
宜選髫齔之侶來備象翟之儀上奉咸頒敎坊小兒
入隊

隊名

登歌依頌磬下管舞成童 樂隊

問小兒隊

大君有命肆陳管磬之音吾子何知入選工師之末
欲詳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臣聞天行有信正得秋而萬寶成君德無私日將旦
而四時陰伏清風應律廣樂在庭古歲事於金穰望天
穎之王嶠休浴沐澤詠歌升平恭惟 皇帝陛下天
縱聰明日躋聖知無一物之失所得萬國之驩心雖
堤壤之民固何知於帝力而微天之祝亦各抒於下
情恭幸以疏闊之年得居仁壽之域詠舞雩於沂
水以樂聖時鼓銅鞮於漢渚亦敢陳曲頌陳舞綴少
奉 宸歡不敢自專伏候 進止

勾雜劇

參縱玉墀屢進清音華翟之竿少得英發宜進詼諧
之技少資色笑之歡上悅天顔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四錫卅陛已陳就日之誠合散廣庭盡流風之妙
歌鐘告闋羽籥言旋再拜 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鉛霞雲母來九成之丹闕霓衣鱗集隱三禺之靈蓬
上奉 宸嚴敎坊女童入隊

隊名

香浮瑞編庭 花浪飛影成樂隊

問女童隊

清禁深嚴方褶紳之雲集信下瑤繩忽鶴旦之星陳
徐步香階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鈞天廣樂空傳夢寐所之游閬閬清風理絕塵人
之共夫何僊聖靡臻蠻貊具所贍八紘之咸自慶千齡
之運恭惟 皇帝陛下乾健而粹離明而文親奉
六聖之心人得自化儀刑文母之德天且不違樂
得大有之年申以示慈之會虞韶既畢夏籥將興
妾等分綴以須審音而作頌侯工歌之闋少同率舞
之歡未敢自專伏取 進止

勾雜劇

絲匏迭奏干羽畢陳以聞舜樂之和兩進莊諧之
技金絲條韻雜劇來歟

放隊

羽觴湛湛方陳飲醉之詩[illegible]長言歸之曲
藏[illegible]佇立斂袂卻行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元祐二年

教坊致語

臣聞帝武造周已兆興王之迹日[illegible]肇漢實開受命
之祥非天私我有邦惟聖乃作神之卿止[illegible]之慶
集于建丑之正瑞王[illegible]庭[illegible]在泮
復逢丙戌之[illegible]不應昇人[illegible] 皇帝陛
下[illegible]思知古[illegible]自八煥乎有文以講六經之訓至
而[illegible]作思齊界天寶之二美下宅心神人協德上平
[illegible]過曆以承天祐三千歲一心而載啟彤庭之
[illegible]王座傳觴誦干戈[illegible]戢之詩作君臣相悅之樂斯
民何幸白首太平[illegible]以微生親逢盛旦恰慶何願
許會頌聲導揚之音下采民言上陳口號

口號

凜凜重瞳日月新四方歡喜識天人共知若木初升
旦且種蟠桃莫計春[illegible]史黑山歸屬國[illegible]拜
丹宸紫宸[illegible]紅雲裏試問清都侍從臣

勾合曲

祝堯之壽詩既登於嶽[illegible]舜之功頭觀於備樂[illegible]庭
在列管磬同音上奏 宮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魚龍奏技畢陳詭異之觀[illegible]成[illegible]各致回旋之妙
群其尚幼有此良心仰奏 宸庭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兩階陳羽籥萬國走梯航 隊

問小兒隊

工師在列各懷白[illegible]之能[illegible]庭[illegible]有司[illegible]

知來意宣恐奏隊

小兒致語

臣聞生民以來未有　祖宗之仁厚乎上帝所眷錫以
聖神之子孫乎佑下民篤生我后曆舜瞳之日月皇
堯穀之山河君臨之初達四總於無外如川方至預
萬宇以來同恭惟　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篤實
識文武之大智體仁孝於自然歌詩思齊見文王之
所以聖誦書無逸法中宗之不敢康乃日載臨奉
共祝神筵於萬年之算洛書開五福之祥臣等倖逢
天對於吞吐化欲陳舞蹈之意不知手足之隨未敢
自專伏取　進止

勾雜劇

金奏鏗純既度九韶之曲霓衣合散又陳八佾之儀
舞綴新是停伶優間作再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游童率舞逐物性之熙怡小技畢陳識天懷之廣大
清歌既闋疊鼓屢摧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垂髻在列歛袂揃宮知北里之微敦獻南山之壽
霓旌金集金奏方諧上奉宸歡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君臣千載遇歡洽八方同樂隊

問女童隊

移絹綺作姬妾許臨顧游女之何能造彤庭而獻技
欲知來意宣恐奏陳

女童致語

妾聞漢已來翔共紀生商之兆君臣龍下集適周谷擢
之辰佳氣充庭和鑾載路華出房而雷動扇変星以
交開喜動人天恭逆草木恭惟　皇帝陛下受神詔
績文命經南三后在天宜興王之世有四人迪哲知
紆國之綿窮乃眷良辰欲均景福旋設九賓之禮遂
歌四牡之章妾等幸覩昌期獲隨文陛雖乏流風之
妙願輸率舞之誠未敢自專伏候　進止

勾雜劇

清淨自化雖莫測於宸心詼笑雜陳亦使同於衆樂
金絲再舉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綵袂云成正舊回風之能
龍旌却望聊敬還催再拜　天階相將好去

紫宸殿正旦教坊詞 元祐四年

教坊致語

臣聞行夏之時正莫加於人統保周之舊王方在於
鎬京惟吉月之布和休庶工而未作使華遠集鄰好
交脩萃簪笏於九門來車書於萬里將興嗣歲以樂
太平恭惟　皇帝陛下躬履至仁誕膺眷命法天地
四時之運民日用而不知傳祖宗六聖之心我無爲
而自化九德咸事三年有成始御八音之和以臨元
日之會人神相慶夷夏來同臣等忝與賤工得親壯
觀知輿情之願頌頌盛德之難形不度荒蕪輒進口號

口號

九霄清蹕一聲雷萬物欣榮意已開曉日自隨天仗
出春風不待斗杓回行看萬莢催耕籍共喜梅花映
壽杯欲識太平全盛事師師鵷鷺滿雲臺

勾合曲

東風應律南籥在庭餞臘迎春方慶三朝之會登歌
下管頗聞九奏之和上悅　天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工師奏技咸踴躍以在庭稺孺聞音亦回翔而赴節
方資共樂豈間微情上奉宸　嚴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仙山來絳節雲海獻蟠桃隊

問小兒隊

六樂充庭九賓在列何彼垂髫之侶欲陳振袂之能
必有來誠少前敷奏

小兒致語

臣聞正月上日萬壽所以更新群臣嘉賓四方於是
觀禮雪方占於上瑞風已告於先春及此良辰設爲
高會恭惟　皇帝陛下子來九有泰覆兆民煥乎其
有文章昭然若揭日月安西都護來輸八國之駿南

極老人出效萬年之壽遠在瑾於鄰使受圖籍於蒼
胡聲右撥金奏鈞天之廣樂跳九舞於盛平樂之都
場臣等沐浴太平詠歌新歲鼓舞咸韶之韻蹌揚鳥
獸之間未敢自專伏候　進止

勾雜劇

以雅以南既畢陳於衆技載色載笑期有悅於宸顏
舞綴暫停優詞間作金絲徐韻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酒闌金殿既均湛露之恩漏減銅壺已盡流風之妙
望彤墀即申祝整翠袖以言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臣聞天所眷命生而神靈惟三代受命之符孝于
孫曰實萬世無疆之福延于我民候南極之祥輝交
北鄰之瑞節同趙錫燕冀堯封恭惟皇帝陛下稽
古溫文乘乾剛粹體生知之聖猶學誠妙用於何言
故得六聖承休三靈眷佑德隆星曆壽等六符而泰
階平何行地中錫九疇而叙彝倫正屬延禧之令旦
復長發之嘉祥風設九奏賀於延遍舞六代之樂
日無私於臨照葵藿自傾天有信於發生句萌必
達臣等幸歷塵法部獲造彤墀下採民言得三萬里
之謠頌登歌壽以八千歲為春秋不腆塵談
進口號

口号

風卷雲舒合兩班曈曨瑞景天顏開昔已獲千秋
鏡積德長為萬歲山臘雪未消三務起壬人不用
五兵閑相逢父老多和氣卻笑華胥是夢間

勾合曲

笙簫同音考中聲於神鼓鳥獸率舞決和氣於鈞
天上奉宸歡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奏技殊庭振徽聲於無外造謠童頌遵而至化於自
然上奉皇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壤歌皆白髮象舞及青衿樂隊

問小兒隊

跳踉廣陌初疑竹馬之遊合散形埒忽變鵷鴻之
狀欲知來意宜悉敷陳

小兒致語

臣聞流虹啟聖非人力所致之符湛露均恩與天下共享
其樂傍行海宇外薄戎夷咸歌載風之秩若識無疆之祝共
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將聖多能大度德於予既無愧擇
之聽民人樂告以甚輔成經綸之文法慈儉於東朝紬詩
書於西內式臨紅日便春風之用非為游觀之樂庶幾太平
之福臣等樂生盛世學樂太師就列紛紛雖無於鳥獸
赴音仇仰亦少效於涓塵未敢自守伏候進止　只雜劇
樂且有儀方君臣之相悅不知並文武之並用欲佐
歡聲宜陳善謔金絲徐奏請南來歌　放小兒隊
未技那陳下情無雅只將文於緣兆猶歛袂以回翔
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飛步壽山追香塵於羅襪散花御路泛回雪於錦茵

上奉　宸顏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生商來歸乞　浴佛降群龍　樂隊

問女童隊

玉座天臨雖仙凡之有隔翠華雲合豈草木之無知

竊瞻天階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千里一曲爰發源於濁河萬歲三稱隱擬聲於靈岳天人並應夷夏來同雖出北里之微敢獻華封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睿文冠古神智無方同堯舜之性仁而能濟衆隨成康之刑措猶待積年共欣建丑之正再覩興龍之會桑田東海頌壽筭而未乾汗竹南山書頌聲而無極妾等幸以賤質獲望戴頭振萬于庭欲起干旋之節聞歌以雅庶階嗟之音未敢自專伏候　進止

勾雜劇

雙綴暫停歌鐘少闋必有優[illegible]妙以資載笑之歡

上悅天顏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妙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

肸拜天墀相將好去

樂語終

東坡外制集目録

上卷

傅堯俞吏部侍郎
趙瞻戶部侍郎
王克臣工部侍郎
李之紀廣西提刑
田待問淮南轉運判官
孫昌齡知福州
馬默司農少卿
兩浙運副許懋再任
蔡濟兩浙運判
范子淵知兗州
崔氏特封永嘉郡君
皇叔皇兄追封
王濟西頭供奉官
童湜特叙內殿崇班
謝卿材福建轉運使
趙偁淮南轉運副使
呂温卿李元輔除知州
王誨知河中府
孫鬲通判泗州
荆王楊王所乞推恩八人
張禧轉三官
鮮于侁太常少卿
范祖禹著作郎
孫覺給事中
皇伯祖克愉贈開府
蕃官元遇常等覃恩轉官
宗晟妳孫氏封康國太夫人
劉唐知恩州
皇叔叔曹封廣平侯
李司供奉官
張汝賢發運副使
狄諮劉定各降一官
范子淵知峽州
劉錫永父元承事郎
叔頫男畋之三班借職
鮑耆年張峋除運判
李周太僕少卿
范純禮吏部郎中

余希旦知濰州
王哲知衛州
郭祥正追恩封承議郎
王荣授遥郡刺史
謝景三班借職
皇祐仲郃贈使相
士暇右班殿直
克舜遥郡防禦使
劉與周閤門祗候
王安石贈太傅

楊繪知徐州
陳薦贈光祿大夫
呂稽仲唐義問除提刑
沈叔通知海州
孫向保州通判
鄧關朝散郎（密素州貲 乃金錠）
荊王新婦王氏潭國夫人
劉庠贈太中大夫
李琮知吉州
高士良文思副使

皇叔叔逖追封河内侯
孝騫孝治等遂州團練使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
仲遂遥郡防禦使
韓維妻張氏同安郡夫人

中卷

司馬光贈三代妻
張恕將作監丞
趙濟知鄆州
李承之知青州

韓維贈三代妻
趙濟落職管勾中岳廟
王彭等三人除知州
王子韶周尹除郎中
蔣之奇知潭州
皇伯祖宗勝贈北海郡王
劉有方昭宣使
宋滋右侍禁
鞠承之秦州通判
文及衛尉少卿

李杲卿等四人除漕
童垟父參承務郎致仕
單可度三班借職出職
智誠知宜州
張仲左班殿直
張誠一分司南京
陳洞知陝州
陳燮知鄭州
姚居簡轉三班借職
賈運民知軍呂升卿通判

張世矩再任鎮戎軍
劉誼知韶州
呂惠卿責授節度副使
許懋知福州
喬執中張安止除漕刑
宇文昌齡祝庥除郎官
侯利建等五人除漕刑
王禮知太康縣
張安行討丞韓敦立倅齊州
喬執中吏部郎

蔡子元權知新州
楊汲等二人落職除知州
趙高轉朝議大夫
趙思明知永靜軍
鮮于侁大理卿
吳處厚貴種民除知軍
顧臨唐義問除漕使
張問秘書監
范子奇將作監
錢長卿鄧溫叔除郎官

林邵太僕丞何琬鴻臚丞
文保雍將作監丞
李南公等四人除知州
高公繪公紀防禦使
李之純戶部侍郎
穆衍金部員外郎
孫路陝西運判
蘇頌刑部尚書
王公儀程高除夔漕
呂由庚太常寺太祝

杜訢鍾謝景伯除少卿監
辛押陁羅歸德將軍
高子壽三班借職
李侑尚藥奉御
耿政東頭供奉官致仕
吾敦中吏部郎中
下卷
李之純河北都運
呂大臨太學博士
羅適程之邵除赤縣

杜純刑部員外郎
劉霆之陳留縣
皇伯仲嵘贈東陽郡王
杜紘右司郎中
裴景等三人知州軍
楊晟謹吳天奉雲各轉一官
呂大忠發運副使
蔣之奇知廣州
吳安持劉理除知州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李曼知果州
黎珣知南雄州
張赴再任乾寧軍
皇伯仲嬰追封中國公
林邵開封府推官
鄧義叔王諤除郎官
王荀龍知棣州
黄寔章承事郎
劉摯兼侍讀
處士王臨試太學錄

皇叔克春追封濮陰侯
寇考卿彥明左班殿直
張敦禮節度觀察留使
内人張氏特封典贊
故尚宮趙氏特贈郡君
馮宗道梁惟簡内侍押班
梁從吉入内内侍省副都知
劉有方内侍省右班副都知
翟思等三人知州軍
馬大正大理寺主簿

荒之諫康識除知州
梁譖供備庫副使轉出
燕君古知渝州
孫諤魏朝賓宣義郎
王振大理少卿
李顥宣德郎
趙思明西上閤門副使
李承祐內殿崇班
蕭士元趙來寧知州軍
黃光瑞內殿崇班

文貽慶都官郎中宗正簿
皇兄令史贈博平侯
高士永知文州
高士績士彥左班殿直
梁惟簡皇城副使 同上
范百祿刑部侍郎
朱光庭王覿左右司諫
鮮于侁孫覺右諫議大夫
王巖叟侍御史
錢勰給事中

明堂執政加恩
韓維 張璪 李清臣 安燾 范純仁
呂大防
韓忠彥黃履轉朝請郎
克愛仲銑並遙郡團練使
王獻可洛苑使
陳次升淮南提刑
杜純大理少卿
郭晙開封府司錄參軍
林希中書舍人

東坡外制集目錄

東坡外制集卷上

給事中孫侍講傅堯俞可吏部侍郎

敕士以德望進則風俗厚而朝廷尊以經術用則議論正而名器重此君子所以難合而朕亦難其人蓋具官傅堯俞侍學篤行久聞于時歷事四世終始一節懷道不試十年于茲朕欲聞仁人之言置之講席非堯舜之道蓋未嘗言給事黃門未究其用往貳天宰益脩庶官董正治典以稱先帝復古之意可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敕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甚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儒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盍徵之意焉可

王克臣可工部侍郎依前龍圖閣直學士

敕朕承先帝之丕業居其宮室而服其器用常懼不稱而何敢有加焉惟是軍國之備凡仰于百工者乃以諉于冬官有事于斯當識朕意具官王克臣奮自儒術蔚爲聞人歷帥諸藩嘗佐事典才有餘裕所居見稱比由兗丘入奉朝請亟司空長貳難於其人茲命爾以舊官仍兼內閣之重勉率厥職外以成爾繕治之勞內以全予恭儉之志可

祥符知縣李之紀可廣西提刑

具官李之紀近自畿甸遠至海隅朕視其地如戶庭視其民如一家爾賦政赤縣而廉平之稱達于朕聽是用命爾按刑嶺表其一乃心毋或鄙夷其民如在朕側往惟欽哉

知楚州田待問可淮南轉運判官

敕具官田待問朝廷取材必始於治民異時吏或不更郡縣而任刺舉剛柔失中民以告病以爾端靜敏恪悃愊無華試于劇郡吏民宜之其即本道以究爾才往悉乃心毋使厥聲減於治郡可

兩浙轉運副使孫昌齡可秘閣校理知福州

敕具官孫昌齡爾奉使吳越而廉平之稱達于朕聽七閩之會其民智巧易以理服難以力勝今命爾爲守惟寬而明民乃宜之朕方復文館之職以廣育才之路遂以命爾往惟欽哉可

知徐州馬默可司農少卿

敕具官馬默爾以博學強記宏毅有守剛而不犯

明允不可歷試中外詢然有聞朕方選擇循吏入爲卿佐凡爾所能已試於外者其以告我而力行之往佐大農毋忽朕命

兩浙轉運副使許懋可令再任

敕具官許懋吳越之人凋敝久矣朕方經理煩苛以安養其衆非得循吏察視郡縣均通有無則民何賴焉以爾儒術精通吏事詳敏歷年于茲民使其政既信之俗必易爲功庶無新故更代之勞而有上下相安之美勉脩前業無怠日新可

新淮南轉運判官蔡滕可兩浙運判 音同前

敕具官蔡滕云云以爾名臣之子進以儒術歷佐漕府治辦有成東南富庶比於西蜀而機巧過之惟寬且靜則民不媮可

司農少卿范子淵可知兗州

敕具官范子淵朕於士大夫未嘗求備也將歷試以事而收其所長有司言汝治河無狀耗國勞民積歲而功不成朕惟水土之政與郡縣異其觀汝于牧民尚勉來效以益往愆可

故樞密副使包拯男太常寺太祝繶之妻壽安縣君崔氏可特封永嘉郡君仍封表門閭

敕惟汝甲族之遺孤大臣之冢婦夫亡子夭惸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撫養孤弱使我嘉祐名臣之後有立於世惟汝之功昔衞世子蚤死共姜自誓詩人歌之韓愈幼孤養於嫂鄭氏愈喪之朞若崔氏者可謂兼之矣其改賜湯沐表異其所居以風曉郡國使薄於孝悌者有所愧焉可

皇叔某贈密州觀察使追封東陽侯

皇兄某贈蔡州觀察使追封汝南侯

敕生分竹符所以廣恩於宗室沒享茅社所以寵綏其子孫眷予盤石之宗夙被麟趾之化國有常典我其

敢忘某等生于高明克自抑畏恭儉寡過綽有士人之風忠孝著聞蓋服 祖宗之訓屬既尊于中外禮當極於哀榮命以廉車即封其地爰疏五等之貴以慰九原之恩庶其有知服我休命

士斎可西頭供奉官

敕具官士斎汝宗室子生于安逸而能誦習文法以求自試蓋亦有志於士者朕何愛一官不以成其志乎可

童湜可特叙內殿崇班

敕具官童湜汝奉法不謹坐廢歷年而能柢畏以蓋

前失既更大眚稍復汝舊往服厥官益敬無怠可

謝卿材可直秘閣福建轉運使

敕具官謝卿材先王設官制祿非特以勸功興事也將以觀士之所守而進退之惟愛身者為能愛民惟知義者為能知利以爾臨事有守信道不回治郡有方奉使不撓力行古人之事庶幾循吏之風釋此大邦付之一路仍進直於書府俾增重於使權無輕遠人謹視貧吏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

趙偁可淮南轉運副使

敕具官趙偁汝昔為文登守而海隅之民至今稱之推文登之政達之齊魯刑平賦簡所部以安今淮南之人困於征役而重以饑饉汝往按視如京東之政以寬吾憂可

呂溫卿知饒州李元輔知絳州

敕呂溫卿等監司郡縣其職不同其為養民一也夫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今自勞徙者移治一郡其深念之服于朕訓以求終譽可

王讜知河中府

敕具官王讜汝以名臣子老於治郡所至安靜吏民宜之河東吾股肱郡方唐之盛世有蒼守風流未遠

王荀龍知棣州

敕具官王荀龍平原厭次沃野千里桑麻之富衣被天下宜得老成循吏以輔安良民式遏姦慝訪之左右咸曰汝宜往悉乃心朕將觀焉可

黃寔章獲賊可承事郎

敕具官黃寔章勞能之賞不計日月爵祿之報必視首功宜從遷秩之勞以勸追胥之勇可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敕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朕惟臺諫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於已失而勸講進讀之士蓋朝夕納誨故日化而不知咎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劉摯以道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焉宜因古今冊書之成文取其興壞治亂之要論言之於無事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等臣之大願乎可

處士王臨試太學錄

敕具官王臨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朕初不汝知也而光論汝可用其試之太學汝勉之矣朕既因光以知汝亦將考汝所為而觀光焉可

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可

范祖禹可著作郎

敕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史獨書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於廊廟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亮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illegible]筆於其間則善惡貿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事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往祗厥官無曠乃職可

孫覺可給事中

敕朕聞明主在上凡侍從皆得言若其不明雖工諫亦失職朕以沖眇丕承　祖宗未堪多難之日憂常恐不聞其過下至執藝猶當盡規豈必諫臣而後論事拊茲封駁之重任參黃散之間亦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孫覺克行不違道言不違仁處以孝聞出以忠顯先帝所以遺朕天下謂之正人屢告嘉猷固非小補間自西省遷之東臺而覺方進陽城之直詞固懷蕭生之雅意重違其請閱月于茲卒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抗章伏閣之志施於還詔批敕之間其一乃心以稱朕意

皇伯祖克愉可贈忠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敕國家蒙累聖之餘澤眷宗室之多賢雖設官以董其私置傅以道其學而重以吏事責之懿親青衿而服纓白首以奉朝請雖有閒平之盛德歆向之異材皆湮沒而無傳故嘆息之何及尚頼本支之茂蔚爲邦國之華不幸云亡惻然永悼具官克愉忠孝以爲質禮敬以自文持滿矜高若得諸侯之孝履信思順合於大有之賢小心自將没齒無過方朕不言之際遽爲永逝之悲日月有時窀穸告具賁以

旌旄之寵仍兼將相之榮豈獨慰九泉之思亦將勸厥邦之義可

蕃官元遇常等十二人覃恩轉官

敕具官某等錯居吾圉世濟其忠翊戴臨御之初豈有中外之異各從遷秩以廣異恩祗服寵靈益堅守禦可

高密郡王宗晟延安郡王宗綽所生母孫氏封康國太夫人

敕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也朕方因親以敦愛廣愛以及民封節婦之閭以勵能樹賜高年之帛以助養老

而兄屬籍至近賢王篤生欲大慰於慈心宜特推於異數孫氏四德純備五福蒋臻豈惟擢秀於閨門固已流芳於宮闈舉觴坐上有伯仁仲智之賢持節洛濱皆汝南琅琊之貴爰改封於樂土俾正位於小君服我休恩介爾眉壽可

客省副使劉琯知恩州

敕軍國異容兵民異道治戎擾旅以鷙勇為上以流宣化以忠厚為先爾久練武經本由才選屢更煩使克有成勞試于一州祗服朕訓可

皇叔叔曹贈洺州防禦使封廣平侯

敕官至持節爵為通侯非我勳勞之臣則必親賢之屬豈云虛受維以飾終具官叔曹生於高明力自脩飭克有常德以沒元身乃眷衡漳夙爲重地爰假一麾之寵就分五等之封庶其有知服我休命可

左侍禁李司可供奉官

敕蠻不畜哀懲嶺竊發不時討擊何以懲艾爾能奮命破走夫竽何愛一官以勸吏士可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敕具官張汝賢朝廷於南方復置都漕者所以均節詣路之有無以歲課時入而已非以求贏也今之則多收羨財以幸恩寵而民受其病以爾昔史號稱敢言奉使江表罪人斯得庶幾知義利之分者是以命爾寵之新職往惟欽哉

詔以狄諮劉定各降一官

敕具官其等奉使一路以卹民奉法為先今乃不然頻聞一聲溢于朕聽以肆其下曲法受賕收聚毫末與衆圖爭利使民無所致其怨至欲賊殺官吏朕以更赦置之開其自新而嘗議未厭其削一官往思厥愆服我寬政可

范子淵知峽州

敕具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横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尚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

敕劉元年尚齒教民三代之義咨爾百年之故老乃吾六世之遺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壽張蒼事秦柱下而至漢孝景思邈生隋開皇而及唐永淳古有其人

以今觀之何愛一命耐其子孫可

某某可敢之可三班借職

敎敢之汝今無係早世綠母之生明以損一官其

以充安若惜敢母息可

故某等京東運判張峒西京西運判

敎具官某等朕惟百姓之命寄於郡縣而守令之賢不能人知其賢獨賴部使者爲朕耳目而已爾長一郡以才良聞於之有屬以究其用其使上無情吏下無冤民以稱朕意可

李周太常少卿

敎具官李周某臣正厥后克正見於用世無邪思辰斷獄形於晉爰朕命此職亦難其人以爾素心不回臨事有守通練世故灼知民情所以理爾者出並將卑工爲政而已哉可

范純禮吏部郎中

敎具官范純禮嗚呼惟乃顯考克明德秉哲以左右我仁宗皇帝肥德於克舜天亦維相之使世有人以佐我相機將帥之事今汝獨在外朕惟期遡不可以私用驥騄不可以小試命以天官之屬其以進之並御能往欽哉可

余希旦知兖州

敎具官余希旦本以才選坐累失職亦云久矣肆余因不更之海名邦民當往務忠厚

以可

安知滑州

敎具官安昔先我四朝之舊臣經德秉哲爲老不今人以爾好學守郡名在循吏而又不郡之太行之民商守以安

可

郭祥正單恩承議郎

敎具官郭祥正左丞朝陳錫單及方外于有通之臣可無之寵命

一心可

王可郡刺史

敎具官王刺史漢官秩六百石魏晉以來皆之任今爲親動不在此選人出分虎符民所宜選官以名可

謝可三班

敎謝長至一

以忠恕之功獲補盛事惟厲與慎乃克有終可

皇伯仲郃贈使相

敕親親以藩王尊賢以尊朝廷古之道也況於死生之際恩禮之重固有常典我其敢忘皇伯具官仲郃生於高明克自祗長出就外傅聞好禮之稱退省其私有為善之樂亦云不淑惟此閔凶慰我永懷豈無異數參衣赤舄能助三事之臣玉節牙璋坐享專征之盛豈云虛授維以飾終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士暇右班殿直

汝宗室子始名而祿得之非艱守之惟艱祇服朕訓乃克終譽可

克舜遷郡防禦使

朕於宗室無所愛也然猶不欲虛授以速人言得之惟艱乃固後悔凡有進秩必付有司致其歲月察其行義則朕與汝皆無愧豈不休哉

劉璵閤門祗候

惟我神考篤二將帥生則厚其寵死則恤其孤將使識朝廷之儀習軍旅之事無忝厥祖以世其家成汝之志可謂至矣將何以報之可

王安石贈太傅

敕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群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群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

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生用舍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楊繪知徐州

敕楊繪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疎於防患而篤於憂國其自為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效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闇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者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

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

陳薦贈光祿大夫

敕昔我英祖博求天下之士以輔翼我神考于東宮二十餘年之間出陵既成人物改謝顧峿在廷一二臣外有存者朕惻然傷之永懷其人具官陳薦剛毅公器遂任重安劝左右以責難為愛君周旋藩邸以民爲報國論惡未彰風烈如在雖死者不可復作而追榮之典猶足以寵綏其子孫且使朴忠守道之士知朕意之所予者可

吕穆仲京東提刑唐義問河北西路提刑

敕先帝立法吏制所以約束臨司守令使不得營私而害民者可謂至矣朕始能賦象之令復征徭之法凡先帝之約束當益申而嚴之使出力於政之民無所復病以爾穆仲等武端靜有守以為政者亮多聞志於往道而京東河朔皆天下要地往脩厥官稱朕意焉可

沈叔通知海州

敕朕嗣位以來通商惠農施舍已責有不順成廛政畢舉而海瀕之民君羣聚剽掠此必不稱職備災無素之過也今選命汝惟社安之非勝之也民實有以生矣其肯自弃於惡可

孫向保州通判

敕孫向一郡之寄在汝守貳察姦舉能既復其舊矣則逹政之吏可以有爲爾通練民事既試有勞其從所請以觀來效可

鄧朝散郎

擢罷之鄉上幣所出累年於此勤亦至矣法當遷秩以荅久勞可

荊王新婦王氏濮國夫人

敕易稱中饋爲家人之正詩美采芣蓋稱蘋藻之功敕婦德有常含章不曜能使君子樂且有儀則內助之賢從可知矣王氏早服師傅習聞詩禮宜其而能恭儉俯仰捷於子姓公問雍然刑于宗族其啟封大國務服官廷宜以彌我叔父之德爲内命婦之志豈不休哉可

劉庠贈大中大夫

敕國以求賢爲事士以得時爲急士既難進而易退時亦難得而易失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古人之歎復見于今具官劉庠才備德博器遠任重述事三朝出入二紀英祖神考實知其人而剛毅朴忠不少衰

咨故老如庠等輩不過數人方將留召用命
不必假從九原可作雖百身其何贖寵章異數賁于其
柩雖知無益以塞余哀可

李琮知吉州

敕李琮汝以久遠無根之賦使民感悵貧之吏均之于
無辜之民民以病告聞之惕然使吏覆視皆如所訴
既正其事矣而汝猶自言若無罪然朕惟更赦不汝深
譴遷于一州從汝所欲之廬陵之富甲於江外往使民安汝
朕則汝安可

高士良可文思副使

敕高士良汝閱習民兵技藝超等課以歲月於法
當遷往服寵靈益思来效

皇叔叔遂可贈懷州防禦使追封河內侯

敕生于富貴而無驕逸之患終于祿位而有歸全
之美始終之義有足賢者具官叔遂性於忠孝文
以禮樂蓋家祖宗之澤而服師保之訓克有令問
以沒元身日用爵之通侯官以持節上以悼勸於
宗室下以寵綏其子孫可

楊王丁孝壽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
遂州團練使

敕其等歩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
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
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
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為萬世法朕奉
侍兩宮親行新第顧瞻懷思潸然出涕昔漢明
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為樂王言為善最樂帝大
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
之簡牘夫上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
自勝衣以上煥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
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乃父祖以為
邦家光可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

敕婦人之德如玉在淵雖不可見必形諸外視其夫有
羔羊之直福其子有麟趾之仁則內德之茂從可知
矣具官呂公著故妻魯氏名臣之子元老之婦所資
者深故志存乎仁所見者大故動協于禮環佩穆然
閨門化之而降年不永祿不配德其改封大國正位
小君照燭名何女史之光非獨慰其夫子而已可

仲遲可遙郡防禦使

敕仲遲居公族而有閒易處富貴而無溢過[illegible]以叡

皆有位者雖不任以事無所施其才而刑于朕躬爰有以攷其行日月其邁爾秋當遷朕不爾私服之無愧可

韓維妻張氏同安郡夫人

敕朕登進元臣專以德選退食委蛇省察其私有召南之風焉除抑威儀惟德之隅非內有相蔑何以及此具官韓維妻張氏生于冠族作配君子言有物則行應圖史宜疏湯沐之封以稱山河之象祗服明命佑我老臣俾無內顧之憂尊任仰成之寄可

東坡外制集卷上

東坡外制集卷中

司馬光三代妻

曾祖政太子太保

敕書曰皐陶邁種德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古之君子有種德於百年之前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具官某故曾祖某官某篤行有常信於鄉國懷道不試遺其子孫天不吾欺再世而顯至于曾孫其德日躋衮衣繡裳進位于朝退有事于家廟其致朕命詔于有神尚食其報以康乃後可

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

敕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予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專靜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清白之訓不墜于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異數詔于幽穸稚節副笄尚服享之可

祖炫太子太傅

敕朕有元臣以德媚于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illegible]

之首則稽首而聚觀之況其父祖墳墓之所在望其草木蓋有流涕而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父某官某篤學力行追配前人徒遂難進止於一命無疆之慶在其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歆予寵章以慰民望可

祖母皇甫氏温國太夫人

敕夫天命之所至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今富貴壽考光顯于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夫有不仁而得之者也某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于閨門好禮慈儉刑于姻族始生賢子以大其家而餘澤方茂福禄未究再世之後莫之與京愍册追榮國有常典庶幾幽壤服我寵靈可

父池贈太師追封温國公

敕朕聞盛德之士必與天合考之古人而無疑所謂兇祥而不愆雖不當世必有達者某官某故父某官某德為世範言為士則躬蹈儉約之節庶幾顏閔之行事我 仁祖為時名臣而儒術之用止於待從德澤之施極於方鎮天之等其世篤生異人不求而名自章不言而人自信皆曰 司馬之子宜為天下之用朕既承民言俾秉國成而淵源之深推本所自命以師臣所之大國使人知有道之士雖没有無窮之休可

母聶氏温國太夫人

敕古之烈婦者在史冊非有憂患不見名節若夫令德懿行秀于閨門而湮滅無傳何可勝數獨賴子孫之賢或以表見於世君子之欲得君行道豈非以顯親揚名之故歟某官某故母聶氏某以淑文婉于德人共儉信順以相其夫慈和敬愛以成其子俾朕得名世之士以濟於艱難其遺風餘澤蓋有存者改封大國正位小君非獨以報其德庶幾令名與子俱傳於天下可

故妻張氏温國夫人

敕夫婦之好義同肩友勉厲相成於艱難之中而死生契闊於安樂之後朕聞其事惻然傷之具官某故妻某氏少以女工不勞婦師歸于德門克有令問從我元老詞寵居約遊神清淨之域寧德攸奠之宅始終之際無愧古人我有寵章慰其永逝其正名於大國以從姑於九原可

張卿將作監丞

敕朕惟人材之難長育之無素事至而求有不可得是以訪之元臣大老之家推擇其子弟庶幾似之以爾名臣之子篤學好禮敏於從政試之一事以觀其能

遂敍無忝乃父以稱朕意可

趙濟知鮮州

敕趙濟古者官有常人士有定論雖也可使南面求也可使爲百乘宰論定而官不得則民服汝以爲師歷年於此矣考之清議不曰汝宜尚其職以視來效敬之戒之毋先朕命

李承之知青州

敕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賈阜通儒俠雜居可謂大府長者賢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于甲族爲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爲齊問治於其師蓋公公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嘉可

韓維三代

曾祖處均燕國公

敕漢諸袁之父子四世繼出五公唐諸溫之兄弟同時並列三省著在圖史古無擬倫眷予世臣有若韓氏德事　仁祖始參大政篤生三子咸秉國成豈惟嗣世之賢實賴積善之報具官某曾祖處均清德不耀久而自彰天祚厥家世濟其美咸有雲孫之貴爵爲三壽之成迹予纘嗣之初繼受艱難之託甚文而折既直且溫旋觀純德之全尚識遺風之自是用因上公之秩載揆開北國之新封仰以增廟室之光華俯以慰孫曾之休惕可

曾祖母李氏燕國太夫人

敕朕惟公卿之家有能父子躬履德藝克三世非其淵源深長外有忠義諒直之賢內有鳲鳩均一之助亦安能爽世承承義久而不忘者乎具官韓維曾祖母李氏賢德名家作嬪良士珩璜之節動必以禮蘋蘩之薦祗而有儀用能使其後昆丕顯我國家以殿戰於世今其蒞政責任茲始余亦何愛大國不以易湯沐之舊號

祖保樞魯國公

敕朕方圖任股肱之臣以光大祖宗之業永思所以慰其爾私今之念祖莫不如我是以推而恩命褒顯前人具官某祖某躬服仁義著迹鄉黨積累深厚見乎子孫或佐我仁祖之盛明或相我神考之休烈遺風未遠故吏尚存追茲追紹永維用者哲朕既恭默思道弃拱責成與其寵祿朕躬不若歸其大其祖上以報始其之德下以勵於孝之誠俾新曲阜之封

以寵師臣之贈服我休命益大爾家可

祖母郭氏周氏贈國太夫人

敕古者婦人爵因其夫貴以其子雖有過人之才絕倫之行不得所託不表於世今命聊臣父爲子兄弟宛後相望以師長我百辟顧推鴻恩先顯祖烈維考繼妣咸追錫休命肆于寵嘉之具官位母某氏德揚閨閫化及宗黨光昭家人之正居有悶嬰之福程衣之盛由子而獲國封之貴及孫而大茲用錫爾周公之嬪以臧韓氏之祧庶其有知服我新命可

父億贈某國公

敕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蓋減武宣如尚藥石以待疾病如楩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時之大政德業備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某故父某少以異材進由直道出爲循吏入爲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疾富貴奕世而天不厭爾生三子翼軸兩朝旌旂交馳榮孰大哉朕欲賁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今爵故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求爲北主之藩輔可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

敕慎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可以及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及而追榮之典可以貫幽明褒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具官某某故母某氏族爲士望德爲女師恭儉以相其夫嚴敬以成其子使朕獲老成之佐以濟艱難之初宜推異恩以報舊德可

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

敕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于事有言語文章之美而不得聞于人而況仁而不壽賢而不祿者乎此詩人所以賦彤管而史氏所以傳列女也具官某故妻某氏少以女士秀于閨門來嬪德人動以禮法而不得與君子偕老豈弟以朝矣哉若人命之不淑其敢賜湯沐寵以訓詞庶幾蒼蒼之遺芳不與宿草而共盡可

趙濟落直龍圖閣管句中岳廟

敕趙濟有司言汝罪惡有狀小人有不忍爲而汝爲之朕惟羞汙搢紳重置汝于理其退屏散地以勵風俗可

王彭知婺州孫昌齡知蘇州岑象求知果州
敕具官某爲吏莫不欲威而明威不可立也惟公則威明不可作也惟虛則明郡無大小民無剛柔事無繁簡政無難易惟公而虛無適而不治以爾用法之久不失仁恕折獄之多滋識情僞[illegible]其悉乃心施于有政不侮鰥寡毋撓獄市稱朕意焉可

王子韶主客郎中周尹考功郎中
敕王子韶等事有繁簡才有所宜要之郎官天下之清選也朕有所擇於其人而無所輕重於其間以爾子韶博聞彊記老而能學以爾尹果藝而達知無不爲各率其職而用其長朕將觀焉可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敕三后在上遹文在下炳若雲漢昭回于天乃眷藏書之府因爲育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割符分憂一掛名於其間遂增重於所往且使民見侍從之出守知朝廷之含遠也具官蔣之奇少以前材輔之博學藝於從政發而有功使之治劇於一方困當生觸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間務安斯民以稱朕意可

皇伯祖宗勝贈太尉追海郡王
敕夫以三公之官冠諸侯王之爵元勳威戚猶有不能兼者非我父兄親賢之隆加之死生哀榮之極則朕豈以此段非其人哉具官宗勝生于高明克自抑畏□孝以爲質禮敬以白文貴爲人爵而無驕佚之譏考終天命而有歸全之美始終之際中外所賢日月有時窆穸吉具備物典冊以將余哀豈獨慰九原之恩蓋將勸鼐邦之義可

劉有方可昭宣使依舊嘉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
敕朕爲天下父母推一心以馭百官內外雖異受無差等官欲其慶賞過之祉受有名之賞則上下相安人無間言具官劉有方少知忠恪晚益謹練砥礪廉隅有搢紳之風祇畏簡書無勇怠之色歷歲滋久積勞當遷考之有司皆曰應法往服新寵厥不汝私可

宋滋可右侍禁
敕宋滋戰場之臣所以奮不顧身義不旋踵者以朕爲能卹其孤也何愛一官不以慰死者之意且以爲吏士之勸乎可

鞠承之可秦州通判
敕鞠承之自恢復西鄙秦爲內郡宿兵之衆有損於前而遠輸之勞至利給從軍政雖簡民事爲重監郡之職專在養民有司擇材曰汝可使往辦乃事勉爲所知可

文及可衛尉少卿

敕文及汝三公子以才行聞擢置要劇朝以為宜而師臣執謙重違其請周旋宿衛職親而務簡雖未足以安觀汝能而退食休沐下東里門歸衣子舍豈非搢紳之美談而當世之榮觀乎可

李杲卿可京西轉運副使張公庠可廣東轉運副使楚潛可廣西轉運副使吴莘可廣東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朕即位以來發號施令務求厥中而吏者喜縱忘先帝之約束急者樂刻暴文吏之故態汝以才能治狀達于朕聽其往視之夫治民如牧羊[illegible]視其後者而鞭之可

童珪父參年一百二歲可承務郎致仕

敕童珪父參古者天子巡守方岳之下問百年者就見之而鄉縣役老趙武論其輿尉今汝黄髮鮐背以上壽聞其可使與編戶齒乎往以忠孝教而子孫可

單可庚可三班借職出職

敕單可庚在官滋久吏事亦多而無大過有足嘉者往祗寵命益務廉乎可

智誠知宜州

敕智誠蠢下蠢戎蠻之蜂蟻勝之不武不勝為患惟尔守臣忠信兩立勝之以不戰消患於未萌則民受其賜予惟汝嘉可

張佇可左班殿直

敕張佇歲之不易盜賊屢作變出[illegible]男爵以勸近[illegible]用能奮身以除民害必信之賞[illegible]其可忘乎可

張誠一責受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

敕張誠一孝治之極天下順之不子之罰民之輕犯而貴近之間尚有誠一朕甚傷之乃者無言設行[illegible]孫氏之狀論者紛然方[illegible]其罪而悖德隱惡[illegible]達于朕聽致審其狀至不忍言時不云乎行有死人尚或墐之猶曰父母而不能墳父之書以為[illegible]徐存正而令汝之所為者何為至此極也縱朕不問汝亦何顏以處搢紳之列乎可

陳侗知陝州

敕陳侗士臨利害之際而不失故常者鮮矣以爾出入兩府幾二十年安於分義不忘[illegible]以千進取死喪之威兄弟孔懷領為一郡以[illegible]朕甚嘉之夫入為[illegible]出為二千石此亦搢紳之高選也汝

勉之可
傅燮知鄭州
敕傅燮鄭廢爲邑復爲右輔終營繕完之勞也
既其病而吏亦勤矣以爾樂易之政屢試有聞往任
其事寬信以御民強敏以御吏稱朕意焉可
姚居簡神术衛上京酺貨其下三班借職
敕姚居簡不煩民力而辦官事食其所運穿所失公言
可
賈種民知漢陽軍呂升卿溫判海州
敕賈種民等天下有道士知分義論品清濁各有限度
知種民升卿亦不汝棄往服寵命其祗厥官可依前件

張世矩再任鎮戎軍
敕具官張世矩高平故地秦漢所廢啓以夏政疆以
戎索惟威與信並行德與法相濟則種落內附民安
其生以爾習知邊情亮有武略照政之是歷年于茲
夫已信之民易治已練之兵易使無改乃往但益觀厥
成可
劉誼知韶州
敕具官劉誼汝昔爲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阨
窮而不悔夫豈知有今日之報乎孔子曰巧一言又安色

鮮矣仁夫能爲朕牧養遠民惠鮮鰥寡者必爾毅不
回之士也往服厥官益信汝言可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
得簽書公事
敕凶人在位民不與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
天之罪永爲垂世之戒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
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
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
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
可以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 先皇帝求賢若

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
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奸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
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
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
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
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
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乱舊章力引
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
踐阼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
圖奧汗之文止爲欺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

以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可

許懋秘閣校理知福州

敕許懋七閩之會其民智巧吏得其人則靡然心服
不勞而治不得其人則紛然力爭雖勞不服以爾[illegible]
政東南民用不擾頃入而信厥聲藹然肆余命爾
長茲劇部夫身在江海之上而職在親闈之下民之
聽望顔不爽欲可

喬執中兩浙運副張安上提刑

敕喬執中等夫以郎刑之道達之下主計則非文法
之吏以爾執中奉使東南吏服其明民[illegible]
安上賦政毗陵吏見而有制嚴而不戕是以命爾各職[illegible]
服夫民新脫賦泉之弊以從力役之政其[illegible]貪吏
以無害我成法可依前件

宇文昌齡吏部郎祝庶刑部郎

敕昌齡等古之君子以人物掌選而士不濫進以經
術斷獄而民無怨言嗚呼何修何飭而至此歟今吾
一之以格律而不免於吏姦賤何哉昌齡以儒學進有聞
于人庶以世家用能宿其業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依
前件

江東提刑侯利建可江東轉運副使福建運判
孫奕可福建路轉運副使新差權發遣鄭州
傅燮可江東提刑知常州張安上可兩浙提刑朝
請郎劉士彥可福建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朕姑罷賦泉之令復差役之法使民出
力以事其上不責其所無有幾以富之閭閻焉知農
夫之望歲也而差發之際吏或緣為姦農民在官貪
者勤心焉若郡縣御胥吏不嚴而監司察郡縣不謹
則南畝之民不困於縣官而困於吏其與幾何爾以
治行達于朕聽或已試之効或近臣之薦以能明識
朕意以保民察吏為本謹視其廉貪仁暴勤惰明
闇以詔賞罰朕亦將觀汝所為而進退焉可依前件

奉議王續知太康縣

敕王續朕以天下為一家然畿甸之民號為根本若近
者不悅四方何觀焉爾以才選往服厥事馭吏以明
保民以寬無失朕命可

新差通判齊州張琬可衛尉寺丞衛尉丞韓
敕立可通判齊州

敕具官某等朕於士大　苟便其私而無害於公者
蓋未嘗不聽然以養　為祠而求易地固朕之所

樂聞也往服厥職各祇乃事可依前件

兩浙運副喬執中可吏部郎

敕具官喬執中士知愛身則知愛君知愛民則知愛吏故端靜惠和之士施之內外無適不宜朕察汝久矣今自部使者入為天官屬無易其守以稱朕命可

供備庫使蘇子元可權知新州

敕具官蘇子元嗚呼交趾之變蘇氏之禍十年於此矣朕念之不衰哀亡而恤存不忍以常法待汝畀之一郡以勸事君敬之哉思所以發此者可不敬歟可

楊汲落待制知黃州崔台符王孝先各降一官台符知相州孝先知濮州

敕國家臨御百年哀矜庶獄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六聖一心簡在上帝而市井無以賴諧怨公行丕在廷尉治獄不啻秋官議法有守則仁聖在上姦宄自消豈有數年之間坐致萬人之禍死者不復誰任其辜具官某王孝先崔台符以畏失鄙夫之心而竊取君子之器欲與群小共分告訐之功專務巧誣以成疑似之罪詔加覆視冤狀了然以議不容釋辜交上卿從附下之罰少謝無辜之民服我寬恩益務循省台符汲此兩司云陸法安陽榮當為政赦恩未效者可

趙高厚勘轉朝議大夫

敕趙充國馮奉世名臣也而老於為將要師德郭元振儒者也而樂於守邊蓋疆埸未寧則以外為重而忠義所激不擇地而安具官趙高少以異材輔之博學虛心大對方觀邊重之文推轂西陲遂膺呈陸之守良成並著戎夏又安論歲月以稍遷姑從典收功名於不世勉及前人可

趙思明知永靜軍

敕具官趙思明武吏之進以守土扞城為高尚選而試壘之政以平徭決獄為餘事汝以財用往分漕符知高選之未易得而餘事之不可忽則實參適矣可

鮮于侁大理卿

敕具官鮮于侁儒者恥為文吏而廷尉不用仁人久矣流弊之末至於誦法而不知義附勢而不知法圖羅綸張延及無辜朕甚厭之爾德惟一信道不回雖古乎張何以遠過是以命爾庶幾天下復無冤民不然者朕豈以刑獄之事累老成哉可

吳處厚等知漢陽軍賈種民知通利軍

敕具官某等漢口新城漢陽控引江河之會為邑未安民不悅比詔有司修復從此以安而今復舊而新務適厥中平淮

均賦役使民宜之明致朕意以慰父老可

顧臨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唐義問河北轉運副使

敕具官某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苛從忠務以養民而寬厚之弊或至於媮夫外臺按事以不失有罪爲稱職若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良民困於吏則歸咎吾法朕甚憂之太原之民困於邊使者之任不輕付予以爾儒林之選號稱秀傑有能吏之才而不薄有長者之風而不媮其服新職以往一道往任其責以寬吾憂可唐義問云趙魏之地被邊帶河以爾直諒之節世其家聲豈弟之心不忽民事必能深識朕意以爾吏靖民爲本往任其責以寬吾憂可

張問祕書監

敕具官張問汝策名三朝宣力四方既有聞矣而篤老之年克己復禮稱道不亂朕聞而嘉之起之鄉閭列之朝會問國故事與民疾苦足矣不必勞以事也優游吾東觀以爲士大夫之表可

范子奇將作監

敕具官范子奇夫以百里之寄較之一路之民爲輕而任寄刺史入居九卿爲重爾久在外服奔走之勞按視之勤亦少休乎今宮室器用皆有常法守之勿失可以寡過往若予工毋廢厥職可

錢長卿比部郎鄧義叔水部郎

敕具官某等昔漢郎官出宰百里今自監郡以上乃與其選任益重矣非獨爲官求人以濟無窮之務亦將爲國儲士以須不次之舉雖會計滯淹有司之一事而馭吏摘奸朕將有取焉可

林邵太僕丞何琬鴻臚丞

敕具官某等爾向以才選出按常平之政官省而歸復使治民蓋將因能而任焉九寺之屬近在輦轂才之所宜易以闡達毋曠厥官朕不汝遺可

文保雍將作監丞

敕具官文保雍朕仰咸元老如涉得舟待以求濟苟有以燕安之使樂從吾游而忘其老朕無憂焉大臣之屬未足以盡汝才也而從政之餘遂及爾私並事君親豈不休哉

李南公知滄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揚知潤州

敕具官某等刺史秩六百石以按列郡而治行卓然

乃以二千石為郡守昔以責人者今以自責則物被其惠民無間言爾等比嘗奉使督察官吏公明之稱達于朕聽董制江淮控臨河海任亦重矣其益勉之無使風采減於乎昔可

高公繪公紀丞防禦使

敕鄭訓之德蓋活千人叔向之功尚宥十世矧先王拓狄之勳而聖母負扆之託子孫賢者休戚同之具官某性於忠孝文以禮樂襲故家仁厚之風躬布衣恭儉之節以爾父士林早緣肺腑逮事厚陵沒于中年賞不配德故推餘澤以及後昆抱能未施當俟可爲

之會臨寵而懼庶保無疆之休可

李之純戶部侍郎

敕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策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而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以爾具官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爲有司不吝出納宜膺蹤等之用庶無虛受之譏服我訓詞以厭公議可

穆衍金部員外郎

敕具官穆衍士能用其長以自表見者朕未嘗不試也要之必觀其始終然後能決其進退在此選者可不勉哉抑市之入所以權輕重通有無而非以求富也往服朕訓以永終譽可

孫路陝西運判

敕具官孫路困右之民困役傷財暨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服日夜以思庶幾其民勇而知方以爾出入秦蜀素知其利病往行所知以稱朕意可

蘇頌刑部尚書

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以無訟爲功乃者法病

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數求迪哲之人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蘇頌溫文而毅直亮不回仲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長子產叔向愛直兼古人之遺遭罹閔凶亦既祥禫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曾閔之私哀顧懷墳墓莫若蹈咸綽之前軌顯揚君親佇聞嘉猷以對休命可

王公儀夔州路轉運使程高夔州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役法既復民勞息肩矣然在官者皆農夫也三峽之民乃耕火耘與鹿豕雜居而賴良役者

[illegible]而吏[illegible]者此等豈能逃誅[illegible]
大臣薦故推用汝等[illegible]民無告非獨汝咎薦者[illegible]
勉哉可

呂由庚太常寺太祝

敕呂由庚　先皇帝有閔執法朕不及見也思其人欲行其言用其平生所守者猶以爲未足也而録其子嗚呼亦可以識朕意也夫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汝勉之矣朕不汝忘可

杜訢衛尉少卿鍾離昱伯少府少監

敕具官某等朕登進耆老崇德以靖民敦[illegible]儁良養材以待用非更練有素不輕用其人以爾訢久服官箴善守家法以爾昱伯其敏而藝有聞于時皆吾西世之良往服九卿之貳益固爾守將觀厥成可

辛押陁羅歸德將軍

敕具官辛押陁羅天日之光下被草木雖在幽遐靡不照臨以爾嘗詣闕庭躬陳珍幣開道于種落歲致梯航願自比於内臣得均被於霈澤祇服新寵益思盡忠可

高子壽三班借職

敕[illegible]高子壽[illegible]程力較[illegible]尚有[illegible]章入命以[illegible]官勉思自効

李有可殿中省尚藥奉御直翰林醫官

敕具官李有醫雖一技蓋通妙物之神法有衆許以功好生之德故[illegible]好爵用勸良能無忘三世之[illegible]保十全之效可

耿政可東頭供奉官致仕

敕具官耿政屬新霈澤覃及庶工雖請老以[illegible]先朝之逮事各從遷秩以寵歸休可

喬執中可朝請郎尚書吏部郎中

敕喬執中漢以郎官出宰百里今以郡守選[illegible]之[illegible]於古[illegible]重有司言爾[illegible]還其即正員以[illegible]業可

東坡外制集卷中

東坡外制集卷下

李之純可集賢殿脩撰河北都轉運使

敕乃者役錢貸息之弊民兵馬政之勞萃于北方而天不靖民河溢爲災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年於此矣嗚呼其孰爲朕勞來安集使復其舊乎以爾具官李之純治辦之能嘗見於用忠厚之節不移於勢是用進秩書殿遂重使指其往撫摩疲瘵之俗察吏以最之吏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朕將酌民言以觀汝政可不勉歟可

呂大臨太學博士

敕具官呂大臨太學禮義之所從出也不擇人以爲法而恃法以爲治可乎漢之郭太符融唐之陽城韓愈士皆靡然化之其賢於法遠矣朕方詔有司疏理學政而近侍之臣言汝可用以能於法禁之外使士有所愧而不爲乃稱朕意可

羅適知開封縣程之邵知祥符縣

敕羅適等赤縣之衆甚於劇郡五方雜處之林百賈盜賊之淵蓋自平時號爲難治而況市易始去逋負向繁役法初復農民未信以爾適學行純固有卹民之心以爾之邵才力強敏繁劇治安之意各服乃事以觀其能不患不足知求爲可知者可

杜純刑部員外郎

敕杜純用法如權衡權可以輕重移而衡不可以毫髮欺故司寇之職必有守道之長貳而輔之以守官之僚屬汝昔爲士師以廉節不回獨持正議以直屈枉往服朕官無易事之心行無心之法則予汝嘉可

劉霆知陳留縣

敕具官劉霆縣劇而難治故有司難於用人地近而易知故才者樂於自用臨政以簡決獄以明御吏以

嚴去盜以武能此四者孰不汝知可

皇伯仲睦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

敕祖宗之德天地並隆施及子孫皆享民社勝衣有朝請之奉闔棺有茅土之封始終之間哀榮斯極具官仲睦宗室之寡過雍容有常生不勤於交師沒見思於姻族既得考終之道可無追遠之恩豹尾神旗守臣之底命金爾盤綬藩侯之寵章服我寵光以賁窀穸可

杜紘右司郎中

敕具官杜紘士一歷都司卿幾清要非一時名勝不在此

燮兩路之交無出吾右者其敬往服乃事益茂厥德以稱朕
命可
吳[illegible]裴[illegible]知慈州莊宅副使郭逵知階州西
京左藏庫副使王克詢知順安軍
敕具官某等朕銓擇將吏視其才力優敏可任以事
者必試之治民苟不知愛民奉法馭吏而能士雖智勇
有聞終無取焉爾等皆以考績察廉號稱明練為
者之首故在此選往服厥官無失朕命可依前件一
借職楊晟筠差使吳奉雲等各轉一官
敕具等向敕遣官增葺城堡所以護安民夷各令其
生爾能相率竭力出力有足嘉者服我爵秩求保忠
順可
呂大忠發運副使
敕具官呂大忠發運使按治六路所部幾萬里持節
出使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爾吏練世故果於從政
屢試劇部厥效顯著是以命爾均南北之有無權
貿遷之輕重使民甚不俱利公私宜之以稱朕意可
蔣之奇集賢殿修撰知廣州
敕具官蔣之奇按治嶺海統制南極聲教所暨衛尉
聞風來自唐以來不輕付予朕疏擢其人優寵以秘殿

之職使民夷綏靖知其輕而皆嚴以見朝廷重遠之
意其於服從畏信豈不有助也哉可
吳安持知蘇州劉珵知滑州
敕具官某等兩河之俗朴其弊也悍而輕犯法三吳之
俗巧其弊也流而不知止惟君子為能去其已甚濟其所
不及故所居而民安之朕求二郡守詢之左右咸曰汝宜
往服朕訓因俗而治可依前件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敕具官謝卿材治邊者不計財惟邊之所用治財者
不卹民惟財之為富此古今之通患也朕知汝才知可
倚忠厚可信故以西方之政責成於汝往與帥守者謀
之惟適厥中以民為本可
李旻知果州
敕具官李旻蜀之人治蜀知其好惡察其情偽宜若
易然又況於寬而明和而毅如旻者乎乃者無實
之訴朕既察之矣念汝傳西歸平賦役省條教以慰父
老之望可
黎珣知南雄州
敕黎珣嶺海之遠吏輕為姦非良守令民無所赴告
往祗厥官如在近畿則予汝嘉可

張赴再任乾寧軍
敕具官張赴使者言汝為政有方民甚宜之當解而
留以慰民望可不勉哉可
皇伯仲嬰贈奉國軍節度使追封申國公
敕祖宗之意仁孝為先孝莫篤於親仁故閔勞以
事雖豐功盛烈不見於宗室而令名美實克全於始
終死喪之戚哀歎何及具官仲嬰少而閒素輔以温
文既克己以歸仁亦樂善而忘勢信順多助蓋大有上
吉之祥高明令終貞既醉太平之福追元戎之寵錫
上公之九章維以勸忠豈云虛授庶幾幽壤服我寵光
可

林邵開封推官
敕具官林邵天府之劇古稱難治非兼人之資有不
能濟今自逋負逃亡悉歸之四廂宜若易辦然夫辦
之易則責之詳爾材敏素聞而以舉用往助乃長使
治衆如治寡以稱所舉可
鄧義叔主客郎中王諤水部郎中
敕具官某等吏惡數易而事有不得已者通商惠農
水政為急而招携柔遠賓客之事亦重矣各祗乃事
爲安官樂職之計可依前件

圖條具存勉思古人以紹前烈可
邵剛通判泗州
敕具官邵剛詩云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獄訟之事
固儒者之所學也汝官于上庠既習其說矣其往試
之可
荆王揚王所乞推恩八人
具官某等或以方伎世其學或以歲月積其勞給事
王宮既勤且久增秩改授以旌其能往服休恩益敬
無怠可
西頭供奉官張禧得三級轉三官
敕具官張禧疆場之政以首虜計功所從來尚矣爾
既應格則賞隨之可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敕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
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
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與
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
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
是以通古才是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
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已之子邦

皇叔克誅贈曹州觀察使追封濟陰侯

敕先王建邦啓土必先宗盟上自魯衛下至應韓側室之子莫不南面國家自仁率親專於教愛故生無爽貴而富以禄沒享隆名而告諸幽忠恕之道可謂備矣具官某某以茂戚之資服信厚之化雖功名才業不見於用而恭儉孝悌刑于家官命以藩東郡俾其地皆國之舊非朕敢私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寇瑊鄉考明左班殿直

敕具官寇考卿士不以身徇國朕獨何愛一官不以恤其家乎祗服朕命毋忘死者可

駙馬都尉張敦禮節度觀察留後

敕軒冕之來係于寵厲稱外無充詘之才乃可以觀德内君固有之安可以言其具官張敦禮少以經術秀於士林雖緣姻戚之選不失儒素之行日奉朝請既抱才而未試坐閱歲月之灋次而當遷進居兩使之間增重諸侯之選益礪士節以爲國華可

內人張氏可特封典侍

敕張氏朕幼學之初未就外傅命爾執業以侍左右勤勞有年恭謹宣著過進掌儀範以旌徽柔可

故尚宮趙氏可特贈郡君

敕趙氏先朝差擇文士以輔陰教侍御左右罔匪淑人矧茲六尚之選必備四教之法奄焉淪喪宜極哀榮以爾名族之英掖廷之舊行應圖史言中物則彤管有煒既侍好德之芳永象服是宜無愧飾終之典庶幾幽壤服我寵章可

馮宗道右騏驥使內侍省內侍押班梁惟簡可

並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

敕具官某等爵禄天下之公器也朕不敢以私暱之愛而輕用其賞亦不敢以近習之嫌而不録其功以爾等小心忠孝踐更事列聖出入中外勤勞有爲而

宗道以藩邸攀附之勤惟簡以東朝奉事之久各遷所寄加重其任益勵乃素守以稱異恩可除前件

梁從政以遂寧郡王結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

敕祖宗之化自家刑國故雖左右近習之臣莫不好善而知義彬彬然有士君子之風焉具官梁從吉莊重有守溫良寡言過給事宮省知無不爲服勤追擬充有成績附錫戎圉之命進助內宰之政益勵素守以稱異恩可

劉有方內侍省右班副都知

敕祖宗之化自家刑國故雖左右近習之臣莫不好善

文義彬彬然有士君子之風爲其官劉有方洪恭和
敎勤衛練家進從王事以法令爲師退安私室以圖
史爲樂進領右璫之貳益親中禁之嚴惟忠與敬
乃稱朕命可

翟思知泉州周之紹知秀州沈季長知南康軍

敕具官某等朕惟四海之廣一夫不獲足以害教化之
成傷陰陽之和故選建守長必以學士大夫爲先況
予□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爾等
皆以儒術進有聞于時矣其深識朕意往行所聞
欽哉可

馬傳正大理寺主簿

敕具官馮傳正哀敬折獄明啓刑書理官之任也主
簿雖卑亦有事於其間矣爾以選用其䘏服此言
可

張之諫權知涇州康識權發遣鄜州

敕具官某等邊郡之政兵食爲先郡守之責文武
兼綜以爾等才力之選卓然有聞治辦之效見于
已試朕雖招携來遠不求邊功爾當積穀訓兵常
若寇至祗率厥服往惟欽哉可依前件

梁從吉供備庫副使[illegible]特出

官梁譖奉事之久累勞當陞宜從外遷亦各其
揔進貳諸使往在外朝益務廉平以答休寵可

燕若古知渝州

敕具官燕若古汝尚以才選奉使東方官省而歸因
以得郡蓋可謂異恩矣巴峽之險邑居褊陋負山臨
谷以爭尋常獨渝爲大州以生和易商農會通疆
役爭訟甲於旁近毋以僻遠鄙夷其民欽哉可

刪定官孫諤鮑朝宮並宣議郎

敕具官某等近見改官法之所嚴也歲月之課保任之
數差若銖黍輒不得遷今乃汝獨略之者豈非以刪法

定令汝與其議故欲祗服朕命以法自律無徒知之
可

王振大理少卿

敕具官王振任法而不任人則法有不通無以盡萬變
之情任人而不任法則人各有意無以定一成之論朕虛
心以聽人法兼用以爾出入中外敏於從政詳平奏讞審
於用律廷尉之事爾惟副之夫法出於仁成於義勉
思古人以稱朕命可

李龜宣德郎

敕具官李龜朕有大政令使近臣揔領其事誠一民之

休戚國之光䌓成其手可謂重矣爾以儒術進以邑政
選布參之官屬亦豈輕哉二三臣若言爾當遷其服朕
命益祗乃事可

趙思明西上閤門副使

敕具官趙思明國之宗臣義同休戚故文終之後配
漢丞隆梁公之孫興唐無極國家佐命元老獨高
韓王銘勳太常侑食清廟爰自近歲數其中微乃眷
裔孫尚有遺烈宜因近侍之請進陞上閤之貳勉蹈
祖武副朕懷人追遠之心可

李承祐內殿崇班 內侍轉官

敕具官李承祐奉事蒞久累營宗當遷遞畫外朝搢
紳之列益思忠蓋毋忝恩榮可

蕭士元知隰州趙永寧知永靜軍

敕具官某等文武異用而其道同軍國異容而其
情一爾以才選往蒞朕服惟少私寡欲則民自靖
惟奉法循理則吏自畏祗率朕訓欽哉可

黃光瑞可內殿崇班

敕黃光瑞朕覆養華夷義均臣子愛重無間忠
加有功以爾昔助王師遠護邊歷年滋久
與以朕誠寵休永懷忠蓋可

慶可都官員外郎居中可宗正寺主簿入
敕左二老王導謝安居之元勳入陽西
以積德流慶子孫多賢布列英聲者為邦之光今
吾之師氏亦庶幾焉爾等才行之美所負者深聞見之
屬不狹自宜近而進未稱朕意其歸服乃事同寅
協恭以究乃君親之義可

皇兄令吏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

敕爵謚之貴並隆於朝廷死喪之戚首先於兄弟禮
有哀卹義無厚薄故具官令史綿厚有常靖恭寡
過生不勤於保傅沒見思於族姻宜分竹符就賜茅

社服予懷敘之寵慰爾永歸之魂可

高士永知文州

敕具官高士永自將為守非藝而果不在此選治兵
欲嚴御吏欲明撫民欲寬見守邊欲信汝勉之矣毋廢
朕命可

太皇太后姪從弟高士繢高士湣可並左班殿直

文思副使梁惟簡可皇城副使

敕具官某等朕惟坤元成物之恩雖以天下養無忘
稱其德者故推餘澤以及葭莩之親左右奉事之臣
踐天地之施無所報塞尚勉忠孝以答萬一可

范百祿刑部侍郎
敕朕哀敬五刑期協中道論者志於殺惟殺之務則深而失情獄者志於生惟生之知罰玩而廢法朕欲情法兩得生殺必中非俗吏之所能思古人而永歎爰試以事乃得其人具官范百祿少以異材輔之藝學昔奉大對有守禮憂國之言旋為爭臣有責難愛君之意必能參用經術折中人情民自以為不冤汝當務致此者吾必也使無訟朕亦將庶幾焉可

朱光庭左司諫王覿右司諫
敕具官某等惟善人能受盡言故昔之諫者常有不容之憂然有志之主猶且不顧忠義所激[illegible]可忘今朕恭己無為虛心以聽汝等所論蓋無虛日朕亦有拒而不聽聽而不用者乎各服新命盡所欲言而不從朕則有愧知而不言汝亦負朕可不勉哉可

鮮于侁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
敕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孔子以為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余違嗚呼天下之治亂安危有不出於此者乎朕夙興夜寐思聞其過庶幾以朕之德不啻不敢含怒而況於左右補闕之臣歟具官鮮于侁邦之老成久試于外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具官梁燾

出入館殿蓋二十年守道篤志無所阿附皆正爭臣之選也朕之於事無必無我可則行之否則更之使天下曉然知朕樂聞其過者之安所是為美哉若乃進則詭詞退則焚草蔽世之事朕無取焉可

王巖叟侍御史
敕具官某爾以御史論事稱職擢居諫垣而能秉心不回忠言屢聞考其所爭之義皆有可行之實予維寵嘉之茲復命爾往貳執法樂於從善朕志亦可見矣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爾諦視中外毋縱詭隨以成我純一之政可

錢勰給事中
敕朝廷之政根本於中書而樞機於門下出入考慎然後布之天下一成而不反後世有述焉雖用人惟均而至於封駁之任其選尤重具官錢勰文學議論世其先人典章憲度博通前世詞命之富多而愈工風力之優頎而不亂其服新命益脩厥官使為政者雖於造令而承流者無所[illegible]法則惟汝賢可

明堂執政加恩
韓維
敕朕於訪落之初[illegible]列考以侑上

帝七政敷道四海來格禮樂具舉天人孚應非余一二
大臣同德比義燮和神民何以致此哉具官韓維全
德雅望外為師表忠言嘉謀入告帷幄望其容貌
足以知朝廷之尊聞其風烈足以立貪懦之志艱難
之際垂拱仰成宜修舊典之常均被慶成之澤同底
于道朕有望焉可

張璪

敕親祠合宮昭事上帝明發不寐惕然有懷永惟
神考之烈高出百王之表選建辟雍遺我後人濟于
艱難克有成績具官張璪碩材不器俊德自明備
上之忠悃致四世應務之敏勤勞百為迨茲配饗之
成宜均慈嘏之福服我明命永肩一心可

李清臣

敕祗奉嚴禋肆行大賚誠通幽顯澤被中外六成之樂
上格於穹壤四簋之黍下浹於燀庖翊余元臣相成
釐事神人所保需澤宜先具官李清臣德配先民才
高當世早以天人之學發為經緯之文左右先朝克有
成績屬余訪落之始共濟艱難之中迨茲慶成均被慈
告宜疏井邑之賜以示臣工之榮永孚于休以稱朕意

安燾

敕發皇烈考屬余大器夙夜祗懼若涉淵冰乃者繼饗
帝合宮風雨時若肆告象祀謳歌聿歸惟天人之應
孚于昭彰蓋左右之助實賴將相具官安燾蘊藉儒
術為時名臣燮和兵戎無傷財害民之譽持守法度有
送往事居之忠迨茲慶成均被慈告并邑之賜國
有彝章與民同休居寵無愧可

范純仁

敕朕出款真宮還祀合宮祗見昊天陟配文考禮
樂具舉萬夫駿奔方恭默無言之中賢哲公輔相
之賴率禮弗越肆予汝嘉具官范純仁慶曆名臣
之家熙寧正論之士著績西鄙授任中樞謀猷靖深
兵革消伏領使奉祠之日助成大享之勤降福孔多
推恩宜廣予有密之地可無勳邑之加往服寵章
益敬毋怠可

呂大防

敕朕有事總章升侑神考四輔在位百工在廷駿奔
無言各率其職迨此釐事之畢匪我冲人之能思與
群公均受帝祉具官呂大防輔自英祖休有直聲越
遇裕陵愈彰忠力入總文昌之轄手疏磐錯之煩六
事所瞻倚以為重三府之議於焉取平宜加勳伐之

隆益增并賦之術服我休命思勉厥終可

韓忠彥黃履並特轉朝請郎

敕考績之法三代共由雖余左右之信臣猶以歲月而敘進率循其舊示不爾私具官韓忠彥傾然異材奮以儒術典朕三禮識古人之大全歷事四朝有宗臣之餘烈〔黃履受材敦厚事徳周入踐其臺省條有光茂之風出鎮藩翰再典東觀之命〕祇服新命益脩厥官尚勵有為之志以需不次之舉可

皇叔祖克愛皇叔仲頵並遙郡團練使

敕朕不以親廢法亦不以義掩恩故宗室之英雖不任事而歲月之考必付有司以爾具官克愛篤行有常率履如一以爾具官仲頵居寵而戒好德不回既累日以當遷非無名而虛授益務忠敬以保厥家可

王獻可洛苑使

敕具官王獻可傳不云乎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禦侮扞城亦儒者之事也汝以詞學進而以武幹聞肆予虎臣謂汝可用往服新命以成汝志可

陳次升淮南提刑

敕具官陳次升春秋書無麥禾蓋病之也今吾淮甸之民夏旱秋水習熟於來歲譬如負重涉遠未知所舍朕甚憂之汝自百里長以才能選為朕耳目其材汝往督刑獄均力役除盜賊去姦吏使民忘其災以稱朕意可

杜純大理少卿

敕杜純治獄得其道仁及幽顯澤流子孫苟非其人災及草木身任其禍朕敬而畏之久難其人以爾用法平直守道純固不以進退榮辱抑揚其心故擢選靡不有初終之實雖可不勉哉可

郭畯開封府司錄參軍

敕具官郭畯汝昔為獄官不撓于執事以陷無辜之人坐失厥職秉義不回有足嘉者[illegible]入府總攝羣掾毋易汝守朕將觀焉可

林希中書舍人

敕文章之變與時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觀政而況詔命之出學者所師號令以之重輕風俗因而厚薄本朝革五代積衰之氣繼兩漢爾雅之文而大道中微異端所汩欲復祖宗之舊必以訓詞為先故難其人不以輕授具官林希博學強識篤學力行緯有建安之風流述闡正始之議論往贊外制為朝廷常潤色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下識典刑之髣髴務究所學朕將觀焉可

東坡外制集卷下

東坡應詔集目錄

第一卷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第二卷

策別六 策別七

策別八 策別九

策別十

第三卷

策別十一 策別十二

策別十三 策別十四

策別十五

第四卷

策別十六 策別十七

策別十八 策別十九

策別二十

第五卷

策別二十一 策別二十二

策斷二十三 策斷二十四

策斷二十五
第六卷
中庸論上 中庸論中
中庸論下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第七卷
秦始皇帝論 漢高帝論
魏武帝論 伊尹論
周公論
第八卷
管仲論 孫武論上
孫武論下 子思論
孟軻論
第九卷
樂毅論 荀卿論
韓非論 留侯論
賈誼論
第十卷
鼂錯論 霍光論
揚雄論 諸葛亮論

韓愈論
東坡應詔集目錄

東坡應詔集卷第一

策略第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猶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言而不厭者一言而興邦者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言而不厭者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己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嘗以爲晁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 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至於終篇既明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淺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之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

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宴安畏朞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天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群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矣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多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洶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遽一作且復

[illegible]

[illegible]

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臣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以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荅使

其議不及於　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指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略第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

治無為而制其上令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每以累朝拜[illegible]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而此不過為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有所不可為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其也而天下不治是其不可因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亂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法令雖有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

而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於大治臣竊以為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奸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不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武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其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晁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吾之與有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

務用賢者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讙譁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

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不忍決又知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政事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臣千萬一日有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第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溢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淢淢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患其有難殺之憂而患其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為沼沚之可以無水患與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

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礪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趑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

之心翹翹然常自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棄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於此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

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軻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略第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

無事猶有以裁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懽安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老耆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去而倀倀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授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權凡在朝廷者皆其親識故舊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

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
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
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
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　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
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
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効故天下謂其言至
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
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
臣以爲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
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

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
其二曰大守刺史　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
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
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
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
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
觀宜皆召問優遊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
之吏自一命已上雖甚賤無以自通於　朝廷然人
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
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

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
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勸如此翕然皆
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
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東坡應詔集卷第一

東坡應詔集卷第二

策別六

臣聞為治有先後有本末斷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為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揔四其別十七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六一曰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為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天下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疏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

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密然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

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則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嘗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其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柰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

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罷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决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策別七

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是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為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三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為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

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官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 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為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為一定之

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與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

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可勝數千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策別八

其三曰決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

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得以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

至審畢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
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
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
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
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
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
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觀史之所記
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
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
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強國
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
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
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
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
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
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之者衆莫如中書與
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
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
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
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
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
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
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
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
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
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晏而不退則百官
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
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
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
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
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策別九

其四曰專任使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
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
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
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
責其成效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
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
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
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

[illegible]不得調者矣　朝廷方將裁任子清冗官
[illegible]救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
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
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
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
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
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
儒學講習之賢矣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
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
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
見燭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
躡乎其庭持詞而來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
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
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
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
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
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
而付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
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知其大綱而不能
者惟吏之聽賄賂公行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

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省府之重其
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
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
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
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
者則其効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有益
有所可觀今朞月不報政則　朝廷以爲是無能爲
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貪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
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
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　朝廷既以
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吏胥者
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
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
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
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
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効今
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
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
少衰矣而其人亦將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
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策別十

其五曰無責難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
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
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
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
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
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
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
責也是以其法不得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
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

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
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
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保之他日有敗
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人之難知自
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
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
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
志也莫不勉強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
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
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

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
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
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
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羊
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
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疑者今其屬官
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
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
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
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

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
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
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
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
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
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
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
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
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
知貪吏小人無所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 繼

策別十一

其六曰無沮善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然皆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其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畢天下之知深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

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憂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可以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還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群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

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策別十二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有所不爲則天

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

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

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雖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敎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別十三

其二曰勸親睦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爲鄰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鬭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則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敎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

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凡今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

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者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策別十四

其三曰均戶口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

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眾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為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為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為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眾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

地而食五人則是尚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周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百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踵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為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

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為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技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人釋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樂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莫不輕刑罰薄稅斂省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恤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眾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於京者皆徙荊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顧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為

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策別十五

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責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為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為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

者知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原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亦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爲姦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以利窮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貧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以計免於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其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爲輕今

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爲病者豈其歲久而奸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爲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爲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則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illegible]爲此最易見者[illegible]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illegible]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十年之間待之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凡富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詰其賦重爲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爲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illegible]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產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而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卷第三

東坡應詔集卷第四

策別十六

其五曰教戰守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因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

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鬭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

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
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
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
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
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
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
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
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
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
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

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別十七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
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
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
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
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
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
人之所憂以為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
之論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

平無事之時雖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
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為盜賊聚為博奕群
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
發冢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
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鋤耰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
鄉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
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
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
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不入於刑者固
已衆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

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
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
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
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朞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
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
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
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
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
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
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

鄉大惡而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為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為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堯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

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群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群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為安民之終云

策別十八

厚貨財者其別有七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

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何以異此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閑而無所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

縣官可以自贍而民不□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財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一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賞此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眾其為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癯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策別十九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見矣至

[illegible]得[illegible]言者兵無事而食則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
[illegible]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
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
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illegible]
[illegible]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
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
[illegible]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
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
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

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
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
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
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
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
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
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
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
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illegible]
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illegible]

[illegible]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
[illegible]建隆之初天下分裂諸侯擁兵而不服　太祖　太宗躬擐
甲冑[illegible]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
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
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
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
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
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
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
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累累雖不過數百為輩而

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
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
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
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
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
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譟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
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
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illegible]者留之
有凶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
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illegible]

孱皆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隷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禁兵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饋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別二十一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一曰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嘗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 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向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 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求其實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功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

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取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

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其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蒍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東坡應詔集卷第四

策別二十一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識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弈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

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
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
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
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
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
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
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
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
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
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官

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
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
始至者方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
急可以無憂矣

策別二十二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
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
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
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
得以備言之夫倡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
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挺與楹
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
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
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鐘鼓
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然閭閻之小民
爭鬥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
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
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
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
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

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
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
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奮而爭先而
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
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
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
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
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
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難得也捐
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之所難也以難得之

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　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收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倡狂而吾無以應之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策斷二十三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偏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嚮使此亡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illegible]之甚密[illegible]日積久

然後可得而閑蓋非有一旦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執其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此二所謂可畏者有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illegible]

於此者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戰則戰不欲戰則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因閒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震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

不俟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何也爲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懇懇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九

策斷二十四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鬭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所利有所不爲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疏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鬭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illegible]其君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救

十

然凡此數者夫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而反與小國角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刺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

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

逃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陳與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二十五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勤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

故戰則人人自鬭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

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狃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黻冕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鱉黿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其從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太平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

其[illegible]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　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　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悒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疏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

而是自　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
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
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
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
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
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俟其
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
穴銜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
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
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

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
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
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
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
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
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
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
乎惟　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
言焉

東坡應詔集卷第五

東坡應詔集卷第六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
漫不可考其與始於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
所得於是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
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
以為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
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
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為性命之說嗟夫子思
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

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
所從以為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為文
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
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
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為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
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
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
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
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
是樂之者為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

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知和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

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夏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邪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遊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使其所有倀倀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强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不敢怠惰而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遜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袞冕之爲貴

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强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强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

然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妻妾之奉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為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為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為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為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為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哉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為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

矣以小人之人爲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爲之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邪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

身擊之而勝君臣不和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君之權而能北面而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决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桓

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也是累累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

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决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誠恐其知

死而戮力則雖有衆無所畏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不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天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

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蹴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不為之先故君子慈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東坡應詔集卷第六

東坡應詔集卷第七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奸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

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

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善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以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盍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

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祗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圜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疎乎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

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

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亡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

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

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夫事之利害計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

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顧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

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此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說者以為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凡辭以不德

惟陳勝吳廣乃亟亟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命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亦曰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稱其先君而況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迺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之籍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

以為無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東坡應詔集卷第七

東坡應詔集卷第八

管仲論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整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惟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歲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惟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存之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隊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

下然相持數歲訖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而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疏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為行百行為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枹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能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五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孫武論上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為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汩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亂而怒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

然居天下於貪而曰居於廉則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曰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正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

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矣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毛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賊德宗收潞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

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畏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以澭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

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敵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去之

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臧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

是故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

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東坡應詔集卷第八

東坡應詔集卷第九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
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
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
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
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
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
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
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
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
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
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
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
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
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
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
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
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勢今以百萬
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
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
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眾數歲而不能下兩城
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
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強暴樂毅苟退而
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
無復鬬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
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
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眾壓其城而急
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
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
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
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
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
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
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
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
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顏淵默然不見其
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

東坡應詔集卷九　二

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

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

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

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

以禮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是誠足以
治天下哉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
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
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
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
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
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
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
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
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

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
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
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
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
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
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
之義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
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
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
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
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
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
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
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
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

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
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
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
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
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
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
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
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
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
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

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東坡應詔集卷第九

八詔集卷第十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安而遺天子以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効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

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擇社稷之臣則知乎此其難
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
能辯其言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
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
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以託
以死生之際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爲不義
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
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
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

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
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
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
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
長苟以大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擇衛幼冲之君
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
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殺生之柄
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
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知之歟

揚雄論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
以爲惡揚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
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
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
下而天下之所以貴乎韓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
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
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
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
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木之所同

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轂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
爲桷桷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轂是豈其
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
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
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
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
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
彼以爲性者果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
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
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

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illegible]
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
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
小人以其七者御之而之於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
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為
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脩
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
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
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
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
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
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
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已疏乎而韓
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昔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
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
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
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
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
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
佛老而不自知也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
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
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
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欲信大義於
天下當此時曹公以威形四海東據許兗南收荊豫孔明
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
耳夫天下廉隅節概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
特以威劫而強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
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為之用矣且夫殺
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
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
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
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
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
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
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
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曹
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
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丕之與植終於

相殘如此此其父子[illegible]而況能以得天下之心離之之術哉此可間之勢也[illegible]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為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為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強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而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鬭奪攘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棄其菽粟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之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自宰我之言者其智足以知聖人之道而已矣若夫顏淵豈爾哉蓋亦以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不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因是以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illegible]以為盡無而不樂

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爲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耶

東坡應詔集卷第十

東坡續集目錄

第一卷

古詩一百六十五首

靈上訪道人不遇　送淡公二首
北歸次韻　上韓持國
送別　琴枕
黃州　常山贈劉鎰
古風　遊杭州山
陝州夜投宋史遊三遊洞　秋夕新涼
無題　惠州追錄訪慶老不見
古意　次子由詩相慶
用定國韻贈二十姪索　叔平輔和慰鼓盆勸學佛
聞湖陽吳子野出家　呂丞事借示古今書軸
補唐文宗柳公權聯句　食檳榔
古雜別送蘇伯固　次韻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
試筆　雷州八首
五色菊贈宋遜之次韻　娟佳月
追和沈遼次淵明樂詩　夢雪
雪林晚步答魯直同賦　次韻黃魯直赤目
寄子由　廣州何道士眾妙堂

贈謝師未壽星鼓茶
申王畫馬圖
和公濟飲湖上
贈周教授索枸杞呈蕭大夫
送公瑜遊淮南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
池王一首
謝次魯直饋雙井茶
贈晏秀
贈李兒茂成秀才
琴枕
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
贈僧
次韻董夫仲茶磨
謝蘇自之惠酒
戲和正甫一字韻
贈仲素寺丞歸隱潛山
衢州以土物寄少游
再過泗上二首
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
龐公
食雉
郭綸
犍為王氏書樓
夜泊牛口
舟中聽大人彈琴
江上看山
屈原塔
新灘
昭君村
送呂行甫司門倅河陽
能見觀
初發嘉州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牛口見月
泊南井口期任遵聖不見
留題仙都觀
次韻謝和西山詩
新灘阻風
黃牛廟
[illegible]塔
許[illegible]清[illegible]寺
荊門惠泉
浰陽早發
漢水
隆中
鯿魚
永安宮
諸葛鹽井
許州西湖
留題峽州甘泉寺
[illegible]老台食陸晦
次韻答張都官和惠泉詩
夜行觀星
萬山
竹葉酒
望夫臺
八陣磧
[illegible]大夫廟
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
渚宮
神女廟
觀六水石[illegible]陽居作
柏家渡
書室興
醉睡者
老翁井
觀子玉郎中草聖
次韻水官詩
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
出峽
巫山
[illegible]州懷古
清[illegible]月守[illegible]老
次韻[illegible]
戲用子舟畫兩竹鸜鵒
贈山谷子
[illegible]白行
吊[illegible]德[illegible]
李白謫仙詩

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詩　飲酒四首
大雪獨留尉氏　[illegible]
留別叔通元弼坦夫　[illegible]題所
和[illegible]天選長官　昭陵六馬
顏閣　送朱壽[illegible]七言
贈狄崇班季子　題[illegible]學士[illegible]堂
盧　寄周安孺茶
攓雲篇　遊[illegible]
郭公父顧[illegible]道人游陽羨　次韻[illegible]婚
夜坐與邁聯句　寄傲軒
[illegible]竹枸 各一首　陶淵明
題雲龍山[illegible]石盤　朱亥墓
巖頭碑　峴山　嶧山
和子由除日見寄　次韻范純父送秦少章

第二卷

律詩一百七十九首

過[illegible]縣不沿聞有朱公墓碑　白帝廟
戎州　[illegible]人[illegible]三首
奉和[illegible]　奉和[illegible]
正月十四夜扈從端門觀燈三絕　[illegible]二十韻

光祿庵二首　過[illegible]仲錫飲書懷[illegible]
過木櫪觀　和喜雨
觀開西湖次吳左丞韻　荊州十首
渝州寄王道祖
安樂山木葉如道士篆符二首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烏鳶[illegible]
涪州得山胡　入峽
[illegible]對[illegible]堂　代書[illegible]桃山居士張[illegible]可
馬融石室　遊湖上諸寺[illegible]留詩
題[illegible]田辨之琴姬　[illegible]
重九[illegible]留小詩　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
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遊得此句　次韻答劉景文和[illegible]
戲孫公素　半山亭
南康望湖亭　復過廣州再次前韻
儋耳山　宋復古畫瀟湘晚景圖三首
次韻[illegible]復上人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
儋州三首　贈包安靜先生三首
燈花落[illegible]字上口占　過海得子由書
杭州[illegible]遊天竺觀激水　[illegible]
次元伯固[illegible]遊[illegible]寺　[illegible]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初發英州過[illegible]

答晁以道宗書　大老寺竹間閣子
陪將軍樹荔枝　贈何道士
和廬山上人竹軒　歎次來亭
觀臺　吳江岸
寄子由　無題
元祐九年立春　扶風天和寺
再贈常州報恩長老　聞洮西捷報
三馬壯丹　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詩
題李景元畫　謝惠雲巾方舄二首
上元過子由使君會　儋耳寄子由

謝惠李丞墨　寄定武同寮
李委吹笛　書惠崇畫二首
次徐得之同舟至山陽[illegible]别　書黃筌畫翎毛花蝶圖二首
次韻王定國相留夜飲　歙硯
秋晚客興　陳伯比和回字復次韻
廣陵後園題申公扇子　山光寺回次芝上人韻
游西庄還將道人同往早堂　寒食夜
答子勉三首　送楊奉禮
別東武流杯　以筆謝呂行甫惠子魚
次韻聞孔周翰寄東武二首　送孫越州

贈葛葦　雨二首
次韻送杭州周令赴闕　訪居使君食蕪菁芽為湯
示過　焦坑寺
贈虔州慈雲寺鑑老　和方南圭寄詩問文之三首
壺中九華詩　留別登州舉人
過海　過嶺寄子由三首
歇白塔鋪　嘗天門冬酒
宿長安驛聞汲者[illegible]詩與勤者　贈人
妹嫁僕不肯開樽　觀湖二首
寄葛令　獄中寄子由二首

出獄次前韻　寄子由
詩送安代仲達少卿　次韻馬元賓
第五橋　卜居[illegible]次完夫再贈韻
和林子中待制　九日李公擇有詩次其韻
和吳安持使者迎駕　麻湖宴
次韻張甥宗美晝眠　真興寺閣禱雨
惠州贈西湖諸友　送蜀僧去塵
曾晃遊龍山呂穆仲不至　黃河
遊普門寺懷子由　步欽公達舟中
和子由次王鞏韻　儋耳

蒼梧端州
病中邀安國清成伯王會
和黎寀見寄
東園
奉和陳賢良
秋興三首
夜直秘閣呈王敏甫
題永州會老堂
次韻黎寀寄少游
謝曹子方惠新茶
題灌州徐氏春暉亭
贈仲勉子文
讀書堂南有感
題寶雞縣斯飛閣
重遊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
子由欲得驪山沉泥硯
次韻子由輿亭
和晁美叔

絕句一百五十三首
再次前韻三首
和人回文五首
次韻黎寀詠雪
嵇紹似康
移合浦郭功甫見寄
過太行
惠州一絕
送佛面杖與羅浮長老
過子以山芋作玉糝羹
次韻功父觀余畫雪雀有感二首
寄郭功父觀余舊畫雪鵲
復官北歸再次前韻
儋耳四絕句
罷僧明操思歸龍丘子書壁
酌菩薩泉送王子立
舉舊詩次八娟堂吳秀
答海上翁
占山亭

題宗素草帖
同中明慶賞牡丹
與王郎夜飲井泉
贈僧思聰
子玉詩邀遊金山
次韻致遠
次韻黃文山堂聽箏三首
戲宗伯求酒數酌
成伯席上贈所出妓
又芸香纏帳
宿參寥中得詩錄示民師
送范德孺
陸蓮庵
錄潤州道上過除夜詩付過
壽陽岸下前一首
戲答王都尉傳柑
戲贈萬守約遊岑公洞二首
遊中峰杯泉
慧日園
送柳宜歸

寒具
黎寀惠楊梅
雨夜宿淨行院
送惠州監稅
過黎君郊居
贈王觀
太夫人以無咎生日置酒
次韻伯固可復開鏡湖
名伯梵行寺山茶
奉和成伯兼戲禹功
洗兒
病後醉中
戲劉監倉求米粉餅二首
夢中絕句
次韻元翰少卿惠龍團
藏春塢三首
謝郡事惠米
擷菜
別公擇
絕句

書寄韻
常州太平寺蒋劉守
題靈隱院壁醉僧
此君軒
謁歎詩先生因留一絶
絶句三首
絶句二首
送柳子玉至靈山
贈江州景德長老
元祐癸酉書贈王觀
遊靈隱寺贈李居士
過文覺顯公房
題淨土院淡黃牡丹
次韻覲子美病中作
留別廣陵擇老
呈之國
破琴詩後
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
雜詩二首
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

十

閒捷
秋思寄子由
散郎亭
春夜
讀開元天寶遺事三首
謝惠猫兒頭笋
同景文詠蓮塘
書望洪亭壁
和黍家
常州太平寺觀牡丹
睡起
碣石庵戲贈湛庵主
侯灘
火星巖
過泗上喜見張嘉父二首
題淨因壁
睡起
次韻公擇病不赴子美會
醉題信老方丈
竹枝詞

寄歐刻獅
絶句
過土山寨
琴詩
縣山絶句三首
軒窓
雙池
魚
桃花
杏
題淨因院
和黃龍清老三首
書辯才白雲堂壁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
短橋
曲檻
荷花
牡丹
李
梨
櫻桃
柿
松
柳

十一

棗
石榴
梔
檜
六言四言一十首
讀林君瑕採冊
書韓幹牧馬
戲子瞻論所用乞歌字
和陶詩一百二十首
追和陶淵明詩引
龍山補亡
憶江南寄純如五首
忠宗八物
和時運

和[illegible]晨
和停雲
和歸田園居六首
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
酬劉柴桑
與殷晉安別
和王撫軍座送客
和答龐參軍
形贈影
影答形
神釋
怨詩示龐主簿鄧治中
九日閑居
和移居二首
歲暮作和張常侍
和郭主簿二首
示周續祖謝和游學舍
和答龐參軍
和連雨獨飲二首
和贈羊長史
和乞食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和兒子過同遊斜川
和己酉歲九月九日
和癸卯歲懷古田舍二首
和飲酒二十首
和止酒
遷居和葉席白鶴山居
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和庚戌歲西田穫早稻
和丙辰歲下潠田舍穫
和乙巳歲爲建威參軍
還江陵夜行途中作口歸
和詠二疏
和詠三良
和詠荊軻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和雜詩十一首
和擬古九首
和東方有一士

集歸去來詩十首
和貧士七首
和桃花源詩
和歸去來兮辭
和劉柴桑
歌詞一十九首
竹枝歌
山坡陁行
鳴泉思
轆轤歌
美哉逝常城海陵傷居
辨道歌
次韻張耒道同視新河三首
陳守道
老人行
襄陽樂三篇
仙都山鹿
白鶴吟留鍾山覺海
靈飄飄三首
次韻張暘常美述志
古賦八首
老饕賦
菜羹賦
颶風賦
思子臺賦
延和殿奏新樂賦
明君可與爲忠言賦
快哉此風賦
復改科賦
第四卷
書簡一百九十五首
與李方叔四首
與陳公密三首
與徐仲車
與吳秀才

與姜正判官
與毛澤民推官二首
與陳輔之
與溫公
與曾直二首
與陳傳道五首
與龐安常
與王敏仲八首
與鄭靖老二首
上韓昉文
與李廷評
與黃敷言二首
與陸固朝奉
與謝民師推官二首
與黃洞秀才二首
與滕達道二十三首
與米康封十七首
與胡深夫五首
與朱行中舍人四首
與李之儀五首

與馮祖仁四首
與黃師是
與廣西憲曹司勳五首
與滕大
與范夢得八首
與李無悔
與李公擇
與程懷立
與孫封靜七首
答劉貢父二首
答曾子宣三首
與李公擇
與姜唐佐秀才六首
與傅維嶼秘校四首
與孫天和長官二十三首
與張朝請五首
答濮卿
謝呂龍圖三首
與楊濟甫
答王龍圖

與楊濟上用
與蒲誠之六首
與楊濟甫
答楊濟甫二首
與楊濟甫
答寶月大師二首
與大覺禪師璉公
與郭功父五首
答范夢得二首

第五卷

書簡一百九十八首

與康公操都官三首
答楊君素
與楊濟甫
與周開祖
與何浩然
答水陸通長老五首

答陳廉常二首
答程彝仲二首
與王慶源二首
答金山寶覺禪師
答富道人
答周開祖
答劉僧發演
與人
答張主簿
與人二首
與眉守黎希聲三首
答李才元
答范蜀公
答晁封黃二首
與蒲廷淵
與晁君成
與范子豐六首
答王慶源
與參寥
與文與可三首

與鮮于子駿三首　與何正道教授三首
與歐陽仲純五首　答周開祖二首
答呂熙道二首　答范純夫
與道甫　與孫子思七首
與程得聖秘校二首　與人
與樂推官　答李昭玘
答范蜀公四首　答言上人
答通禪師　答道源秘校
與王慶源　答李寺丞二首
與陳季常九首　答吳子野四首

與李公擇二首　答湖守刁景純二首
答蘇子平先輩二首　與蔡景繁十四首
與吳子野二首　與錢道宣義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　與徐司封
答湖守滕達道　答陳季常三首
與錢世雄　答任德翁
與周主簿　與知郡朝散
與文郎　與楊元素八首
答上官長二首　與人
與巢元脩　與千乘姪

與蒲傳正　與子明兄
與子安兄　與王元直
答王通秀禪師　答寶月大師三首
答趙晦之四首　與秦序康四首
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　與徐得之十首
答程彝仲推官二首　答君瑞殿直
與蔡備　與趙仲備
與人二首　與王幸之
與何聖可　與毛維瞻
與胡道之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答開元明座主二首　與無擇老師
與清隱老師二首　與人
與金山佛印禪師　與王文甫
與王慶源

第六卷

書簡二百二十七首
與楊元素二首　與明道士
與人　與佛印禪師二首
答賈耘老四首　與千之姪
與潘明　與開元明師五首

答王定國二首　答靈鷲禪遵老二首
答楊元素　與楊康功
答姚秀才三首　答王慶源二首
答潘彥明二首　與子安兄二首
與鄉人　與潘彥明四首
與王慶源二首　答佛印禪師
與王文甫　與運判應之
與范子功二首　與知縣十首
與人二首　與張正己
答李方叔　與王慶源三首

答劉貢父　與范蜀公六首
與楊元素二首　與張太保安道
與李端伯寶文三首　答呂元鈞三首
答史彥明主簿二首　與子之姪
與楊君素二首　與黃州故人
答龐安常二首　答程懿叔
答李者對二首　與王定國
與李端叔　與李伯時
與范純父　與辯才禪師三首
與浴室用公　與張元明二首

與家復禮　答劉元忠三首
答王慶源　與引伴高麗錄承議六首
與潘明二首　與程懿叔二首
答開復上人　與趙德麟二首
與大覺禪師璉公二首　與大別才老二首
與承天明老五首　與佛印禪師二首
與孫正孺二首　與王元直
答王聖美　答青州張秘校
與王慶源之子　與王正夫朝奉二首
答楊禮先三首　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

與吳子野　答龜山長老四首
與佛印禪師二首　答王定國二首
與趙德麟二首　與辯才禪師
答參寥二首　與廷道濟二首
與范純父侍郎二首　與明父權府提刑
與孔毅父二首　與范純夫四首
答趙德麟二首　與人三首
與范子功四首　答李方叔六首
答潘彥明　與鞠持正二首
答趙德麟二首　與人三首

與王賢良
與于安元四首
與子由
答范純父
與錢濟明二首
與開元明師二首
與張元明二首
答劉無言
與程德孺
答張嘉父
答楊濟甫
與聖用弟三首
與參寥
與孫子發二首
與孫子發二首
與任德翁
與黃元翁
與孫子安二首
答錢濟明三首
答徐得之二首
答吳秀才

第七卷

書簡一百八十首
答參寥二首
答王商彥
與程正輔提刑二十四首
答王敏仲四首
與蕭朝奉
與循守周文之一首
與李大夫
答南華辯禪師五首
與程天侔七首
與廣東提舉蕭大夫二首
與范純夫
答王莊叔二首
與封守朱朝請二首
與周文之二首
與人
與史氏太君嫂
答劉元忠
答程全父推官首
與鄭嘉會二首
與楊濟甫二首
與范元長八首
與楊子微二首
與孫叔靜三首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與惠州都監
與林濟甫二首
答王敏仲
答程天侔三首
與僧隆賢二首
與元老姪孫四首
與秦少游
與范元長六首
缺一葉
與歐陽晦夫
答陳季務二首
答錢濟明三首
與錢志仲三首
與寇君
與宋漢傑二首
與外生柳閎
答虔人王正彥先生
答清涼長老
答廖明略二首
答蘇伯固
答南華明老三首
答蘇伯固三首
與劉罷之
與人二首
與胡郎仁脩三首
與人二首
與程德孺運使二首
答錢濟明三首
答孔毅夫二首
答王幼安三首

答明道師　與李公擇
與黃師是三首　與子由二首
與嵩祖仁三首　與郭功甫二首
答孔毅父　答畢先輩
與米元章九首　與錢濟明二首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首

第八卷

序九首
八境圖後序　聖散子後序
送人序　送水丘秀才序

觀宋復古畫序　獵會詩序
講田友直字序　送張道士序
江子靜序
論三十二首
儒者可與守成論　物不可以苟合論
士燮論　宋襄公論
屈到嗜芰論　續歐陽子朋黨論
龍虎鉛汞論　上張安道養生訣論
論武王　論養士
論秦　論魯隱公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論管仲　論孔子
論周東遷　論范蠡伍子胥大夫種
論商鞅　論封建
論始皇漢宣李斯　論項羽范增
論好德錫之福　論鄭伯克段于鄢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　論取郜大鼎于宋
論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論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論用郊
論會于澶淵宋災故　論黑肱以濫來奔

論春秋變周之文

第九卷

策問五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天子六軍
修廢官舉逸民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爲盜之由
策問五首
策問三首　私試策問一首
擬殿試策問一首
南省說書十道

左傳三道　穀梁四道
公羊三道
易解
奏議九首
郊祀奏議　論時政狀
辯謗劄子　縣榜
舉黃庭堅自代狀　舉劉景文狀
舉趙德麟狀　赴英州乞舟行狀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
治道二首
道德　刑政
表狀五首
代晉寧王賀冬表　謝御膳表
代滕達道賀靈宮奉安表　上皇帝賀冬表
上皇太后賀正表
擬作
代侯公說項羽辭　擬孫權答曹操書
制誥二首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　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
樂語六首
集英殿秋宴教坊詞　齋日致語
□□樓致語　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
王氏生子致語　寒食宴提刑致語
第十卷
頌九首
英宗皇帝御書頌　東坡羹頌
油水頌　豬肉頌
食豆粥頌　荅子由頌
禪戲頌　荅孔子君頌
□僧□頌
贊五十首
李端叔傳神贊　三笑圖贊
李西平畫贊　醉李先生畫贊
夢作司馬相如求畫贊　東□□□寄孫生柏贊
題三國名臣贊　□□王贊
李伯時所畫來猴馬贊　文與可枯木贊
□月圖贊　如來出山相贊
畫佛贊　廣惠禪師真贊
錄般若心經贊　畫西方阿彌陀佛贊
六觀堂贊　□西益公堂殿壁畫贊

元華子真贊
髑髏贊
十八大阿羅漢贊十八首
捕魚圖贊
馬祖龐公真贊
玉堂陽行先生真贊
傅大士贊
晉郎王贊
旃光法師真贊
醮泉觀大師真贊
清都謝道士真贊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贊
辯才大師真贊
應夢觀音贊
羅漢贊

銘三十四首

孔毅甫鳳咮石硯銘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故人王頤自然端硯銘
楊次公家浮磬銘
裾靴銘
周文炳歙硯銘
王定國硯銘二首
雪浪石盆銘
谷菴銘
德威堂銘
文勛篆銘
埜枯骨銘
卓錫泉銘
就耕菴銘
石塔戒衣銘
參寥泉銘
夕庵銘
何公橋銘
廣心齋銘
十二琴銘
霰陵孤桐
香林八節
詠鍾
玉磬
松風
古澗黃
南風
歸鶴
秋風
漁根
九州環
天球
鹿陸宮堂硯銘
天石硯銘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啓六十三首

求婚啓
定州到狀
謝辟舍人啓
潁州謝運使啓
答謂使啓
上宋太尉謝薦啓
謝王內翰啓
上韶守宣撫啓
謝文代趙利部啓
賀孫樞密啓
上監司謝檢上啓
回列郡守倅啓
賀列郡知通賀冬啓
賀辭帥監司年節啓
回列郡守倅賀年啓
謝監司啓二首
賀高陽王侍制啓
賀青州陳龍圖啓
謝惠生日詩啓
謝求婚啓
賀正啓
賀冬啓

賀正啓　謝孫舍人啓
謝呂學士啓　答新蘇州黃龍圖啓
賀提刑馬宣德啓　答曾舍人啓
答秀州胡朝奉啓　上鄆州大守啓
賀蔣發運啓　答杭州交代林待制啓
答臨江軍知軍啓　賀年啓二首
[illegible]大使送迎啓　副使啓
[illegible]使土物啓　謝管[illegible]大使啓
[illegible]啓　謝副使啓
[illegible]州謝杜宿州啓　答[illegible]提刑啓
賀新運使張大夫啓　回答館職啓
答喬舍人啓　謝右史啓
賀時宰啓　及第後謝秋賦試官啓
謝應中制科啓　下財啓
答宋觀啓　與邁求親啓
徐州謝降郡陳彥升啓　湖州上監司先狀
回同官先狀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杭州與吳提刑啓　回蘇州黃龍圖啓
代賀歐陽樞密啓代太守作　杭州到狀
賀王發運啓

第十二卷
書三十七首
上神宗皇帝書　上皇帝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上皇帝書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與劉貢甫書
上王兵部書　上王刑部書
與佛印禪老書　謝歐陽內翰書
謝范舍人書　上梅龍圖書
上荊公書　上韓樞密書
上呂相公書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修廨宇書　與章子厚書
與王庠書　又二首
答陳季常書　與吳秀才書
與謝民師推官書　與孫知損運使書
與王定國書　與李方叔書
上知府王龍圖書　答劉巨濟書
與孫運句書　與[illegible]進[illegible]書
答范景山書　答[illegible]書
答李康年書　答舒堯文書
答陸道士書　答孫志康書

第十二卷

記二十五首

勝相院經藏記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壺水記
張龍公祠記　刻秦篆記
秦太虛題名記　奕論勒記
潮州脩韓文公廟記　方丈記
野吏亭記　遺愛亭記
傳神記　颶筆手詔記
應夢羅漢記　觀妙堂記
法雲寺禮拜石記　醉鄉記
睡鄉記　淮陰侯廟記
靜常齋記　趙先生舍利記
北海十二石記　子姑神記
天篆記

傳七首

僧圓澤傳　杜處士傳
萬石君羅文傳　江瑤柱傳
黃甘陸吉傳　葉嘉傳
溫陶君傳

碑二首

表忠觀碑　宸奎閣碑

祝文一十九首

告文宣王文　告顏子文
告五嶽文　祕賓二首
杭州禱觀音祈晴文　謝觀音晴文
祈晴文　謝晴文
祈雨文　謝雨文
祈雪霧豬泉　祈雪文
祭勾芒神文　祭佛陀波利文
祭常山神文　祭泗州塔文
禱龍水文　祈晴文

墓誌銘四首

李大師墓誌　朱亥墓誌
劉夫人墓誌銘　朝雲墓誌

偈十二首

十二時中偈　無相庵偈
送海印禪師偈　南屏激水偈
布袋和尚像偈　木峰偈
寒熱偈　歸心偈

戲答佛印偈　養生偈
送僧應訖偈　王晉卿生前圖偈
箴一首
東交門箴

東坡續集目錄終

東坡續集卷第一

古詩

靈上訪道人不遇

花光紅滿欄草色綠無岍不逢青眼人長歌[illegible]

送淡公二首

燕本冰雪骨越淡蓮花風五言雙寶刀聯響高飛鴻
翰苑錢舍人詩韻鏗雷公識本不識淡仰詠嗟無窮
清韻生物表朗玉傾壺中常於冷竹坐相語道意沖
崧洛興不薄稽江事雖同明日君不來我作黃石翁
何以況其心為君學虛空

生重青草公意含滄海濵渺渺獨見水悠悠不聞人
鏡浪洗手涤剗花入心春雖然防外觸照前遠衣新
行當譯文字慰此吟歎懃

北歸次韻

秋風擲黃落朝雨洗涤淨人貪歸路好節近中原正
下嶺獨徐行艱難一年未敢忘遙知村孫子已致曹
諸生

上韓持國

韓氏三㢢秉樞極中有一㢢似㢢節端居隱几學無
心夙駕入朝常正色把時獨行太嵲嵦回天不忘真

藥石舞鼓歸來荷二聖推排使至有衆力吾儕小人但飽飯不有君子何能國西湖醉卧春水船如何爲人作豐年

送別

鴨頭春水濃如染水面桃花弄春臉衰翁送客水邊行沙襯馬蹄烏帽點昂頭問客幾時歸客道秋風落葉飛繫馬綠楊開口笑傍山依約見斜暉

琴枕

清畔作金徽素齒爲玉軫響泉竟何用金帶常苦窘斕斑漬珠淚宛轉堆[illegible]君若安七絃應彈卓氏引

黃州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illegible]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盤石堪[illegible]眠祇樂聽山鳥[illegible]琴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illegible]歸來始覺遶明月高峰頭

常山贈劉[illegible]

劉侯年少日騎馬射[illegible]而援弓鴈自落不待白羽貫

古風

精神洞元化白日昇[illegible]變俯仰凌倒景[illegible]行速如神平道過紫府拜節[illegible]金床設寶几[illegible]燦明月珎

御者二三子恭然肯內親飲我瓊石盃放盃枕如春遂朝玉虛上冠劍班列真無端拜失儀放弃令自新雲霄難遂返下土多埃塵誰南守天庭嗟我復何人

遊杭州山

山平[illegible]嶠迷野寺鐘相荅晚陰失林莽一作落日猶在塔行招兩社僧共步青山月送客渡石橋迎客出林樾幽尋本真性往事聽徐說錢王方壯年此[illegible]輕俠鄉人鄙貧賤異類識英傑立石像與王遺址今發葉功勳三吳定富貴四海甲歸來父老識崇高畏傾一作[illegible]歷詩人工識病此欲恣挑抉流傳後世人談

笑貧口舌是非今已矣興廢何容卒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漚沒

遊三遊洞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爲留三絕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授之

一徑遶山翠縈紆去似蛇忽驚溪水急爭看洞門呀
滑磴攀秋蔓飛橋踏古槎三扉迎北吹一穴向西斜
歎息煙雲去追思歲月遐唐人昔未到古俗此爲家
洞暖無風雪山深富麋麚相逢衣盡草[illegible]坐臨懸壁
竈突依巇罅樽罍就石窪洪荒無傳記想像在犧媧

此事今安有遺蹤我獨嗟山翁勸留句强為鵂撐牙
穆父新涼
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逐什一安敢搏九萬
常恐樗櫟身坐纓冠蓋蔓受恩如負債粗報乃焚券
但知眠牛衣寧免刺虎圈清風來既雨新稻香可飯
紫蟄應已肥白酒誰能勸君今崔蔡手政比張趙健
三公行可致一語自先獻幸推江湖心適我魚鳥願
無題
引手攀紅櫻紅櫻落如線仰首看紅日紅日走如箭
年光與時景頃刻互乘變何當血肉身安得常强健

人心苦執迷富貴憂貧賤憂色常在眉歡容不上面
吾今頭半白把鏡非不見惟應花下盃更待他人勸
十一月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
見獨與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久之
惠州追錄
卷卷長廊走黃葉席簾垂地香烟歇主人待來終不
來火紅銷盡灰如雪
古意
兒曹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癡旁笑侮翁出坐曹鞭復
呵賢於群兒能幾何兒曹鞭人以為戲公怒鞭人血

沲地等為戲劇誰復先我笑為翁兒更賢
次子由詩相慶
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黃犢却走
來海闊山高百程送庶幾門戶有八慈不恨居無一
二仲他年汝曹笏滿牀中夜起舞踏破甕會當洗眼
看騰躍莫憎癡腹笑空洞磬兒雖是兩翁孫積德已
自三世種豈惟鶴一許生還尚恐九十煩孫從六子
晨耕罷鄰曲聚婦夜績燈火共春秋書史乃家法詩
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史還照一作世甚士爵餘安
足夢

用定國韻贈二十姪宸
衙門老苔蘚行栢千兵屯開樽邀落日未對烏鳥言
清風擧吹鬢散亂書帙翻傳呼一何急人馬從東奔
貧居少賓客隣婦窺籬藩墻頭過春酒綠泛田家盆
比來伏青蒲坐想白獸樽王猷修潤色亦有簿領煩
朝廷貴二陸屢聞天語溫猶餘營華陣媿我非韓孫
正輔既見和復次前韻慰鼓盆勸學佛
稚川信真一作長生少從鄭君游孝章偶不死免為文
舉憂餘齡會有遇進一作獨往豈相收由來騎鸞鶴不
羡擬參鵝頸加視後蹶同馮瑀空擁穿襪脱齒並勿

壽君看何時遂縱壑歸路同首丘東岡松柏老西
嶺橘柚秋着意尋攜明長頸高結㹂無心遂定遠燕
頷飛虎頭君方卒功名一泛范蠡舟我亦雲霄遲漸
鼎鐘儀囚寧須張子房萬戶自擇留猶勝撚對夜發
俱甘長幽南向可寄傲北山早歸擬此語君勿疑老
彭聃商周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子昔少年日氣蓋里閭俠自言似劇孟叩門知緩急
千金已散盡白首空四壁烈士歎暮年老驥悲伏櫪
妻孥真弊屣脫棄何足惜四大猶幻㕓衣冠矧外物
一朝發無上願老靈山宅世事子如何禪心久空寂
世間出世間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習氣要除拂
丈夫生豈易趣舍志匪石當爲師子吼佛法無南北

呂倚夢得承事借示古今書一軸作詩代
跋尾倚年八十一

楊雄老無子馮衍終不遇不識孔方兄但有靈照女
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筥飢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
枯腸五千卷磊落相撐拄吟爲蜩螗殺時有貼可句
爲語里長者德齒敬已古如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

補唐文宗柳公權句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涼
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
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
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爲足成其篇云

食檳榔

月照無枝林夜棟立萬礎眇眇雲間扇蔭此九月暑
上有垂房子下繞絳刺禦風欺紫鳳卵雨暗蒼龍乳
裂包一墮地還以皮自煮北客初未諳勸食俗難阻
中虛畏泄氣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齒隨亦苦
面目太嚴冷滋味絕媚嫵誅彭勳可策推轂勇宜賈
瘴風作堅頑導利時有補藥儲固可爾果錄詎用許
先生失膏粱便腹委敗鼓日啖過一粒腸胃爲所侮
蟄雷殷臍腎藜藿腐亭午書燈看膏盡鉦漏歷歷數
老眼怕少睡竟使赤眥努渴思梅林嚥飢念黃獨舉
奈何農經中收此困羈旅牛舌不餉人一斛肯多與
乃知見本偏但可酬惡語

古離別送蘇伯固

三度別君來此別尤遲暮白盡老髭鬚明日淮南去
酒醒月隨人淚濕花如霧後夜逐君還夢遶湖邊作一

觚路

次韻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

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欲覓王右丞還向五字求
詩人與畫手蘭菊芳春秋又恐兩皆是分身來入流

試筆

手石如琢玉遠煙真削鬟入我病風手玄雲洊滂湊
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迷既似蝶象既又如鍼柳褪
辟華得天全宛宛天投蜆多謝中書君件我此幽棲

雷州八首

白髮坐鉤黨南遷瀕海州灌園以糊口身自雜蒼頭
籬落秋暑中碧花蔓牽牛誰知把鋤人舊日東陵侯
荔子無幾何黃柑遽如許遷臣不惜日恣意移寒暑
層巢俯雲木信美非吾土草芳白有時鵜鴂何關汝
下居近流水小巢依嶺岑終日數椽間但聞鳥遺音
爐香入幽夢海月明孤斟鷓鴣一枝之所恨非故林
培塿無松柏駕言此焉游讀書與意會卻掃可忘憂
尺蠖以時屈其伸亦非求得歸良不惡未歸且淹留
粵嶺風俗殊有疾皆勿藥束帶趨房祀用史巫紛若
絃歌薦彘肩奴至洽觴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雞骨灼
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蝦魚
青裙腳不襪臭味猿與狙孰云風土惡白洲生綠珠
海康臘已酉不論冬孟仲殺牛撾鼓祭城郭為傾動
雖非堯須曆自我先人用苦笑荊楚人嘉平臘雲夢
舊時日南郡野女出成群此去尚應遠東風已如雲
蚩氓託絲布相就通殷懃可憐秋胡子不遇卓文君

五色菊贈朱遜之次韻

黃華候秋節遠自夏小正坤裳有正色鞠衣亦令名
一從人偶勝遂與天力爭易性偶（一作寓）非族改類隨
所令新奇既易售粹駁宜（一作定）相傾疾惡逢伯厚識
真似淵明君言我所印世論誰敢評顛君為霜風一

洗紫與頳

妬佳月

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汙潔白
爰有謫仙人舉酒為三客今夕偶不見汎瀾念風伯
毋煩風伯來彼也易滅沒支頤少待之寒空淨無迹
粲粲黃金盤獨照一天碧玉繩慘無輝玉露洗秋色
浩瀚玻璃琖和光入胸臆使我能永延約君為莫逆

追和沈遼頌贈南華詩

善哉彼上人了知明鏡臺歡然不我厭肯致遠公材
勞薪無心雲胡為出岫來一堂安寂滅卒[illegible]

步雪

殘杯失春温破被生夜悄開門千山白俯仰同一照
雖時出圭角困白絕瑕疵兒童勿驚怪調汝得一笑

雪林硯屏率魯直同賦

西山春時春嵐巖鎮頑陰分明倚天壁點綴無風語
物固為人出與誰於此深窮奇真白露詩句且娛心

次韻黃魯直赤目

詩詩得非青裏學紬史正作丘明書天公戲人亦薄
相晚遣幻翳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
一如書成白鴉頭未端就君玉晃鏡湖

寄子由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
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詩以示之

九疑聯綿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煙樹
裡落月未落江蒼茫幽人拊枕坐歎息我行忽至舜
所藏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鬚紅頰如君長莫嫌瓊雷
隔雲海聖恩尚許遙相望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
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
誰與作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

廣州何道士衆妙堂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衆妙門夫物芸芸各歸
根衆一作妙中得一一作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軒趺坐一
醉扶桑暾餘光照我玻璃盆倒射窗几清而温欲收
月魄餐日魂我自日月誰使吞一作欲

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之於心應之
於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十月二十七日
聞軾遊壽星寺遠來設茶作此詩贈之

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兔毫
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
安有東坡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

琴枕

中郎不眠仰看屋得此古椽圍尺竹輪囷濩落非笛
材剖作細琴徽軫足流傳幾處到淵明臥就綸巾酒
沏漉孤鸞別鶴誰復聞鼻息齁齁自成曲

申王畫馬圖

天寶諸王愛名馬千金爭致華軒下當時不獨玉花
驄飛電流雲絕瀟灑兩坊岐薛寧與申憑陵內廄多
清新肉騣汗血盡龍種紫袍玉帶真天人驪山射獵
包原隰御前急詔穿圍入揚鞭一蹙破霜蹄萬騎如
風不能及雁飛兔走驚弦開翠華按轡從天回五家

緣縈一作山谷百里鴟珥遺纖埃青蠑蜀棧羽一作
以公詩高注濃娥散荊棘回首追風趂日飛一作嫋一作天直
日五陵豪氣春蕭瑟

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

樂事難并真賓語坐排用意多乖誤興來取次或云懷抱釣却踢黃金注我生禍患久不擇肯為一時風雨阻天公變化豈有常明月行者照歸路

和公濟飲湖上

昨夜醉歸還獨寢曉來猶雨鳴孫枕為舟小楫栽湖琴玉臭青山駁雲錦須知老人興不淺莫學公榮不共飲與君歌鼓樂豐年要取千夫食陳廩

贈僧

道人自滿三世將棄家十年今始壯王骨猶合當晉餘深瞳已照人天上去年柘見古長千衆中矯矯如翔鸞今年過我江西寺病瘦已作霜松寒未須不辦供歲月風中燭火湯中雪好問君家黃面翁乞得摩尼照生滅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爭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不如寺入騎土牛

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詩贈錄呈廣倅蕭大夫

鄰侯藏……終日讀短檠照字細如毛怪底皆……雨日扶衰賴有王母杖名字於今掛仙經……古藍草寒若葉叢低紅蘂鬌……謙君子不付天隨恥充腹蘭傷桂折緣有用爾獨……損丹且採贈君慎勿比萱草采之終日不盈掬……中乾非爾傳……借秋陽曝雞壅拮梗一……也雞尊等臣僕時從論功不汝遺與時謹事……菊

次韻黃[illegible]茶磨

前人初用茗飲時煮之無問葉與骨浸窮滋味曰始用復計其初碾方出計盡功極至於磨信哉智者能

創物破楷折杵向墻角亦其遭遇有伸屈歲久講求知處所佳者出自衡山窟巴蜀石工強鐫鑿理疏性軟良可咄予家江陵遠莫致歷土何人為披拂

送公為遊淮南

負米萬里緣其親遲覺無度憂其身讀書莫學添秦士陝榮莫比亡羊人迺翁辛苦到白首汝今強勉當青春昔時管鮑以君霸此兩士貫穿非貧

謝蘇自之惠酒

高士例須憐麴糵此語嘗聞退之說我今有說殆不然麴糵未必高士憐許者陸車莊生言全酒未若全

於天之人亦自不斷鉄何暇更求全處全眞山沉迷
阮籍戯作牢遊稱劉伶頭貪狂嗜酒無是取世俗嘉
與余共歎杜陵詩客尤可笑羅列八子參群仙泝迷
露滑置不說為問底處能逃禪我今不飲非不飲心
月皎皎長孤圓有時客至亦為酌琴雖未去聊忘絃
吾宗先生有深意百里聲聞遠將寄且言不飲固亦
高舉世皆同吾獨異不如同異兩俱實得麻七羊牽
嬉戯決須飲此勿復辭何用區區較醒醉

西山戯題武昌王居士

予往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上有題一句云鴻漸
歸黃樹峴九曲亭知吳王峴山一山皆樹葉其
年即元結陂湖也黃花極盛因為對云皓鶴下
浴紅荷湖坐客皆笑同請賦此詩

江干高居堅關扃犍耕躬稼角挂經篙竿縈繩係旋
陽坊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賡歌幾
擧觴荊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

戯和正甫一字韻

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荊菅奇孫甘掛汲古
綆僥覬敢揭鉤金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蓋高
巾冠敢更句稽滾塞吃詰因狡獪加間關王方平謂麻姑云

[illegible]

池上二首

[illegible]大雨一部鼓吹從何來[illegible]正[illegible]草
已[illegible]出沒由[illegible]限井幹躍梁上足樂[illegible]
亦[illegible]入月清池與爾俱忘四
不作白鷺[illegible]逡巡同樂天賦池上池上新年有荷
泳[illegible]粘泥浪男兒學易不歷羣出人一丈吾
得與此池便可當長江欲移茅齋來江漵

贈仲素寺丞致仕歸隱潛山

潛山隱君七十四紺瞳綠髮方諦耳腹中靈液變[illegible]
[illegible]江二[illegible]居連福地彭城為我駐三日明月滿庭同
一樽[illegible]細字口傳訣顧我沉迷真棄耳年梁四十
發[illegible]始欲求方救惟憐此手若訪潛山居[illegible]勿逆
入我名字

魯直以詩饋雙井茶次韻為謝

江夏無雙種奇茗汝陰六一誇新書磨成不敢付僮
僕自看雪湯生璣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
相如明年我欲東南去畫舫何妨宿太湖[illegible]
[illegible]

揚州以土物寄少游

新湖經年忘醒濠圍解粲鮮脂須腹後春蓴滑如
酥光杜董肥勝肉兒子聚采何足道慇懃發飲亦
時欲泝雨風盡事難覔方法和傳覓留蓄且同千里
寄纔之何門致教飲糜麻

贈雲秀

白雲出山初無心捷飯何必戀山林道人偏愛山水
故經世不知湖嶺深空巖已禮百千相曾溪更欲游
遍涉要知水味飢冷暖始信夢時非幻妄結中忽出
貝葉書中有明月珠人間勝絕路已遍尽是南
瀆并西湖西湖北望三千里太堤舟冉楳秋水滿師
佳句說兩屛雲應逐秋風飛雁胡為只許十日欸扶
祭復尋歸路難留師筍蕨不足道恨望莓子何時拼

再過泗上二首

眼明初見舊行樹十客相逢九吳語桅檣已付夜流
風容聽不著幣船兩黃柑新婦見江海紅黏白魚飽
兒女題詩賣酒劉船師千里勞君勤將揩
繫舟淮北雨折軸繫舟淮南風斷橋客行有期日月
疾歲事欲晚驕雪驕山根浪頭作雷乳搖手欲試舟
師篙不用燃犀照幽怪要須拔劍斫長蛟

贈李兄茂盛秀才

鄧王大都寶玉石鍾成渡湯落將安適可憐公子持十
牛海上三年竟何得此生少負不羈才從軍數到單
于臺天山直欲三箭取白衣將軍何人哉夜逢怪石
曾欲射戲中代技何足數聾將馬革裹尸還川學班
超苦兒女封侯衛霍知幾許老矣先生困觴於酒對
聊復說平生結襪猶堪一弄鼓棄書投筆學萬人敵
襃帽冠皆誤身彩逢致似不龜手與世浮沉西子
如今惟有談天口雲夢胸中吞八九世間萬事等黃
粱且與先生說烏有

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

枯木寒空寂寞淡古琵雖在無古絃袖中正有南風
手誰爲聽之誰爲傳風流豈落正始後甲子不數義
熙前一山黃菊平生事無酒令人意缺然

龐公

襄陽龐公少檢束白髮不免亦不俗世所棄我獨
棄我已有餘彼不足鹿門有月樹下行虎溪無風舟
上宿不識當時補魚客但愛長康畫金粟杜口不言令
不復言龐公爲人不曲句東西南北人問老翁爲道與
燈照寒屋五言七言正兒戲三行五行亦偶爾我詩
不飲只解醉正如春風弄群卉四十年來同幻夢老

去何須別愚智古人不往亦不滅我今不行亦不止
寄語悠悠世上人浪生浪死一埃塵洗墨無池筆無
家聊爾作戲悅吾神

送呂行甫司門倅河陽

結交不在久傾蓋如平生識子今幾日送別亦有情
子生公和家高義久崢嶸天才既超詣筆跡亦偉英
譬如追風驥豈免羈與纓念我山中人久與麋鹿并
誤出掛世網舉動俗所驚歸田雖未果已覺去就輕
河陽豈云遠出處殊異程使當從此別有酒無從傾

食雉

雄雉曳脩尾驚飛向日斜空中紛格鬬綵羽如花
喧呼勇不顧投網誰復嗟百錢得一雙新味時所佳
烹煎雜鵝鴨爪距漫槎牙誰知化為蜃海上落飛鴉

雙鳧觀 [在常州]

王喬古仙子時出戲人寰常為漢郎吏獻世去無還
雙鳧偶為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跡羅網安能攀
紛紛塵埃中銅印紆青綸安知無隱者被空裁
耶綸 [illegible]

河西猶出無入識 [illegible]

疑不知鐵製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戰截髮願作萬
騎先我當憑軾與寓目看君飛矢射𨫼鐙

初發嘉州

朝發鼓闐闐西風獵畫旃故鄉飄已遠往意浩無邊
錦水細不見蠻江清更鮮奔騰過佛腳曠蕩造平川
野市有禪客釣臺尋暮煙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湲
[illegible]

犍為王氏書樓

樹林幽翠滿山谷樓觀突兀起江濱云是昔人藏書
處磊落萬卷今生塵江邊日出紅霧散綺窗畫閣青
氛氲山猿悲嘯谷泉響野鳥嚶嚶花春借問主人
今何在被甲遠戍長苦辛先登搏戰事斬級區區何
者為三讀書生古亦有戰陣葛巾羽扇揮三軍古人
不見悲世俗回首蒼山空白雲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江寒晴不知遠見山上日朦朧含高峰晃蕩射峭壁
橫雲忽飄散翠樹紛歷歷行人挹孤光飛鳥投遠碧
蠻荒誰復愛穠秀安可適豈無避世士高隱鍊精魄
誰能從之遊路有豺虎迹

夜泊牛口

日落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淅
負薪出□谷兒□喜且售薪蒸為衣食安識肉與酒
朔風吹茅屋□壁見星斗兒女自憐愛亦足樂且久
人生本無事苦為世味誘富貴誰吾前貧賤猶□□
誰知深山子甘與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不但□
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

牛口見月

掩窓寂已睡月脚垂孤光披衣起周覽飛露洒我裳
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幽懷耿不寐四顧獨彷徨
忽憶丙申年京邑大雨霧蔡河中夜決橫浸國南方
車馬無復見紛紛操栰郎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
龍津觀夜市燈火亦煌煌新月皎如晝疎星弄寒芒
不知京國喧謂是江湖鄉今來牛口渚見月重凄凉
却思舊遊處滿陌沙塵黃

舟中聽大人彈琴

彈琴江浦夜漏永斂袵竊聽獨激昂風松瀑布已清
絕更愛玉珮散琅璫自從鄭衛亂雅樂古器殘缺世
已忘千年寥落獨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閱興亡世人
不容獨反古強以新曲求鏗鏘微音淡弄忽變轉數
聲浮脆如笙簧無情枯木今尚爾何況古意重渺茫

江空月出人□□夜□□吏請揮文王
□□□□期任邊聖長官到晚不及見餽
來

江上有微徑深林煙雨埋崎嶇欲取別不見又重來
下馬未及語兩已愁長懷江湖涉浩渺安得與□諧

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群前山□乎忽變
態後嶺雜遝如驚奔仰看微逕斜繚繞上有行人高
縹緲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留題仙都觀

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蒼蒼松栢老舟中行客去紛
紛古今換易如秋草空山樓觀何崢嶸真人王遠陰
長生來符御氣朝百靈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
來下迎去如旋風搏紫清真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
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飡霞絕粒長辛苦安得
獨從逍遙君冷然乘風駕浮雲遊世無有我獨行

屈原塔 在忠州屈原不當有塔於此蓋後人追思故為作之

楚人悲屈原千載意未歇精魂飄何父老空哽咽
至今滄江上投飯救飢渴遺風成競渡哭聲楚山裂
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決

南賓舊爲楚山上有遺塔應是奉佛人[illegible]
此峯雖孤迥此意固已切古人誰不死何[illegible]
名教賓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illegible]

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次前韻爲謝

朱顏發過如香醅胸中梨棗初未栽丹砂奈[illegible]
黔赤松却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白蓮翠竹依
稀堯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臺欲收鑒面
得真意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遠游江
水窮離推遠朝豈獨羞老病自歎才盡傾空罍諸公
浩浩若夏屋吞吐風月淸陽陽我如廢井久不食古

甃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
遙知二月春江闊雪浪倒卷雲峰摧石中細泉亦
靜云何辯聲空山雷欲就諸公評此句詰一作吏識憂
喜何從來須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君貫斷餘衣

新灘

扁舟轉山曲未至已先驚白浪横江起槎牙似雪堆
番番從高來一一投澗坑大魚不能上暴鬐一作[illegible]灘
下嶺小魚散復合瀺灂如遭烹鷗鷺不敢下飛過兩
翅輕白鷺夸瘦捷插腳還敧傾區區舟上人薄技安
敢呈只應灘頭廟賴此牛酒盈

新灘阻風

北風吹寒江來自兩山口初聞似搖扇漸覺平沙走
[illegible]山谷舞霜雪窮窓牖滯下三日留蒼茫一作山
前艾筑舟傍鳴扎短纜因崖村落閙不終朝今此何
其久只應留遠人此意固亦厚吾今幸無事閒亦爲
飲酒

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豔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作
家子誰知去鄉國萬里爲胡鬼入亡[illegible]生[illegible]門閭照
君當時憂色衰古來人事盡如此反覆紛紛安可知

黃牛廟

江邊石壁高無路上有黃牛不服箱廟前行客拜且
舞擊鼓吹簫屠白羊山下耕牛苦磽确兩角磨崖四
蹄濕青芻半束長苦飢仰看黃牛安可及

蝦蟆培

蟆背似覆盂蟆頤如偃月謂是月中蟆開口吐月液
根源來甚遠百尺蒼崖裂當時龍破山此水隨龍出
入江江水濁猶作深碧色稟受苦潔[illegible]亦與凡水隔
豈惟煮茶好[illegible]釀酒應無敵

細思峽州甘泉寺詩

輕舟橫江來爭吉悲純孝遠迺尋遠迹姚纔見[illegible]
清泉不可挹烟盡空石窖古人郭柯之唯有風竹間
行行亂村落戶戶懸絕阜民風坦和平開戶夜無釣
叢林當岁如平野絕虎豹嗟哉此樂鄉無乃妄予敵

寄題清溪寺 [illegible]

口舌妄是侍韓非死說難白知不可用卑谷乃[illegible]
遺書今未亡小數不足觀秦儀同術學見利不知患
嗟時無炬文使彼二子顛死敗無之憐夫子的彼然
君看巧更窮不若恣自安遺宮若有神領吾然吾言
赴葬未過金陵將山泉老名食阻而不及

杜

今日江頭天色惡礮車雲起風雨欲（一作）作獨吐鍾山
叶寶公雲間白塔如孫嶺寶公骨降叫不聞却有老
泉來與人電所虎茵澼寒吉為余吹散十峰雲南行
萬里知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盡蔣山閑為
作泉公與居士

荊門惠泉

泉原從高來走下隨石脉紛紛白沫亂隱隱蒼崖拆
縈回成曲沼清澈見所願滌瀉為長溪奔吹湯甚濺
初開不容澱漸去已知吊傳聞此山中神物[illegible]

遺議不能致雨雨[illegible]令山前人千古[illegible]
[illegible]

次韻答荊門張都官惠泉詩

楚人少井飲地氣常不洩[illegible]之為惠泉[illegible]有所[illegible]
泉源本無情豈問溺與潔食愚謹二水終古[illegible]
只應所處然遂使語異別泉旁施乎行泉上山[illegible]
君子慎所居此義安可闕古人[illegible]言贈數用[illegible]
不為冬霜乾肯畏夏日[illegible]冷冷但不已海逐[illegible]

荊陽早發

富貴本先定世人自榮[illegible]好名心[illegible]哉豈獨無

不能便退縮但使進少徐我行念西國已分田園蕪
南[illegible]何事碌碌隨商車白[illegible]商無補乃是徽且悲
人生重意氣出處夫豈徒永懷江陵叟種瓜春滿湖

夜行觀星

天高夜氣嚴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闇若沸
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世俗强指摘一一立名字
南箕與北斗乃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
迺觀知何如遠想偽有以茫茫不可曉使我長歎喟

溪水

撿悍忽遙月少歷困衰逆行[illegible]溪水偶似蜀江清

……江因名……沙中有珍……漢水亦云……
文王化南國遊女儼如卿洲中浣紗子環珮鏘……
古風隨世變寒水空泠泠過之不敢慢佇立……

萬山

西行……連山北出臨漢水漢水……成潭……轉……
軒……冬已椓古甃含清泚下有仲宣……
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云古隆中萬……
川洞轉山曲山上見洲尾繞水帶平沙盤盤如抱珥
山川近且秀不到懶成恥陋之安能詳……

隆中

諸葛來西國千年……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
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龍之淵……
龍蟠山水秀龍去……空餘……使我……

竹葉酒

楚人汲漢水……酒古宜城春風吹酒熟猶似漢江清
耆舊何人在丘墳應已平惟餘竹葉在留此千古情

鯿魚

曉日照江水遊魚似玉瓶……言……
杜老……

望夫臺 在忠州南數十里

山頭……石……
……不停……長江……
……山月出……寒影……

永安宮 今……

千古……故宮安得存……問……
……車馬……不見……誰知昔日……
……先主兵敗……只應法正死使公去……

八陣磧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蕝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
一閉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
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盡豪傑
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
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為久遠計草草常無法
孔明最後起意欲扶衰……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
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折
惟餘八陣圖千古壯難滅

諸葛鹽井 井十有四在山下……

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誰省
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嫌取未多井上無閑綆

潁大夫廟

人情雖強回天性可微感世人爭曲直苦語費搖撼
大夫言何柔恭主意自慘蒼荒祠傍拆塚古隧有殘坎
千年惟考叔世亦貴其膽不解此微言脫衣徒勇敢

許州西湖

西湖小雨晴灩灩春渠長來從古城角役夫傳新堤
使君欲春遊浚治役千掌紛紜具畚鍤鬧若蟻運壤
夭桃弄春色生意寒猶快唯有落殘梅標格若矜爽
遊人坌已集挈榼三且兩醉客臥道傍扶起尚偃仰
池臺信宏解貴與民同賞但恐城市歡不知田野愴
潁川七不登野氣長蒼莽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

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鷺絮
蝶飛舞之類為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字

縮頸夜眠如凍龜雪來惟有客先知江邊曉起浩無
際樹杪風多寒更吹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
浪髭方知陽氣在流水沙上盈尺江無澌隨風顛倒
紛不擇下滿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闊落不見入戶但
覺輕絲絲沾裳細看若乎（一作刻鏤）豈有一一天工為
霍然一麾遍九野吁此權柄誰執持世間苦樂知有
幾天今我幸先占膚肌山夫只見壓樵擔豈知帶酒飄
昔大王臨軒嘗有麥穿相徽壽嘉及時深吟書空
葦欲折夜織貧女寒無燈高人著屐踏冷冽飄拂巾
帽真仙姿野僧斫路出門去寒液滿鼻清淋漓洒袍
入袖濕靴底亦有執版趨增墀舟中行客何所愛
得獵騎當風披草中咻有寒兔狝隼下擊千夫亂
敲冰煮麻酸可樂我雖不飲强倒危楚人自古好
獵詐能往者我欲隨紛紜旋轉從腳面馬上探竿為
賦之

渚宮

渚宮舊傳依古郢楚地荒茫非故基二王書隱巳函
荼（鼓吹上）何況遠閣縱祗時楚王獵罷擊靈鼓猛士
還有張水酪釣魚不復數魚鼈大指千石烹蛟螭富
時郢人祭官殷意思絕妙般與懷飛檐百尺照湖水
上有燕趙千娥眉臨風揚揚意自得長使宋玉作楚
詞秦兵西來取鐘虡故宮禾黍秋離離千年壯觀不
可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此空野迥接闕小怡有深竹
藏狐狸莓苔中絳帳誰復見臺下野水（一作）淨清綠
幽茶戶春書閑想見深屋揮朱絲虧亦浮愛數色
何用白首談孔泗沙泉半涸草堂在破窗無紙風颼
颼陳公蹤跡最未遠七瑞寥寥今何之百年人事知

殘碑直恐荒廢成空陂誰能為我訪遺迹草中應有
沐東碑

出峽

入峽喜巉巖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遇境即安暢
東西徑千里勝處頗屢訪幽尋遠無厭高絕每先上
前詩尚遺略不錄久恐忘憶從巫廟回中路寒泉漲
汲歸真可愛翠碧光潑盎忽驚巫峽尾岩腹有穿壙
仰見天蒼蒼石室開南嚮宣尼古廟宇叢木作帷帳
鐵楯橫半空俯瞰不計丈古人誰架構下有不測浪
石竇見天圓瓦棺悲古葬新灘阻風雪村落去攀傍

亦到龍馬溪茅屋沽村釀玉虛悔不至實為舟人誑
聞道石最奇寤寐見怪狀峽山富奇偉得一知幾喪
苦恨不知名歷歷但想像今朝脫重險楚水渺平蕩
魚多客庖足風順行意王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唱

神女廟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
深淵鼉鼈橫（音去）巨壑蛇龍頑旌陽斬長蛟雷雨移蒼
灣蜀守降老蹇至今帶連環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
寰上帝降瑤姬來處荊巫間神仙豈在猛玉座幽且
閑飄蕭駕風馭弭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
艱古妝具法服邃殿羅煙鬟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
班雲興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潭靜皎皎秋月
彎還應搖玉珮來聽水潺潺

巫山

瞿塘迤邐盡巫峽崢嶸起連峯稍可怪石色變蒼翠
天工運神巧漸欲作奇偉坱軋勢方深結構意未遂
旁觀不暇瞬步步造幽邃蒼崖忽相逼絕壁凜可悸
仰觀八九頂俊爽凌顥氣晃蕩天宇高崩騰江水沸
孤超兀不讓直拔勇無畏攀緣見神宇憩坐就石位
巉巉隔江波一一問廟吏遙觀神女石綽約誠有以

俯首見斜鬟拖霞弄修帔人心隨物變遠覺含深意
野老笑吾旁少年嘗屢至去隨猿猱上反以繩索試
石筍倚孤峯突兀殊不類世人喜神怪論說驚幼稚
楚賦亦虛傳神仙安有是次問掃壇竹云此今尚爾
翠葉紛下垂婆娑綠鳳尾風來自偃仰若為神物使
絕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老人那解讀偶見不能記
窮探到峯背採斫黃楊子黃楊生石上堅瘦紋如綺
貪心去不顧澗谷千尋縋山高虎狼絕深入坦無忌
洪濛草樹密蔥蒨雲霞膩石竇有洪泉甘滑如流髓
終朝自盥漱冷冽清心胃浣衣掛樹梢磨斧就石鼻

衡柵雲日晩歸意念城市不到今十年衰老筋力憊
當時伐殘木牙蘖已如臂忽聞老入說終日爲嗟喟
神仙固有之難在忘勢利貧賤爾何愛棄去如脫屣
嗟爾苦無遂絶粮應不死

觀大水望朝陽巖作

朝陽巖前不結廬下眺江水百步餘春泉濺濺出穹
竇青沙白石半浮涂不到津頭二三日誰知江水漲
天墟遥望横盃不敢濟巖口正有人罾魚

滄洲亭懷古

湘水悠悠天際來夾江古木抱山回城中人物若可
數日晏市散多蒼苔九嶷嶢天古雲埋遥想帝子龍
車迴心衰目極何可望九歌寂寂令入哀

栢家渡

栢家渡西日欲落青山上下猿鳥樂欲因新月望天
雲遥有北斗掛南嶽一夢惜惜四十秋古人不見終
未休艸舍蕭條誰與語香風欲過白蘋洲

清遠舟中寄耘老

小寒初渡梅花嶺萬壑千岩背人境清遠聊爲歇宿
行一夢分明墮鄉井覺來滿眼是湖山鴨綠波搖鳳
凰影海陵居士無[illegible]結廬[illegible]水酒山腰自懸

[illegible]不受黄金羈門前車蓋獵獵走笑倚清
溪[illegible]洲相見春風起白蘋吹花散烟水萬里
[illegible]目斷滄浪淡如洗北[illegible]南來遺[illegible]苦
[illegible]大段沒我廬清蘇十日不燃鼎曲突往往巢龜魚
今年[illegible]粒賤如水青銅欲買囊已虛人生百年如寄
[illegible]七十朱顔能有幾有子休論賢與愚倪生枉[illegible]帶
經鋤天南看取東坡叟可是平生廢讀書

書堂興

蒼山古木書堂興北出湘川百餘步誰爲往來虧世
界至今人指安禪處豈無[illegible]與飛鳥後來那復知
其擬不知我身今是否空記名稱作常住

次廣常臘梅韻

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臘梅禪老家蜜蜂采花作黄
蠟取蠟爲花亦其物天工變化誰得知我亦兒嬉作
小詩君不見萬松嶺上黄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絶醉
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歸來却夢尋花去
夢裡花仙覓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我老不飲當付
君君行遠吳我遊越笑指西湖作衣鉢

醉睡者

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言不如睡先生醉臥此石

開萬古無人知此意

戲詠子舟畫兩竹兩鸜鵒

風號日鼓操變竹竹間對語雙鸜鵒鸜鵒之肉不可
食人生不才果爲禍子舟之筆利如錐千變萬化皆
天機未知筆下鸜鵒語何似夢中蝴蝶飛

老翁井

井中老翁誤年華白沙翠石公之家公來無盡去無
跡井面團團水生花翁今與世兩何與無求紛紛鶴
牧豎敗顏易服與世同無使世人知有翁

贈山谷子

黃童三尺世無雙筆頭袞袞懸秋江不息乎筆力之爲
父平生崛強今心降我來喜其阿戎語應聲鏘如
急雨生子遂如孫仲謀豚犬譏多何足數黃家小兒
名拾得眉如長松眼如漆只今數歲已動人老人留
眼看他日笑君老蚌生明珠自笑此物吾家甚君當
置酒我當賀有兒傳業更何須

觀子玉郎中草聖

柳侯運筆如電閃子雲寒悴羊欣儉百斛明珠便可
扛此書非我誰能從

頌點行

漸臺人散長弓射初歌簫鼓入來識西陵　老總賴
空肯向北河親饋食兩雄一律盜漢家皆好亦若有
相差食無對之先太息不因壹啞綠窗中閒對據
關爭鳴一枚何啻千金直百年南北鮭菜通往往殘
餘飽臧獲東隨海船號倭螺異方珍寶來更多磊砢
淪藩成大截割蚌作脯分餘波流不聞蓬萊閣下駝
甚費八月邊風備胡羚船船跂浪雷轟震長鑱鑱
崖谷倒臨夫蓋治年華堂坐今雕俎生輝光肉之不
斤不足數醋笔魚皮兵倚墻中都貴人珍此味糟浥
油藏能遠致割肥方厭萬錢廚決眥可醒千日醉二

韓使者奮鼎來方畚饋送煩與臺遣東太守遠自獻
臨菑掾文詆爲封吾生東歸收一斛包苴未肯鑽華
屋分送莫材作眼明却取細書防老讀

次韻水官詩

淨因大覺璉師以閻立本畫水官遺編禮公公
既報之以詩謂某汝亦作某頓首再拜次韻仍
録二詩爲一卷以獻

水官騎若龍龍行欲上天手攀時且住浩若乘風船
不知幾何長足尾猶在淵下有二從臣左右乘魚黿
覺鐵顧視風舉衣袂翔文子持君側司燭嘉膳左右

手執雉尾扇容如未開蓮從者八九人非鬼非戎蠻
出水赤成列先登揚旗擔長刀擁旁牌白羽注强弩
雖服甲與裳狀貌猶鯨鰌水獸不得從仰面以手扱
穿巖走雷霆雨雹晦九川風師黑虎囊面目昏塵煙
異從三神人萬里朝天闕我從大覺師得此詭怪縣
畫者古閻子于今三百年見者誰不愛予者誠已難
在我猶在予此理寧非禪報之以好詞何必畫在前
老泉
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
閻子本逢掖傳昔慕雲淵丹青偶爲戲深指初嘗黿

愛之不自已筆勢如風翻傳聞正觀中左社解椎髻
南夷羞口雜佛國貢奇蓮詔令擬王會別殿寫戎蠻
熊冠金絡額豹袖擁播權傳入應門内俯伏脫劍拳
天姿儼聳龐雜沓朝鵰鱣神功與絶跡後世兩莫扳
自從李氏亡群盜竊山川長安三日火至寶隨飛煙
尚有脫身者漂流出東關三官豈容獨得此今已編
吁嗟至神物會合當有年京城諸權貴欲取百計難
贈以玉如意豈能動高禪信應一篇詩皎若畫在前

弔徐德占

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呂惠卿所薦以處
士用元豐五年三月偶以事至邦水德占聞余
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道人者是歲十月
聞其遇禍作詩弔之
美人種松柏欲使低眼門栽培雖易長流惡病其根
哀哉歲寒姿戕賊誰與倫竟爲明所誤不免刀斧侵
一遭兒女污始覺山林尊從來貧以棄未免傷羅灌
南山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厦若果傾萬牛何足言
不然老巖壑合抱枝生孫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

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

彼哉鬻死曹終以明自膏靖節固昭曠歸來侶蓬蒿

新霜著疏柳大風起江濤東籬理荒蕪意不在芳醪
白衣挈壺至徑醉還遊遨悠然見南山意與秋氣高

李白謫仙詩

我居青空裡君隱黃埃中聲形不相弔心事難形容
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天盃飲清露展翼登蓬萊
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
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鰲頭絳宮樓闕百千仞霞衣誰
與雲煙浮

數日前夢一僧出二紙求詩僧以鏡置日
中其影甚異其一如牛其一如蓮花夢

中與作詩

君家有二鏡光景如湛盧或長如芭蕉或圓如芙蓉
飛電着予壁明月入我廬月下合三壁日月跳明珠
問予是非我我是非文殊

飲酒四首

我觀人間世無如醉鄉真虛空爲銷殞況乃百憂空
惜哉知此就坐令華髮新聖人驟難得且致賢人
左手持蟹螯凝觴騰雲漢天生此神物爲我洗憂患
山川同恍惚魚鳥共蕭散客至壺自傾欲去不得閒
有客遠方來酌我一甌若我醉方不毁强毁忽復醒
既發渾沌氏遂遠華胥境擬之送窮生舉觴送酩酊
雷觴淡於水經年不濡唇爰有撥龍裔爲造英靈春
英靈韻甚高蒲萄難與鄰他年血食汝當配杜康神

大雪獨留尉氏

古驛無人雪滿庭有客冒雪來自北紛紛笠上已盈
寸下馬登堂面蒼黑苦寒有酒不能飲見之何必問
相識我酌徐徐不滿觥看君一倒盡不留滴千門晝閉
行路絕相與笑語不知夕醉中不復問姓名上馬忽
去橫短策

阮籍嘯臺在尉氏

阮生古狂達遁世默無言儻餘胸中氣長嘯摇軒穹
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冥然歸偶自寓激越蕩乾坤
醒爲嘯所發飲爲醉所昏誰能與之較亂世之自存

留別封通元炳坦夫

田三昔同寮向我每傾倒當年或齟齬反覆看愈好
寇三我部民孝悌化隣保有如求伯業苦學到衰老
石生吾邑子勁立風中草官游歎生塵救水媚翁媼
我窮交舊絕計拙集枯槁三子尤見存往復紛紵縞
迎我淮水北送我睢陽道頗存金石契源源貫華皓

余歸自道場何山遇大風因艤舡老溪亭命官奴秉燭捧硯寫風竹一枝題詩云

更將拚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爲破顔憐此腰肢裊

和寄天選長官

寓形宇宙間快我方以老流光安足恃百歲同過鳥
項子繁網羅文采緣自表自古山林人何曾識機巧
但記寒岩翁論心秋月皎昔卒十年舊禪學參衆妙
虛懷養天和肯徇奔走鬧官居職事理晨起何用早
捫陰瀹西齋叱吏供灑掃滌予東南來野飯煮芹蓼
滌況既清尚令尹亦高躡相將古寺行軟語頻曉照
公家有畸人（公有存人隱鷲山）虛緣能自保卜築鷲山陽何

行一作 當從結好中山饒勝景一覽未易飽何時命巾
車共陟雲外嶠翻然一作思 筋力疲不復追蹻蹺[illegible]
擬南山推拔千丈峭形容還天真邂逅識其[illegible]
吾未窺敢議窮閻與

昭陵六馬唐文皇戰馬也琢石象之[illegible]
陵前客有持此石本示予爲賦之

天將刲隋亂帝遣六龍来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
颷馳不及視山川儼莫回長鳴視八表[illegible]萬騎
秦王龍鳳姿魯鳥不足推腰間大白羽中物如風雷
區區數豎子摶取若提孩手持掃天 六合如塵埃
艱難濟大業一一非常才維時六驥足績與英衛陪
功成鎖八鸞王輅行天街荒涼昭陵闕古石埋蒼苔

顔闔

顔闔古有道躬耕自衣食區區魯小邦不足隱明德
軺軒来我門聘幣繼金璧出門應使者耕稼不謀國
但疑誤將命非敢憚行役使者反錫命户庭空履迹
薄俗徇世榮截趾履之適所重易所輕隋珠彈飛翼
伊人畏照影獨往就陰息鼎俎薦忠賢誰能死犧炙
念彼藏皮冠安知獲先客

送朱世昌使蜀 七首

調[illegible]娟娟娥眉月隨我西北来照我光不減
我行壁上中白雲呼我歸我游江湖上明月濕我衣
哦哦天一方雲月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
[illegible]路[illegible]數長短亭似聞嘉陵江跳波[illegible]
送君[illegible]一物請江[illegible]君馬路窮慈竹[illegible]下
不用[illegible]使者我友生聽訟如家人細說[illegible]評
若逢山中友問我歸何日爲話腰脚輕猶堪弄泉石

贈狄崇班季子

狄生[illegible]見客不會揖踞床[illegible]筋數[illegible]入
[illegible]猶[illegible]指呼索酒[illegible]快作長鯨吸
卑[illegible]欲起立北方老獨子狂突尚不[illegible]
要[illegible]氣[illegible]鋒急夜走追鋒車生靳活[illegible]
持[illegible]入王封侯穩可拾何爲走獵師日使群[illegible]

題[illegible]學士堂[illegible]

[illegible]爲太空[illegible]在東[illegible]上登封壇一夜[illegible]
經[illegible]不[illegible]在日安知有千老舒[illegible]不[illegible]
一[illegible]一[illegible]香木方爲世外人行止[illegible]
百年入[illegible]同一[illegible]予[illegible]世[illegible]未[illegible]屋
江千百畝[illegible]泉映[illegible]竹尚欲[illegible]世名豈須上[illegible]

麈笛初似竹[illegible]似蒲方春節抱甲漸求報[illegible]
不愛當夏綠[illegible]似枯黃葉倒風雨白花縱江[illegible]
江湖不可到[illegible]勁安得雙野鴨飛來[illegible]

寄居茶讌　茶

大哉天宇內植物知幾族靈品獨[illegible]奇迥[illegible]凡草[illegible]
名從姬旦始漸播桐君錄賦詠誰最先厥傳惟[illegible]
唐人未知好論著始於陸常李亦清流當年[illegible]
遂使天下士嗜此偶於俗豈但中土珍兼之異邦[illegible]
鹿門有佳士博覽無不矚邂逅天隨翁[illegible]
[illegible]圃頋山下屏跡松江曲有興即揮毫燦然存[illegible]

伊予素寡愛嗜好本不篤越自少年時低回客京[illegible]
[illegible]見稱者旋蔵或韋屋頗見綺紈[illegible]齒牙厭粱肉
小龍得屢試糞土視珠玉團鳳與葵花碔砆雜魚目
貴人自矜惜捧玩且緘櫝未數日注卑定[illegible]雙井寄
於茲自研討至味識五六自爾入江湖尋嘗[illegible]幽僻
高人固多暇探究亦頗熟聞道早春時携籯赴初旭
驚雷未破蕾采采不盈掬旋洗玉泉蒸芳[illegible]盈停宿
須臾布輕縷火候謹盈縮不憚頃間勞經時廢藏蓄
斯須[illegible]縈繞若[illegible]纔勻且復苦畏[illegible]侵暖須人[illegible]
有如剄耿性不受纖芥觸又若廉夫心難[illegible]穢瀆

[illegible]輕綠永日遇閒賓乳泉發新馥
香濃奪蘭露[illegible]秋菊閩俗競傳誇豐腴面如粥
自云葉家白[illegible]中山麓好是一杯深午窗春睡足
清風[illegible]兩腋去欲凌鴻鵠嗟我[illegible]何深水經亦屢讀
[illegible]予宅中浴泉乃康王谷[illegible]培頃曾嘗瓶罌走僮僕
如今老且[illegible]事百不欲美惡兩俱忘誰能強追逐
薑鹽拌白土[illegible]從吾蜀尚欲外形體安能徇心腹
由來溥滋味日飯止脫粟外慕既已矣胡為此羈束
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峯麓山圃正春風蒙茸萬旗簇
呼兒為佐客採掇聊亦復地僻誰我從包藏置[illegible]封蔟

何嘗較優劣但喜破睡速況此夏日長人間正炎毒
幽人無一事午飯飽蔬菽困卧北窗風風微動窗竹
乳甌十分滿人世真局促意爽飄欲仙頭輕快如沐
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贖為問劉伯倫胡然枕糟麴

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如群馬
奔突以手掇開籠收其中歸家雲盈籠開
而放之作攓雲篇

物從含有時星言從高駕道逢南山雲欻吸如電過
竟誰使令之袞袞從空下龍移相排拶鳳舞或頹亞
散為東郊霧凍作枯樹稼或飛入吾車偪仄入村舍

蠻□宜蜀中提携反仍合開緘仍故之擊去仍變化
汝歸山無使吾官泊

游山呈通判承議寓寄參寥師

烽煙逝胄餘夫子非緣緣由來有詩書所以能絶俗
得官本河朔不期來易侵扁舟下南來逸駕追鳴鶴
遇勝即徜徉風鬟無露宿嗟予偶傾蓋一笑外黜□
杖策每過從相攜訪山谷東風披霧雲繡錯出林薄
松門有時盡幽景無窮續崖轉闢鍾聲林疎見岳峯
徇山餘落景歸途猶躑躅誰云鄉下歡往事不可復
吾曹二三事取樂亦云足頭公寄新詩一一能見錄

船頭行此歸囊橐有美玉塵埃京洛入亦與洗心目

和鄭功父謝送芝道人游罷詩

觀音妙智力應感隨緣度芝師訪東坡寧辭萬里步
道義偶相契十年同去住行躬半世間又欲浮盃渡
我願焚囊鉢不作陳俗具會取却歸時只是而今路

次韻曾直戲贈

昨夜試微涼汗衣初退紅我願隨秋風通身入房櫳
君王不好晝與許好鸞鳳細看卷鬣尾我家真眾逢

秋坐與邁聯句

清風來無邊明月歸何處上 邁 松散滿虛空竹影從之半

溫時枝有鶴鵲壞壁鳴饑鼠自露葉耿高手風當
空廊過微涼滅團扇□□歌白紵自樂哉今夕游
□脫陪杖屨□傳家詩律細已自過宗武短詩勝上
□聊以慰憐祖 自

寄傲軒

先生奕妙年一掃千兔禿仕進固有餘不肯隨場屋
崎嶇何所傲傲名非傲俗定知軒冕中寧榮不償辱
豈無自安計得失猶轉轂先生獨揚揚憂患莫能瀆
行如虎挾乙失若龜藏六茅簷聊寄寓俛仰亦自足
東坡無還春方寸盡荊棘我傍若無獨備一樽醁

床頭東馬道殘月掛疎木羽客紛擾時先生睡方熟

榆

我行汴堤上厭見榆陰綠千株不盈畝斬伐同一束
及居幽囚中亦復見此木蠹皮溜秋雨病葉埋牆曲
誰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風至飛英覆空屋

槐

憶我初來時艸木向衰歇高槐雖驚秋晚蟬猶抱葉
淹留未云幾離離見疎莢栖鴉寒不去哀叫飢啄雪
破巢帶空枝疎影掛殘月豈無兩翅羽伴我此愁絶

竹

今日爲風來吹亂旄簫竹低昂中音會甲刀紛相盈
簫然風雪意可折不可爲風霜竹已亦一作同猗猗散
青玉故山今何有秋雨荒籬菊此君知健否歸掃南
軒曲

栢

故園多珎木翠栢如蒲葦幽因無興樂百日看不衣
時來拾添勝好一作柰忍踐落子當年誰所種少長與
我齒仰視蒼蒼幹所閱固多矣應見李將軍膽落溫
御史

問淵明 或曰東坡此詩與淵明反此非知言也蓋淵明引以遣意言者未始相非也元祐五年十月日

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
我引而高之則爲星斗懸我散而卑之寧非山與川
三皇雖云沒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終彭祖非永年
皇皇謀一醉發此露槿姸有酒不辭醉無酒斯飲泉
立善求我譽飢人食饞涎委運憂傷生憂一作去生
亦還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事
此言

題雲龍草堂石磬

折爲督郵腰懸作山人室殊非濮上音信是四濱石

朱亥墓

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冢屹然悲
平日輕公相千金棄若遺梁人不好事名字寄當時
魯史盜齊豹求名誰復知慎無怨世俗猶不遺仲尼

嚴顔碑

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爲此事
劉璋固庸主誰爲死不二嚴子獨何賢談笑傲碪几
國亡君已執嗟子死誰爲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淚
吁嗟斷頭將千古爲病悸

峴山

遠客來自南游塵昏峴首過關無百步曠蕩吞楚藪
登高忽惆悵千載意有偶所憂誰復知嗟我生苦後
團團山上檜歲歲閱樵叟大才固已殊安得同永久
可憐山前客倏忽星過霤賢愚未及分來者當自剖

驪山

君門如天深幾重君王如帝坐法宮人生難處是安
穩何爲來此驪山中複道凌雲接金闕樓觀隱煙橫
翠空林深霧暗迷八駿朝東暮西勞六龍六龍西幸
峨眉棧悲風便入華清院霓裳蕭散羽衣空麋鹿來
栖鶴鳥怨我上朝元春半老滿地落花無人掃羯鼓

樓前掛夕陽長生殿古生青草可憐吳楚兩醯雞築
臺未就已堪悲長楊五柞漢幸免江都樓成隋日迷
由來留連多喪國宴安酖毒因奢惑三風十愆古所
戒不必驪山可亡國

和子由除日見寄

薄宦驅我西遠別不容惜方愁後會遠未暇憂歲夕
強歡雖有酒冷酌不成席秦烹惟羊羹隴饌有熊腊
念為兒童歲屈指已成昔往事今何追忽若箭已釋
感時嗟事變所得不償失府卒來驅儺矍鑠鍾馗老
愁來豈有魔煩汝為攘磔寒梅與凍杏嫩萼初似麥
攀條為惆悵玉蘂何時拆不憂春艷晚行見棄夏綌
人生行樂耳安用聲名籍胡為獨多感不見膏自炙
詩來苦相覓子意遠可射依依見其面疑子在咫尺
兄今雖小官幸忝佐方伯北池近所鑿中有汧水碧
臨池飲美酒尚可消永日但恐詩力弱鬪健未免馘
詩成十日到誰謂千里隔一月寄一篇憂愁何足擲

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

宿緣在江海世網如予何西來庾公塵已濯長淮波
十年淮海人初見一麥禾但欣爭訟少未覺舟車多
秦郎忽過我賦詩如卷阿句法本黃子二豪與揩磨
嗟我久離群逝將老西河後生多名士欲薦空悲歌
小范真可人獨肯勤收羅瘦馬識騄耳枯桐得雲和
近聞館李生病鶴借一柯贈行苦說我妙語慚蹉跎
西羌已解仇烽火連朝那坐籌付公等吾將寄潛沱

東坡續集第一卷

東坡續集卷第二

律詩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迹

萊公昔未遇寂寞在巴東聞道山中樹猶餘手種松江山養豪俊禮數困英雄執版迎官長趨塵拜下風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

白帝廟

朔風催入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祠荒城秋草滿古樹野藤垂浩蕩荊江遠淒涼蜀客悲遲回問風俗涕泗閔興衰故國依然在遺民豈復知一方稱警蹕萬乘擁旌旗遠略初吞漢雄心豈在夔崎嶇來野廟閔默愧常時破甑蒸山麥長歌唱竹枝荊都真壯士吴柱本經師失計雖無及圖王固已奇猶餘帝王號皎皎在門楣

戎州

亂山圍古郡市易帶群蠻瘦嶺春耕少孤城夜漏閑往時邊有警征馬去無還自頃方從化年來亦款關頗能貪漢布但未脫金鐶何足爭強弱吾民盡玉顏

見魯人孔宗翰題詩三首

屈指從來十七年交親零落一潸然追遊再見中秋月從舊以輝照客眠

濠尾題詩已五年故人風物兩依然定知來歲中秋月又照先生枕麴眠

去遊明月說明年記取孤吟孟浩然此去官遊如傳舍枝鵲驚我將眠

奉和蘇祥池

似知金馬客時憂碧雞坊冰雪消殘臘烟波寄故鄉鳴鸞自容與立馬久回翔乞與三韓使新圖到樂浪（時有高麗使在京看至歸院即圖畫以歸）

奉和頴叔萬壽觀

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簫下月壇風伯前驅清宿霧祝融參乘破朝寒英姿連璧從多士妙句鏘金和八鸞已向詞臣得顏狀路人莫作老儒看

正月十四夜扈從端門觀燈三絕

淡月疏星遶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朶紅雲捧玉皇

薄雪初消野未耕賣薪買酒看升平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有笑聲

老病行穿萬馬群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上元夜登樓貴戚例有相柑遺近臣謂之傳柑）

獲兎章二十韻

青唐有逋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潛通講渚橋廟謨周呂虎邊帥漢班超堅壘千兵破連航一炬燒擒姦從塞氏奏捷上煙霄詭異入圖像驩娛路載謠千誅非一事伐叛自先朝取道經陵寢前期告廟祧西來問幾日面縛見今朝二聖臨雲陛千官溢海潮載因車總轄失主馬蕭條橫拜如蹲犬胡粧尙衣貂理御辭具服譯長舌初調緩死恩殊厚求生尾屢搖慈仁逢太母寬厚戴唐堯赤手眞擒虎和羹未賜梟藁街虛授首東市偶全腰困獸何須殺宵雖或可招威聲西振夏武節北通遼席道有强弱天時或長消羌情防報復軍勝忌矜驕愼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

光祿菴二首

文章恨不見文園樂方將訪石泉何事菴中著光祿枉教閒處筆如椽

城中太守的何人林下先生非我身若向菴中兎光祿雪中履迹鏡中眞

過通判曹仲錫飲書懷兩絶

公退淸閑如致仕酒餘歎逐似還鄕不妨更有安心病卧看紫篆一炷香

心病何求逭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只應麈尾閑子却作泠泠一水看

過木栖觀

石壁高千尺微蹤遠欲無飛簷如劒寺出劒門東里上時乎谿轉可見古柏似仙都許子嘗高遁行舟悔不迂新蛟鬪烈提劒掃崎嶇雷冥棺猶在觭茶世已愚念居人不識化去俗爭吁洞府煙霞遠人間爪髮枯飄飄乘倒景誰復顧遺軀

和喜雨

密雲今日破郊西小雨蕭蕭未作泥且及淸閑同笑樂行當衰病貴扶携花前白酒傾雲液戶外靑驄響月題不用臨風苦揮涙君家自與竹林齊

觀閑西湖次吴左丞韻

幷人誹議不求多事定紛紛自難阿盡放𩵋魚還淨宥容蕭章障前坡一朝美事誰能絶百尺蒼崖尙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明波

荊州十首

遊人出三峽楚地盡平川北客隨南賈吳檣間蜀船
江侵平野斷風捲白沙旋欲問興亡意重城自古堅
南方舊戰國慘淡意猶存慷慨因劉表淒涼爲屈原

廢城猶帶井古坟聚成村㸃解觀形勝身平不敢論
楚地闊無邊蒼茫萬頃連耕牛未嘗汗投種去如捐
農事誰當勸民愚亦可憐平生事遊惰那得怨凶年
朱檻城東角高王此望沙江山非一國烽火畏三巴
戰骨淪秋草危樓倚斷霞百年豪傑盡擾擾見魚蝦
沙頭煙漠漠來往厭喧嘩野市分麋闠宮帆過渡遙
遊人多問卜傖叟盡携龜日暮江天静無人唱楚詞
太守王夫子山東老俊髦壯年聞猛烈白首見雄豪
食爲君應厭驅車我正勞中書有安石慎勿賦離騷
殘臘多風雪荆人重歲時客心何草草里巷自嬉嬉

爆竹驚隣鬼驅儺逐小兒故人應念我相望各天涯
江水深成窟潛魚大似牛赤鱗如琥珀老枕勝玫瑰
上客舉雕俎佳人拭翠甆登庖更作膾何以免屠刲
北鴈來南國依依似旅人縱橫遺折翼感惻為沾巾
平日誰能挹高飛不可馴故人持贈我三嗅若為珍
許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綠芒
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

渝州寄王道祖

曾聞五月到渝州水拍長亭砌下流惟有夢魂長繚
繞共論唐史更綢繆[illegible]國歲時改霜落寒江波
浪收歸夢不成冬夜永厭聞船上報更籌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張道陵所寓二首

天師化去知何在玉印相傳世共珍故國子孫今尚
死滿山秋葉豈能神
真人已不死外槖墮空虛猶餘好名意滿樹寫天書

涪州得山胡[illegible]出黔中

終日鎖筠籠回頭惜翠茸誰知聲嚦嚦亦自意重重
夜宿烟生浦朝鳴日上峰故巢何足戀鷹隼豈能容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有烏鴉無數取食於

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

群飛來去噪行人得食無憂便可馴江上飢烏無足
怪野鷹何事亦頻頻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

夷陵雖小邑自古控荆吳形勝今無用英雄久已無
誰知有文伯遠謫自王都人去年年改堂傾歲歲扶
追思猶昔日感歎亦憐朱[illegible]舊種孫摘老
新霜一橘枯清篇留峽洞醉墨濕邦圖[illegible]
留題 故老問行客長官今白鬚著書多念慮許國
歎娛寄語公知否還須[illegible]

入峽

白首懷幽賞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合水來如電驚波綠似藍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鑰縈迂收浩渺蹙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墜崖鳴窣窣垂蔓綠毿毿岑翠多崖竹孫生有石楠飛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驂絕澗知深淺樵僮忽兩三人煙偶逢郭沙岸可乘籃野戍荒州縣邦君古子男放衙鳴曉鼓留客薦霜柑闌道黃精艸叢生綠玉簪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氣候冬猶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絕行（孟采根此入蜀五行亦蜀）主舊俗接魚鹽版屋浸無充嵓居窄似巖伐薪常冒險得米不盈觚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憐葉舟輕遠泝大浪困嘗諳噯嘍空相視嘔啞莫與談蠻荒安可駐幽邃信難戡獨愛孫樓鶴高超百尺嵐摶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振翮游霄漢無心顧雀鵪塵勞世方病局束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爲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

馬嶽石室

未應將軍聘初從李直遊辭紗生不識若石尚能留豈學儔梁冀何須因李侯吾詩愼勿刺孫鶴爲君羞

代書寄桃山居士張聖可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決決流水谷漸見青青没燒痕婆娑荒園留我住半餉濁酒待君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題璿田辨之琴姬

流水隨絃滑清風入指寒坐中有狂客莫近繡簾彈

六月六日以病在告獨遊湖上諸寺晩詣損之戲留一絶

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椀茶（是日淨慈南屛惠照小昭慶及此凡數已七椀）

重九日以病辭府宴東謁損之啜茶淸話復留小詩

湖上青山翠作堆葱葱鬱鬱氣佳哉笙歌叢裏抽身出雲水光中洗眼來白足赤髭迎我笑拒霜黃菊爲誰開明年桑苧煎茶處憶着衰翁首重回（皎然有重九日與陸羽飮茶詩羽自稱桑苧翁）

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

二八佳人細馬馱十千美酒渭城歌簾前柳絮驚春晩頭上花枝奈老何露濕醉巾香掩冉月明歸路影婆娑綠珠吹笛何時見莫把斜紅插皂羅

同前

半雨半晴寒食夜野酴醾發晴香來分無奈手簪斜髻且折霜蕤浸玉醅

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遊得此句

千夜朧朧淡月黃茇四猶有暗塵香縫襪 影寂寞蓮燈半在亡

戲孫公素

孩腹昔年笑偃蹇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便與時時說李陽

雪後便欲與同儕尋春一病弥旬雜花都盡猶牡丹在耳劉景文左藏和順閣瀼詩見贈次韻答之

殘花總久病剝雨泣餘妍不見雙桂出空今九陌還猶縣入市知君苦寂寞妙語薦芳解淺斟從爭發紅仕早薦天葩尚青蕣國色待華顛載酒邀詩將醒偶不是仙

南康望湖亭 一本云過洞庭

八月渡長湖蕭條萬象疎一本云滿目景物疏秋風片帆急暮靄一本作雨一孤山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一作術巳疏嗟衰萬里投老得歸無

半山亭

登嶺趨登峯太華齊依欄紅日早回首白雲低松柏月中老猿猴物外啼禪師吟絕後千古有人遊

佛耳山

突兀臨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復過虔再次前韻

吾生如寄耳嶺外亦閑遊襪石三百里寒江尺六流楚山微有霰過雨久無秋望斷攜雲溶魂 時鐘時出寺暮鼓各鳴樓歸路迷千嶂勞百州不隨猿鶴化甘作賈胡留只有貂裘在猶堪貫釣舟

次韻關復工人

前身本同社宿業獨臨邊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歸心忘積僞生術寄羊鞭不似歐陽子空留六一泉

宋復古畫瀟湘晚景圖三首

西征憶南國堂上畫瀟湘照眼雲山出浮空野水長舊游心自省信手筆都忘會有衡陽客來看意渺茫

落落君懷抱山川自屈蟠經營初有適揮灑不應難江市人家少煙村古木攢知君有幽意細細為尋看

咫尺殊非少陰晴自不齊徑蟠趨後嶺水會赴前溪自說非人意曾經入馬蹄他年宦遊處應話劍山西

儋州二首

小邑浮橋外青山石岸東茶䕃燒後出麥浪水前空
萬戶不禁酒三年真識翁結茅來此住歲晚有誰同
蒻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探春先揀樹買夏欲論園
居士常攜客參寥許扣門（明周彥茶子野）明年更有[illegible]
抱閑諸孫（蒼一 鎡帶）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

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
要會無窮火嘗觀未盡油夜深人靜後惟有一燈留

曹溪夜觀傳灯錄燈花落一僧字上口占

山堂夜岑寂燈下看傳灯不覺燈花落茶毗一箇僧

贈包安靜先生三首

茗色生甌面遲稱雪見羞東坡調詩腹今夜睡應休
（[illegible]）
建茶三十片不審味如何奉贈包居士僧房戰睡魔
（[illegible]）
野菜初出珍又珍送與安靜病酒人便須起來和熱
喫不消洗面裹頭巾

杭州次周燾韻遊天竺觀激水

道眼轉丹青常於寂處鳴早知雨是水不作兩般聽

過海得子由書

經過麻來久有弟忽相求門外三竿日江關一葉秋
蕭疎悲白髮漫浪散窮愁世事江聲外吾生幸且休

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日欲没因並西山
叩羅浮道院至巳二鼓矣遂宿于西堂今
歲索居儋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

往歲追歡地寒窗夢不成笑談驚半夜風雨暗長檠
鷄唱山樹曉鐘鳴霜外聲只今那復見髣髴似三生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同景文義伯聖
途次元伯固仲豪游七寶寺題竹上

結根豈殊衆脩柯獨出林孤高不可恃歲晚霜風侵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

既聚伏波米還數魏舒籌應笑[illegible]夫子[illegible]待湖州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illegible]難共語不是故相違
東縣聞銅臭江陵換裌衣丁寧巫峽雨慎莫暗朝暉

初發英州過杷贈馮夢得

萬古他池穴歸心負雪堂殷勤竹林詠猶得比山王

答晁以道索書

閱世真難記知公自不忘其於書太簡正以頗相妨

大老寺竹間閣子

殘花帶葉暗新筍出林香但見竹陰綠不知汧水黄

樹高傾隴鳥池浚落河紡我穜良辛苦孫僧瘦欲尪

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
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謂之將軍樹今歲
大熟嘗啗之餘下及吏卒其高不可致者
縱猿取之

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傍炎雲驕火實瑞露酌天漿
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揚分甘遍鈴下也到黑衣郎

贈何道士

安心守玄牝閉眼覓黄庭問疾來三客治愁有半瓶
風松詩落𢡟病鶴不析鋼樽空我歸去山月伴君醒

和廬山上人竹軒

洞外復空中千千萬萬同勞師向竹頭消足何誰風

欵塞來享

蠢爾氐羌國天誅亦久稽既能知西內又復識徂西
斥候銷烽火邊城息鼓鼙輸忠備貢職無遇爲黔黎
雲滿流沙靜雲沉太白低巍巍二聖治盛德古難齊

觀臺

三界無所住一臺聊自寧塵勞付白骨寂默起黄庭

殘廢風中燭孤燈雪後青須防童子戲拔毛犯清泠

吴江岸

曉色兼秋色蟬聲雜鳥聲壯懷銷鑠盡回首尚心驚

朝予由

推几蓋埃闊攻之如蠹虫誰知聖人意不在古書中

無題

六扶行當啓匣中緣吏來不貪狗我寶安步當君乘
故國多喬木先人有弊廬無將開散好不着一行書

元祐九年立春

熊白來山北猪紅削細南春盤得青韭臈酒寄黄柑

扶風天和寺

遙望若可愛朱欄碧瓦溝聊爲一駐足且慰百回頭
水落見山石塵高昔市樓臨風莫長嘯遺響浩難收

再贈常州報恩長老

爲福尤其真便淨悉雨木更[illegible]

聞洮西捷報

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池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
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
西戎放臣不見天顏喜但驚草木放一作春容

三尊牡丹

風雨何年別留眞向此邦至今遺恨在巧過不成雙
己未十月十五日獄中恭聞■太皇太后
不豫有赦作詩
庭栢陰陰晝掩門烏知有赦鬧黃昏漢宮自種二生
福參客還招九死魂縱有鋤犁及田畝已無面目見
丘園只應聖主如堯舜猶許先生作正言
題李景元畫
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何人
在只有華亭李景元
謝人惠雲巾方舄二首
燕尾稱呼理未便剪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山
物覆頂宜歸紫府仙轉覺周家新樣俗未容
陶令舊名傳康門佳士勤相贈黑霧玄霜合比肩
胡靴短靿格麤疏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作
鳳輕身只欲化爲鳧魏風褊儉堪羞屨楚
客豪華可笑珠擬學梁家名解脫便於禪坐
作跏趺
儋州上元過子赴使君會
使君置酒莫相違守舍何妨獨掩扉卧看月窗盤蜥
蜴臥聞風幔落伊威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汝
欲歸搔首凄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
儋耳寄
灯燼不挑垂暗蕊爐香重撥尚餘薰狂風捲破鵝
樹缺月初升犬吠雲目此生新活計隨身孤影
知聞雷州別駕應危坐跨海清光與子分
謝宋漢傑惠李承晏墨
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來從北李家翠色冷光何所
似牆東鬢髮墮寒鴉
被命南遷途中寄定武同僚
人事千頭及萬頭得時何喜失時憂只知紫綬三公
貴不覺黃粱一夢遊適見恩綸臨定武忽遭分職赴
英州南行若到江干側休宿潯陽舊酒樓
李委吹笛并引
元符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
壁磯下踞高峯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
有郭石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
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
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

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㗖然有穿雲裂石
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欲
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
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知
道可憐時復犯龜茲

書蔡使所藏惠崇畫二首

兩兩孤鴻欲破群依依還似北歸人遙知朔漠多風
雪更待江南半月春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
短正是河豚欲到時

次韻徐得之常與余約下儒於江亦同將
赴登州同舟至山陽以詩見寄留別

別時酒盞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漲江淮似
斗今年並海棗如瓜多情明月邀君共無價清風
我與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汶陽[illegible]

書黃筌畫翎毛花蝶圖二首

短翎長喙喜喧嘩曳練雙翔亦自奇頻有黃[illegible]
[illegible]依蘚石立多時

綠陰青子已愁人忽[illegible]新恰惆劉郎今白
首時[illegible]看春不見餘春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

短衫壓手氣橫秋更著仙人紫綺裘使我有名全是
酒從他作病且忘憂詩無定律君應將醉有真鄉我
可侯且倒餘樽盡今夕睡蛇已死不須鉤

偶於龍井辨才處得歙硯甚奇作小詩

羅細無文角浪平半丸犀璧浦雲和午困睡起人初
靜時聽西風拉瑟聲

秋晚客興

草滿池塘霜送梅疏林野色近樓臺天圍故越侵雲
盡湖上孤城帶月迴一一吟隨黃葉落悠悠心[illegible]
殘來流年又重經舊[illegible]花是[illegible]

陳伯比和[illegible]復次韻

日里馮生寧倦去御[illegible]使詩筒來[illegible]
醉蒲柳弱[illegible]下山亦[illegible]
為我市橋十步最[illegible]兩滿[illegible]

廣陵後園[illegible]中公弼子

露華風枝[illegible]青[illegible]淨無塵[illegible]
句須信淵明是可人[illegible]

山光寺回次[illegible]一人韻

開時[illegible]淨光醉時[illegible]發天成夢[illegible]家

向十里南風草一齋
與道浙西莊遇齊道人同往草堂福齋
書以
參脉巳岑落瀑杖錫沉閑宅在人境幾時傷此心
拇身南球路遙一北山岑欲與道人語蹉跎卻一塵
寒含杖
澗穀透入碧囪紗人靜鞦韆影半斜沉霧不妨金鴨
冷淡雲龍月賤荼花
荅子苑三首
君不登郎省還憾上諫坡才高殊未識成就事業遲

捲馬纔難出鄰對東不歇寒燈餘幾火
驚人得佳句或以徽王公處士還清
深沉似康樂節遠到安豐一點無俗氣相期林下風
欲舞腰身柳一巢小梅摧拍大梅吹舞餘片片梨花
落爭奈當塗風物何
送楊本禮
譜牒推闕右風流出請恭時情任
南去河千頃細大別本中餘惟酒一鐘更誰衣老子今得
放緣慵
八武不材

莫令故應入世等浮百年父老知誰
注識使君
去年謝呂行甫惠手魚好事東來貴
出沙吾方厭通邛長魚誰肯今
今貴人不與蘇君
孔周翰嘗為仙源令中夜以事留
武官舍時陳君榮右建中皆在郡
後十七年中秋周翰持過郡而二君已
亡感時懷舊留詩於壁又其後五年中秋
軾與客飲于超然臺因翰此郡客有

誦詩者乃次其韻二為他日一笑
壞壁題詩已五年故人風物兩定知來歲中秋
月又照先生枕麴眠
更遮明月說明年記取孤吟孟浩然此去宦遊如傳
舍揀枝驚鵲幾時眠
送務越州
江海相忘十五年羨公松柏蔚蒼顏四朝耆舊冰霜
後雨郡風流水石間舊政猶傳蜀老先敲已振迷
還山樽前俱是蓬萊守莫放高樓雪月閒
贈焉華

竹杖茅鞋半推傾背向蜂窠寄此生長恐千頭卷室
去欲將船尾載舂行小詩試擬孟東野大草閑臨懷
伯英消遣百年須底物故應憐我不歸耕

雨二首

越井岡頭雲出山牂牁江上水如天床床避漏幽人
屋浦浦移舟蜑子船龍卷魚蝦并雨落人隨飄大上
曾眠只應樓下平階水長記先生過嶺年
珠急一作雨滿滿作涼滔卧聞榕葉響長廊微明灯火
耿殘夢半濕纖羅浥舊香高眠穩床吹無夢脂風鐵
樹攔排根先生不出晴無用留向空階滴夜長

杭州狂八削特發猶在常潤間令作詩見
寄次其韻復次一首送定國

羞歸應為負花期已是成陰結子時與物寡情憐我
老遣春無恨賴君詩玉臺不見朝酣酒金縷猶歌空
折枝從此年年定相見欲師老圃問樊遲
莫負黃花九日期人生窮達可無時十年且就三都
賦萬戶終輕千首詩天靜傷鴻猶戢翼月明驚鵲未
安枝君看六月河無水萬斛龍驤到自遲

訪詹使君食槐芽冷一作今淘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嘗灩玉蛆暫借垂蓮十分
盞來澆空腹五車書青浮卵盌槐芽餅紅點冰盤藿
葉魚醉飽高眠真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

示過二故

春鴻社燕巧相違白鶴峰頭玉板扉石建方欣洗腧
廁姜龐不解歎蟏蛸一龕京口嗟春夢萬炬錢塘憶
夜歸合浦賣珠無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

戊寅上元余寓儋耳過子夜出余獨守舍作遠
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
峰下過子并婦子從余來此其婦亦篤孝惻然
憫之故和前篇有石建姜龐之句而又復悼懷
同安君季章故有牛衣之句悲君之亡而喜余
在此也書以示過者了勿復感悵切切

焦坑寺

渺渺疎林集晚鴉孤村燈一作烟火起王家幽人自種
千頭橘遠客來尋百結花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聊
試雨前茶只疑歸夢西南去翠竹江村繞白沙

贈虔州慈雲寺鑒老

居士無塵堪洗沐道人有句借宣揚窗間但見蠅鑽
紙門外惟聞佛放光遍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掛且
逢場却須重說圓通偈千眼熏籠是法王

和方南圭寄迓周文之三首

交情相縫一寸陰酒杯雖淺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影鄉邻谿矣一作隣天涯萬里心來欵舊庵一作閒松竹徑南宮初絶斧斤音知君善頌如張老猶望攜壺更一臨

變歃逢萬古縣陰小窓明快夜堂深也知卜築非吳宅聊欲咖呋看此心閒適攜壺問奇字更宜登舍助微音一云世高音擬相娛北戶江千頃直下都無地可臨

此生真欲老墻陰却掃都忘歳月深拔孤已覩賢守跋摘蘇聊慰故人心風流賀監常吳語憔悴鍾儀獨楚音治狀兩邦俱第一穎川歸去肯重臨

壺中九華詩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峯玲瓏宛轉若窓櫺然余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爲偶方南遷未暇也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識之

我家岷蜀最高峯一作峯巔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一作不集 崩肯消滴玉女窓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孫絶百金歸買小一作玲瓏

留別登州舉人

身世相忘久自知此行聞道古黃墟自此海外文

誰識東萊太史慈落筆已吞雲夢客抱琴欲訪水仙師莫嫌五日忽忽守歸去先傳樂職詩

過海

參橫斗落轉一作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無復一作粗識軒皇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絶冠平生

過嶺寄子由三首

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試曹溪一勺甘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波生濯足鳴空澗霧造衣滴翠嵐誰遣山雞忽驚起半岩花雨落毿毿

投荒豈無謾多談能雪冤忠死亦甘一片丹心天日下數行清淚嶺雲南光榮歸佩呈佳瑞瘴癘幽居弄曉嵐從此西風庚嶺謝却迎誰與馬毿毿

山林瘴霧老難堪歸去中原茶亦甘有命誰憐終反北無心却笑亦巢南靈音慣習疑僧語脾病縈纏帶嶺嵐賴有祖師清淨水塵埃一洗落毿毿

歇白塔鋪

甘山廬阜鬱長望林隙依稀一作微漏日光吳國晚蠶初斷葉占城早稻欲移秧迢迢澗水隨人急冉冉岩花撲馬香望眼盡從[illegible]一作飛鳥遠白雲深處是吾鄉

齊天門冬酒

載酒無人過子雲年來家醞有奇芬醉鄉杳杳誰同
夢睡忌鮈鮈得自開口業向時猶小小眼花因酒尚
紛紛點灯更試淮南語汎灔東風有穀紋

西蜀楊者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見之亦
貧所異於昔者蒼顏華髮耳女無笑悉[illegible]
者姸士無賢不肖貧者鄙使其逢時遇合
豈減當世之士哉頃宿長安驛舍聞泣者
甚悲問之乃昔富而今貧者乃作一詩令
以贈楊君

孤村淅（一作殺）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愁夜長不寐細看
唯櫪馬愁吟（一作愁一鳴）互答有寒螿天寒滯穗猶横畝歲
晩空機尚倚墻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贈人

別後休論信息深仙凡白古亦殊途遙山路遠人難
到霜柏威高道轉孤舊質未應亡楚國新詩門巳滿
皇都誰憐澤畔行吟者日斷長安貌秋枯

道成伯家有妹濵僕忝鄉人不可閑將徒
吟春雪謾依元韻以當一笑

綉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海花落鏡臺試問高今三十

韻（[illegible]）何如低唱兩三杯（[illegible]）
（[illegible]）莫嫌衰髮聊相映須待纖腰與
只回知道文君隔青鎖綠園賦客敢言才（[illegible]）

觀湖二首

乘槎遠引神仙客萬里清風上海濤回首不知沙界
小飄衣猶覺色壓高須彌有項低垂日甕率無根下
戴鼇釋梵茫然齊刼火飛雲不覺醉陶陶

朝陽照水紅光閙玉濤銀浪相徘徊山分宿霧儘覓
遠雲駕高風馳远來并霞影色敵殘火及物氣皆明
纖埃可怜極大不知巳浮生野馬悠悠哉

寄高令

消地春風掃落花幾番曾醉長官衙詩成錦綉開胸
臆論極氷霜繞齒牙別後與誰同把酒客中無日不
思家田園知有兒孫安蚕眠扁舟到海涯

獄中寄守山二首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昧白忘身百年未消先債
債十口無歸吏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
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

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
麻蒐燕蕩火命知鷄眼中淚用真吾子身後牛衣愧
老妻百歲神遊之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杭湖閒氏余附）
（竹祥元年延月所以有此句也冬邑并初守所自註宗事）

出獄次前韻

百日歸期恰及春殘生樂事復閑身出門便擬追歡
面走馬聯翩鵲噪人却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
如神此哭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藏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
馬城中不問少年鷄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
有妻堪笑朕陽老從事為余投撤向江西（子由閏余下獄乞以）
（官齊霧罷稅謫州監酒）

寄子由

歐暑多應一向慵銀鉤秀句益疎通也知堆狀文書
滿未暇開軒硯墨中湖面新荷空照水城頭高柳謾
搖風吏曹不是尊賢事誰知前言語化工

詩送交代仲達少卿

此身無用且東來賴有江山慰不才舊尹未嫌衰廢
久清尊猶許再三開滿城遺愛知誰繼極目扁舟脫
不回歸去青雲還記否交遊勝絶古城隈

次韻馬元賓

流落江湖萬里歸相逢自慰已差池初聞好句驚人
倒旋造東庭識面遲握手寧知無賀監結交誰復許
玄絲塞鴻正欲摩天去衰老追攀豈可期

第五橋

白露淒風洗瘴煙夢回相對兩淒然雀羅廷尉非當
日鳩杖先生愈少年世事飽諳思縮手主恩未報恥
歸田誰憐第五橋東水獨照台州老鄭虔

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卜居毗陵與完
夫有廬里之約云

柳絮飛時笋籜斑風流二老對開關雪芽為我求陽
羨乳水君應餉惠山竹簟水風眠晝永玉堂制草落
人間應容緩急煩閭里桑柘聊同十畝閑

和林子中待制

兩翁留滯各皤然人笑迂疎老更堅共把鵝兒（一作夫）
一樽酒相逢柳色五湖天江邊遺愛啼斑白海上先
聲入管絃早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笑老斜川

九日袁公濟有詩次其韻

古來靜治得清閑我愧真常也一班舉酒東榮挹江
海回樽落日勸湖山（天下）上須盡悲歡裹早晚抽身簿

傾刷笑指西南是歸路倦飛弱羽久知還

和吳判官持使者迎留

小雪紛煙雜瑞光清波寒引御溝長曉晴口色凝丹
咨杳杳退斂出逬穿鵷鷺偶叨陪下列天閣聯啓望
中央降來喜氣傾新句滿座疑開錦繡香

慶鳴安

連騎怱怱畫鼓喧喜君新奪錦標還金罍浮蟻催開
宴紅燭將春待入關他日曾陪探禹穴白頭重見賦
南山何時共樂昇平事風月笙簫 夜闌

次韻張埸崇美晝眠

炎歊五月北窓涼更覺甘如飯稻梁穿我新瑞識敢
凝芳先經筍湿無忘發廣心謝知時愿安穩身同挂
角羊要識然然不爭競華胥別是一仙鄉

眞興寺閣禱雨

太守親從千騎禱神翁遠借一盃淸雲[illegible]將爐
遍雨意脉脉欲醞成巳覺微風吹袂冷不堪殘日傍
山明今年秋熟君知否應向江南飽含使

惠州近城數小山頗獨道春興進士許散
野步曾意處飲之且解作詩以誌遊參然
寺使欲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方熊

〈九〉

使知余未嘗一日忘湖山也

夕陽飛絮亂平蕪萬里春前一雨無錢化雙魚冗走
素錦分二領山中晨花曾識面杏仍好鳥不知名嶽
自吁夢想平生消未盡滿林煙月到西湖

送蜀僧去塵

十年詩易消磨日吟詩愁肺肝不解丹青道道
好欲將詩畫爲君盤誰爲善相寧嫌瘦拔有知音可
發揮杜杖桂經須倍道故鄉春蕨巳闌干

寄元恕遊龍山呂穆仲不至

青春不覺老朱顏殘半銷磨等領閒愁客從今花紋
酒徒人休吧日衡山共知寒食明朝過且赴猶留半
日閑今嶋呂安邀不至浴沂曾點莫方還

黃河

浩浩何人見混茫崑崙氣脉本來黃濁流君解汚淸
分嶋波應須劾太行帝假一源神禹跡世淵三遮披
光鄕靈槎果有仙家事試問青天路短長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閣閣有懷
子由

花開酒熟盡不歸來看南山冷翠微悵望悠悠如雲不
散望鄉心與鴈南飛明年從健人應老昨日[illegible]

〈二十〉

正逢不問秋風强吹帽恭人不笑楚人識

小飲公擇舟中

青泥赤日午相烘走訪 和 作 船窗柳影中醒我東坡
無限賦賞君南浦不賞風坐觀卿報訟迂叟開說濟
山樵醉 我去澄江三萬頃 應明月照還空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為一癩

平生未省為人忙貧賤安閑氣味長祖免嫌時頭似
條稍能忍事腹如囊閒書見逃身今老樽酒閒呼百
一吸欲挹天河聊自洗塵埃滿面鬢眉黃

儋耳

霹靂收威莫雨開獨憑欄檻倚崔嵬垂天雌霓雲端
下快意雄風海上來野老已歌豐歲語除書欲放逐
臣回殘年飽飯東坡老一壑能專萬事灰

答李端叔

若人如馬亦如班笑履壺頭出玉關已入西羌度沙
磧又來東海看濤山識君小異千人裏慰我長思寸
載閒西省怜君時一醉時避逅相逢有味是偷閑

立春日病中邀安國仍請率禹功同來僕
雖不能飲當請成伯主會某當杖策倚几
於其間觀諸公醉笑以發滯悶也

詠竹照霜夜漫漫沒芯得花枝不忍看白髮欹簪羞
勝韵强為春盤東方烹狗陽初動南陌爭牛卧
作門于從來興不淺向隅誰有滿堂歡
齋爐煙前負名花已一年 此日春人君不識
青春風物為誰妍青衫公子家千里
白髮郎不相將來問病已教呼取散花天

和參寥見寄

芜棲南畔馬臺宫雲月娟娟正點空人
硯愛傳流水入然桐且隨侍者尋西公山僧
祝融待我西湖借君去一杯湯餅潑油葱

東園

本府東園可散愁膠膠擾擾夢神州苦竹莊棋
卷一部鳴蛙鼓吹收雨後月前天欲心遠地
偏幽杜門謝客恐生謗且作人間鶴鶴遊

次韻錢穆父以致陰用杭越唱和韻作詩
見寄

大耿瘦勞已離群小兩慈孝且當門 觀玉堂
不著扶犁手霜與偏且書塵雙兩王
風流猶有二歐存 詩已入新歌舞

奉和陳賢良

不學孫吳與六韜敢將駑馬並英豪興窮海底天深處傾盡葵心日愈高身外浮名休瑣瑣夢中來兆且滔滔三山舊是神仙地引手東來一釣鼇

秋興三首

野鳥浮鳧信往還此身同寄水雲閒誰家晚吹殘紅葉一夜歸心滿舊山可慰摧頹仍健食此生通脫慶鬅頹斗筆豈是催人老雙鬢無端只自斑

故里依然一夢前相携重上釣魚船嘗陪大幙今陳迹謬忝叢明嘅昔年報國無成空白首退耕何處有石田黃雞白酒雲山約此計當時已浩然

浴罷池邊星斗光宴餘香滿上書囊樓前夜月低穿曲雲裏重聞出未央去國何年雙鬢雪黃花重見一枝霜傷心無限厭厭夢長似秋宵一倍長

夜直秘閣呈王敏甫

蓬瀛宮闕隔埃氛帝樂天香似許聞尾弄寒蟬衝卧月樓生晴靄籠雲共誰交臂論今古只有閒心對此君大隱本來無境界北山猿鶴謾移文

題徐村晉老堂

三朝出處共雍容幾曉交情自九二公乘與不辭千里遠放懷還喜一樽同嘉話定因丹青史盛事傳家有素風白頭謾壓猶未遂九霄何日羨冥鴻

次韻參寥寄少游

岩棲木石已矓然交舊何人慰眼前丹青與畫公心知合要忠恭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拄杖窮窮夕騷壇闊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不離禪

謝晉子方惠新茶

深藍文華斗石高景公詩句復稱家數奇不得封龍頟祿仕何妨有馬曹囊簡久藏科斗字語鋒新警勳業南州山水能為助更有英辭勝廣陵

題澤州徐氏春暉亭

曉曦晚日上三竿客向東風竟倚欄穿竹鳥啼聲步武入簷花影落杯盤勿嫌步月臨玄圃冷笑乘槎向海灘勝槩應吟不盡憑君寄與畫圖看

贈仲勉子文

雨昏南浦曾相對雪滿荊州喜再逢有子才如不羈馬知君心似後凋松關看書冊應多味老傍人門想更慵何日晴軒親筆硯一杯相屬更從容

諫武臺有感

山城九月冒朝寒講武臺南路屈盤驄馬雨中乘馬
去村童煙外倚墻看鴉啼家木秋風急鷺立漁船夜
水乾花似去年堪折贈插花人去淚闌干

題寶雞縣斯飛閣

西南歸路遠蕭條倚檻飄飄不可招野闊牛羊同[illegible]
驚天長草樹接雲霄[illegible]谷水氣浮山麓泥泥春風[illegible]
麥苗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

重遊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

去年新柳報春回今日殘花覆綠苔溪上有堂還獨
宿誰人無事肯重來古琴彈罷風吹座山閣醒時月
照杯嬾不作詩君錯料舊遊應許過時陪

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澄泥硯

舉世爭稱鄴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頒豈知好事王夫
子自採臨潼繡領山經火尚含泉脈暖吊秦應有淚
痕潛封題寄去吾無用近日從戒擬學班

次韻子由彈琴

琴上遺聲久不彈琴中古意本長存苦心欲記常迷
舊信指如歸自看痕應有仙人依樹聽空教瘦鶴舞
風騫誰知千里溪堂夜時引驚猿撼竹軒

和晁美叔

[illegible]各自直相訛競誰諫事過始堪笑夢中今了無
[illegible]尚空谷瘦馬正長途未識造化意甚然同一爐

絕句

再次前韻 係織錦回上四文

[illegible]滿織回文錦粉淚揮殘露井桐人遠寄情書[illegible]
柳絲低日晚庭空
殘短寫空深恨錦句新翻欲斷腸風葉落殘驚夢
[illegible]成遺回腸寄情郎
[illegible]雲斂慘傷春暮細縷詩成織意深頭伴枕屏山掩
恨心[illegible]塵鎖玉窓琴

和人回文五首

紅囱小逕低斂怨永夕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
亂曉鶯啼破夢忽忽
同誰更倚閒窓繡落日紅扉小院深東復西流分水
嶺恨無慈續斷絃琴
寒信風飄霜葉黃冷灯殘月照空床看君寄憶傳紋
錦字字縈愁寫斷腸
前堂畫燭夜凝淚半夜清香荔卷衾烟鎖竹枝寒宿
鳥水沉天色霽橫參
娥翠斂時聞燕語淚珠彈處見鴻歸多情妾似風花

亂瀉倖郎如露草睎

次韻參寥詠雪

朝來處處白氊鋪樓閣山川盡一如總是爛銀并白
玉不知奇貨有誰居

嵇紹似康

王淩謂賈充曰汝非賈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國
與人由此觀之梁道之忠於魏也久矣司馬景
王旣執淩而歸過梁道廟淩大呼曰我大魏之
忠臣也及司馬景王病見淩與梁道守而殺之
二人者可謂忠義之至精貫於幽明矣此梁道

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姦至使首發成濟之
事此又理之不可曉者也故余嘗戲作小詩云

嵇紹似康為有子郗超叛鑒似無孫如今更恨賈梁
道不殺公閭殺子元

移合浦郭功甫見寄

君恩浩蕩似陽春合浦何如在海濱莫趁明珠弄明
月夜深無數採珠人

過太行 自過太行至鬭潮陽界予野出家共十九篇

始余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意
頗以為恨今將適嶺表過臨城道中天氣肅然

西山草木皆可數忽悟笑曰余南還其必返乎
此退之衡山之祥也乃作小詩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远征鞍未應愚谷能留
柳可獨衡山解識韓

惠州一絶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
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送佛面杖與羅浮長老

十方三界世尊面都在東坡掌握中送與羅浮德長
老携歸萬家捴彌風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
皆奇絶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
味也

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金虀
鱠輕比東坡玉糝羹

次韻功父觀余畫雪鵲有感二首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總是歸九萬里風安稅
駕雲鵬今悔不早飛

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羡騎鯨得所歸玉局西南天一
角萬人沙死看孤飛

追憶郭功父親余舊畫雪鵲後作三韻寄之

詩在惠州

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樓上
畫羽翰雖好不能飛

復官北歸再次前韻

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
在卻尋雲路帖天飛

儋耳四絕句

船一作舡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
知祭竈隻雞斗酒定膰吾
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見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
口獨立斜陽數過人
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
路家在牛欄西復西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頭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
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爲僧明撰思歸龍丘子書壁

更嚴勞生能幾日莫將歸思擾衰年片雲會得無心
否南北東西只一天

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

送行無酒亦無錢勸爾一杯菩薩泉何處低頭不見
我四方同此水中天

章舊詩次今韻呈曇秀

春風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牛踏舊蹤但聽老師真似
月誰家甕裏不相逢

答海上翁

山翁不復見新詩疑是河南石壁曦海水豈容餘飲
盡然牛何處貢瓊枝

古山亭

尚父提封海岱間南征惟到穆陵關誰知海上詩狂
客占得膠西一半山
我是膠西舊史君此山仍占與君分故應鶴比山中
相時作新詩寄白雲

題懷素草帖

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掛一壺草聖無成狂飲
發身堪畫作醉僧圖

雨中明慶賞牡丹

霏霏雨露作清妍爍爍明燈照欲然明日春陰花未
老故應未忍著酥煎

與王郎夜飲井水

吳興六月水泉溫千頃荷花聚暗蚊此并獨能深
文源龍如故亦如君

贈僧思誼

馮湯攜得茶三昧覓句近窺詩一斑清夜漫漫困披
覓（一作枝梵）齋腸那得許慳頑

予玉以詩見邀同刁文遊金山

君年甲子未相逢難向君前說老翁更有方瞳八十
一衲衣寶鏁走山中

次韻毅遠

長笑右軍稱草聖不如東野以詩鳴欒天目欲吟準

月懷祖無勞聽角聲

次韻黃文山堂聽箏三首

忽憶韓公二妙妹琵琶箏韻落空無猶勝江左狂靈
運空闘東昏百草須

馬工胡琴塞上妹鄭中丞後有人無詩成畫燭銀金
爐八尺英公欲燎須

荻花楓葉憶秦姝切切么絃細欲無莫把胡琴謊醉
客回看獨戰楮公須

戍伯家宴造坐無由輙欲放雞而滔去蓋
入夜不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飲而已

遁世今來[illegible]難繼（一作[illegible]）僧伽帽小却空廻[illegible]羅不喚鄰翁
[illegible]須防吏部來（[illegible]）

戍伯席上贈所出妓川入揚姐

[illegible]來真个好和宜深注唇兒淺畫眉須信揚家佳麗
[illegible]洛川自有浴妃池

又答檀帳

[illegible]綃紅旬織帶圍清樽忘却故人期莫嫌雪裏開稽
[illegible]猶來未合詩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詩錄示民師

吳塞蕪蕪空碧海隋宮楊柳只金堤春風自恨無情
水吹得東流竟日西

琥范德孺

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黃韭試春盤遙想慶州千嶂
裏暮雲衰草雪漫漫

陸蓮庵

何妨紅粉唱迎仙來伴山僧到處禪陸地生花安足
怪而今更有火中蓮

僕年三十六在潤州道上過除夜作此詩
又二十年在惠州錄之以付過

寺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四春睡酣。爲報鄰雞莫亂鳴，覺更容殘夢到江南。

釣艇歸時菖葉雨，繰車鳴處楝花風。長江滿日經遊地，盡在如今夢寐中。

壽陽驛下

街東街西翠幄成，池南池北綠錢生。幽人獨來帶殘酒（一作雨）偶聽（一作閒得）黃鸝第一聲。

戲答王都尉傳柑

侍史傳柑玉座傍，人間草木盡天漿。寄與維摩三十顆，不知薝蔔是餘香。（李本作一明重難三十枚）

萬州太守高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連明戲贈二小詩

肩輿欲到岑公洞，正怯街泥傍險行。定是岑公嫌俗駕，清境春江一夜雨連明。

蓬窗高枕雨如繩，恰似糟床壓酒聲。今日岑公不能飲，吾儕猶健可頻傾。

遊中峯杯泉

石眼杯泉舉世無，要知杯度是凡夫。可憐狡獪維摩老，戲取江湖入鉢盂。

憩寂圖

岑坑路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還作輞川詩。

送柳宜歸

折腳鐺邊煨淡粥，曲枝桑下飲離盃。書生不是南遷客，魑魅魎人須早回。

寒具（劉禹錫佳話出）

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輕蘸嫩黃深。夜來春睡濃於酒，壓褊佳人纏臂金。

參寥惠楊梅

新居未換一根椽，只有楊梅不直錢。莫共金家鬪甘苦，參寥不是老婆禪。

雨夜宿淨行院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一作扁）舟寄渺茫。林下對床聽夜雨，靜無燈火照淒涼。

送惠州監押

一鵁鳴（一作雁）破江雲，萬葉梧桐卷露銀。我自飄零是羇旅，更堪秋晚送行人。

過黎君郊居

半園荒草沒佳蔬，煮得占禾半是藷。萬事思量都是錯，不如還叩仲尼居。

贈王觀

何人生得寧馨子今夜初逢學筆郎莫怪圖春忘反
葛巳能作賦綵靈光

太夫人以先吝生日置酒書辭一絶

壽樽餘瀝到兩鬟要與郎君夜話深敢問何時開後
閤并中車轄任滂沉

余舊在錢塘伯固闢西湖今方請越鹿前伯固可復來開鏡湖伯固有詩因次其韻

已分江湖送此生會稽行復得冬成鏡湖席卷八百
里坐嘯因君又得名

伯夔行寺山茶

山茶相對阿本一作誰栽細雨無人我獨來説似與君
君不會一作見爛紅如火雪中開

奉和成伯兼戲禹功

金錢石竹道傍秋翠黛紅裙馬上謳無限小兒齊拍
手山公又作習池遊

洗兒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
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病後醉中

為厄[illegible]安身物酒作蓬蓬入腦鼓堪笑錢塘十萬
戶官家付與老書生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飲之笑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余携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二首

一杯連坐兩髯棊數片深紅入座飛十分瀲灩君休
訴且看桃花好面皮 東坡詩云未有[illegible]面先作杏子[illegible]

野飲花間百物無杖頭惟挂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
水更覓君家為甚酥

夢中絶句

楸樹高花欲插天暖風遲日共茫然落英滿地君方
見惆悵春光又一年

元翰少卿寵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仍以新詩為貺歎味不已次韻奉和

瓊垂足練千[illegible]落雷起雙龍萬物春此水此茶俱第
一共成三絶景中人

蔵春塢二首

逐之身外無窮事子美生前有盡花更有多情君未

歲不隨柳絮落人家
莫爲群玉峯頭路莫看玄都觀裏花但得閑門留我
住主人休問是誰家
休閣前頭露井多碧桃枝下美人過美人未必能知
此奈有銀床素綆何
謝都事惠禾
平生忍慾今忍負閉口逢人不少陳傳沈身
事也能作意向詩人
題菜
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終
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輙摘菜煮之念
土膏氣飽風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
而更貪耶乃作四句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
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別公擇
黍離不復閔宗周何暇雷塘吊一丘若問西來祖師
意竹西歌吹是揚州
絶句
春來灉潍江邊柳秋後離離湖上花不羨千金買歌

粹一篇珠玉是生涯
書寄韻
已將鏡鉢投諸地喜見蒼顏白髮新歷數三朝軒冕
客色穀誰是獨完人
遊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
推倒垣墻也不難一軒復作兩軒看若教從此成千
里巧歷如今也被謾
常州太平寺薝蔔亭
六花薝蔔林間佛九節菖蒲石上仙何似東坡鐵拄
杖一時驚起野狐禪
過文覺顯公房
爛斑碎玉養菖蒲一勺清泉滿石盂淨几明窗書小
楷便同爾雅注禾魚
惠州靈惠院壁間畫一仰面向天醉僧云
是蜀僧隱巒所作題詩於其下
直視無前氣吐虹五湖三島在胸中相逢莫怪不相
揖只見山僧不見公
同狀元行老學士秉道先輩遊太平寺淨
土院觀牡丹中有淡黃一朶特奇爲作
醉中眼纈自爛斑天雨曼陀照玉盤一朶淡一作黃

小和將拆新程紅塵深不須看

此君軒

雲幢煙節十洲〻一作州入犀甲欃槍百萬軍苦節吾無生何是道一作此此君真是此君君

觀于美病中作嗟其不是因次韻

百尺長松澗下摧知君此意為誰來霜枝半折孤根出尚有狂風急雨催

謁敬詩先生因留一絕

漂漂人言君似雪我言漂漂雪如君時人盡說蘇司業不解將錢與廣文

余將赴文登過廣陵而擇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詩為別

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絕句三首

松栢蕭森溪水南道人只作兩間庵市區收罷豚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

此身分付一蒲團靜對蕭蕭竹數竿偶為老僧煎茗粥自携脩綆汲清泉

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夜向闌織女明星來枕上乃知身不在人間

呈定國

舊病騰達瞻〻條新竹漸盡入時看信知詩是窮人

近覽王郎不作詩

絕句二首

我來登石立何孤鄰有蕭蕭翠竹與日暮無人碇放空留恐水伴寒蘆

淡漠秋高露氣清新蒲倚石近溪生夜來雨後西風急靜向図前似有聲

破琴詩後

余作破琴詩求得宋復古畫邢和璞於柳仲遠仲遠以此本託王晉卿臨寫為短軸名為邢房悟前生圖仍作詩題其上

此身何處不堪為逆旅浮雲自不知偶見一張開故紙便疑身是聚禪師

送孫子王至靈山

世事方艱便猛迴此心未老已先灰何時夢入真君殿也學傳呼觀主來

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

寂殿曾陪馬少游而今人在鳳麟州黃公酒肆如重

山香杳白蘋天盡頭

贈江州景德長老

白足高僧解達觀，安排春事滿幽欄。不須天女來相
試，總把空花眼裏看。

雜詩二首

窗採細浪魚吹沫（一作日）手弄黃花蝶遶（一作透）衣不覺
春風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歸。
昔日雙鴉照淺眉，如今婀娜綠雲垂。蓬萊老守明朝
去，腸斷簾間蟋蟀悲。

元祐癸酉八月二十七日於建隆草淨館

書贈王觀

海上東風犯雪來，臘前先折鏡湖梅。遙思禁苑青春
夜，坐待宮人畫詔回。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
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絕[redacted]

寂寞申公謝客時，自言已見穆生機。綰臧下吏明堂
廢，又作龍鍾病免歸。

聞捷

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與王文父飲於江
驛，坐上得陳季常書報，是月四日种諤領兵深
入破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五千匹，眾喜忭，各
飲一巨觴

聞說將軍取乞闇，將軍旗鼓捷如神。故知無定河邊
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曉起

柿葉滿庭紅顆秋，薰爐沉水度春篝。松風夢與故人
遇，自駕飛鴻跨九州。

秋思寄子由

黃葉山川知晚秋，小蟲催女獻功裘。老松閱世臥雲
壑，挽著蒼江無萬牛。

碍石庵戲贈湛庵主（相周寺僧也）

保康橋上夜觀燈，碍石巖前夏飲冰。莫把山林笑朝
市，老夫手裏有烏藤。

散郎亭

法花下有散郎亭，老樹蒼崖如有情。歡戚已隨時事
去，壁間只有古人名。

候灘

江邊跂跂過候灘，吏上山腰看打盤。百歲老兒親擊
鼓，城中憂患不相干。

春夜

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聲細細鞦韆院落夜沉沉

火星巖

火星巖下石磅礴閣上相忘止一僧莫問人間興廢事門前流水几前灯

讀開天寶遺事三首

姚宋亡來事事與一官鉢重萬人輕朔方老將猶在不取西蕃石堡城

潭裡春船百倍多廣陵銅器越溪羅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和來得寶歌

琵琶絃急袞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鞲破費八姨三百萬大唐天子要纏頭

過泗上喜見張嘉父二首

眉間氷玉照淮明筆下波瀾老欲平直得全生如許妙不知形謀已多名

空翠娛人意自還明囱一榻共秋閑會知名利不到處定把清觴屬此山

謝惠猫兒頭筍

長沙一日煨邊筍鸚鵡洲前人未知走送煩公助湯餅猫兒突兀鼠穿籬

題淨因壁

䐜倚蒲團卧鉢囊半窗疎箔度微涼蕉心不展待時雨葵葉為誰傾夕陽

同景文詠蓮塘

塘上鉤簾對晚香不知斜日已侵床江妃自借凌波襪長在高荷扇影涼

睡起

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直千金腹搖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

書堂洪亭壁

河緩平來出舊洪山城都在水光中忽然歸登無尋處千里禾麻一半空

千義召公擇飲偶以病不及往公擇有詩次韻

樊素阿蠻皆已出使君應作玉箏歌可憐病士西窗下一夜丹田手自摩

和叅寥

芥舟只合在坳堂紙帳心期老孟光不道山人今忽去曉猿啼處月茫茫

醉題信老方丈

鶴作精神松作筋堦庭蘭玉一時春願君且住三千
歲長與東坡作主人

常州太平寺觀牡丹

武林千葉照觀空別後湖山幾信風白笑眼花紅綠
眩還將白首看輕紅

竹枝詞

自過鬼門關外天命同人鮮筦頭船北人墮淚南人
笑青草無梯問杜鵑

寄歐叔弼

晉室衣冠今在否近來消息不須疑曾聞地上逢黃

石久矣留侯不見歟

題淨因院

門外黃塵不見山箇中草木亦常閑飯殺如渡湘水
過從粥華鐘乳初閑

絕句

柔桑春晚思依依屋角鳴鳩雨欲飛昨日已收蠶食
大吹花風起却添衣

和黃龍清老三首

萬山不隔中秋月一滴[illegible]傳寄遠書深密伽陀枯戰
筆真誠相見問何如

風前椒攪星宿落月下枕榔羽扇閑靜默堂中有杜
憶清江或是化人來
騎驢覓驢真可笑以馬喻馬亦成痴一天月色爲誰
好二老風流各自知

過土山寨

南風日日縱篙撐時喜北風將我行湯餅一杯銀線
亂蔞蒿如筋玉簪橫

書鄭寸白雲堂壁

不辭清曉叩松扉却值支公久不歸山鳥不鳴天欲
雪卷簾惟見白雲飛

琴詩

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
上何不於君指上聽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

一一窗扉面水開更於何處覓蓬萊天香滿袂人知
否曾到栴檀小殿來

驪山絕句三首

功成雖欲善持盈可嘆前王恃太平辛苦驪山山下
土阿房纔廢又華清
幾變雕墻幾變灰舉烽指鹿事悠哉上皇不念前車

[illegible]知去不遠咫尺奈渡是商

[illegible]料影翻邊轉波光版底揆

[illegible]因下獨無眠狄雄見向人

[illegible]誰見檻上入無可觀物送

許爾入我[illegible]不見更池水長添十里花

若華

田田抗胡踏節節卧春水千鈞亂萍葉浚動報魚子

魚

湖上移魚子初止不畏人自從識鉤餌欲見更無因

牡丹

花好常過穠紅乞信佳ゆ未有四十枝枝枝大如斗

郁花

爭開不[illegible]欲無踪防汝人窺盤驚魚水濺橋

行

[illegible]西園有千葉淡佇更纖穠

杏

開花送餘寒結子及新火關中幸無梅汝獨充鼎和

梨

霜降紅梨熟柔柯已不勝未嘗蠲夏渴長見助冬烝

棗

在人幾番老棗樹未成樹我長才堪軸吾歸已及爺

櫻桃

獨繞櫻桃樹酒醒猶[illegible]更除枝上露從向口中嘗

石榴

風流不盡獨自送殘芳色作裙腰染名隨酒盞狂

樗

自昔為神樹空聞蠟賽祝社公須見報為尔致年豐

槐

採擷殊未厭忽然已成陰蟬鳴看不見鳩在封還深

松

種致南山樹來經渭水灘生成未有意猶調莫留千

檜

柳

依依古仙子曾似綠毛身毋長須成[illegible]明年漸在人

今年手自栽，問我何年去。他年我復來，搖落傷人思。

跋姜君弼課冊（姜君瓊州人，己卯閏九月，以經學於東坡於儋耳來）

（庚辰三月還瓊　四言）

雲興天際，歘若車蓋。凝矑未瞬，瀰漫霮䨴。雷出火，喬木糜碎。殺地爇空，萬夫皆嚴。雷縱四墜（一作溜縱溢四），中見其移。晷而收，野無完塊。

龍山補亡　并引　四言

丙子九日，客有言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桓溫使孫盛為文嘲之，嘉作解嘲，辭致超逸，四座驚歎。恨今世不見其文，因戲為補之。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宴凱群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帢。胡為中觴，一笑粲發。疾抖颯芬，榆柳獨脫。驥騄交騖，鷹隼先擊。楚狂醉亂，隕幘莫覺。我服因首，枯顱茁髮。惟明將軍，度量宏達。容此下士，顛倒冠幘。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

孟嘉解嘲　四言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佩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

鄘詩等擇，請歌相鼠，蓋謂此陋人，俾出童羖。

憶江南寄純如五首　六言

楚水別來十載，蜀山望斷千重。畢竟擬為傖父，憑君說與吳儂。

湖目也堪供眼，木奴自足為生。若話三吳勝事，不唯千里蓴羹。

人在畫屏中住，客依明月邊游。永卜[illegible]

五馬（兩作）扁舟，生計曾無乘沫。孤蹤護有清風，治崖稍[illegible]好。頗笑浪鴻。

騎從已慣，俗盡老身，將伴僧居。未許孝廉高潔，欲風直為鱸魚。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論馬者，用吃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其餘。戲作數語足之　四言

天驥雖老，舉鞭脫逸。交馳蟻封，步中衡石。旁睨駑駘，豐肉滅節。徐行方軌，動輒吃蹶。天資相絕，未易致詰。

惠崇蘆雁　六言

惠崇煙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買扁舟歸去，故人云是丹青。

東坡續集卷第二

東坡續集卷第三

和陶詩

追和陶淵明詩引 子由作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度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諸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獨猶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吾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併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

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乎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李太白杜子美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丁丑十二月海康城南東齋引

和時運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余發也乃次其韻長子邁與余別三年矣挈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

喬木干霄昔人伊何誰其裔苗下有碧潭可飲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不囿□樂匪豈有是陶匠自至嘯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沐如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旦朝丁丁誰款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翦髮垂髻（一作□□）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余

和勸農

海南多荒田俗以貿香為業所產秔稌不足於食乃以薯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余既哀之乃和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

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其真怨忿劫質尋戈相因欺謾莫訴曲自我人天禍爾土不麥不稷民無用物怪珍是殖播厥熏木腐餘是穡貪夫污吏鷹摯狼食豈無良田膴膴平陸獸蹤交締鳥喙諧穆驚磨朝射猛豨夜逐芋羹薯糜以飽耆宿聽我苦言其福永久利爾鉏耜好爾鄰偶斬艾蓬藋南東其畝父兄搢梃以抶游手天不假易亦不汝匱春無遺勤秋有厚冀雲舉雨決婦姑畢至我良孝愛袒跣何愧逸諸戲傲惰奕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屨霜降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

和停雲

自立冬以來風雨無虛日海道斷絕不得子由書乃和淵明停雲詩以寄

停雲在空黯其將雨嗟我懷人道修且阻眷此區區俛仰再撫良辰過鳥逝不我佇颶作海渾天水溟濛雲屯九河雪立三江我不出門寤寐北窗念彼海康神馳往從湛湛清淮落其驕榮懷眞化之際兮忘情萬里遲子表與宵征遠廟在側以寧先生對奕未終祇蓍有舜游衛亭數永和夢勿去來誰多拜指太息浮雲幾何

和歸田園居六首

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巖沐浴于湯泉晞髮于懸瀑之下浩歌而歸肩輿却行以與客言不覺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蔥曨竹陰蕭然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有父老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攜酒來游乎意欣然許之歸臥既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園田居詩六首乃悉次其韻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為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今書以寄妙總大士參寥子

琛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
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為不二價農為不爭田
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
門生餽薪米救我廚無煙斗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顛
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閑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
窮猿既投林疲馬初解鞅心空飽新得境熟夢餘想
江鷗漸馴集蜑叟已還往南池綠錢生北嶺紫筍長
提壺豈解飲好語時見廣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
新浴覺身輕新沐感髮稀風乎懸瀑下却行詠而歸
仰觀江搖山俯見月在衣步從父老語有約吾敢違

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娛造物偶遺漏同儕盡丘墟
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枝子合抱三百株
莫言陳家紫甘冷恐不如君來坐樹下飽食攜其餘
歸舍遺兒子懷抱不可虛有酒持飲我不問錢有無
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不逢商山翁見此野老是
願同荔枝社長作雞黍局教我同光塵月固不勝燭
霜飆散氛祲廓然似朝旭（蒸亨岂月圓不薄太郭寄曰大而當不君小雨時酒戲新言也余為吏之日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餘由天地而不能燭臺覆此其所以不勝長也蜜季之火居月房聯）
昔我在廣陵悵望柴桑陌長吟飲酒詩頗獲一笑適
當時已放浪朝坐夕不夕矧今長閑人一劫展過隙
江山互隱見出沒為我役斜川追淵明東皐友王績
詩成竟何為六博本無益

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

海南無冬夏安知歲將窮時時小搖落榮悴俯仰中
上天信包荒佳植無由豐鉏櫌代肅殺有擇非霜風
手栽蘭與菊侑我清宴終擷芳眼已明飲酒腹尚沖
草去土自隤井深牆愈隆勿笑一畝園蟻垤齊衡嵩

酬劉柴桑

紅薯與紫芋遠插牆四周且放幽蘭春莫爭霜菊秋

窮冬出甕盎磊落勝農疇淇上白玉延（淇上出山藥一名玉延）
能復過此不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

與殷晉安別（和送昌化軍使張中到官）

孤生知永棄末路嗟長勤久安儋耳陋日與雕題親
海國此奇士官居我東鄰卯酒無虛日夜棋有達晨
小甕多自釀一瓢時見分仍將對床夢伴我五更春
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恐無再見日笑談來生因
空吟清詩送不救歸裝貧

和王撫軍座送客（再送張中）

胸中有佳處海瘴不能腓三年無所愧十口今同歸

汝去苟相識我生本無依相從大塊中幾合幾分遊
莫作往來相而生愛見悲悠悠含山日炯炯留清暉
懸知久夜長不似晨光遲夢中無與別作詩記忘遺

和答龐參軍　三 送 張中

留灯坐達曉要與影晤言下帷對古人何暇復窺園
從君本尋武少誦十三篇頗能口聲賊戈戟如森然
才智詑不如功名數無緣獨來向我說憤憤當奚宣
一見勝百聞往歷聲蘭山白衣挾三矢逝此佗遼年

形贈影

天地有常運日月無閑時執治無事中作止務行之
細察我與汝相因以成茲忽然乘物化豈與生滅期
夢時我方寤偃然無所思胡為有哀樂輾復隨漣洏
我舞汝逡亂相應不少疑還將醉時語答我夢中辭

影答形

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師拙我依月燈出相肖兩奇絕
妍媸本在君我豈相媚悅君如火上煙火盡君乃別
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晴了不受寒熱
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醉醒皆夢爾未用議優劣

神釋

二子本無我其初因物著豈惟老變哀念念不如故

知君非金石安得長託附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
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翁移家酒中住
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平生逐兒戲處處餘作具
所至人聚觀指目生毀譽如今一弄火好惡都焚去
渙然負載勞又無冠攫懼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當然有餘樂在戚亦癡然淵明得此理安處故有年
嗟我與先生所賦良奇偏人間少宜適惟有歸耘田
我昔墮軒冕毫釐真市廛困來臥重裀憂愧自不眠
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睞不知黃葉滿枕前
寧當出怨句慘慘如孤煙但恨不早悟猶推淵明賢

九日閑居

明日重九雨甚展轉不能寐起坐索酒和淵明
一篇醉熟昏然殆不能佳也

九日獨何日欣然愜平生四時靡不佳樂此古所名
龍山憶孟子栗里懷淵明鮮鮮霜菊艷溜溜槽床聲
閑居知令節樂事滿餘齡登高望雲海醉覺三山傾
長歌振履商起舞帶索榮坎軻識天意淹留見人情
但願飽秔稌年年樂秋成

和移居二首

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居合江樓迨今
一年多病寡歡頗懷水東之樂此将歸善縣後
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欲居之
乃和此詩

昔我初來時水東有幽宅晨與烏鵲朝暮與牛羊夕
誰令遷近市日有造請役歌呼雜閭巷鼓角鳴枕席
出門無所詣樂事非宿昔病瘦獨弥年束薪誰與析
洄潭轉碕岸我作江郊詩今爲一廛地此地乃得之
葺爲無邪齋思我無所思古觀廢已久白鶴歸何時
我豈丁令威千歲復還茲江山朝福地古人不吾欺

歲暮作和張常侍

十二月二十五日酒盡取米欲釀米亦竭時吳
遠游陸道士客於余因讀淵明歲暮和張常侍
亦以無酒爲歎乃用其韻贈二子

我生有天祿玄膺流玉泉何事陶彭澤乏酒每形言
仙人與道士自養豈在繁但使荆棘除不憂和氣慳
我年六十一頹景薄西山歲暮似有得稍覺散亡還
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纏養我歲寒枝會有解脫年
米盡初不知但怪飢鼠遷二子眞我客不醉亦陶然

和郭主簿二首

清明日聞過誦書聲聊同美感念少時侍然追
懷先君宮師之遺意且念淮德二幼孫無以自
遣乃和淵明二篇隨意所寓無復倫次也

今日復何日高槐布初陰良辰非虛名清和盈我襟
孺子卷書坐誦詩如鼓琴却念四十年玉顏如汝今
閉戶未嘗出出爲鄰里欽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
當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淮德入我夢角羈未勝簪
孺子笑問我君何念之深

雀鷇含淳音竹萌抱靜節（此兩句先君少時詩失其全篇）誦我先君詩
肝肺爲澄澈猶爲鳴鶴和未作獲麟絕願因騎鯨

李追此御風列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家書三萬
卷獨取服食訣地行即空飛何必挾日月

示周掾祖謝和游城東學舍作

聞有古學舍竊懷淵明欣攝衣造兩塾窺戶無一人
邦風方杞夷廟貌猶殷因先生餓已缺弟子散莫臻
忍飢坐談道嗟我亦晚聞永言百世祀未補平生勤
今此復何國豈與陳蔡隣永愧虞仲翔弦歌滄海濱

和答龐參軍

周循州彥質在郡二年書問無虛日罷歸過惠
爲余留半月既別和此詩送之

我見異人且得異書挾書從人何適不娛羅浮之趾
卜我新居不非玄德三顧我廬旨酒勸蕉絕甘分珎
雖云晚接數面自親海隅一笑豈云無人無酒酤我
或乞其隣將行復止眷言孜孜苟有于中傾倒出之
奕奕千言粲焉陳詩觴行筆落了不容思見妙侍側
兩髻丫分歌舞壽我永為歎欣曲終悽然仰視浮雲
此曲此聲何時復聞擊鼓其鏜船開鵬鳴顧我而言
雨泣載零子卿白首當還西京遼東萬里亦歸管寧
感予至意託辭西風吾生一塵寓形空中願言謙亨
君子有終功名在子何異我躬

和連雨獨飲二首

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有一荷葉盃
工製美妙留以自娛乃和淵明連雨獨飲

平生我與我舉意輒相然豈止磁石鍼雖合猶有間
此外一子由出處同偏儇晚景最可惜分飛海南天
糾纏一作不吾欺寧此憂患先顧影一盃酒誰謂無
往還寄語海北人今日為何年醉裡有獨覺夢中無

雜言

阿堵不解醉誰歟此頹然誤入無功鄉掉臂嵇阮間
飲中八仙人與我俱得僊淵明豈知道醉語忽談[illegible]

偶見此物真遂超天地先醉醒可還酒此覺無所還
清風洗徂暑連雨催豈年床頭伯雅君此子可與言

和贈羊長史

得鄭嘉會靖老書欲於海船載書千餘卷見借
因讀淵明贈羊長史詩云愚生三季後慨然念
黃虞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次其韻以謝鄭君

我非皇甫謐門人如摯虞不特兩鴟酒肯借一車書
欲令海外士觀經似鴻都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踰
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故知根塵在未免病藥俱
念君千里足歷塊猶踟躕好學真伯業比肩可相如
此書久已熟救我今荒蕪顧慙桑榆迫豈厭詩酒娛
奏賦病未能草玄老更疎猶當距楊墨稍欲懲荊舒

和乞食

莊周昔貸粟猶欲舂脫之魯公亦乞米炊煮尚不辭
淵明端乞食亦不避嗟來嗚呼天下士死生寄一杯
斗水何所直遠汲愁妻詩幸有餘薪米養此老不才
至味久不壞可為子孫貽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長春如稚女飄颻倚輕颸卯酒暈玉頰紅綃卷生衣
低顏香自斂含睇意頗微寧當娣黃菊未肯似戎葵

亦言此弱質閱歲艱盛衰殊然疑淘湛沃盥未可[illegible]
癡雨次醱風凋西今豈容遲老人不能飲短句餘清逸

將斜川和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游作

謫居瀟無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
春江漲未波人行船自流我本縣所適汎汎隨鷗
中流遇洑洄捨舟步曾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
過子詩似翁我唱而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
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為由與求

和己酉歲九月九日

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己酉歲九月九日一首胡廣飲菊潭水而壽然李固傳贊云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
香餘白露乾色映青松高悵望南陽野古潭霏庶膏
伯始真糞土平生夏畦勞飲此亦何益內熱中自焦
持我萬家春一醉五柳陶夕英幸可掇繼此木蘭朝

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儋人黎子雲兄弟居城東南躬農圃之勞偶與軍使張中同訪之居臨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為醵錢作屋余亦欣然許之名其屋曰載酒堂用淵明始春懷古田舍韻作二首

退居有成言垂老竟未踐何曾淵明歸屢作敬通免
休聞未一味妄想生愧靦淵明本用無字取其同音字聊將自知
明稍穢於家釜城東兩黎子室邇人自遠呼我釣其
池人魚兩忘返使君亦命駕恨子林塘淺

茅茨破不補嗟子乃爾貧菜肥人愈瘦竈閑井常勤
我欲致薄少解衣勸坐人臨池作虛堂雨急瓦敲新
客來有美載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膚黃柑溢芳津
借我三畝地結茅為子鄰鴂舌倘可學化為黎母民

和飲酒二十首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杯為樂往往頹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髣髴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無咎學士

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
寸田無荊棘佳處正在茲縱心與事往所遇無復疑
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二豪詆醉客氣涌胸中山漼然忽冰釋亦復在一言
齒氣實其腹公當昔長年少飲得徑醉此詩君勿傳

道喪士失己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
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衆葉驚
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蠢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傅兩翅乃得粘網悲
啁啾檐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生兩殼遭罔何時歸
二蟲竟謬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
小舟只一葉下有暗浪喧袒裸醉中發不知枕几偏
天明問前路已覆千金山嗟我亦何為此道常往還
朱衆寧卑討既往復何言
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虛空誰受譽與毀
得酒未舉杯喪我固忘爾倒床自甘寢不擇官與綺
頃者大雪年海冰縈玉英有士常痛飲飯冥見真情
床頭有敗榼狐坐時一傾未能平體栗且復澆腸鳴
脫衣典凍酒每酣念此生
我笑年堂上不敢摩麾安時來蜀岡頭喜見霜松枝
心知百尺底已結千歲奇煌煌凌霄花纏繞復何為
舉觴酹其根無事莫相羈
芙蓉在秋水時節自闓開清風亦何意入我之蘭懷
一隨採折去永與江湖乖斷絲不復續斗水何足栖
不如玉井蓮結根天池泥感此每自愬吾事幸不諧

河中有歸路了了初不迷乘流且復遊[illegible]
猛與九醉守猶搏古城隅酒力如過雨清風[illegible]
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我緣在東南往寄白髮[illegible]
[illegible]知萬松嶺下有三畝居
[illegible]勞吏與德歲美天有道暑雨避麥秋[illegible]
三咽初有聞一飯未濡橘詔書竟積欠[illegible]
再拜賀吾君發此不貪寶穎然笑阮籍[illegible]
我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記有白髮[illegible]
人間今兒戲顛倒略似茲惟有醉時真空[illegible]
陸卑終無傷莊叟不吾欺呼兒具紙筆醉語錄之
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
癡如景升牛莫保兄與領黠如東郭㕙家網作毛穎
乃知嵇叔夜非坐虎文炳
我家小酒君天性頗純至清坐不飲酒而能容我醉
歸休要相依謝病當以次豈知山林士抗濯乃爾貴
乞身當念早過是陷少味
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惟存一束書寄食無宅迹
每用愧淵明尚取禾三百頃然六男子粗可使請[illegible]
於吾豈不多何事復歎惜
元亮六男子紋而各不經後生五丈夫貳戠丁欲成

歸田了門戶與國充踐更晉兒初學語玉骨開天庭
淮老如鶴雛破殼已能鳴舉酒屬千里一歡愧凡情
淮海雖故楚無復輕揚風齋廚聖賢雜無事時一中
誰言大道遠正賴三杯通使君不夕坐衙門散刀弓
何人築東臺一郡坐可得亭亭古浮圖獨立表衆惑
蕪城閲興廢雷塘幾開塞明年起華堂置酒弔亡國
無令竹西路歌吹久寂默
晁子天麒麟結交及未仕高才固難及雅志或類己
各懷伯業能共有丘明恥歌呼時就君指我醉鄉里
吳國門下客賈誼獨見紀請作鵩鳥賦我亦得坎止

行樂當及時綠髮不可恃
蓋公偶談道齊相獨適真頹然不事事客至先飲醇
當時劉項罷四海創痍新三杯洗戰國一斗銷强秦
寂寥千載後陽公嗣前塵醉卧客懷中言笑徒多勤
我時閲舊史獨與三人親未暇食脫粟苦心學平津
草書亦何用醉墨淋衣巾一揮三十幅持去聽生人

和止酒

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時病痔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乃和元韻因以贈别庶幾真止矣

時來與物逝路窮非我止與子各意行同落百蠻裏
蕭然兩别駕各攜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
相逢山谷間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
勸我師淵明力薄且爲己微痾坐杯勺止酒則瘳矣
望道雖未濟隱約見津涘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

還舊居和夢歸惠州白鶴山居作

痿人常念起夫我豈忘歸不敢慶故山恐興墳墓悲
生世本暫寓此身念念非鵝城亦何有偶拾鶴毛遺
窮魚守故沼聚沫猶相依大兒當門戶時節供丁推
夢與鄰翁言憫默憐我衰往來付造物未用相招麾

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虞人非其招欲往畏簡書穆生責醴酒先見我不如
江左古弱國强臣擅天衢淵明墮詩酒遂與功名疏
我生值良時朱金義當紆天命適如此幸收廢棄餘
獨有愧此翁大名難久居不思犧牛龜兼取熊掌魚
北郊有大賚南冠解囚拘眷言羅浮下白鶴返故廬

和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蓬頭三獠奴誰謂愿且端晨興灑掃罷飽食不自安
願治此圃畦少資主游觀晝功不自覺夜氣乃潛還

早止欲爭春曉松先破寒人間無正味天剗出艱難
早知農圃業豈有非意干尚恨不持鉏未免辭我病
此心苟未降何遽不閒閑休去復歌去矣食何所歎

和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

聚蒼西垣下鑿泉米垣隈勞辱何時休定安不可隈
天公豈相意雨霽與意諧黃菘養土羔老楷生稚
未忍促烹煮繞觀日百廻跨海得遠信水鹽鳴王哀
茵陳與膽倭照生如花開一與蠻史辭蒼藾雨摧殘
茵根日浮動自與梁肉乖食菜豈不足（一作）呼兒折
雜栖

和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喬木巷蒼藤浩浩崩雲積謝家堂前燕對語悲宿昔
仰看撓挪樹玄鶴舞長翮新年結荔子主人黃壤隔
溪陰宜舘我稍省薪水役扣如貫串騎五畝亦可易
但恐鵰鳥來此生還蕩析誰能挿籬槿護此殘竹柏
（和建城如出 民還舊圍作）

辛丑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作口號

（和郊行少）
秋月不登出長林踏青冥犬吠主人恐愧此閭里情
怪我役不歸畵秋窺豈刑雲間與地上待我兩友生

鵜鶘再三起刷端已微明白露淨原野始覺丘陵高
瞻望勞役續於焉亦有征帥來閑戶坐寸田且默焉
莫比花月期免爲詩酒惱詩人如布穀聒聒常自名

和詠二疏

二疏事漢時逆見心已去許侯何足道學識雖高遠
可惜懸車和免於謝隨累中興多名臣何道賴聖
世途方從擊誰肎行此路是身如委蛻不蛻何所屬
已蛻則兩忘身後誰毀譽所以遺子孫買田非
我嘗游東海所歷若有秦神交久從君晏嬰今乃
淵明作詩意妙想非俗慮庶幾二大夫見幾而知去

和詠三良

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
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
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
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
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和詠荊軻

秦如虎狼牛呂氏非復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
功成志已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
沙丘一狼狽笑落冠與纓太子不少忍顧非萬人英

魏韓殺智伯肘足本無殺胡爲棄成謀託國此狂生
荆軻不足說田子若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
殺父因其毋此豈容天庭亡秦只三戶況我致十城
漸離雖不傷陘哉加周營至今天下人愍無祿其成
廢書一太息可見千古情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首皆仙語余讀

抱朴子有所感用其韻賦之

今日天始霜衆木歛以殊幽人掩肉卧明景翻空庭
開心無良友寓眼得奇書建德有遺民道遠我無車

無糧食自足豈謂穀與蔬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
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學道雖恨晚賦詩豈不如
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顏欲使蟪蛄流知有龜鶴年
辛勤破封執苦語剩移山博哉無窮利千載食此言
淵明雖中壽雅志仍丹丘遠矣無懷民超然邈無儔
奇文出纊息豈復生死流我欲作九原異世爲三游
于政信奇逸妙算窮陰陽淮仙枕中央養鍊歲月長
豈伊臭濁中爭此頃刻光安知青藜火丈人非中黄
亂離棄弱女破家割恩憐寧知劾龜息三歲豁窮山
長生定可學當信仲弓言支床竟不死抱一無窮年

三山在咫尺靈藥非草木玄芝生太元黃精出長松
仙都浩如海豈不供一浴何當從山火束縕分寸燭
蜀士李八百穴居吳山陰默坐但形語從者紛如林
其後有李寬雞鶩非同音耳固多偽識真要在心
黃華有甘谷靈根固深長參非害丹砂紅泉涌壽常
二女戲口耳芽一作松膏以爲糧闢此不能窺起坐衣
未央
談道鄙俗儒遠自太史走仲尼實不死於聖亡何言與
紫文出吳宮丹雀本無有遼哉廣桑君獨顯三季後
金丹不可成安期渺雲海誰謂黃門妻至道乃近在

支解竟不傳化去空餘悔金成亦妄用御氣本無待
鄭君故多方玄翁所親指奇文二百篇了未出生死
素書在黃石豈敢辭晚履剪法等成壞金丹差可恃
古强本妄庸蔡誕亦李士憂都斥仙人謁帝輕舉止
學道未有得自欺誰不爾稚川亦隱人赬録此庸手
東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歸路羅浮豈徒來
踐蛇及茹蠱心空了無猜攜手葛與陶歸哉復歸哉

和雜詩十一首

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塵微風動衆竅誰信我忘身
一笑問兒子與汝定何親從我來海南幽絕無四鄰

耿耿如缺月獨與長庚晨此道固應爾不當怨尤入
故山不可到飛夢陽五嶺真游有黃庭閉目寫兩景
室空無可照火滅膏自冷披衣起視夜海濶河漢永
西窓半明月散亂梧楸影良辰不可繫逝水無留騁
我苗期後枯持此一念靜
真人有妙觀俗子多妄量區區勸粒食此豈知子房
我非徒兆相終老懷未央免死縛淮陰狗功指平陽
哀哉亦可羞世路皆羊腸
相如偶一官嗤鄙蜀父老不記犢鼻時滌器混傭保
著書曾幾許渴肺灰土燥琴臺有遺魄笑我歸不早

作書遺故人皎皎我懷抱餘生幸無愧可與君平道
孟德黠老姦姦言狀鴻豫哀哉喪亂世梟鸞各騰翥
逝者知幾人文舉獨不去天方斷漢室豈計一郗慮
兒蟲正相齧乃比蘭相如我知公所坐大名難久住
細德方險微豈有容公處既往不可悔庶為來者懼
恃大古真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
稚川差可近櫽有接物意我須登羅浮物色恐相值
緋徊朱明洞沙水白清駛滿把菖蒲根歎息復奚置
藍橋近得道常苦世禍迫西游王屋山不踐長安陌
爾來寧復見烏道度太白昔與吳遂游同藏一瓢空

潮陽閉雲海歲晚僅見客伐薪供養火壽作栖鳳宅
洞學脫閩道末肯化庚桑陶頑鑄頑獷枉費壓與鍊
越于古成之韓生教休粮參同得靈鑰九鎖啓伯陽
舊城見諸孫貧苦我為傷空餘焦先室不傳元化方
遺像似李白一真臨江鶴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之歸常恐抱永歎不及丘明遷
觀友復勸我放心任之頗虛名非我有至味知誰飡
思我無所思安能觀諸緣已矣復何歎舊說易兩篇
中韓本自聖隱古不復措巨君從獨留借經作巖崖
逐令青衿子琳璧人人懷蠻函并蛙耳信謂天可攄

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離我如終不言誰悟角與鱗
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
我昔登朐山出日觀滄涼欲濟東海縣恨無石橋梁
今茲黎母國何異于公鄉嶠浦既柢山暑路亦飛霜
所欣非自同不愁道里長

和擬古九首

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庭空鳥雀散門閉客立久
主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杯酒
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坐談雜今古不答顏愈厚
問我何處來我來無何有

酒盡君可起我歌已三終由來竹林人不數淯與我
有酒從孟公愼勿從揚雄嶇嶇頌沙蘿塵埃汙西風
昔我未嘗達今若亦安窮窮達不到處我在阿堵中
客去室幽幽鵩鳥來坐隅引吭伸兩翮太息意不舒
吾生如寄耳何者爲我廬去此復何之少安與汝居
夜中聞長嘯月露荒榛蕪無問亦無答吉凶兩何如
少年好遠游蕩志隘八荒九夷爲藩籬四海環我堂
盧生與若士何足期杳茫稍喜海南州自古無戎羌
奇峯望黎母何異嵩與邙飛泉瀉萬仞舞鶴更低昂
分流未入海膏澤彌此方芋魁倘可飽無肉亦奚傷
馮冼古烈婦翁媼國于茲策勳梁武後開府隋文時
三世更險易一心無磷緇銅鉾平積亂犀渠破餘疵
廟貌空復存碑版漫無辭我欲作銘誌慰此父老思
遺民不可問僂句莫余欺搔牲菌雞卜我當一訪之
銅鼓壺盧笙歌此迎送詩
沉香作庭燎甲煎紛相和豈若注微火縈烟嫋清歌
貪人無饑飽明珠無求多朱劉兩狂子隕墜如風花
本欲竭澤漁奈此明年何（皆人以取求之可朱初下發誣欲冠帶）
雞窠養鶵鵝及與唐人游來孫亦垂白頎然李崖州
再逢盧與丁閱世眞東流斯人今在亡未遽掩一丘
伏師吳季子守節到晚周一見春秋末渺焉不可求
城南有荒池瑣細誰復採幽姿小芙蕖香色獨未改
欲爲中州信浩蕩絕雲海遙知玉井蓮落蕊不相待
攀躋及少壯已矣那容悔（悔一作失）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
生不聞詩書豈知有孔顏翛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關
日暮鳥獸散家在孤雲端問答了不通歎息指屢彈
似言君貴人草莽棲龍鸞遺我吉貝布海風今歲寒
和東方有一士
餅居本近危甑墮知不完夢求忘楚弓笑解適越冠
忽然反自照識我本來顏歸路在腳底殷勤重閉關
屢從淵明遊雲山出毫端借君無弦琴寓我非指彈
豈惟舞獨鶴便可攝飛鸞還將嶺茅瘴一洗月闕寒（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遊者誰乎若了得此一士則淵明即我也）
集歸去來詩十首
命駕欲何向忻忻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有逢迎
雲外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攜就衡宇酌酒話交情
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歸路不復向迷途
去去徑猶菊（一作松）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還往清酒引
壺觴

與世不相入膝琴聊自（一作歡）風光歸笑傲雲物寄
游觀言話審無動心懷良獨安求皐清有趣杖日
盤桓
世事非吾事偶言歸路尋向時迷有命今日悟無心
庭內菊歸酒甸前風入琴寓形知已老猶未倦登臨
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走木童子引清懸
矯首獨傲世委心還樂天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
富貴良非願鄉閭歸去休攜琴已尋壑載酒復經丘
翳翳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農夫人不樂我獨與之游
觴酒命童僕言歸無復留輕車尋絕壑孤棹入清流

乘化欲（一作）安命息交遂絕游琴書樂三徑老矣亦
何求
歸去復歸去帝鄉安可期鳥還知已倦雲出將何之
入室還攜幼臨流[illegible]賦詩春風吹獨立不是傲親知
役役倦人事來歸車載奔柂夫問前路稚子候衡門
入息亦詩笑出游常酒樽交親舊已絕窦壑自相存
寄傲疑今是求榮感昨非聊欣樽有酒不恨室無衣
丘壑世情遠田園生事微柯庭還獨眄時有鳥歸飛

和貧士七首

余遷惠州一年衣食漸窮重九伺近樽俎蕭然

乃和淵明貧士詩七首以寄許下高安宜興諸
子姪并令過同作

長庚與殘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須臾暉
青天無今古誰知織鳥（一作）飛我欲作九原獨與淵
明歸俗子不自悼顧憂斯人飢堂堂誰有此千駟良
可悲

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
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
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illegible]獨賢
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心閑手自適寄此無窮音

佳辰愛重九芳菊起白壽跌巾數虛[illegible]甚
忽餉二萬錢頹生良足欽思送酒家保[illegible]故入心
人皆有耳目夫子聽與妻豬毫寫萬象水鏡[illegible]停蹄
閑居惜重九感此歲月周端如孔北海只有尊空憂
二子不吾世高風雨無儔我後五百年清夢未易求
芙蓉雜金菊枝葉長闌干還憐退朝人餘酒出太官
豈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飧典衣作重陽徂歲將寒
無衣粟（一作）我貧無酒舉我顏貧居真可歎二事長
相關

老眉亦白髮（惠州太守[illegible]）相對垂霜蓬賦詩殊有味

涉世非所工杖藜山谷間狀類渤海龔平道要我飲
意與王弘同有酒我自至不須遣龐通門生與兒子
杖屨聊相役
我家六兒子流落三四州辛苦更不識今與衆留侍
買田帶脩竹築室依清流未能遂一力分汝菽水變
半念北歸日此勞未易酬我獨遣以安鹿門有前脩

和桃花源詩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攷淵明所記止言先世
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
不死者也又云殺鷄作食宜有仙而殺者予舊
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
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
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
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
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歟使武陵
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嘗意
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余在潁州夢
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間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
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
氐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
客有趙令畤德麟者曰公何爲問此此乃福地
小有同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
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
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他
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
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凡聖無異居清濁共此世心閑偶自見念起忽已逝
欲知真一處要使六用廢桃源信不遠藜杖可小憩
躬耕任地力絕學抱天藝臂鷄有時鳴尻駕無可稅
苓龜亦晨吸杞狗或夜吠耘樵得甘芳齕齧謝炮製
子驥雖形隔淵明已心詣高山不難越淺水何足厲
不知我仇池高舉復幾歲從來一生死近又等癡慧
蒲澗安期境羅浮稚川界夢往從之游神交發
吾蔽桃花滿庭下流水在戶外知笑逃秦人有畏非
真契

和歸去來兮辭

予謫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蓋以無何
有之鄉爲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

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臥江海之澒洞吊鼓角
之悽悲迹泥蟠而愈深時電往而莫追懷西南之歸

吾夢良久而覺非悟此生之何常鎮寒暑之異衣葛
穰裘而含葛盍得捐而夜繳我婦甚易匪馳匪奔游
仰還家乎 闔門藩垣雖闕堂室故存挹我天醴注
之盞搏然月露以洗心餐朝霞而眩顏混客主以爲
一併婦姑之相安知盛衰之何有乃捂門而折關廓
圖鏡以外照納萬象而中虛治廢井以晨汲滌百泉
之夜還守靜極以自作時與華而觀桓歸去來兮讀
樣老於新府我先人之舊廬復含此而焉求均海南
與漢北翠往來而無變嗟人告余以一言非八卦與
九章方食西疇之滿無丹忽入乎之昏夢但喬木與

高丘寫六用之無成自一林之反派望故家而求息
易中道而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
亦無留焉言随子駐西之豈以歸南華而疲使安期
歸易得之終枯逐不□而不朽即淵明之雅放和百
篇之新詩賦歸來之清引表其後身盍無疑

和劉□□□□

萬物互起滅百年一□□深冥四十年今乃言卜居
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精理關桂葉蓋乎孫元提
黃梅出舊折嶽若抽新畬我本早衰人不謂老更劬
邪君助吾鉏郁里適有無竹屋徑低深山窓自明採

一飽便終日高眠忘百慮自笑四壁空無妻老相如

歌辭

竹枝歌 并序

竹枝歌本楚聲幽怨惻怛若有所深悲者豈亦
往者之所見有足悲者歟夫傷二妃而哀屈原
思懷王而憐項羽此皆楚人之意相傳而然者
且其山川風俗鄙野勤苦之態固已見於前人
之作與今子由之詩故特緣楚人噫音之意爲
一篇九章以補其所未道者

蒼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遊飄不

返惟有蒼蒼楓桂林楓葉蕭蕭桂葉碧萬里遠來超
莫及乘龍上天去無聲草木無情空寄泣水流聲盡
何窮闔閭將扣水求屈原屈原已死今千載滿船哀
唱似當年海濱長鯨徑千尺食人爲穀安可入招君
不歸海水深海魚豈解哀忠直吁嗟忠直死無人可
惜懷王西入秦秦關已閉無歸日章華不復見車輪
君王去時簫鼓咽父老遮君車軸折千里逃歸迷故
鄉南公哀痛彈長鋏三戶亡秦信不虛一朝兵起盡
羅呼當時項羽年最少提劍本是耕田夫橫行天下
竟何事、嘶馬向江馬垂涕項王已死無故人首入漢

庭身委地富貴榮華豈足多至今唯有塚嵯峨故國
淒涼人事改楚鄉千古爲悲歌

山坡陁行

山坡陁兮下屬江勢崖絶兮游波所蕩如頽墻松宗
律兮百尺旁拔此觿爲藟之上不見日兮下可依吾
曳杖兮吾僮亦吾之書隨藐余望兮水中坻頎然而
長者黃冠而羽衣幹頎坦腹盤石箕坐兮　亦有趾
安不危四無人兮可忘飢仙人偓佺自言其居瑤之
圃一日一夜飛相往来不可數使其開口言兮豈惟
河漢無極驚余心默不言兮蹇昭氏之不鼓琴揄將

山河與日月長在若有人兮夢中仇池我歸路此非
小有兮噫乎何以樂此而不去昔余游於葛天兮身
非陶氏猶與偕乗渺茫良未果兮僕夫悲余馬懷聊
逍遥兮容與睎余髮兮蘭之渚余論世兮千載一人
猶並時余行詰曲兮欲知余者稀哦哦洋洋余方樂
兮譬余繫舟於水魚潜鳥舉亦不知何必每念輙得
應余若響坐有如此兮人子期

鳴泉思
思君子也君子抱道且殆而時始
弗與民咸思之鳴泉故基堙圮殆盡眉山
蘇公搔首踟躕作鳴泉思以思之

鳴泉鳴泉經雲而潟潑拔其毛骨者脩竹蒸爲雲氣
者靈煙山巘莫俙隱其怙野雅詛散徹其姸茅蕭蕭
蕭昔有人焉其高如山其清如水其心金與玉其道
砥與絃執德沒世落月入地莫名皎然陽曦麻天舊
隱寂寂新堂娟娟思被君子我心若懸谷鳥在上巖
花媆前鳴泉鳴泉俙使我宛結而華顚

轆轤歌

新繁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
知轆轤一轉一惆悵何處春風吹曉幕江南綠水通
珠閣美人二八顔如花泣向花前畏花落臨春風聽

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瑤井玉繩相
對曉

美哉一首送韋城主簿歐陽君

美哉水洋洋乎我懷先生送之子于城嶠洋洋乎美
哉水送之子至于新渡念彼嵩雒春馬西顧之子于
邁至於白馬白馬舊邦其攢惟新邦人泳游盡射之
孫相其口講尚克似之先生遺民之子往字

辨道歌

北方正氣名祛邪东方部西應帰中華離南爲宅坎爲
家先凝白雪生黃芽黃河流從紫河車水精池產紅

蓮花赤龍膽骨猶盤蛇姹女含笑嬰兒呀十二樓臙
靈泉霹華池玉液陰交加子馳午前無停差三田聚
寶真生涯龜精鳳髓塡爐鼎天地驗有鬼神嗟一毋
休別內外砂長備久餌須外還腸中澄結無餘損傷
骨髮換顏如葩豪哉世人爭齒牙指僞為真正為邪
輕肥甘美形驕奢蠱說詐妄言矜誇遊魚在網鳥在
罝一氣頓盡猶啞啞餘生所說鹹樓搓丸存於前如
亂麻胡不割求如鏌鎁空與利名交拏胡不發猶
如文騧可惜貪愛相漫塗真心道意非不嘉奈金陰
話非虛譁何須橫議相疵瑕衆口並發鳴群鴉安知

聚散同魚蝦自羅如蝸居如燭日懷寶喜甘飴效其
去死地猶猱猳吾恨爾見有所遮海波或至龍井蛙
為輪即晚蟾影斜吾時俱覩超雲霞

與葉淳老侯敎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夫人道有詩次韻二首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至今風
凰山下路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湖遂舊觀一脈
已盡西南碧又將四奇浮山險千艘叙下無南北坐
陳三策本人謀惟留一諾待我盡老病思歸自當寓
功名如幻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此事何殊食雞
肋吟君老好久廷闕得我新詩喜折展江湖粗了我
餘年待從後欲當潤色一庵開掛洞霄宮井有丹砂
水長赤

荆吳父老愁三窟下斬長蛟本無賴平生倔強辭還
之識字搞為魚鯊戒石門之後萬金耳肯鼠不爲吾
巳山江潮開塞古有數兩湖派來告成塚勸農使者
來當入一言巴發蔡民敎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
山如累卵對揚乃我結孫生詩酒淋漓出狂怪我作
水衡生作丞他日歸朝同此拜

陳守道

一氣渾淪生復生有形有心則有情共其利欲飲食
事各有爪牙鬭角爭爭時怒發飛火瀹處豈在嵌
嶼坑人僞相加有餘怨天真喪盡無絕識總自取先
用極力誰知所待皆空名少微處士松栢寒逢采真
人水玉清山是心兮海為腹陽為神兮陰為精渴飲
靈泉水飢食玉樹枝白虎化坎青龍離欽禁姹女關
嬰兒捿臺十二紅玻璃金公木母相東西純鉛眞汞
生光輝烏升兎降無年期停顏卻老只如此哀我世
人迷不迷

老人行

有一老翁老無齒處處無人問年紀白髮如絲向下
垂一雙眸子暗如水不裹頭又無羅相識雖多少知
己問翁畢竟何所止笑言只在紅塵裏秋風獵獵行
雲飛老人此意無人會目注雲歸心自知黃口小兒
莫相笑老人舊日曾年少浪迹常如不繫舟地角天
涯知自跳亦皆樂半夜傳籌醉未閑美人如花弄絃
索只恨博前明月落亦曾憂鶴棲泣鄉迫暮秋故園
目遠無信息斷鴻空逐水長流或安貧或安富或對
通侯封萬戶一任秋霜擲鬢毛本來面目長如故本
有嬪兮山有之人意雖存事已非有時却憶從前事
都似茫茫春夢歸迹來尤解安貧賤不爲公卿操陪
面皎如明月在秋潭動着依前還不見遠不見可奈
何空使遠人增眷戀但祇從他隨物轉青樓黃閣長
相見若相見莫若懸懸却是翁家舊主人

襄陽樂府三篇

野鷹來

野鷹來萬山下荒山無食鷹苦飢飛來爲爾蔽絲絲
北原有兎老且白年年養子秋食禾我獨禁之不可
得年深兎老鷹力弱野鷹來城東有臺高崔嵬古寺
公子有皮袖東望萬里心悠哉鷹何在嗟爾公子歸
無勞使鷹可呼亦九曹天陰月黑狐夜嘷

上堵吟

臺上有客吟秋風悲殺蕭散飄入宮墓遊女來鶴
聽欲學殺同悲不同君悲覺何事千里金城兩稚子
白馬爲塞關爲關山川無人空且閑我悲亦何若幽
水冬更深編魚冷難捕悠悠江上聽歌人不知我意
徒悲辛

襄陽樂

使君不來襄陽愁挽戈入市爽鞠衆自從鍾衆南渡
沔襄陽無事多春遊襄陽春遊樂何許峴山之陽漢
江濱燈若朱抹來綃翻人道使君似羊杜道邊逢人
問洛陽中原苦戰春田荒北人聞道襄陽樂目送飛
鴻應斷腸

仙都山鹿

老泉詩序云至豐都縣將遊仙都觀見知縣李
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
獸獵人終莫能害將有客來遊鹿輒夜鳴故常
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余聞而異之乃爲作詩

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子去無蹤故山遺白鹿
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層城霞至今聞有遊洞

客夜來江市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宮去，
咫尺起鵝白磨安在哉滿山秋草無行迹

白鶴吟 留鍾山覺海

白鶴，數可憐紅鶴，歟可惡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
長松受撚死乃以紅鶴故北山道人曰
何爲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爲而怒去自去
而逝來自來耳吾何妒而拒吾豈厭喧
好丹而非素汝謂松死吾無依爲吾方捨陰而

虛飄飄二首

虛飄飄畫梁燕結網銀漢鵲成橋承債雨桐葉霜
虛飄飄殘霞殘點紅日星曳餘光積虛飄飄
此浮名利猶堅牢
虛飄飄花飛不到地虹蜺設成橋入雲千
絲亭條屢樓百尺樓雁字一行飄飄
此人身世猶堅牢
虛飄飄風寒吹禁柳春水暖冰橋勢幾變乾
葉下條雨中點隨流水屋裏絲雲横虛飄飄
此時富貴猶堅牢

次韻張述志

仲子甘心織屨辟鍾淵明不肯折腰爲五斗一年

鴻雁識來往終日沐猴誰去取知竭詩意慕兩君讀
書要在存心久平生所談性命與長棄不憂金石朽
我今已習難字它猶眞晨朝拂頭走剖心先擬射穀
名不作羊鄒悲嵬首雲稀雨矢集無方我已中屎同
墨守燕錫自是禹門鱗未可潛逃入吾鼓瑤磨曉覺
孟光賢畏我故言時被肘錫能鈕我青門瓜正午時
米依老手

賦

老饕賦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
色故皆有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蔭嘗
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
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夭
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
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
袍引南海之玻黎酌涼州之葡萄願先生之耆壽分
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暖響於檀槽珠
之妙唱抽獨繭之長繅閔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
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柂之瓊艘各眼灩於秋水咸
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

以經斗松風於甓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濶而天高

菜羹賦 并序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煮蔓菁蘆菔苦薺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盖易而可常享乃為之賦辭曰

嗟余生之褊迫如脫兔其何因殷詩腸之轉雷聊禦餓而食陳無芻豢以適口荷鄰蔬之見分汲幽泉以揉濯搏露葉與瓊根爨鉶錡以膏油泫融液而流津遝湯濛如松風投糝豆而諧匀覆陶甌之穹崇謝攪觸之煩勤屏醯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初耗而釜治火增壯而力均滃嘈雜而麋溃信淨美而甘分登盤盂而薦之具匕箸而晨飧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其齊珎鄙易牙之效技超傳說而策勳沮彭尸之爽惑調竈鬼之嫌嗔嗟丘嫂其自隘陋樂羊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為累似不殺而成仁竊比予於誰歟葛天氏之遺民

颶風賦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雞犬為之不鳴又嶺表錄云秋夏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風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蕭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容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礧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騖潰千軍而爭逐虎豹讋駭鯨鯢犇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之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墻垣之隤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為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

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拖之二
蚤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
惴慄亦尒汝之相競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
陋耳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采惟
耀眩求騖觭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雷則向之所謂可
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思子臺賦

予從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
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
為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

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
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常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
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
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
猶得見斯人胸懷髣髴也

客有自蜀遊梁歷関而東覽河華之形勝訪秦漢
之遺宮得歸然之頹基于盂湖城之西瘞漢武之
暴怒予悼戾園之假凶聞父老之哀歎予推本臨來
望思之遺恫吁犬臺之讒賊予寧虺毒而衛蜂蠆趙
國於俛仰予又將假劉氏之宗問漢武之多忌予謂
左右之皆我殺陽石而未厭予又塗禍於宮中忸君
王之好殺予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予豈閒骨
肉與王公惑狂傅之淺謀予不忍忿忿而救充上
不察予之無聊予實有叅心負此名而欲亡予天下
其孰吾容苟追死於泉鳩予冀稍久而自理遠大忘
於倉猝予懷孫憤於心念君老而孰圖予豈肉食
其多鄙獨三老與予辨予懷愛君之眷眷犯雷霆之
方怒予消積禍於一言旣沉冤之無告予戮讒人其
已晚幸曾孫之無恙予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
予固知已矣之不諫魂煢煢乎其歸來予蓋庶幾於

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盼斯高之竊家予
覩其君猶乳虎曾頓息之不安予乃敢探其穴而咯
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雌覆王室制惟悲
憐之遭離予實追蹤於莫戾獨屏后之何知予亦歸
呼於旣逝寓餘哀於江陵予叢故臣之幽契仍築臺
以望思予蓋援武以自例嗟乎譬嚖可哀而不可哂
予亦各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予條九夷而鞭百蠻
笑堯禹而陋湯武予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
微予孫兒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予易耳目而不
知甘泉咫尺而不通予與式乾其何異旣上配於秦

皇子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而賢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嘗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況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佞諛而蔽于淫姦而敗國吾祭臺以寄哀傷同名而譽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為明王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為吁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還以德為符惟盍德之懿忽予其亡瞽殺以為娛彼楊公之愛倘予覺哉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乎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類損於晚歲子又何悲於老驢吾將以瞽殺為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延和殿奏新樂賦 成俔之 若宋英新作

皇帝踐阼之三載也治道旁達王功告成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之新聲翕然使坐之前初觀擊拊分也德音之作皆致和平自昔鐘律不調工師失職鄭衛之聲既盛雅頌之音殆息時有作者僅存遺則於嬀則大樂令變存漢則河間王德俾後世之有考賴斯人之用方時移事改嗟制作之各殊昔是今非知高下之孰得爰有耆德遼丁盛時以謂樂之作也臣審學之顧近世之所用校古人而失宜覗下朴律猶有太高之弊殘改照尺不知同失於斯是用稽周官之舊法而均其分寸驗太府之見尺而審其毫釐鍾磬而成庶幾改數以正度具書以獻孰謂禮知而無師時惟帝俞眷茲元老雖退身而安逸未忘心於論討鏗然鐘磬之調遂燦然虞業之華好聊即使安之奏奏黃鐘而歌大成行詠文明之章薦英祖而享神考爾乃停法部之役而象工莫與肄太常之業而近臣必陪天聽聰明而下就時風和協以徐回歌曲既登時歎貫珠之美韶音可合庶覩儀鳳之來斯蓋世格文明俗躋仁壽天地之和既應金石之樂可奏延矣旁矚念故老之不來講求前臨消群愚之交構然則律制既立治功日新號令皆發而中節磬笙無闕於彝倫上以導和氣於宮掖下以召悅豫於臣隣以清濁任意而相識何愛工玉謂宮商各諧而自遂無愧音臣嗚呼趙鐸固中於宮商周尺仍分於清濁道欲詳解事貸學博儀非變瞶之徒孰能正一代之樂

明君可與為忠言賦 明則知遠佞嫉忠古

臣不難諫君先自明智既審乎情偽言可竭其忠誠虛己以求覽群心於止水吕言而告特至信於平衡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為則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謀身必忠而況於謀國然而言之雖易聽之實難論者雖切聞者多惑苟非開懷用善若轉丸之易從則投人以言有按劒之莫則國有大議人方異詞佞者莫能自直昧者有所不知雖有智者孰令聽之皎如日月之照臨罔有遺形之蔽雖復藥石之瞑眩曾何苦口之疑蓋疑言不聽故確論必行大功可成故衆患自遠上之人聞危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無損豈徼忠之能致有至明而為本是以伊尹醜有夏而歸亳大賢固擇所從百里愚於虞而智秦一身非故和及讜言悅於目前者不見跬步之外論難於耳順者有以百年而興苟其聰明蔽於嗜好智慮溺於愛憎因其所喜而為善雖有碩忠而孰能心苟無邪既坐聽於百里入思其攻將或錫之十朋彼非謂之賢而欲遠知其忠而莫受目有昧則視白為黑心有蔽則以薄為厚遂使諛臣乘隙以稟進智士知微而出走咿尼不諫懼將用於婦言对孫謔辭畏不免於佛口故明王審邈忠之非道知拂心之謂忠不求耳目之便每要社稷之功有漢宣之賢充國得盡破羌之計有魏明之察許允獲伸選吏之公大哉事君之難非忠何報雖曰伸於知己而無自屠於善道詩不云乎捂人順德之行可以受話言之告

快哉此風賦

時與吳彥律舒堯文鄭彥能各賦兩韻子瞻作第一第五韻占風字為韻餘皆不錄

賢者之樂快哉此風雖庶民之不共眷佳客以仮同稅如其來既俛小人之德飒然而至豈獨大王之雄若夫鷁退宋都之上雲飛泗水之湄寥寥南郡起於於萬竅飒飒东海鼓舞於四維固以陋晉人一吷之小笑王川兩腋之胄野馬相吹搏羽毛於汗漫應龍所廢作鱗甲以参差

復改科賦

新天子兮繼體承乾老相國兮更張孰先擱科場之積弊復詩賦以求賢探經義之淵源是非紛若考辭章之軌律去取昭然原夫詩之作也始於虞舜之朝賦之興也本自兩京之世迄魏晉之代綿邈隋唐之間故遒人徇路采察詠之本惟代用之而取士之

制追古不易萬歲未稽祖宗百年而用此歸曰得人
朝廷一旦而革之不勝其弊謂專門之以進聖域謂
變古之以為大俗可吟哦者皆童子為彫篆者非壯
夫殊不知揉擷之華也存之如錦繡較量輕重之善
之如錙銖頷頜合璧聯聯貫珠稽諸古其來尚矣考
諸舊界亦宜乎將令可畏之後生必講六義仔見天
成之君子名振三都莫不吟詠五字之章鋪陳八韻
之旨字應周天之日子運而無積句合一歲之月子
終而復始過之者成疣贅之患不及者貽缺折之毀
曲盡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遑逢日月忻歡者諸

子可參考撫歷圖快活若九經三史載籍所可已
矣何足非彼文辭泛濫也無所統紀以散於切當也
有所指歸巧拙由一字之可見美惡混千人而莫達
正方圓者必藉於繩墨之限按若公在於衡權所以
示用孔門借揚雄之未達其途徑帝為問思之知微
意昔元豐之新經未須臨川之字說不作止戈為武
予曾試於京國適天為王予忍罰於禁勢亂不能成
始成終誰不適或詳或略秋闈較藝然則李廌之雙
鵰亂飛留名果中衡衡之一鶚大凡決既久而必弊
士始患而益深罰係於開封則遠方之儒者必旨趣

王取諸太學則不肖之富者私於懷金雖負凌霄之
志未酬與柱之心三舍既興賄賂公行於庠序一年
為限孤寒半老於山林自是憤愧者莫不攀君公正
者為之切齒思豫者而未免欲改之而未亡羽翼成
商山之父謳歌歸吾君之子諫必行言必聽烏淵遠
飄飄而復起

東坡續集卷第十二

書簡

與李方叔四首

久不奉書問為愧遞中辱手書勞勉益厚無狀何以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毒十倍常年雨晝夜不止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可羨也何時得會合惟萬萬自重不宣

又

秋試時不審從吏否若可下文字須望與門甲之捷也

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為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僻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為鏡清如明左龍右虎俌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月右日皆未甚曉更閑為考之

又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

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少游又安所獲罪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又

承示諭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塘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兩足拳捻縮子行渥嘗以飲食錢物遺之凡期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僦舊居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渥就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耳服之立效

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之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秘之秘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不知耳博濟誤以虎脛為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與陳公密三首

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且審即日尊體清勝感慰無量差借白直搬乘擔索一一仰煩神用孤旅獲濟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

□數里即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南華留半日即□□
下一吐區區預深欣躍

又

行役艱虞託庇以濟分既舟制於其衆疾此意豈可
忘哉其餘言謝莫盡令子昆仲比辱書示未暇復書
悚息悚息曹三班廉幹非常遠送愧感二絕句發一
笑

又

窮途棲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爲樂未央公以王事
靡寧其亦歸心所薄怨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亟辱
惠書詞旨增重□審起居佳勝感愧深矣某已度嶺
已脫問鵩之憂行有見蛟鰐之喜但遠德惆悵未忘于
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與徐仲車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蓋然有得載之而南
矣辱手教極甚厚愛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乎當書
諸紳寢食不忘也

與吳秀才

其辱相聞久矣獨未得接寫□盡常若有所負罪竊
淪落屏□窮野初不意所從便遁有失修敬不謂過

子衡冒大熱間關恭奉由賜臨顧一見灑然遂若平
生之懽典刑所鍾既深歎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蓋
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衰晩何以爲
對送別堤下恍然如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然
耶留示珠玉正欲如孔門之弥從咀嚼一臠宛轉而不
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晩過金陵當得
款奉

與彥正判官

故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發琴遂
家輟惠兼賜之間被汗不已又不敢遠逆來意謹當
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杜道
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
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
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録以奉呈以
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蒔重煩厚意一一捧領
銘感作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與毛澤民推官二首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
及公素寄示樊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護之餘
音喜慰之極無以云諭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

黃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
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
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
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今冬
成去七十無幾矣未必能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
粗定他更無足為故人念者　聖主方設科求宏詞
公儻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
思無邪閑知之寄示寄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
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
佩荷厚意永以為好放與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
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
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
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強作報滅裂死罪

與陳輔之

某啓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
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
憂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
力疾書此數字

與温公

春來景仁丈自洛還伏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甚
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紛紛又稽裁謝悚
作無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強顏忝竊中所愧於
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萬萬為國自重謹奉啓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為寵遂使東方
陋州為不朽之盛事然所以奬與則過矣久不見公
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
發一笑耳彭城嘉山水魚蟹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
可藏拙但朋遊闊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謫居
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寢食何
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
為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
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
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
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
加調護

與魯直二首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
魯直以已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

爲奇作盡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惟似差早然不可
直云耳非謂其韋也恐傷其過往之氣當爲朋友講
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又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
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云大率似長沙寓
爾亦不至甚惡也惠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
之道如聞行囊中無一錢途中頗有好事者能相濟
給否某雖未至此然亦凜凜然水到渠成不煩預慮
但數日苦痔病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麪

兩枚胡麻茯苓麨數盃其戒又嚴於魯子但未能作
文自誓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特愈痔所得多
矣子由得書甚能有益於枯槁也文潜在南極安少
許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爲之
悵然病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幽絕書問難繼惟倍
萬保重不宣
不姪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
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
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爲作書然舊
聞大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山有程遵誨

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盍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
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

與陳傳道五首

某啓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爲貺禮意
益重捧領愧然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某以衰病難於
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煩劇然已得請不敢
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過不
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爲侍從出
爲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爲遇乎來使乃告回區
區〻不盡一作遠千萬自愛

又

[illegible]利何取而傳道兄弟過臨相存如此數日前履常
謁告自徐來不相別王八子安從來方同舟下淮宿
而歸又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當役沂上不果佩荷
厚意何時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爲賜筆老而思深
此皆配古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幸甚幸甚錢塘詩皆率
然信筆一二煩收錄祇以暴其短耳

又

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矧欲更令
人刊邪當俟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爲一
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

集009-350

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因課一詩十世荒蕪此亦八
雖高才兆生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其近紹不作
詩蓋有以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數篇爾碑蓋欲
存作者誌文以崇仁文世契不得辭欲寫一二文多無
照闕契下已刊板想即見之也其須得房使臉能講
勸文以此知房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為此碑亦當公
欲使房知適好用兵利害之弥在也昔年在南京有
問僕此事故終之李公文集引得閑當作向所示集
古文留子由處有書令檢送也

又

久不上問悦了深矣忽枉手訊勞來勤甚風吉之好

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卷諸詩
幸得拜覽方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益陋
作者風氣猶存若家伯仲間近見報複當作正字伯
仲今時之操處險益勵時流孰知之者用是占之知
公識步仲耶傳道豈文覺庫者未由面談惟冀君自
愛重而已

又

來詩欲和數首以速欲發此介以未暇閑居有少述
作何日見公昆仲留與相示當觀之命已過矣不失此
外只有少碑田為急報見教想識此懷殊帶未及厭

書因家信道區區

與龍安常

諸店勤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
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國古其後西其國為
冬北為春東為夏南為秋西復為冬則此理也人之
四支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之兩外腎兩手
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然
兩目兩鼻與口皆古未之言也然亦有之而僕
知此其理推之此兩者其夜皆鹹非水而
曰然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
何以為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
究也古人作明日方守先養腎水為忿火燎之以
腥問之腎氣藏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
下泄而上行日安得不明哉然思遊用磁石為之而
以朱砂神麴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群書而
知物理當為僕思之是否一報某書

與王敏仲八首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
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
諸子死即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父既
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

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要[illegible]
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
縷此紙以代面別

又

某啓得郡既謝即不敢久留故人事有不周方欲奉
啓告別遽辱惠問且審起居佳勝寵喻過實深荷獎
借旦夕遂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
廣惠間敬愛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

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
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浦澗山
有滴水岩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
若於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
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
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
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苫蓋大約不過費數
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
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栰下廣州以備不住
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小房錢可以日掠[illegible]

[illegible]惶恐惶恐

又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菉
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
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
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僭言
必不訝也

又

富公碑詞甚愧不工公更加粉飾豈至是哉舟中病
暑疲倦不謹恕之

又

某再啓林醫遂家補授於旅泊處衰病非小補也又
工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
也乞不罪治瘴止用薑葱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効
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入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
便乞爲致三石得爲作豉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與鄭靖老二首

某啓到雷州見張君俞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
不可云喻到廉廉守乃云公已離邕矣方悵然欲去
問從者所在少通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許[illegible]

秀傑語意甚奇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邁處令訪尋歸納知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囑之必不散墜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筏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卻雇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老業可奈可奈未會間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見張君合乃始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捃摭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辯也而鄉貢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盡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即死　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即以杭州爲住朱邑有言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事隨宜但不即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某頓首

上韓昭文

某啓違遠旌棨忽已數月改歲緬想台候勝常邀徼往還從者殊勞日望馬首但迂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又見公之還而去耳翁寔伏冀爲國自重因李秘校行謹奉啓參候不宣

與李文評

某啓經由特辱枉訪適以臥病數日又連日會集殊無少暇治行忽遽不及詣謝明日解維遂爾違闊豈勝愧罰

與黃敷言二首

某啓疊辱寵訪感慰兼集晚來起居佳勝承來日辰啓行以衰疾畏寒不果往別悚怍深矣衙前兩隸萬萬保練謹令兒子候違不宣

又

少事干煩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告爲到廣州日專遣一人達之不罪交代民師且爲再三致意某再拜

與陸固朝奉

某啓久留屬疾不敢造謁眞愧已深茲者啓行又不往別悚怍之至謹奉手啓代違

與謝民師推官二首

某啓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尚餘此耳蒙不
鄙棄贈以瑰瑋藏之巾笥永以爲好今日遂行不果
走別愧負千萬謹奉手啓代違

又

某蒙録示近報若果的免湖外之行莫議之幸可勝
言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民師還朝受任或相
近得再見幸矣兒子輩並沐寵問又蒙見所賜過詩但
以充當然句法有以發小子矣感荷感荷旅次不盡

與黃洞秀才二首

某啓經過辱一再見人來辱書甚荷存記無審比來
起居佳勝爲慰未由款奉千萬保嗇

又

寄示石刻感愧雅意末書字固不惜但尋常因事熟
筆隨卽爲人取去今卻於此中相識處覓得三紙付
去遂德因降致區區之意某再拜

與滕達道二十三首

某到此時見荊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略往一
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筠見子由他亦得
旨指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足慰雅
懷郡人有賈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

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須公時顧慰其牢落也近過文
爾公樓衛細懷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
文字乞於常州住若幸得請則扁舟謁公有期矣

又

某啓別後不意遽聞國故哀號追慕迨今未已惟公
忠孝體國受恩尤異悲慕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
何如某旦夕過江徑往毗陵相去益近時得上問必
爲時自重不宣

又

某再啓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部下
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裴采卿報
至今不說是可疑也夫進退何足道所當保爲戶
道落堆垛皆羅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
新可賀可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某啓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
可言某留家儀真獨來當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
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卻還般挈定
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
當時亦未是實許當先起老□□或得連如邢恕輩

二十壺攜歸餉婦矣於耘老餓道不宣某頓首

又

聞張郎已授得簽判春中赴任安道必與之俱來某
若得旨當與之同舟于南窮患之中一段樂事古人
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虛言公有意於却道
室橫廊切謂宜且留之想未必爾聊且言之明年見
公當館於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卑意又欲其
窈窕深密也如何不罪四聲可發之嶌一浮沉反為
忠也幸深思之不罪

又

某再啓前者惠建茗甚奇醉中裁謝不及悚愧之極
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不
免悵惘舍弟召命蓋虛傳耳君實恩禮既異責望又
重不易不易其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
知司馬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讖矣見
報中憲言王汝右揆當世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幹
幸示諭

又

許為置朱紅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攜以北行
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

又

某干求累子已蒙佳惠又為別造朱紅尤為奇妙物
意兩重何以當克拜領訖感愧無量舊者昨寄在常
州令子田帶入京伏到不日便持上也

又

鰒魚三百枚黑金碁子一副天麻煎一部聊為土物
不罪浼觸令子思渴冗中不及別啓

又

某曉夕蒙不鄙與名又令與立字似涉僭易頹公自
命卻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

近得安道公及張郎書甚安健子由想已過矣青州
資深相見甚極歡今日赴其威會閑恐要知

又

屢枉專使感怍無量窯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
某近絕佳健見數如元素點羅薄有所悟遂絕此事
仍不後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回頭未絕乃無量苦辱
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
鑄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
右耳不罪不罪

又

公解印入覲當過岐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
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冷萬乞自重

又

承差人借示李成十幅圖迹得縱觀幸甚幸甚旦夕
借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試摹看只恐多累筆耳
此本真奇絕月十日後當於徐守處借人賚內令齎
愛護也

又

某閒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却論語
書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

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
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
超然者也

又

某啓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
紛衆所共悉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
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
黃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
不見爲良對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
詳乎雖廢棄未忘爲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否

昔不能盡區區

又

示諭宜甫夢過於得無有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
冷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
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相參扣竟不
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爲飢火所燒然
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
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
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
旦莫以仕不仕爲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

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
已不罪

又

少懇干聞不罪某好携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
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爲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爲
不淺也有便望頒示悚息悚息某感時氣卧疾逾月
今已全安但幼累更卧尚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綿
竹人多藝然可閑攷驗亦足以遣滯也留此幾一年
與之稍熟恐要知

又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爲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踈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詭說不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靜退意得以老病衰殘備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深眷輕率直突耳冀恕之死罪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喜

又

某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何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入也承郡事頗煩齋戒想亦期月之勞爾微疾雖無大患然頗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盃盞膿囊觀乃可勿犯吾黨望而快群小之志也情切言盡其拙率甚所有二賦稍晴寫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詩錄呈可以發笑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累累示感留意悚怍之甚甘子已拜賜矣此方有幹幸示諭

又

某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問此外不煩遠念久不

朝覲緣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他無足云者貴眷令子各計安勝酷中前急足遠寄必已收得略示諭

又

某啓一別十四年流離契闊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紆鬱且審起居佳勝爲慰其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興田已問去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見公固所願然事有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至治下攪擾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爲時自重

又

某再啓別論具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當由遣人去問宜興親情若果爾當棄舟徑往成之然公欲某到吳興則恐難爲不欲盡談唯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狀申禮曹凡刊行文字皆先毀板如所教也

又

有監酒高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姻聞亦甚謹幹望略照庇如察其可以剪拂又幸也

與秦康叔十七首

某啓尊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可量感服仍審比日起居佳勝為慰舍弟已部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不煩念及珍惠雙壺遂與子由累醉公之德也隆暑萬萬以時自重行膺殊相人還上謝

又

令子歸侍左右日有庭闈之樂恨未際見不敢輒奉書近見提舉司薦章稍慰輿議可喜可喜作墨竹人近為少閑暇俟宛轉求得當續置之呵呵酒極醇美必是佳人特遣下釀也某再拜

又

某再拜近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貺羊麪酒果一一捧領訖但有慚怍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洪州遞與之已遷居江上臨皐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以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去以為一笑酷暑萬乞保練

又

某啓酷暑不可過百事隨廢稍疎上問想不深訝比日伏想尊履佳勝別乘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

同聞出甕極為珍奇感愧不可言因與二三佳士會飲感佩也秋熱更望保練行膺峻陟

又

胡掾與語如公之言佳士佳士渠方寄家齊安時得與之相見也令子必且盤桓待下中前示諭姻親事可留示年月日恐求親者欲知之造次造次

又

郭寺丞一書乞指揮送與其人甚有心雅必蒙清顧也聞其墜馬傷手不至甚否

某啓因循稍疎上問不審近日尊候何如某蒙庇如

昨秋色益佳郡事稀少想有游樂無緣展奉但積思念冷萬萬以時自重

又

某啓近附黃岡縣近拜書必達專人過此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凄冷此歲行盡會合何時以增悵然惟祈善保數文宅計此月末方離陳南河淺迤想五六月間方到此荷公憂恤之深其家固貧甚然鄉中亦有一小莊子且隨分過也歸老之説恐未能如雅志又修理積弊已就倫次監司朝廷豈有遽令放閑耶問及物食天漸熱難久停恐空煩費也海味亦不敢

從周泰雅契自當一一奉白

又

示諭覩青事專在下懷然此中殊少士族若有所得當立上聞也寫字使少閑續納上墨竹如可尊意當取次致左右畫者在此不遠必可求也呵呵

某啓近王察推至辱書承起居佳勝方欲裁謝又承教勸益增感愧數日來偶傷風百事皆廢今日微減尚未有力區區之懷未能盡也乍晤惟冀以時珍攝稍健當別上問次

又

聞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閱之所向及側近故事迹為幸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也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小楷一本寄上却求為書抛甎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元弼為病勸不及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又

令子必在左右計安勝不敢奉書舍弟已到官傳聞

□州大木城內丈餘不知虛的也研贊硯銘無用之物公好事之過不敢不為裝成送去乞一晚兒少事不免上干聞有潘秀才以買撲事被禁某與其兄潘丙解元至熟最有文行而白兄佳士有與此共者全庇暑月得早出為此人父母甚篤老聞之憂恐萬端公以仁孝名世能哀之否恃舊干瀆不敢逃罪天典才窯監之作本以為公家所貴而公乃輕以與人謹收藏以鎮篋笥然尋常不欲以亂道塵瀆想公亦隨手將與人耳呵呵

又

某啓武昌傳到手教繼辱專使隨簡為貺併深比日尊體佳勝勸物寄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遊恨不得陪從耳惟祝珍重說一洗愁悶甚幸甚宜其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作到不論土風所致今已復常矣子由尚未到京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以時自重

又

與可船旦夕到此為之凄然想公亦耳子由到此須留也住五七日恐知之蔣書錄國史補一紙不知到否因書各示諭生絹滿四罣並須前乞珍感生還君中可易調停

浩然與仲叔不以口腹累人其每蒙公眷念遠致珍物特人重費豈不小有所安耶所問淩璲至今處位雲乃攢幾遍許何足掛齒牙呵呵爲君方想知所論極煩留念以蒙傳示秘訣何以當此寒月得暇當試之天覺可不得書此君信意倘學乃其常態未可以蹤數爲厚薄也酒法是用菉豆爲麴者耶亦曾見說茶不曾録得方如果佳録示亦幸

又

豈辛勞守惠酒醋篋等一一收檢愧荷不可言不得即時裁謝恐仁明必能恕察老境婦得疾初不輕今已

安乂不煩留念食隔已納武昌吳尉處矣續當究不敢稽留來使少間別奉狀次

又

見天覺書中言當世云馮君有學服朱砂法甚奇性康强可以得之不知曾得未若果得不知能見傳否想於不肖不惜也

又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蒸一事頗與公相類勞業不足敘書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酒深可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屢有干瀆燦不怪幸甚其令眞處今日恐到此知之

杜蒸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喪不知所之會堂兄藥爲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老姥辯對見蒸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乃蒸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視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蒸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墓擺因得歸葬蒸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此出唐李

肇國史補近偶觀書數其事頗與宋康叔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記

又

近日隨例紛冗有疎上問下審起居何如兩日來武昌如聞公在告何也豈尊候小不佳耶無由問左右但有馳系冬深寒猶尤宜愼護

又

前貿夫求琵琶詞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既濟罪樣在公處若錄得幸亦見爲作一枚不用忘也

書不罪不罪亂削口人還曾附古木叢竹兩紙必已[illegible]
今已寫得經藏碑附上令子推官侍下討安勝何時
赴任不謨拜書也

與胡深夫五首

某啓自聞下車日欲作書終冗衰病因循至今纍蒙
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佳勝未緣瞻奉伏望以時
保練

又

乍到整葺想勞神用浙西數郡例被淫雨颶風之患
而秀之官吏獨以為無災以故紛紛至此公下車倍

加綏撫不惜高價廣糴以為嗣歲之備[illegible]寄司行文欲
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推之尊斗所不樂故妄造言語
聰明所照必不搖也病中手字不謹

又

某又與周知録兄弟遊其文行才器實有過人不幸
遭喪生計索然未能東歸九江託迹治下竊謂仁明
必有以安之不在多言今託抑令咨白冗中不盡區
區

又

彥霖之政先絶前後若復為僚可喜[illegible]

之冗中不一一

又

某以衰病終冗裁書不謹惟恕察王京兆因會幸致
區區久不發都下朋舊書必不罪也

與朱行中舍人四首

某啓别後兩奉状想一一聞達比日履茲春和台候
勝常某留滯贛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發瞻望嶺
表南海雖外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
日陪接也更異若時為國保練不宣某再拜

又

某已得舟尚在贛石之下若月末不至當乘小舟往
就之買公用人以節級持所費錢賫去又以疾疫氣
多死亡以此來還亦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皆以
指揮嚴切甚得力乞知之適少冗駝問不盡區區某
再拜

又

少事不當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漢
閣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為作記公必見之
途中為告文安國篆額甚妙今封附去人公若欲[illegible]
[illegible]開不妨却乞差一公人賫付祖堂者不罪某再[illegible]

又

某啓蒙專手借船往李人感愧不在言也但節級朱立者無狀侵漁不已又遂竄去林聡者又毆平人幾死觀其所為刁狠不可恕此中多言於法有礙不可帶去故輒牒虔云得明公書令某遣還多難畏事想必識此心也買公用人於法無礙故仍舊帶去此二十餘人皆謹朴不作過望不賜罪竄除作事皆此類想作不可言得二座船不失所幸不貽念陋句數首端欲發一笑耳某再拜

與李之儀五首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卒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鬚髮已皓然然顏極丹且渥僕亦正如此各宜明當麻救海見也兒姪輩在治下頻與教督一書幸遞與某大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又

某啓契闊八年豈謂復有見日漸近中原辱書尤數亦出望外比日起居佳勝某已得舟決歸許如所教而長子邁遷檢宰潁為恨報除華遂似亦不惡近日除目時有如人所料者此後端叔必已信　矣但老境少安餘皆不足道乍熱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已決歸許下矣但須少留儀真令兒子往宜興刮制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廉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云端叔一生坎軻晚節益牢落[illegible]甚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叔靜相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恭契不罪

又

近枉叔靜奉書遠迹得達否比來尊體如何眷聚各安勝某蒙恩領真祠世間美任復有過此者乎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遂知朋友為我喜而不怪也今已到虔即往淮浙間居處多在毗陵也子由聞之歸許秉燭相對非久而[illegible]一旦便與余[illegible]萬萬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不一答非特衰病㦖懶之過實以罪戾深重不敢更以無益寒温之間玷累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承已赴潁呂休咎赴忍住朕春聚各安慶某移永州過五羊度大庾至吉㞱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挐舟相送數千里大浪中作此書上問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尚勝俗侶對梅上丈詩云耳

與馮祖仁四首

某慰疏言伏承艱疚退居久矣日月逾邁不痛理極未嘗獲陳區區少解思慕萬一實以罪廢荒人事斷絕非敢慢也比辱手疏且審孝履支持薦祇愈遠追慟何及伏冀俯禮適變寬中强食謹奉慰疏不次

又

蒙示長箋粲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仁以未拜告命不敢具啓答謝感怍不可言喻老瘁不復畴昔但偶未死爾水道間關寸進更二十餘日方至曲江首當詣宇下區區非面不既乏人寫大狀不罪手拙簡畧不次

又

昨日辱遠迂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門愛來又聞已之松楸未歆上謁領手教愧悚無地至節想惟哀思難堪奈何某日當往謁慰節辰蒙惠手遺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祠先感佩不可言也

又

兩日不果詣見伏計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盛會包子厨人一日告白朝散絶早道至不罪不罪家人輩欲遊南山祖仁若無事可能同到彼閑行否

與黃師是

行計屢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諉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毘陵矣荷憂愛至深以及之子由一書政為報此事乞蚤與達之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為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有詩録呈篇卷窓穿戶不罷階塵風葉任縱横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淋前有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與廣西憲曹司勳五首

某啓奉別忽二載轉走南北不暇將書中間□□□轉聞天門冬煎故人於我至矣日夜服食□□□□

之到惠州又遞中領手書慚愧已放不即裁謝死罪
死罪

又一 云與林天和

某啓專人辱書仰服眷厚仍審比來起居清勝至慰
至慰長子未得耗小兒數日前往河源獨幹築室極
為勞冗承惠牙蕉數品有未嘗識者幸得徧嘗感愧
不已忽忽奉謝

又

某啓數日稍清冷伏惟起居佳勝構架之勞殊少休
暇思企清論日積滯念尚冀保衛區區之至因吳子

野行附啓不宣

又

某啓專人至賜教累幅慰附周至且審比來起居佳
勝感慰兼至某得罪幾二年矣愚陋貪生輒欲望主
寬貸之慈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即日殊健也公別後微疾
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他術安寢無念神氣自
復知呂公讀華嚴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閑偶念
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嚴陳侯忠勇絕世死
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
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

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
郵白首頗有立知之蒙惠奇茗丹砂烏藥敢餌之矣
西路洞丁兄制交人而近歲綏馭少方殆不可用願
為朝廷熟講之此外惟萬萬自重

又

公勸某不作詩又却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有一二
然未嘗傳出也今錄三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千
萬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
報有永不敘復旨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子由頻
得書甚安其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見今全是一

行脚僧但喫酒肉耳此書此詩只可令之邵一閱
餘人勿視也

與晦夫 一云與趙仲脩

某啓辱答教感服風月之約敢不敬諾庾公南樓所
謂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當攜被往也

與范夢得八首

某啓一別俯仰十五年所喜君子漸用足為吾道之
慶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南遷後會無期不能無悵
惘也過楊見東平公極安行復見之矣新著必多無
緣借觀為耿耿耳乍暄惟順候自重因李子秀才行

附啓上問不宣

又

其啓辱教字起居佳勝郊外路遠不當更煩屈臨可
且寢處耳有寄以書垂諭可也界紙望示及來日自
不出只在册中靜坐恵既鳳團感意眷之厚熱甚不
謹

又

其啓辱教承台候康勝爲慰得請知幸以未謝尚未
謁見悚息悚息子功復舊物甚慰衆望來日方往浴
室也人還忽卒不宣

又

某啓不肖所得寡薄惟公愛念以道義相期眷子無
窮既承感戀不可言乍寒不審起居何否某已次陳
橋瞻望益遠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今日謁告不克往見辱教伏承文體佳勝楊君舉家
人服其藥多效亦覺其穩審然近見王定國云散安
道書云曾下硃藥數日不能食又謝之不滿意然不
知果爾否有聞不敢一一不盡

又

某啓辱手柬且審起居佳勝爲慰和篇高絶末以
者皆被光華矣幸甚幸甚舊句奇偉試當強勉繼作
忽忽不宣

又

某啓違遠二年瞻仰爲勞辱書承起居佳勝慰悳喜可
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即伏謁以
盡區區

與孫叔靜七首

昨日辱臨顧風昔之好不替有加感嘆深矣屬飲藥
汗後不可以風未即詣謝又枉使旌重增悚惕捧手

啟且審尊體佳勝旦夕造謁以究所懷

又

辱手教伏審晚來起居佳勝恵示珠攬須所未見非
獨下視沙塘笑應當一笑羊羔酒醋爲恵禮意兼厚
敬已拜賜感佩之極

又

前日辱下顧尚未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佳
勝里體尚未清快坐阻談論爲悵惘也恵示妙劑及
方獲之幸甚徒此衰疾有瘳矣

又

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佳勝感慰之極早來
風起舟不敢解故復少留因來淨慈與惠州三道人
語耳無緣重詣臨紙悵悵

又

令子重承訪及不暇往別為愧深矣珍惠萊服增感
怍也河源藤已領衰疾可恃矣

又

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
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
問至新興病亡官為藁殯録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

子蒙在里中其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
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
毀壞暴露頼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為一言
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
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又

去德彌月思仰縈懷比日履此新陽起居增勝行路
百阻至英方再宿矣少留數日乃去龍閣借舟未
知能達韶否流行坎止輒復任緣不煩深念也後會
未卜惟萬萬為國自重

答劉貢父二首

久闊暫聚復此違異悵惘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
辱書感怍無量承寄畫妍潔及問來使云尊貌比初下
車時皙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
覲慰士大夫之望未間萬萬為時自重不宣

又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望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
作久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亟揩汗顏旁觀之誚柰
何柰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失行遣罪歸答於兄清明
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効而

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
語耶

答曽子宣三首

某啓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照如一日也孤愚
寡與日覩高誼謂可永久不謂尚煩齒諭之寄逖闊
以來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履茲秋涼台候萬福欣
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
時為國自愛

又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契愛之末邊落窮荒

公嘗久外哉示喻塔記久不馳紬愧恐之極乞少寬
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宣撫赴湖某獲在錦城
知幸知幸謹奉手啓所迫不盡區區

又

某啓辱教伏審台候萬福爲慰塔記非敢怠慢蓋供職
數日職事如麻歸即爲詞頭所迫逐夜以來乃息
更後起書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
願公一笑而恕之旦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

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
云扶勞膏未知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
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
或問習南海者當由近作搜異增益此識之深攬
崩崖飛瀑逼人凜寒

與姜唐佐秀才六首

某啓特辱遠訪意既甚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愧汗
不已經宿起居佳勝長牋詞義兼美窮陋增光藉卧
不能裁答聊奉手啓

又

某啓昨日辱夜話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勝奇荔
佳惠感服至意當同發也適睡不即答悚息某頓首

又

今日霧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
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蚤來市無肉當相與啜菜
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又

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巳接有會更不敢邀請會若散
早可來啜茗否酒麴等承佳惠感愧感愧來旦飯必
知諾十月十五日白

某啓別來數辱問訊感怍至意承晏居起居佳勝
堂上嘉慶甚慰孺望也知非久適五羊益廣學問以
卒遠業區區之禱此外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從石
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惘惘因
見貳車東道下懇有一書至兒子過處從者往五羊
時爲帶去轉託何偶…達爲幸
兒子過治裝冗甚未及奉啓所借煙蘿子兩卷吳志

册會要兩問並號納

與傳緋巖秘校四首

某啓導人至承不鄙罪，厥長牋兒及援證古今淨義
其高旅讀愧感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至慰至慰字畫
海微渡屈才美然杜撰而下但能隨事史物中究研
揣，少為達也伏暑萬萬自愛不宣

又

衰病栽荅草草不訝知不久美解即獲會見至苦二
喜擁髆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馮何二士面禀亦
有錢物在一七處此不覼縷所識窮子一篋附去之

詩上不罪不罪某又上

又

某啓遠蒙惠書非眷令之厚何以及此仍審比來起
君佳勝感慰衆集老病之餘復此窮獨尚有再見之
期尚冀勉進學問以究遠業餘惟萬萬自愛不宣[illegible]

又

官事有暇得為學不輟否有可與往還者乎此間百
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如有能藥治病
者為致少許此間如茶米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
嫌念寵燚為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與林天和長官二十三首

某啓近辱手書尚兒中不果即答悚息悚息春寒想惟
中佳勝火後凡百想煩神用勤民之意計不倦也未
由扳奉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導人辱書且審起居佳勝為慰眷物益研寺寡
尋當吾想亦以兩勤懷也未由往見萬萬若若加灈
不宣

又

小兒往循已數日矣賤累閏月初可到此新居旦夕
畢工承問及感感不已領書又惠筍蕨益用愧刻聞
相度務邑果爾否

又

某啓辱手教伏承起居佳勝甚慰聽仰承問賤累正
月末已到贛上矣聞月上旬必到此也老：室勞費乃
老業也旦夕遷入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不宣[illegible]

又

花木悉成感留意惠既應陶志增漸荷某又上

又

某啓近數奉書想皆達雨後清和起居佳勝花今陰

佳士又退𣪍不傷遂成幽人之趣者聊用慰寫耳未即
而謝為愧耳其人還怨忽不宣
又
某啓昨辱詩別尤荷厚眷恨老病龍鍾果詒之嘆
負多矣辭循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志已為民雖責者
者須益進此道耳之農夫不以水旱而廢農蔬也此
外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楊梅感佩至意閑山
蠻花欲出録夢得詩云蘇致此觀也呵呵豈樂橋段

木匠清假暫歸多日不至殊煩旨麾令押去來為幸
草草奉啓不罪
又
某啓人來辱書具審比日尊體佳勝甚慰所望出巡
加減秋馬曲盡其用非樹子究心何以得此且白太
守矣乍熱萬萬以時加嗇不宣
又
某啓人來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吏民畏愛謳頌布
聞甚慰所望秩馬聊助美政萬一耳何足云乎承示
諭愧悚之至富以悉已成秋當桂觀也毒熱萬萬為

以不宣
又
某啓屢辱教承微疾已平起居清勝甚慰馳仰著雨不
常官事疲劇撫循為難惟加意節調以時休息為佳
也怱怱不宣
又
某啓多日不奉書思仰之至伏日者尊體何如惠貺荔
子柳枝郡中絶少得與郡寮同飲幸甚幸甚未由合
會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屢奉手教承起居佳勝久欠託奉有闕馳問愧企
深矣承惠龍眼牙蕉皆郡中所乏感佩之至未由瞻
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高君一卧遂化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瘴疫横流
僵仆者不可勝計奈何奈何某亦旬日之間喪兩女
使謫居牢落又有此狼狽想聞之亦為之憮然也某
再啓
又
某啓近日屢辱書伏承别後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教只

月色清絕恨不同賞想亦對景獨酌而已未即披奉
萬萬自重人還布啓不宣

又

某啓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款奉人來枉手教具審起
居佳勝至慰至慰旦夕中秋想復佳風月甚由嗜遊
增悵仰也乍凉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啓人還奉書必達即候漸凉起居佳否疊煩顧旨
感忭交深未緣面謝祗祝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秋高氣爽伏計尊候清勝公字已就想日有佳
思未緣披奉萬萬以時珍嗇不宣

又

某啓前日人回裁謝必達比日履茲薄冷起居佳否
未緣展奉但有翹想尚冀保衛區區之至不宣

又

某啓近奉狀知入山未還即日想已還治起居佳否
往來衝冒然勝遊計不為勞也未瞻奉間更乞若時
自重不宣

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示諭切累已到誠流寓中
一喜然老稚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
可以一笑蒸鬱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骨肉遠至重為左右費羊麪鱸魚已拜賜矣感怍之
至

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款奉愧仰何驟辱書承達
治清勝聞還邑以來老稚鼓舞數日間治想復清暇
矣歲莫萬萬加愛不宣

又

某啓昨日江干邂逅未盡所懷來日欲奉屈餐膳庶
少款曲闕人不獲躬詣不罪

與張朝請五首

某啓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加感服
高誼悚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來起居何如
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回望遒遠
後會無期惟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途次裁謝草
草不宣

又

海南風物與治下略相似至於食物人煙蕭條之甚

六海東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豦差人津
送拯得力感感含弟居止處若得豦成令渠獲一定
居遺物辭人而遊於獨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未
暇上狀不罪某上啓

又

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與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
具賀幅某闕人寫啓狀止用手書乞加恕也子由荷
存庇深矣不易一二言謝也新春海上嘯詠之餘有
足樂者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某再拜

又

某啓久不上狀想察其哀疚多畏非簡慢也新軍使
來捧教字且審比日起居佳勝感慰兼極某到此數
日病今幸少間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
又復悵然尚冀若時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宣

又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
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此雖島外
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怍無已

一答漢卿

某啓辱教承起居佳勝為慰知不久入城遂當一見
何幸如之地黃煎已領感怍適自局中還熱甚已猝
無奉書地黃煎豦寄患極佳薑蜜之劑甚適宜也仰
煩神用愧感不可言

謝呂龍圖三首 京師

龍圖閣老執事某西蜀之鄙人幼承家訓長知義方
粗識名教遂堅晩節兩登進士舉一中茂才科故嘗
世名公巨卿亦嘗賜其提挈之憐之意故收公舉之
於其始韓公薦之於其中今文閤下舉之於其終自
惟末學辱大賢者之知出自天幸然君子之心以公
而取士其小人之志終荷恩以歸心但惶惜何由

論報比者上以片言集字謝德於門下兩兼識之所
加意有所不能盡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宣故其見
於筆右者止此而已惟高明有以察而覽之

又

前以拙訥上塵聽覽尤方懼獲罪於門下而無從祭謝
又辱答教言辭款密禮遇優隆而褒揚之句有加於
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所措也珎函已
捧受謹藏之於家以為子孫之美觀蔀屋之龍復
生光彩陳根之朽再出英華乃陶冶接然之春育以
嫗育成就之故也擇日齋沐再詣鈴下臨紙難謝情

不能宣伏惟恕其[illegible]

又

某久以居事汩沒殊不獲覲止竊惟獲待疏絕之罪於左右不意寬仁之君察其俗狀之常情恕其簡略之小過先降書辭此加勞問拜貺之際益增厚顏旦夕諸賓次盛暑伏惟為朝廷自愛上副注倚之心下慰與人之望

與楊濟甫

為別忽已半歲傾相之懷遠而益甚即日起居何如賢眷各安不白離家至荊南數次奉書計無閒達前月半已至京一行無恙得賜月中所惠書甚慰遠意見在西岡賃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緣會見千萬珍重珍重

答王龍圖

辱簡承教履如宜新詩寵行甚幸但稱道太過非所以安不肖也餘所論謹在意

與楊濟甫 鳳翔

奉別三更歲律思泊日深即日履此新春起居多勝賢眷各佳安某前月十四日到鳳翔十五日已交割訖人事紛紛久稽裁書 想自首君罷事後來料理諸

諸管幹諸事必且濟辦某此與[illegible]歸奏書聞露氣修漸和更希珍重

與蒲誠之六首

某啓聞軒馬已至多時而性懶作書又不因便賚手簡來雖有傾渴之心然不能致一字左右也悚息悚息盛熱殊不可過承起居佳裕甚喜甚喜某此並無恙京師得信亦安但近得山南書報伯母於六月十日傾背伯父之喪未及一年而災禍仍重如此何以為心家兄惟三哥在左右大哥二哥必取次一人歸山南護扶還鄉也人生患難至有如此極者煩惱煩惱知郡事頗簡足以尋繹舊學也同僚中有可與相處而樂者否新牧守皆在此常相見恐知悉殘暑更冀順時珍重

又

近聞負秘丞言聞蒲誠之韓益州欲令誠之替某若得情因所居幸也然某盡今歲方及二年不知朝廷肯令某成資解去不若必俟三考則於誠之為太淹緩安用也何繇由時[illegible]恨不款曲今若因此得從容接奉何喜如之陳文日日見甚安

又

近遞中屢書方欲附問人來又承手教備聞起居佳勝差慰瞻望新命必已下伏增欣慶苟相知豈必為交代但奉見稍遠耳承又須歸覲奔波良不易也秋冷千萬善愛

又

聞車騎已在二曲即見風采喜慰可知冒寒行李
易久此僻左獲奉清游幸甚也

又

今日比欲更接清話少頃而人事紛紛至今不得暫息欲奔謁次聞府官盡出接張省遷須至旦出城恐誤不來走此間達

又

長安之別忽然改歲伏計履茲新春起居增慶某明日至府謁見預增欣抃然不免有少事干聒為本府帶得接新戎兵士數十人比謂到京却中途逢本官行李頗闕事欲告於貴府添差防護兩軍十餘人昨本有防護二十人為華州減却十人但只依元數亦差較也告早為擘畫兵更不往後日絕早發去也恃眷契喋喋喧瀆幸為留念

與楊濟甫

冬寒遠想起居佳勝此去替不兩月更不能歸鄉上入京去愈遠依黯近得王道矩書云朝夕一來此相看告便如遞中患一書貴知道矩幾日起發此幹告早及某只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也

與楊濟甫二首 除喪還朝

某近領臘下教累累感服者厚兼審起居佳勝某比與賤累如常令弟若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為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圃課童種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觸暖惟千萬珍重

又

遞中屢得教書知尊体佳勝貴眷人安示及發遞引目契勘得並到但鄉規書皆五六十日不獨濟甫也府推之命只是暫權發遣更月餘正官到即仍舊管官誥院也府中冗絆非拙者所樂恐知都下所須示及

與楊濟甫

近領來書喜知眠食佳安某此與賤累並安陳州舍弟亦安不煩念及久客都下桂玉所迫衣裘並竭今冬積雪四五尺僦居散陋殊無聊惟日望一差遣出去耳未由披奉千萬珍重

答宝月六師二首

久不奉書蓋冗惰知因丞未訝也史厚秀才及孫子[illegible]領來書知法体佳勝[illegible]中丞安詩補外蒙恩除[illegible]倅旦夕出京且往陳州相聚至九月初方行但遠[illegible]里易勝依顆累示及瑜隆紫衣師號近為干行[illegible]請駙馬奏瑜為海慧大師文字更句日方出園[illegible]云法界海慧照了諸相文潞公亦許奏隆紫衣[illegible]候來年遇聖節方可奏已差祠部吏人到王駙馬[illegible]計會瑜師文字纔得便入適次莫更一兩月方得[illegible]出此事自難得偶成此二事也臨行草草書不盡此懷惟千萬珍重

又

屢蒙寄紙一一愧荷駙馬都尉王晉卿畫山水寒林冠絕一時非畫工能髣髴得一古松帳子奉寄非吾兄別識不寄去也幸祕藏之亦使蜀中工者見長意思也他甚珍惜不妄與人

與大[illegible]覺禪師璉公 杭倅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為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一軸以[illegible]有所覓於夢索不欲盡談恐涉依尔以此[illegible]不欲於俗家收藏意只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覺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猶復尔也請勿復談此其比之人可令[illegible]去兵卒之類又不是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齎擎侍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忘歸舍弟今自陳州得替當授東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閑暇當錄寄也

答范夢得二首

久以事牽不遑奉書深以為愧中間安上處及遍中捧來教具審起居佳勝某旅宦粗遣春夏間殊少事近日併斧究盜賊獄訟常滿蓋新法方行故也疲苶無狀館中清佚至為偏地然知平日交游皆不在向以為樂某旬日來被差本州監試得閑二十餘日在中和堂望海樓閑坐漸覺快適有詩數首寄去以發一笑

又

久不奉書愧負不可言不審比辰起居佳否某此粗遣但親友凋落旅懷牢落尔屢得蜀公書知安[illegible]

家兄書云每去輒留食倍於我華此大率也呵呵
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
許人信否君實固甚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
無緣言面惟順時自愛

與郭功父五首

昨日承顧訪殊慰久闊經夕起居佳否某出院本欲
往見以下痢之力未果想未訝也略奉啓布謝萬一

又

元本闕四字瞻奉喜慰豈既以不出又數日卧病遂
元本闕五字起居佳否某下痢雖止尚羸苶也謹奉

啓布謝

又

兒子歸承別無可爲土物御筆一對賜墨一圭新茶
三餅皆得之大臣家其物也不罪浼瀆

又

辱訪臨感怍爾以怱遽爲恨迫行不往謝惟寬恕乍
熱爲萬留重

又

別來瞻仰無窮風雪凝寒猶著勤矣辱書承起居甚
佳爲使君即至必且暫還悵惘萬萬自重

東坡續集卷第五

書簡

與康公操都官三首

某稔聞才業之美尚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
惜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
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第
人之至此者絶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於餘
暇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
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
有企詠

又

所索詩非敢以淺陋爲辭但希世絶境衆賢所共詠
歎不敢草草爲寄也幸恕察

又

向辱教久欲裁謝值出入紛紛無定因循至今即日
履茲春和起居佳適向承寄示圖記及詩實深慰仰
此眞得賢者之樂雖鄙拙亦欲勉作歌詩庶幾附託
高人絶境以傳永久適會紛紛未暇更旬日當寄上
也

答楊君素

矣不奉書逾中領來教欣承起居佳勝眷愛各無恙
奉別忽四年海慮維絆歸計未成懷想親舊可勝泥
欲吾丈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岁媛與
行雖詒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

與楊濟甫

久不奉書亦少領來訊思念不去心不審即日起居
佳否眷愛各無恙某此安健官滿本欲還鄉又為舍
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風土事
體皆佳又得與齊州相近可以時得沿牒相見私願
甚便之但歸期又須更數年瞻望墳墓懷想親舊不

貧潸然未緣會面惟冀順候自重

與周開祖

某忝命皆出獎借壽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
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為
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
風俗既椎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
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今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
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
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與何浩然

入遞此書且喜起居佳勝寫真奇妙見者皆言十分
形神甚奪真迹非故人倍常用意何以及此感服之
至所要詩稍暇作寫去雙幅已令蜀中織造至便寄
納未即會見千萬珍重

答水陸通長老五首 密州

近過蘇台不得一見而別深為耿耿專人來辱書且
喜法履清勝某到此旬日郡微事少足養衰拙然無
中熙山水寺宇村陋僧叢野復求蘇杭湖山之遊無
復髣髴矣何日會集尉此牢落唯萬萬自重

又

三端堂詩已作了納去惡詩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
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溫柑甚奇此中未嘗識也蓋產
于雨巷不足為報但此中所有只此耳蹤君既以雪
相見路少受有書去久望來書且請附密州遞寄數
字告為速達此意

又

別後一向冗壯有踈奉問蒙辱手教愧悚良深仍審
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為慰承開堂未幾學者日增吾
師久安閑獨遊於衆意無乃少勞然以濟物為心應
不計勞逸也未緣奉謁千萬珍重入遞布謝

又

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佳然不須以物見遺也悉查入鑑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爲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爲多致此懇

又

且說與姚君勿疑訝只爲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餽他人却見怪也元伯昆仲因見各爲致懇作劄未及奉書

答陳履常二首

吳中屢得牋見時以餘棄洗濯蒙鄙別來仰佇日深

適甲首辱教及感服良辱即日發茲酷暑起居何如貴眷令子各佳勝按奏省然臨紙悵惘惟冀爲時調護

又

適承寄覬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蹈之難繼也輒和光祿庵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彼之可也所須換骨丹方謹錄呈高斎遠任早蝗飛副溯方百須紛然疲茶日俟汝遂全仰仙鉛勿往雲漢矣因風不吝誨字

答程彝仲二首

共啓奉別積年因循不修書問每以爲愧適中辱手書勞問甚厚感戢不可言也承以科詔入都踐覆之餘起居佳否老兄循道既久文行愈粹決無終否不振之理更少貶以就繩墨即當俯拾也未緣披奉冀以時自重謹因鄉人李君行奉啓布問

又

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任滿當在來歲冬杪亦無緣又見於京師矣此任滿日舍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既得遠任

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墳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念斗酒隻雞與親舊相從耳星歷別業比來更增葺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與王慶源二首

陵州逈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即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況味殊不佳退之所謂居閑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正謂此矣知叔丈年來頗蹇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健無事多子孫爲樂亦可自還何時歸休得相從田

言此心已斷矣□草橋之西前矣秋暑更冀以
珍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栽削索然貧徐公
至值歲飢人家剽劫無虛日凡督捕盜竊凡五七十人
近始肅然鬬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不
時登高西南引領即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
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
載也

答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
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
語一餉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
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感愧殊深復讀之爽然如對妙
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
臨紙悵然惟萬萬自重至游堂記即當下筆過中寄
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答富道人

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
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爲生則爲造物所
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爲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
右異日歸田却咨請感愧之至

答周開祖

適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即日遠想起居佳勝某
比無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
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
事紛紛皆不足道惟念舉迹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
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
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
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輟

武所謂老而能學惟子與袁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
圖欲尋舜本而不可得見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笑
浩然亭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亦過道
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
已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示新集閱已盡讀數篇詩詞文筆
力奇健深增歎伏世俗講師貫徹齊己詩尤多凡陋而
遇知得名赫奕如此乃知文詞辨故使此二僧爲雄
我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於理要而汨沒流俗豈亦有

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窮寞者以嘶人知而鼓
舞也但為一代之風雅而吾既承厚貺聊奉廣耳

與人

違去門下已八年愚魚暴能殆人事廢書疏缺然久漫
之罪宜在謝絕此秉柄用又不以時隨衆修賀益增
慚愧縮日復一日不知復能恕之否即日履茲寒
台候萬福某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乞
浙一郡君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為國自重

答張主簿

改歲無緣展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向日前辱

受感服眷厚不即馳答悚怍悚怍何日披奉但有馳
仰餘寒冀以時自重

與人二首

浙右之別遂不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
感慰無集比日起居何如涉海恬然繼以題擬衆論
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推故之來寧可
量

又

前日使車道由郡下雖屢接顏表殊慰瞻係之懷惟
是禮勞不暇賓深愧悚茲遣閭吏僕絆攖長皇乘

書以伸惓惓之情特蒙高明遠貺珍牘披繹數四感
仰交至初暑微熱切承鼓履之餘動止佳勝未緣會
集臨紙增悵

與府守黎希聲三首 徐州

傾向已久屢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佳勝
某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欽
齋豈勝懷仰伏惟順時為民自愛

又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即日遠想起居佳勝承朝
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滞留為萬士論未厭而鄉

閭之愿爰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人之
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去墳
墓食祿忘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擇尔
何時復得一笑為樂尚冀為時自重

又

向自蔡將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
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旦夕自汴東去愈
遠風問可勝悵然墳墓每須成敬惟增感愴堂兄欲
葬祖墳為諸房衆多某既不敢果決恐衆意難允也
乞知之

答李才元

熱甚竟不再別悵仰殊深辱教承起居佳勝寵惠竹奇筆雅製刻荷無已仁者之惠誠足慰彼黎庶然不知者以為見教以足搖之呵呵安道舍弟當具道鄙意催遠爲乞保重即復覿用以慰士望

答范蜀公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銘使者交至紛紛無暇裁謝後輒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答晁叔美二首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為喻日欲裁謝而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責也而自訟亦久矣即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勘劾相尋日俟太遣耳若得放歸過淮必遂候見未間為國自重

又

向承出按淮甸不即具賀暢諧以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司傀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比中常賦之外徵斂雜出而搉禁繁密急於兵火民既無告吏亦須仗吾兄雖然亦苦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覆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今兄佳士久淹謫君亦自知之

與蒲廷淵

河中承洛出索道之家亦當是事見貞誥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見補爲太上察上升爲仙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尔

與晁君成

若寒審尊候佳勝新文極爲精妙久不見之甚慰意莊子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古語以凝爲疑耳如易陰

疑於陽世俗不知乃改作凝不敢不告人遂草草

與范子豐六首

伏審子豐南行緣捷慶抃可量即日想已鳴騶公在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佳勝某更五七日沂汴愈遠左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膺寵

又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以明明年四月成資尚未除人託為問者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非久東南遂請愈難望矣無乃求備之過乎然亦情不可沉愛輕取也人還且略示諭

又

迨專人奉狀迨再卽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
清簡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漸起決口未
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
得否不爾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所樂更不敢有擇
也子豐能為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僕亦小
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佳勝侍郎丈必在鄉外過夏台
候必更康安某此與如栗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既

過彭城城下撤備高䕫徒已還西湖可以易守當更
理前請也會合杳未有涯萬萬自重

又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冒田子
損去八塩法更變課入不登雖閑局不免以此為累
自餘粗如常也子中子老所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
時參候北望不勝馳情

又

新珠想日長進愛婿無恙否望才人爲事待乞利市
也納銀一笏就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少錢告那出
便納上香嫁所須不可柰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問
似叔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蒙拙少訓督耳內外
想並聰淑諸郎娘各計安也

答王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上問忽辱手訊喜知卑從已達輦下
起居佳勝卽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今遂了當欣
賀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吾叔
元昆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
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儕衰老可歎至於都
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均可樂而民

間疲困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萬
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為辭至懇至
懇

與參寥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為書
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兼至三詩
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為答所要真贊尚未暇及
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為湯泉之遊甚善甚
善其間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處當以書奉約也要
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為法自重適有數客冗冗米

稍看情接少暇奉啓不盡意

與文與可三首 徐州

與可抱才不試循道弥久尚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即然廊廟間誰為郎公議者乎老兄既不計較但乍失為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見使者以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春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亦安示諭秋冬過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為與可想皆成就矣

又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藥玉船兩隻獻上恰好吻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梳作見借也

又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字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剽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尔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與鮮于子駿三首

久不奉狀方深瞻恨适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讀喜快無量即辰起居佳否公文學德履宜在朝廷久此遠外何也然閒一路當蒙被仁政不尔吏民皆在倒懸中也況鄉井墳墓在焉計居之甚以為榮幸到郡正一年諸況粗遣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己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冬[illegible]敢冀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

又

黍辱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

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又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也讀書强記能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毅史事亦貫君嘗所知之徐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若可

□□□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且夕歸南康軍待
闕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亦非私之也為時惜
才也

與何正道教授三首 一作何正通

忝命假守出於將大庇禮當詣謝以長疾疲曳不給於
力愧悚無已乍熱起居佳勝登舟適遽不果造别益
增仰戀

又

辱書承起居佳勝鄉校淹留然使徐之士子識文章
瑰瑋之氣非小補也其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愧學

友矣

又

張聖途來稍聞動止為慰退之所難乃今見之大匠
旁觀愧汗深矣行役匆匆不盡區區

與歐陽仲純五首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荼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别日嘗
賤事不克馳問懃懇不可言即日起居何如見報除
審薄信否殊不知即日從者所在徒有仰詠其旁□
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爲拙河水一至事無不□
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

□意蓋令翁所至感召此何時衍役得一笑之樂也
近詩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伯仲叔弼昆仲各計安勝楊掾行速之未及拜書乞道
下懇予由在南都時得書甚慰志彭城最處下流水患
甲於東北奏乞錢與夫為夏秋之備數章皆不報當
浙精可寒固大善不尔倉卒之間不免調急夫使河不
省錢豈不□□命乎所費愈多而為備不如先事之
精也人微言輕信命而已仲純知我之深者聊復及
之

又

去春寄舍國門屢辱臨顧喜慰無量别來逾年奔走
俗狀不曾通問瞻企徒深即日履此煩暑起居何如
眷愛各安否傳聞車馬已到宛丘相去甚近書問自
此可時相及矣千萬順時珍重

又

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海之行妻子仍
在陳學幸略與存顧

又

仲兄聞監□□事未叔鄉近託孫元忠附書

李嘿今安在因風無惜惠問宛丘誰與往還有可與
語者否

答周開祖二首 湖州

別久思渴不言可知一路俟問来耗承辱教尋慰良
深乍寒起居佳勝承脫湖比之行而得何樂清正如舍
魚而取熊掌甚可賀也甚悉命甚便其私即遂而話
此不盡懷

又

長篇奇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
故人知其懃拙必不罪也今輙和一首少謝不敏且

資一笑惠及海味珍感來人遽還未有以報但覘作
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與其猶來覺一慟
有刻石必見之更不録呈有幹一一示及乎無從近
見訪留此旬餘亦許秋涼再遊也

答呂熙道二首

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闊耳既至治下如想留朝夕継
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怱遽捨去可勝歎耶
別來方欲上問先辱手教益增悚怍比日起居何如後
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
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
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
不外

答范純夫

向者深望軒從一来而還領手示知徑赴治實增悵
惘比日起居佳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
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
以時自愛

與道甫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辭瞻格老殆冠之
令人疊疊忘倦非大手筆未易至此受教良多不敢
擅為巾笥之藏謹令人歸納文府伏乞視至乘審從
人何日成行亦頃示諭

與孫子思七首

奉別未幾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佳勝閑軒從又境即
遂披對豈勝慰喜

又

重冗有疎上謁思企之深不審起居佳否来日縱欲
趨從者同惠車議以事本欲躬詣為公擇見訪不果

垂賤臨顧

又

屢辱垂訪尚稽走謁經宿起居佳否借示諸刻一清
心目又足見雅尚之不凡也謹却馳納

又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絲經
縑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耘叟詩奈冒

又

疊辱車騎往謝甚踈惟故人深照不以為誚也經宿
尊候佳勝書四紙并藥方馳上方須面授其秘也并

硯不一一

又

近辱軒從鞾屢接奉既別思仰無窮人事紛冗未違
上問先枉寵訊伏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深仲通采知
在府中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未緣再會惟萬萬以
時自重

又

比來新詩必多無緣借觀曾勝渴仰示諭諸公及啟
不出力但恐言輕不能有益耳

與程得聖秘校二首

近當摚到郡箚公高揖歡慰可量況因累年行營未
當鄉曲榮耀足洽意快悲依甚休春風暄和奉計郎
日起居安勝御試必更在高等盤桓都下為況何如
惟順時珍愛

又

辭去秋因鄉人自高密過此託致手書不知達否奉
違累歲無緣一接談笑傾仰殊甚特中鄉人行識惟
吾兄一人其餘皆盡新後耶車馬必稍留都下因風
無惜惠問

與人

託庇隣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即日履茲
霜候起居佳勝未緣參見惟日瞻企尚冀以時珎衛
區區

與樂推官黃州

疊辱臨訪欲少欵奉多事因循繼以臥病愧負深矣
數日起居佳否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慰
此區區

答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
詳為慰無量比日尊体何如既拜賜璧新詩又獲

負日暫諸詩文耳目昡廢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
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擲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
叔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擱筆不復措辭近有李
宜寧府陽狂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
石之勢嘗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
一笑未間惟萬萬自重

答范蜀公四首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既仰新居已
成池圃勝絶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
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
傳者遂云物故以為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為一笑
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悵惘

又

蒙示諭欲為卜鄰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
旦夕聞道又況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
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荊渚買
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尚有少房緡若果許
為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
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目益明此大慶也某
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與

…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諭燒藥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
前見佛国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
不敢不對以方寸仁義以為城池操詩書以為干櫓
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国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
所在願公宴坐静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
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
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斂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
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又

顛仆罪矣世所鄙遠而丈丈獨收録欲令撰先府君
墓碑至為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
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
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為子
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
之至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為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往還斷盡
遠承不遺尺書見及感佩殊深比日法體佳勝

新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
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
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見議
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答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絶故人不遺兩辱手書
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既闇僞照物不明
陷於吏議愧我道友防撃聖恩寬大不即誅殛想亦
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廪既絶因而布衣蔬食於
窮苦寂澹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晩節微福兩

書開諭周至常置座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答道源秘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奇拙
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為意者誰肯辱與
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
言遠想即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即答計已罹
罪左右然惟故是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
中實無他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萬懷處
之無適而不可今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
忽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與王慶源

窮遠以來日欲作書為問舊既懶惰加以閑廢百事
不舉但愁悴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其幼累
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
亦不復覺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
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
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
免憂近文郎行寄紙筆與叢郎到甚速也未緣會面
惟萬萬自愛

答李寺丞二首

久別渴詠遥守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謫
居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況於他人君獨收卹有
加乎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頹靡也未緣會見萬萬
以時自愛

又

遠蒙分輟清俸二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
也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未春即納上
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匹如當初不及
第即諸事易了苟處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與陳季常九首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塢上[illegible]蔚廻照屏留來相賀
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以藥食[illegible]非鍼去之恐作[illegible]
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illegible]如其言待
餘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illegible]愛之深至仍留此
來起居佳安曾青老翁根傳[illegible]皆已領一一感[illegible]
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新水[illegible]
乃尔秀遂耶龐[illegible]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
爾雅謂一卷而多名也見劉頌具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
云四月中乃到此想李常亦未遂此行當與之偕往
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遣賫家傳去別細奉書

又

紫炭已領感怍感怍東坡昨日立木殊曉曉也

又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篇[illegible]
證成仙果甚善甚善也某雖竊食靈芝而君為[illegible]
藥力終在君前除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所流
言以謂平人不得照所撰也縣弦之日請一書示諭
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此日起居佳否何日決可一游
郡城企望日深矣[illegible]錐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
可畏須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

承問萬萬以時自重

又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李常為帶
來李常未嘗為[illegible]屢令乃特欲為我入州用宰[illegible]
大夫聞之從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illegible]
雅[illegible]但不惜不須更為恨也

又

鄭廻捻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illegible]
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illegible]
山寺勝殆過於所[illegible]因獨以坐無狂[illegible]為深憾耳呵
呵示諭武昌田曲豈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
還人諸物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illegible]
秋末相見必得拜[illegible]也近得李長吉二詩錄去李[illegible]
之目疾必已差茂[illegible]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illegible]時
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illegible]可營為然減半費此真上策[illegible]
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擅去安置所[illegible]
居於別路傳聞京[illegible]即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illegible]
言何所不至若大[illegible]師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illegible]

以緣慮之仍且容之以為上

又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佳勝新[illegible]工
甚慰想望數日得王君字韻詩茫然不知所謂[illegible]
何等語也老媳婦之一絕乞秀英君大為愧悚[illegible]
醉時是醒時語也參寥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illegible]
語猶且收執庶幾萬一莫更要寫本記否呵呵細[illegible]
云某奉謝者不知待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辨之
語亦錄人見但有本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本欲
與寫云文武宗家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

何名為謝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咎取妙日夜期李
常入州但可惜公輩將至若不爭數日而吾三人者
不一相聚劇飲數日為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
回可見其的若不來續以書布聞參寥且更留作幾
日日近新闕甚多篇篇皆奇遲公來此口以傳授餘
惟萬萬自愛

又

疊辱來貺且喜道體已全痊復然不復[illegible]
公何也公之參寥以歲有成績今又示病疥雖使
皐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illegible]生正如小子之圜斧尤可

謂害脾法師鵝鵝禪至通氣毬黃門妾也至禱

又

孫巨源之姪甚佳士無甚仰審德云當去請見某告
以季常不喜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果揭奉謁[illegible]
以自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illegible]
已附去西方多事此君卻了得其遂奮起否[illegible]
二錢相州取勘他稱病乞不下獄不知為何事[illegible]
憂之公問其詳否又報舒亶乞郡間知之

答吳子野四首

濟南境上為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

道也某凡百不怨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來至
黃巳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宿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
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
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邮之深故詳言之何時
會合臨紙惘惘

又

承三年廬墓終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法[illegible]
第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
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尔奇逸耶僕所恨
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

守固不佳得蒼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珎感處宜講
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
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
懇

又

寄惠達若數品皆佳絶彼土自難得更蒙饋惠慚愧
慚悚沙魚赤鯉皆珎物感怍不可言扶易膏不詳其
爲何物然跳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告幸詳以示諭也近
有李明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稍求得一橫
卷 長可用木床繞身附来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
爲回信輙𧗠之至冗子無恙承問及

又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
爲潸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
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即是風濤掀天對岸即武昌
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即
可相見也

與李公擇二首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
尒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
眞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
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
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
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惆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
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尒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
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
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
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
輙以狂言廣兄之意尒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
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
豈發此者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答湖守刀景純二首

因循不奉書不覺歲月乃尒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
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吴
興風物夢想見之嘯詠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遙鬱
然足慰所望吉要瞻萬萬自重

又

舊詩過煩鐫刻及墨竹橋字并蒙寄惠感愧無集吴

巽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玷累溪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録呈爲一笑耘老病而貧必賜清顧幸甚

荅蘇子平先輩二首

遠別滋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荅知罪知罪遠煩專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佳安感慰殊甚書詞華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九百粗遣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時浮念雜好掃地盡矣何時會合慰此惘惘

又

遠煩遣僕手書足矣更蒙厚惠足下困約中何力致此愧灼不可言已一一依数領訖感怍而已兒子令往荆南幹少事未還還即令荅教也所要先丈哀詞去歳因夢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相知者見若入石則切不可也至懇至懇

與蔡景繁十四首 黄州

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仁人矜閔曲賜記録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不可言也比日履茲[illegible]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illegible]臨書依惘尚冀以時保練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卧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謂是譴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遊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望前塵惟萬萬爲時自重

又

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遞一見慰幸多矣衙陛薄寒起居何如區區之素鄙被留院

又

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聊即面呈

又

還闕數日懷戀不去心切惟頤愛之厚想時亦反顧也比來跋履之勞起居何如某恭庇如昨廑公能復來當在明年秋矣某杜門謝客以寂默為樂耳乍遠萬乞為國保重

又

允百如嘗丞撥杜門辟謝雖妻子無敘見況他人也然雲毅小詩者近輛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恵及人參感感濟上奇翫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甚奇壯羨恨不一往也公常往否大篇或可遐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又

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晏我夫化去人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感歎世故也少張從步奔喪死之日囊無一錢殆無以斂其家貧云無寸攏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對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爲一言否輛此僭言不深道否

又

特承寄恵奇篇太讀驚嘆其李白自言名奇俊語絡繹聞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筒中爲不肖光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疏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爲報冬至後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深美公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歎春間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乘事而聞近見一借其與其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又

承愛女繼疾今必已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其可支之狀而無聊甚矣然杲幻畔意況亦可想聞遠處歡從聚樂遊不廢山臨海石室佳妙論不盡嘗與有泰一游時宣和知泰好然窒中行渡泰湖淵源然水車鐵馬茫茫游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慕羨游此當有新篇若雨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忽復中夏永日杜門無如思渴御何不留候移熱起居何似聞雖書言扇比已絕筆昨日忽欲數閑醉書正如公傳舍中見飲時狀也不學光書畫十年時遍草亦廢略大不佳真壞卻也適會人便寄去爲一笑耳

又

蒙惠新令李顥到未幾其言語與之語格韻殊高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名從吏傳章如此入殆難得公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紓蒙德殊多小詩五絶乞不示人

又

屢辱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遠棄左右切惟悲悼

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愛者人如錯踈油賊
手解當尚為沾染若又□□尋繹便纏繞人矣臨□
頼公深照一付紙摩挲周全處置為佳也分身久在
紙末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去書驚問其病猶
不恆況謗傳聊與由面談為耿耿耳丁時當從□記
未聞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然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紙
分其□在者足明夏要甚洽約舉非貢□見因比頗知衛生
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此盡矣公比來諸況何如□
刪之來不少勞乎思為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
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輩以仰
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西閣留□吾今請見
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識取錄之異日或□□用也公許
家石硯若有餘者可輟即付徐□也

與吳子野二首

少時在兩府常又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衛仰
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感嘆不已辱詩□□殊不盡

欸□意數日起居佳否以拙疾畏風不果□謁解去
漸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今十秀才辱長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凜然欽味不
已老拙何以為謝但有愧負

與錢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速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侍奉
少暇起居何如某凡百如舊何者以公擇在舒時蒙
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檻泉之遊宛在目前
聞洞泱陽武歷下得無有最日少患乎得暇道數字
慰此寂獨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

羅薇居君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比日
作□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追
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
雅稍趣近道庶幾杳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
聚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略之也
又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略為道意無緣面言臨紙
悶悶

又

向示非國語論都是忘素不然之但未暇為書爾所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爾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罪至於時令斷刑與封建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論之消詳今見追粗陳其略須見乃盡言然于學達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又

所示徐君為朝中知之者亦衆不肖固嘗愛仰然老朽無狀豈能為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掛一名以獎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所示亦當在心有間焉固當以此告也

又

曩併臨領感怍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人偉蹟固後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上說已一再讀矣不獨歎文辭之美亦以見有識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半年可必也曾過江遊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兄弟為致意近有書以達之矣

與徐司封

適辱專騎寵存感怍無窮晚來尊體佳勝某與陳君累出至安國遂覺抵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與盛集可否無狀愆負多矣罪甚

答湖守滕達道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秦請來稍獲閑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荊楚足使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

答陳季常三首

僕馬鋪行奉書未達間領來誨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吾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至自割瘦脛以啖我可謂不矣然以化不為鷺為鶩者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飢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亦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撫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間萬萬自重 [illegible]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為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

不悉此書到日已在道矣致不覼縷

又

昔中興辱手示并惠果實感愧抑極酒隱堂詩當脩中抄又敢草草作公是大撻兹豈復持擬也一笑

與錢世雄

久不奉書蓋無便亦懶怠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何如某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普及濟衆散等尾必達也吳江宦況如何僚有佳士否書此蘭亭以後舊否旅寓不覺歲復盡矣上父老盃可樂但終未有少用生事漂浮無根爾以弟明年二月赴任與人

口漸必當稍息有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便往三衢奉啓

答任德翁

自蒲芝行後一向冗懶不作書子妹來領手教感愧無量仍審尊體佳勝為慰比仲宥提關之欣快起我衰病矣當遂冠天下士蔡州未足云也陳季常近又得動止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亡矣此間凡事可問小大更不覼縷未期會晤萬萬自愛

與周主簿

羅嚴衆不治辱臨顧增愧汗也曉來起居佳勝甚慰誥諭中褐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與知郡朝散

前日辱降屈業已不出無緣造謝信宿尊體萬福筠州茶芽少許謾納上并利心肺藥方拜呈范醫昨呼與語本學之外又通星曆甚可佳也

與文郎

不審荼毒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晦朔追慕無窮柰何柰何中前人還辱書重增哽噎吾親孝誠深篤兼不少節哀摧惟意所及不以後事為念何以仰慰堂上之心惟萬萬寬中強食

與楊元素八首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即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履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內外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略道所以然者未間伏惟為時自重

又

涉暑疲劇書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手諭承小疾蓋去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加保嗇伺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怱怱別去至今不
足示諭田事方要見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
某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便者事也之東
三百石者便為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拓
近有一莊大佳[illegible]亦閑與問看今日章質夫之
子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乞與留下
果蒙公見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為蒼生復起當
却為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守到發
冗甚不一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為留念兼令幹人久遠幹之幸甚
幸甚某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煩
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開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
作書為謝適陳甚非久別附問且乞道區區天齊彭
寺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啓敢乞致下懇

又

適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為慰某凡百如舊近又
大霈庶得歸農乎公决起與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
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illegible]行盡伏冀順時為
人自重

筆凍偶不[illegible]一子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
去幾里[illegible]書須半月乃至也奇方承錄示感戴
不可言[illegible]秘也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草
由子足廣[illegible]以為閑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
之但編知[illegible]令各記所聞即所載日益廣矣輙獻
三事更乞一校梓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illegible]一小園手種菜果以自娛陳季常者近
在州界[illegible]里住時復往來伯誠親弟近問之云
不曾參拜其人甚奇偉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識之必無遺策小子
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替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
習達矣胡田近佃後買所謂抱橋瀑浴把纜放船也
呵呵凡事既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復問某
也尚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未便附去見陳季
常憶云京師見任郎中[illegible]之子欲賣荊南頭湖莊
子[illegible]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
可遊選還[illegible]信否又見樂宜德言此田甚好[illegible]

詩章告為問看影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托他也虎
亂尊所召荊不了也

答上官長官二首

辱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冊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於
觀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用思深妙
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
淺拙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緣舉而獲此三
貺幸甚幸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顧視索
然無以為報但藏之巾笥永以為好而已適病中人
還草率

又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
教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
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
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略
寫其彷彿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
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況得
託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躓之甚出
口落筆為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
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
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即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為人所
憎當為公作耳千萬哀察

與蔡景繁

日日望歸今日得次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嘗
東坡荒廢春薪斷炊餅餓已入末限閔此當長
老兄別後想健某一二七日來苦痰嗽殊甚
殆廢剝判樂事今漸住近日窮城矢火殘湯子心
雪堂亦危潘家皆欲避堂中飛焰已燎簷大幸而免

一二兩紙照慰而栖亦吐芽矣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年餘深相念不去心邁自北還得
書及見數詩甚喜甚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
念忽忽如何可言不知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
明叔祖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
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已無
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滄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
耳念此不可不加意笑白會合千萬自愛

與湖倅正

千乘姪屢言大錯公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
錢使欲老弟[illegible]畢竟亦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
可不及今[illegible]之後決不能食淡衣麤杜門絕
客貧親知[illegible]千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
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
弟近年視之不啻糞土也縱不畏言為然且看公
亡甥面少留意也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
似一入來寄家[illegible]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

淮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遊宦皆
便也弟亦欲如是[illegible]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
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卿居[illegible]可作此策否
又只恐亦不忍與二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
以時自娛世事[illegible]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
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
木虫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況得應
舉時見兄能謳歌[illegible]妙字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作
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illegible]一
盃呵呵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illegible]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
之東坡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為
一笑為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
諸親知書各為致下懇[illegible]三兒在東坡安下依舊以
虎風節愈堅師授甚兩小兒極嚴嘗親自煮猪頭灌
血睛作姜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
諸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
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
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將希[illegible]及第啟一
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問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
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
一日每見一郎報須数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
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況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
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
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
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
今酸辛其家亦安否人還詳示数字餘惟萬萬保愛

答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諭也自惟潦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況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遠枉音問推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患縣補劓特有良藥乎未脫羅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塵恩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答寶月大師三首

近遞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可量慶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

遠書早寄又悟清日夜誦讚遂與作得寄去架羅嚴即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千滕元發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經碑一行及撰人寫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瀆餘惟萬萬保練適冗中清師行奉啓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即詳也淨衍又游櫨練事多能可

生詩肯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奕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履尚可放浪於峨嵋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為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以此不覼縷

又

有吳道子繪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為作記并來的便附去可裝在版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吾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答趙昶晦之四首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覩知書問動盈篋笥而懶不答巻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關易疏風土雜語習而與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但恨愚懵何時復得攀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討貴郡亦非静簡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朋署必欲郡縣荒服就教必先正是添一贓何也守倪餉中原無復守歲況其不然可愛惡未易言也履險涉難可以濟者其惟通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諭廖悉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麋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發齋閤不鄙兒府廢既美風土又少訟訟簡游年歲又復何求世亦甚樂此安之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又

久不奉書慵懶之過逐辱信使慚悚交深承被命尋任遠跋不足久留此耆者被彼人受賜多矣聽之風績素聞於有交章付聞進擢以為交遊故人光寵

與蹇序辰四首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歎耶子田在部下甚幸但去留不遠耳仍有一書及少信煩從史甚不當爾詩恭必不深責季常可親之一起深欲圖並見坐處也一噱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忽欲上馬赴約忽兒婦眩倒不知人者久之故遂不至今雖稍愈尚昏昏也小兒並未更事義不可捨之遠去然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也然負愧深矣今從還一書何如旬日處之人往往一見

謂必得之乃頑鈍醫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尚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不可言衛洪薄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illegible]闊之末亦切以為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旦夕欲遂一見惟冀順候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人常厭於安佚而達於憂患命深照此理況美才令聞豈久棄者耶

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黄州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悲之故人僚吏[illegible]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動[illegible]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illegible]無量昨遠辱書問[illegible]使欲裁謝而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病[illegible]拒手數吾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罷廢屏居交游皆隔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恩而已孰能如公遠[illegible]致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有出不可復挽矣期於不

後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佳勝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諭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憐察示諭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學心耳有廬山僧聞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佇過中辱書此人回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告去甚忙故未果且為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俗

異也可畏劉宗古近過此甚安健絶無遷謫意江親亦可與言

與徐得之十首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雪堂所需字詩欵曲為之此與國書可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悰悵然晩來起居佳勝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十一郎昆仲不及再別惟節哀慎重為禱并[illegible]

觀途中不復[illegible]留凡事稟請大阮為佳乃忽[illegible]少

又

昨日已別情悰悵然辱教喜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涉水恐[illegible]極穩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閉戶擁衾[illegible]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流年相從情均骨肉作此遠別悵戀可知辱書承起居極勝為慰來日離此水甚惶遽不知[illegible]得十五日上否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於為[illegible]修業萬自重

又

小兒從蒙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叨恩叨恩公不能無愧更為多致謝懇也

又

泛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之重感慰何極經宿起居何如郡中雖留數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候館舍遽爾遠別可量悵惘

又

得之晩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為賀所用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以太早計然[illegible]

聞便自見其成立但催迫甚簡日益深惻閔悉行之
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關人抱孫兒深為不皇呵呵

又

別後所辱手教一一皆領早遲信便不克裁謝甚浣
君也再到舊遊不見故人深為悵惘然舊又客年達
得遂歸計也比日已還侍下起居佳勝會合何時臨
書悵然
定省之暇稍葺開軒簞瓢雖乘有以自娛想無所慕
於外也閭中多異人隱居釣得之不為簪組所縻倘

待見斯人乎僕甚衰老強須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
惠問

答程壽仲推官二首

闊別來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兄不
忘疇昔時枉遠書感怍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
又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
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
友之望

又

兵與幼累皆安子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

公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
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
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飢
萬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答君瑞殿直

未嘗一日閑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悚[illegible]
佳勝為慰君獻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
惟萬萬自重

與景倩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佳勝奉食已本欲[illegible]

遠陳季常來故且已[illegible]惟公高誼可能只令
否禮不當爾意公恕我於禮分外也

與趙仲修二首

瘡病不往見而仁人致舊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
涼切惟起居佳勝旦夕當披謁以謝

又

公清貧更煩惠此[illegible]已拜賜惟念我有[illegible]
公亦乃無決留食耶一咏

與人二首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具審佳勝[illegible]

之喜慰幸甚病中裁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未已鍾乳丸更求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飰筍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名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道媼對啜也

與何聖可

辱示來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

其萬一結髮求道萬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耶感歎於此不得一望其履幕悵歎不已久廢筆硯無以發此嘉貺益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甚精當初不及此辱賜多矣輒拜呈方丈銘一首更告出示詳看唐彥猷退處亦有一贊并為看過因家兄會寄行李啓半醉中書字不謹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即日遠想起居安穩兒從大遠謫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瘴有寒千萬為法自重不宜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

答開元明座主二首

久別思企不忘辱書具審法履安勝為慰賢上人前年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橋用工初不成裂云何一水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肖窮寒之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愛

又

開元大殿非吾師學行人神嚮應安能便成可喜可喜此書附聖傳塗中步不封勿訝勿訝

與無擇老師

吾師要寫大字特為飲酒數杯只用尋常小筆作二額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兩旁刻年月日及官位姓名字小不稱大伽藍示及大筆皆市人用者不可使也惠及奇荈感服之至

與清隱老師二首

黃長生人來辱書承起居佳勝為慰示及黃君佳篇及山中圖刻欲令有所紀述結緣淨境此宿所願也

但多病久廢筆硯里中故人屢有求詩文者皆未能
副其請也千萬勿訝

文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
得脫纓絆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與人

辱書承起居清勝奇墨吾儕共寶併蒙輟惠慚悚之
甚敬佩厚意也

與金山佛印禪師 離黃州

辱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仰見約遊山固所願也
方迫往錦州未即走見還日如約怱怱布謝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
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
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
沿流入淮泝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
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
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悵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
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三兩日間特一見訪乎至
望至望元弼藥備望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達

罷更煩差人得否

東坡續集卷第五

東坡續集卷第六

書簡

與楊元素二首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人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詠之樂數日来人皆云公移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役遂濶矣某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裝舟行自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紆繞遠然久困資用殆盡决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别惟望順時為國自重

又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爲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爲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留出獄至其下石佛山亦作懺

與胡道士

昨日起離中途遇風吹往北岸幾葬魚腹知之二詩録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適至他州貴知達玉芝等守護無爲有力者所取除惟保愛

與人

久不奉書益承枉教字慰感良深比日起居佳勝洪郡務簡儒師清閑於此相從豈非甚幸區區非面莫究令兄不敢别狀乞道懇

與佛印禪師三首

專人来辱書累幅勞問备至感怍不已臘雪應時山中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陪謦欬但深馳仰

又

辱惠髙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爲愧耳重承人船相送益用感怍别来法體何如後會不遠萬萬保練

又

專人来復書教并偈捧讀慰喜且審比日法體安穩幸甚幸甚今聞秀老赴召爲足望公来是蓋如何如何其方議買劉氏田成否未可知須更留數日蔣家入山决矣殤子之戚亦不復經營惟感覺老憂愛之深也大匠已去知之

荅貫耘老四首

久不奉書尚蒙記録遂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感慰無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

趣也嘶謔不羨殊示數輩何也貧困詩人之常窮苦
日昔當是爲雙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其幾步加
自耳餘如故未發程見萬萬自愛

又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
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户
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留
召未送相子來揚州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扇子破巨
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没興底張鏑相
公先時且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若杜云張公
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滕縮也有滑稽之
天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入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
飲一盃醺然徑醉念賢處士當甚無以慰其意乃爲
作行草數紙每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
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五斗終君
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俟有業此學者亦□

長以付之也

與子之姪

必欲如近年泗州得壽善知安樂房看手孫各無恙
秋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
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
還鄉否收舟行幾一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
老而考氣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只在南都與行
來到長葬却老姊二姪子如田并任二十來日却來與
近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猶甚欲一往見侍正
日惟霜露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
者非面不盡也不悼數合之遠也冥暖不乏惟萬萬
自愛

與滕達明

别來思念不去心逆想起居佳安眷各無恙不見
黃榜未敢馳賀想必高捷也某兩曾奉書達否嵗豪
累坡笑語覺後悵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居
彼遂爲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援發此書不復覼縷
惟千萬保愛

與開元明師五首

蒙别累年毎切懷想上遠信不忘遠人忽書具知法體

安穩感慰無集咫尺無由往見萬萬自愛

又

石濟之壞每爲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
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尚未有涯但勿廢此志
歲豐人紓會當成耳僕已得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即
還南也知之

又

中前經過幸陪淸論深欲還日再上謁以數相從
在獨賢且自德安徑赴之遂成食言悚息不已此留
法體何如拙詩一首聊以記一時之事耳不須示人

劫說坊祝

又

久彼一見甚以爲慰泥雨遠煩簡餉不克款語但有
感愧乍遠千萬保愛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
六軸見授云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此罕之香燈
供養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宜此羅
漢與緣在彼謹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答王定國三首

頌意甚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濱猶舟咫尺
蕉思寂落可想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則水擇
近在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
楊州之美鎮意茂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
懷至願何不如彼此省事之爲愈也

又

樂章之淸雖惡縷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
寧而作也其熟坦然無疑雞鴨魚蒜遇著更喫先生
病死符司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嘗云定國瞻
烟寒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若人知道

則不知爾頑愚即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
不自與公家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
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釁衆欲置之死而先
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歸耕沒齒
而已矣

又

近絶少過臨賓客知其衰鈍不能與人爲輕重見顧
者漸少殊覺有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
家囑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
正知作詩高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慮致受嗤於世

以詩隨正對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答□□□老三首

前日瞻問一見新得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象古
藤新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然死傳之諸祖何不自
家留讀既已固持報當進化可可

又

疊辱詩教且審法體佳勝扇子妙句開發良多本欲
攀和恐久立大衆可可

答楊元素 登州

專人至辱長牋爲貺並以意兩過契故不暇乃爾見諫
慊慊慊慊比日起居何如登州謝事未上不能致啓
聿近所得墨甚也求由合拜千萬頓時保愛人還
適在本州道中艱謝不如禮

答楊康功

兩日大風孤舟跋浪中但閉戶擁衾瞑目塊坐
耳楊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
道士石詩并錄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
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
戲爲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也

答姚秀才三首

近蘇首辱所訪到官又枉教字皆未克陳謝又煩專
使惠問勤厚如此可見感愧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詩
編石刻良爲珍玩以見好事之深篤也溽暑未解萬
萬以時保練

又

近專人還奉書必達入秋差涼體中佳否咫尺披奉
無由尚冀保練慰此想念

又

昨意及千字行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
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況復收耶謹附
封納不訝

答王慶源二首 登州還朝

近辱書并寄新詩伏承頓感慰不已爲多事未及繼和
不審比來尊體何如貢卷各均安某凡百如昨夢想
歸路如獲人之不忘也溽暑向隆寓乞以時保重

又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踔矣五五哥五七
哥又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
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
夏間常有海市狀如雲霧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

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為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見中未及答因見乞送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幹乞示下

答潘彥明二首

一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佳勝甚慰思企到郡席不暖復蒙詔追勉強奔走愧歎不已緬懷舊游殆不勝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古言令兄亦蒙惠書見甚未及答且伸意敦甫興宗公願各為致區區餘惟萬萬自重

又

少事奉鬧吳待制謫居於彼想不免牢落望諸君一往見之諸事與照管某向者流落非諸君相伴何以度日雪堂如要假息且與打撲相伴使忘遷謫之意亦諸君風義也不罪不罪

與子安兄二首

拜違十八年終未有省侍之期歲行盡但有懷仰即日履茲寒凝尊體康勝姪男女各長成東塋每煩照管感涕不可言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力辭免年歲間當請一鄉郡歸去漸謀退省且未即瞻奉萬乞以時自重

又

子由亦有司諫之命想不久到京東塋芟松甚煩照管如更合芟間告兄與楊五哥略往覷當分明點數根椏交付佃戶免致辦使偷斫也不然與出榜立賞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阿滕半斤臘餅粿青州貢棗五斤充信而已京師有幹乞示及

與潘彥明四首

辱書喜承起居佳勝眷聚各佳某老病還朝不為久計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棲㵎亂故人旬日而去言之悵然大熱千萬保愛

又

久不聞問方增渴仰忽領手字方知丈丈傾逝聞之悲怛不可言比日追慕之餘孝履且支持否某衰病懷歸夢想江上又聞眷舊凋零可勝悽惻末由往慰惟與節哀自重以畢後事

又

東坡甚煩葺治乳媼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計安寶兒相見頗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滔亦果如意否鶴氏幽亭曾與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圖示及當為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

偌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灾患且喜無事風顛不少
減否何薨必安竹圃復增葺否以上諸人各爲再三
申意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
茀於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頗徧致此意

又

近附黄兵書必達比日孝履何如劉全父来頗聞[illegible]
止殊慰想念京塵衮衮無佳思緬懷昔遊悵惘而已
呂言叉諸故人皆未及書必察其少暇仲意仲㦲乍
喧千萬節哀自重

與王彦源二首

久不奉状愧仰增積即日遠想起居佳勝叔文縣從
歸紳故懷田里絶人遠矣其罪廢流落今復强頗同
行有愧而已若聖恩隣其老鈍年歳間乞與一郷郡
歸陪杖屨復講昔日江上携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
携脚相送先發遣酒生歸瑞草橋於義倫矣記得否
呵呵何幸如之未間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又

遠沭寄示老手高風詠歎不已甚欲和謝公私紛紛
少暇竟未果悚悚七八兩秀才各計安爲學想日益
早畬場屋慰覯意也知宅臨甚可日與蔡子華楊君

素聚會每念此即致仕之興愈濃也示及要畫酒後
信手豈能復佳寄一扇一小軸去作笑耳

答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徑術荒澁無與鋤治忽領手教累幅
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
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何
可言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
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悵斷苦寒爲衆自重

與王文甫

多時不奉書思仰不去心比日履茲酷暑體中佳勝

數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乏力而潘二丈諫行略奉此
數字殊不盡意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
間幷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爲入石安
溪亦佳不然寫放壁中可也

與運判應之

多日不接奉渴仰殊深大熱伏想起居佳勝承旦夕
啓行無緣往別卿罕何幸被豢豈矛之政但聲著遠
去有識所歎也衡犯酷暑千萬自愛

與范子功二首

遠閲歳久書問不継自咎之深殆無所[illegible]

雅度有以容之比日竊計燕之暇台候萬福某象
庇粗遣騷遽過分倚負無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
幸甚熱伏冀順時爲國自重

又

久疎上問愧仰曾劉承軒旆將至起居佳勝欣慰不
已暫還舊席贊衛柄用興議所屬小子得以託餘光
尤爲厚幸區區即遂面究

與知縣 十首

紛冗久疎上問厚書感愧比日履茲春溫起居何如
未由展奉徒深渴仰尚冀保練以慰區區

又

近屢厚書數載謝但苦冗中不盡意耳比日起居何
如惠笋已拜賜新奇之味遠能分惠感愧無已

又

頻示誨感服勤眷乍 伏計尊體佳勝前去當入府
果乍否

又

近者疊辱臨訪紛冗々不盡所懷任手數日省起居
佳勝感慰兼集何日復入城得以歡聚未間萬萬自重

又

近辱回敎感慰深矣比日復熱伏揣起居清勝咫尺
莫由會遇引領來塵庶幾少盡區區未間萬萬自重

又

人來辱手敎承比日起居佳勝思企高義未緣款奉
臨思張惘示諭書辭甚石固佳但日昏罷倦每書退
寫十字輒意闌思乏又闕暇耳毒熱萬萬以時自重

又

近日雖獲一再見終不盡區區厚書告別又不即截
答何童愧悚當昔稍涼起居勝常景物漸嘉邑事多
暇想有以爲樂此外萬萬自重

又

累辱手敎感慰無集邑事清簡起居勝常小兒蒙下
鄉外荷德殊深矣未由接奉千萬以時自重

又

兒子遂獲託庇新幸魯鈍多不及事悚痛與督勵之
切祝切祝晉鄉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入世
何者非夢耶亦未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耳
有過人能如是耶

又

昨日辱示佳篇詞韻奇絶非此句無以發揚醉翁也

微冷起居佳否二呵納上

與人二首

辱教伏承尊體康勝恭以拘文不克造請初不知微恙今聞已安愈甚慰馳仰然猶加保愛也

又

違闊忽復周歲思仰日深衛涉薄冷起居清勝默獲贍奉下情欣躍區區併遂面盡

與張正己

特承訪別愧企良深晴寒起居佳勝賓月書信并念二姪一書煩達者附行不許不許正寒衛冒千萬加愛

答李方叔 附狀

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丰容偉狀甚可貴也有文如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爾照察幸甚

答毛滂

再辱示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勝見論某何敢當徐思之當不爾非之下相期之遠宗安得聞此言感愧深矣體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與王鞏源三首

久不上狀愧仰增積即日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恭進職壯年皆出契在目頃流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履爲江路藉草之遊夢想見之今日國恩深重憂責殊大報塞愈難退居何日西望悵悵殆不勝懷想衆文與丈人及諸姪歲時相過樂不可名雖清貧難遣然煞波之餘必及偶應不甚寂寞也歲晚善寒必乞保重

又

近奉慰疏必達比日尊體何如某與幼弱凡百粗遣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惜以時自娛爲上策也某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爲江邊携壺藉草之遊樂如之何

又

向要紅帶今寄一條去卻是小兒子輩閑剪要此頗盡功台當釘造不知稱尊意否拙詩一首并黃秦二君皆當今以詩文名世者各賦一首寫作黃素經一卷與托孫子發宣德寄上京師有所須但請示及

答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父留輦下如在桃□豈復佳思也人情

責望百端兼乘病不能應副動是罪尤故人知我想

復見諒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揮理氣節比來加

進否世間關身事待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與茲蜀公六首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也

故堅卧莫致有識悵惘然孫風凜然足以下激頹靡

雖非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

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爲萬爲國

自重

又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

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晩當乞一郡以自效

或得過謁少聞緒論大幸也始者竊意丈丈絕慕軒

冕然猶當强到闕一見闕重今乃確然知此殊乖素望

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區

又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燕處怡然風亮節久

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欽歎贊起以慰二聖

之望儲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

可爲後世法矣守所康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區

區萬一

又

今晩忽得報承子典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

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嘆惜

而況姻戚之厚悲悼可量丈丈高年罹此苦毒有識

愛戀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爲朝廷下

爲子孫親友自重不勝惓惓

又

近者子典嫂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下

二子甚奇充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丈

意幸以此自遣

又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

書懷愴

與楊元素二首

向馳賀緘及因李教授行附問各已達否比日稍茲

微涼台候何似甚家庇粗遣如聞公欲一謁元老果

否不若遂遊廬阜況職當按行他日世事一復奉咏

欲爲此行豈可得哉餘惟爲萬爲人自重

又

某近數章請郡未夕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畧蓋爲嘉謙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利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溫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丧符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討安

與張太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

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偽德音類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變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優供職明日皆當見之不敢無詞然若復仲前請爾家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爲察之稱後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與李端伯寶文三首

旧附啓河朔尔後紛紛不復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撫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鎮撫深得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笑談容卒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來階宿客之家位深想望舍弟

鎖宿殿廬未及奉狀

又

張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術已而爲醫有過人者當病通變而性極孝悉欲知之某寵祿過分碌碌無補久以爲愧近屢請郡未獲若得歸掃墳墓遂得瞻見豈勝願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爾冗中不盡區區

又

邑子乘來稽閭縣之政西南奉綵不文賜多矣幸甚幸甚小姪千之初官得在麾下相公教誨或

能世曾拜聞君士程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知曾見否

答呂元鈞三首

齋居發倦局中不即答悚息悚息熱甚佳安否暑術何不少待秋涼必此意不欲附去恐損其人之高邵紛紛之議未聞其詳可否示諭餘俟朝中可既

又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亦稍大夫相顧避罪而

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閔閔然而已非久秀
常人行當盡區區
又
慶與令子語欽愛才美但尚屈太官未厭公論耳季
常近得書亦見黃州人言體氣頗安壯但口眼微動
耳來求藥物已寄去餘具令子口白
答史彥明主簿二首
別後冗瑣殢因不果上問悅企增劇遠辱書教感服
深矣比日起居何如來病懷歸請郡未獲何時發奉
少道宛結歲晚厚愛少慰區區

又
新守想未赴上前所欲薮書至時可示諭也程懿叔
去後殊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意秋石極感留意新
春罷觀茱萸有味與箸想復見憶耶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
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
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
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為益不少也
與楊君素二首

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継每日以為愧比
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甚當
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支此
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得道
也其藥係子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
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問
又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
老松柏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意輒送暖腳銅缶一
枚每夜熱湯注滿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

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
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與黃州故人
某寵祿過分夏憂責自重顏衰鬚秃不復江上形容也
屢乞郡未得但懷想栗游叢蘂夢想也洗眼指牙藥
得之幸甚切望掛意覓復盈子必巴採得但多寄也都下
有幹示及十二十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書也
清臣亦然京師冗迫殊不款曲也
答龐安常二首
久不為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居

從勝感尉兼集悳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爲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誰當爲作題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久作也老瘁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書惘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人生浮脆何者爲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今此便當爲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答程彝仲

人來辱書甚知起居佳勝眷愛各萬福郡政清暇稍

有從事處以無心強梗自脈甚善甚善所望於吾弟也其他百如昨但碎累各病醫人不離門勞費百端且有外補之與行先尚未到亦不問遠近之耗未緣會合新春保練別膺殊渥

答李方叔三首

蒙辱手教恍惝不已雪寒起居佳勝不審同識孝心深至然某從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呂公作行狀書墓誌者獨以公嘗爲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決不爲所辭者衆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亮左右然必疾其無他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承遂舉三十餘喪勞極矣此古人事復見於君恨不能兼助耳不易不易所來與墓誌異名而同實固難如教不罪不罪某莫歸困甚來人又立行不復覼縷

又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青望過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終餘年不知果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與王定國

數日臥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府清虛除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永王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摬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爲嗔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剔口大罵之因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與李端叔

辱書并示伯時所畫地藏某本無此學安能知其所得於古者爲誰何但知其爲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

之外探顔陸古意昇公與伯時想皆挑我於度數之
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吴書百十字輙封呈幷書納
上

與李伯時

辱手示及惠新碣感愧殊深即日起居佳勝洗玉池
銘更寫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請用陳伯脩
之說更刻於石柱上為佳人還奉謝

與范純父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
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

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無幾此義

與辯才禪師三首

久不奉書思仰增深比日切惟法履佳休某忝冒過
分碌碌無補日望東南一郡庶幾臨老復聞法音尚
冀以時為衆自愛

又

某尚與兒子笠僧名道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緇褐去
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此
子今附趙君齎納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音
前略祝願迴悚息悚息

又

承有少微顔須至仰煩切料想照公不見罪某與舍
弟捨絹一百匹奉為先君蜀州文安縣主簿累贈
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幷
座及侍者二人皆菩薩身之大小如中形人費盡以
此絹而已若少即省鏤刻之工可也乞為指揮匠
佂但皆造成不及尋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養
也煩勞神用悚悚不已

與浴室用公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翁書乃審公正信

法子而吾先友史彥輔十三丈之弟也又承寄示正
信偈頌塔銘感歎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
信自講入禪把纜放船甚善甚善辨辯數句塔銘後
以補闕遺示即相見千萬為法自重大雪後手凍不
復成字

與張無元明二首

數日起居佳否有一詮秘大師者與之久故患痢後
腸滑甚困欲煩二仕視療之可否在興國寺戒壇院
此一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又

[illegible]往院中得王郎簡帖如此今封呈
[illegible]謝也必不敢苟留且請周念副此人友
愛至懇之心切望切望
與[illegible]家復禮
前日辱手書悵恨不已坐客寒起居佳否送行詩別寫
得一本錄以前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答劉元忠三首 杭州
辱人至惠書累及仲遠寄新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達
陳義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佳否詩文皆大佳
然法書君所製已佳也為之不已何所不至無出一
詩為樂取笑取笑未由披承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聞愛弟倩逝手足之痛如何可言柰何柰何或德之
發何乃止此事天默定作追悼所及千萬寬中自愛
而已無由面慰臨紙哽塞
又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冗冗未暇成當即寄去也所
要白雲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為他人求也既
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乃是自謂則未煩足下為此
名號也必亮此言黃素却寫一絶句納去不訝

答王慶源
久不奉書陳仲[illegible]極令姪元直遠[illegible]首出教字感謝
之[illegible]不易[illegible]除比日履茲春和尊體何如某為郡粗
遣衰病漸歸日欲致仕既忝侍從出難驟去須自藩
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觀然後可以得也自數年日夜
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
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嗇庶歸鄉日猶
能陪侍杖屨上下山谷間也樓冠一替聊表遠意秖
替已七八十年物閱數名公矣幸收用之
與引伴高麗練承議三首
辱四教感服不已數日極寒起御良苦切惟起居佳
勝早潮不知應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望飢渴專人
候問
又
來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舊例雖夜已深人
使猶秉燭復謁當夜下書請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
二十日正是國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又過三日勅
限不知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諭得以預備矣
又
中使已到三十里若高麗使只今來辭酒罷却可與

守使老業未盡有此蒼帖望公慈造一言得尺令上
馬爲幸

與潘彥明二首

久不奉書切惟起居佳勝老拙凡百如舊出守□□治頗得湖山之樂但歲災傷拯救勞弊無復□安放□自得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翁頗見念否何時會合臨紙惘惘新春萬萬自重

文

兩兒子新婦各爲老乳母任氏作燒化衣服幾件敢煩長者丁囑一幹人令剩買紙錢數束仍與焚□新墳

於墳前一酹而燒之勿觸動爲佳恃眷念之深必不罪干浼悚息悚息

與陳懿叔二首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廣東道亦得書甚安子由使虜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在假數日今雖強出視事尚未全健乞乞宣城或宮觀去此甚暫病亦欲漸爲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績遠聞當即召用少慰公議

文

承拜命移漕巴峽得慰無不理子欲奉書使至辱教辱

上審起居清勝謙收才地治狀當召還清近此何足道得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爲可賀耳衰病疲厭何時北趁歸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惘惘

答開復上人

辱書并詩諷味不釋手感歎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諭欲以高文發明儒釋固所望於左右也某數日病在告今日頗快來旦欲出視事然尚少力粗和得來詩未能盡意抱究不難得但去人已負重不送信當致也詩中似欲之故及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與趙得麟二首

假吏來特承書教禮意甚重感怍不已比日起居何如養痾便郡得親宗彥幸甚行役迫遽裁謝草略想蒙恕察

又

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徒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次出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況其人道德文采雅重一時乎

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地恐朝廷聞之
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早夕附去公若見
此老且為致意

與大覺禪師璉公三首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
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
彫落惟明有老師抗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
盛事比來時得從辯才游老病昏塞[illegible]有所激發恨
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為
衆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不否
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redacted]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
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
一節切望子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
者賫歸上石也惟速為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
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
寫題自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
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
典也下為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別才老三首

寄人來辱書承法體清勝甚慰想望山門虛寂
是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血話惟萬萬自愛

又

昨日辱訪冗迫未造詣謝領手教且審法履勝常為
慰語錄蒙借閱發蒙鄙為惠甚厚

又

衰疾無狀衆所鄙遠禪師超然絕俗乃肯念顧此意
之厚如何可忘從山以來道體何如相見杳未有期
日深馳仰寒凝為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五首

近辱臨訪紛冗不留款接悵仰無量比日道體何如
法雨無趣道俗一意皆欲歸此道場緣其已定想便
留臨副此誠仰餘非面莫究

又

人還辱書承此生不識道眼有何摽撥殊所未喻也
衆意既甚討議旬却不已辛卓成途比日起居何如
即見不復覼縷

又

衆諸塔並衆請已許為行下相次新太守過此當力

求之想亦必勸行吾師豈能盡違之耶至時不免來
此不如今日赴衰病之請却非世情也

又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甚堅遂不
能還亦只是緣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則
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
欽企欽企

又

適辱書知不出避衆頗即當西渡奉慰之至比日法履
康勝甚雖被旨去郡猶能少留及見井堂開第一
也

與佛印禪師三首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講若教誨眷眷不忘比日
戒體輕安又承退席雲卧尤仰高風也未緣展晤引
跂尤劇

又

久不奉書忽辱惠教且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
之召應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與長老對
錶名歷居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復佇叩佇早遂
梁淦中千萬愛

又

兩辱手教忽得來書知之如違萬數壽庵之逆而開悟
數公首可勝慰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
其諸處息推崇其詞科近院經粗是為儒者之極嘗出
禪侶之薦儒也許熟千萬自重

與孫正孺二首

數日前因來人奉書必達比日伏想復茲餘熱起居
佳勝某七八上章乞郡旦夕必有指揮且較忙為公
作得送行詩題尾以先祖諱故不欲作冠篇也未由
會合千萬保愛

又

某頑健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衰否渴逸無他爲惟
倍萬保嗇而已勿將作汎汎常語過目也千萬千萬
入石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有字耳
少着花草欄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
盞酒便大醉不成字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
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做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
各安旅宦窮悴思歸未由豈勝悵悵之以某為非什保疾

矣然裾攄羿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
承錫命一眾惟疑以壯詩淵

答王□□

昨日庭中望見寺丞過父淵源歎伏承寵□□非□□
造門尚冀少須遊遍復少須臾人遂布謝草草

答青州張秘校

承携長牋下訪不克迎承為愧經宿伏惟□履佳勝
示諭乃宰物者之事非不肖所能致也幸賜深亮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聞宣義奄忽文傾逝遄中奉慰疏必已聞

達承後從宦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悵悚不
已叔丈平昔以文行著稱里閭於我屋既乃少游嬉
不振顯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為心乃孝
感區區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與王正夫朝奉三首

遞中辱書入至復拉手示併增感慰即日起居如宜
衰事薄遽哀苦至矣無由助執紼臨紙惋歎自興寬
中毋毀以就遠業

又

大年六衣詞假滋訥不益感德聊寒孝心萬一何日西
希傾想之極書子方四會致區區

又

惠示誌文伏讀感歎拙詞何足刻石裝嬲子方見過
勗勤上為縣□□□□□

答楊禮先三首

新歲□欲往見紛紛未由辱簡承□□已安復感遠
蕪□深□罷秖度石硯蠟燭物意兩重不敢違命但有
愧爾

又

誌別草草悵然不已信宿起居佳勝明日某成行否

相訪聊發一笑

又

久闊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款意別
來思仰增劇承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
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為慚怍哀詞愧歸又復
歲葬宰落可知切想坐顏之餘日與知識往還此樂
可羨也

與湖守王朝請漱二首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
於教化者所為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顧不肖何足

此意公意既得矣後想亦不敢固 [illegible] 迫於
也承喻成之願精寛 [illegible] 中附往也子約誠有 [illegible]
不能擺 [illegible] 甚善向蒙 [illegible] 高文欽味不已但老 [illegible]
學無以塞威意悚怍不已

又

承諭欲撰韓公廟碑 [illegible] 遂意不敢復以浅陋 [illegible]
謹已撰成付來价其一已先送矣卷中字乃某 [illegible]
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摸刻手書碑首題
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
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
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
草攔界之類只於淨 [illegible] 摸字不着一物爲佳也若
公已替即告封此簡 [illegible] 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日文公未到則已有之行
之士如趙德蓋風俗之爲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
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
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碑中已具論矣然謂凡屋
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 [illegible] 見文忠公 [illegible] 伯父書 [illegible]
除凡屋始於宋廣平自 [illegible] 及支郡 [illegible] 潮 [illegible]

[illegible] 信都 [illegible] 公之 [illegible] 以文惠 [illegible] 者則文公 [illegible]
已有凡屋矣 [illegible] 碑中不欲書此也 [illegible] 之

答龜山長老 [illegible] 首

忽辱書 [illegible] 無恙 [illegible] 履佳否名爲 [illegible] 者
[illegible] 師何用此重煩示 [illegible] 過當未緣展晤千萬爲
自愛

又

張君子都尉 [illegible] 是舊 [illegible] 爲奏海照之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議附納勅牒請作一書 [illegible] 君手貴知到也 [illegible]
海照二大字作牌納去 [illegible] 寫皆不佳不可用 [illegible] 非久

告文安國爲作 [illegible] 字也

又

奉別忽半年思仰無窮比日履茲餘其法體何如側
聞居山漸久道俗 [illegible] 眼 [illegible] 命既下想 [illegible] 奉
聞千萬以時自重

又

前者過調雖不款 [illegible] 然 [illegible] 愧已多矣辱 [illegible] 別後
法履清勝山門久隔 [illegible] 始 [illegible] 勞 [illegible] 所在 [illegible] 山
已自 [illegible] 觀矣未期會 [illegible] 爲衆自愛

與佛印禪師二首

阻闊忽復歲暮忽枉教翰具審法履佳勝久不至京
只衰疾倦於游從無有會晤之日惟冀良食自愛煩
置白掛甚愧辱意賜茶五角聊以將意餘冀倍萬
保練
又
人至承誨示知做業頑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冷
跋涉自愛
答王定國二首 潁州
辱書感慰諒體已煩端居委命甚善禪所云百念灰
燼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

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即不以大小為
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甚
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爲當更過人亦豈特止此而已
本州職官董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
命未通爾靜以待之勿令中塗齟齬自然獲濟如國
手碁不煩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 又
張公卧病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附去在任二
年到京數月無頃刻暇時公屬我文集當有所删潤
雖不肖豈敢知此然公知我之深舉世無比安敢復
有形迹實頗傾倒公萬一故不敢草草編錄到潁方
有少暇正欲編次而遽索之月定國一言投
以相付幸也
與趙德麟二首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德翁風霧起居何如端居者知
愧矣佛陀波利之言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爲
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惜加鞭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來掛闔之後時不及往慰悚
息悚息三日背痛今日幸減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
亦欲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詞成而有德音落謂

守臣當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垂示
與辯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去年於鬧中抽頭得
此閑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思企吳越
諸道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逆老請會稽一次
老師必能爲此一郡道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不
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萬保愛
答參寥二首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無
而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人有與文一首幷銀二兩

三為致答米一角之頒賜得書且喜進道紙尾詩符
閑寫三餘惟得萬萬自重

又

某在嶺一[illegible]適其自得也承惠家園新茗頒感之至
勞[illegible]邑已何錢令冬必得已託王晉卿取附[illegible]
[illegible]也四公子亭純董非客但近日人言尤可畏[illegible]
惡之甚該不可也必深巻此類上人道業必進評為
傳語聡公病懶不寫書不訝不訝邁已赴河間[illegible]
續[illegible]次少游近致一場閙皆坐小忌其[illegible]也今
[illegible]附知之

與汪道濟二首

專使至辰書感服存記且審比來起居佳勝甚慰[illegible]
仰未卜會見惟祈保練

又

某見報移汝上而昉未下老病不堪勞役方欲乞辭
未知得免否[illegible]令子日夕相見甚安知之

與范純父侍郎二首

到潁半年始此上問慚愧之深[illegible]閒辱書
及承拜命貳卿[illegible]然公[illegible]公亦禁林想即
有此[illegible]起居何如[illegible]欲某

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既[illegible]病務者[illegible]
須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悒悒

又

某衰病日侵而從容[illegible]公私勞弊殆不
能堪但以連歲旱傷只敢別乞小郡然來年調發[illegible]
[illegible]知欲稍日後罪謫而已李唐人一宅甚安流[illegible]
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宮半歲依庇[illegible]雜冗辭去感服深矣臨行[illegible]
再三愧荷專別後切想起居佳勝某尸祿泗上即

送人等[illegible]遠府今日[illegible]一餘晚[illegible]去愈遠左右
回望悵然尚冀保鍊以須瞻拜

與孔毅父二首

劍揚[illegible]章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苦非老拙所堪也
然[illegible]路民皆積欠為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
民未蘇者正坐此事爾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
者乎此間去公咫尺爾而過從[illegible]語者或云公
欲括田而招兵近聞得[illegible]欲邀功賞而不
顧公來者也寧之濟否皆未[illegible]一君子盡心而已無由
面見臨紙悵悵

又
到此得所賜書即於酒中上謝豈不達耶緣家示諭
王景奇文集許其[illegible]從其入游嘗依所教然近日士
大夫以其不作銘誌故變文爲集引耳已屢辭之今
恐不可遂作也不罪不罪前日得舍弟書綴志公服
偶傷大患初甚驚悅連得書已全安無痕矣恐要
在京數日見其慧利長進無病後毋撫之如己出也
除夜紛紛奉答不謹
與范純夫四首
別後不一奉書嬾慢之罪未有以解然別時亦先自
陳矣比日履茲初冬起居佳勝切聞屢進拜喜於無
量與子功同侍迩英此最搢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
許講罷奏事裨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奉書不數悵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
凡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瀕有加邪復堪此即當力
辭乞閒郡亦側聆之用以快群望未間千萬以時自
重
又
忠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爲此中間數公

蓋不得已不欲卒違初心自出都後更不作不爲已
辭數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當
直日曾且爲區區兩存書皆未答直懶爾別無謂然
會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又
前日見報知訢拜即欲奉書爲賀又恐草草念往賀
閒迫猝未能便如禮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媒
之喜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書詳公議所
屬想公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
乃似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熱起居如何乍遠
千萬爲道自愛
答趙德麟二首
人來辱書伏審履茲長暑起居佳勝爲慰見念之深
正如懷仰之意不得擺拓見無從在此方憂其去若
果得德麟爲代真天假老拙也既未欲來此寄居當
令爲於高郵寄安下處當馳報也大熱萬萬自重
又
別後思仰不可言切計起居佳勝得舍弟書奉太夫
人久服藥近已康復伏惟慵慶到郡兩月公私勞冗
有稽上問想未深責未會合未期惟冀行奉外[illegible]萬保

堂

與人三首

欽服下風爲日久矣遲暮相從傾盖如故非氣類自然抑宿昔緣契也人來辱手敎得聞起居勝常堂上摩福感慰深矣某凡百如故又得無恙切磨知幸

又

久別思詠日深衰疾多故人事殆廢公過家手書存錄益用愧負比日起居佳勝如聞已有召命想即趍用以慰公論未間萬萬爲國自重

又

出守幸獲相聚每得見脩然忘歸爲惹多少別來起居何如到揚人事紛紛坐想清游可復得哉千萬千萬自重

與范子功四首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幼孫夭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從者已發去切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竟亦何益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又

辱敎承曉來起居佳勝團茶及匣子香並小碗等已領珍感珍感栗子之未不太蘇耶如不得更送一斗氣也

錄所研河

又

宿來起居佳勝已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啓聖公能枉堂甚幸子由明日奠酹後使往啓聖公可到彼早食也某略到押賜處便往

又

慶敎之會謹如敎詩必請陳四也分惠佳茆感感[illegible]飲一盃遂醉書不成字

答李方叔六首

別久音問疎絕忽承惠敎愧仰何勝秋暑未過起居何如亦由會[illegible]萬萬順時珍重

又

辱[illegible]辱狀承事喜書及手簡累幅意既甚厚非所敢當又蒙敎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遠何以及此然衰病之餘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佳勝惠示貂皮等物皆所不敢當禮曹之傳盖妄也伯耆元不發却付來人盖近日親知所寄示一切辭之非獨於左右也千萬照察知非久入京見謗[illegible]甚未間千萬珍重不宣

又

前日所覩高文極爲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殆
是益其疾耳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又

近者雖獲屢見迫於多故不盡區區 別來辱書且審
體中佳勝甚慰。杜門請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請耳會
見未可期千萬順時自愛至禱

又

前日辱訪客衆不及終話兩三日又無緣趨奉思企
不可言手簡爲賜輒感無量苦寒諸况何如常日不
獨以某令不得暇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衮
病疲甚欲脫而不可得可勝歎耶

又

連日發門祗候不果致問辱簡承起居佳勝來日行
香罷又須一平康公晚乃歸方叔能枉訪夜話爲別
甚幸餘留面話

答潘彥明

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九年衰病
有加歸休何日只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葺治
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惘

與鞠持正二首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
微水圖四面頗爲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
願掛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又

知腹疾微作想卽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
出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
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
惟此爲辯叔之秘之

答趙德麟三首 選錄

累辱手教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佳勝大札日近隨分
冗迫未得聊且賢者深增悵惘也乍寒萬萬以時自
重

又

紛紛尚未暇往見思企之極陰寒起居佳勝否詩醱
佳既輒踐前言作賦可轉呈安定否否然幸見臨幸甚

又

辱教承台候佳勝拙疾猶未退尚爾羞寒也來日
必赴盛會未得後日猶恐當韶告也辱示甚荷適會
如此非所願幸千萬加恕子由因當馳赴也程公且
喜漸安臥病甚此不謹

與人二首

吏役往還得見風采感幸已多重以佇錄延頗極厚感佩無量自別來一向迫遽不即裁謝悵負可知令子登第至願幸數日審起居佳勝下此懸悵翹想日深尚冀珍調以慰鄙願

又

辱示長箋詞旨過重適少冗遽來使不敢久留未及占詞爲答想知路來甚勞也惶恐惶恐豈以衰遠長松以歸光病悠佩不可言天覓臨別特索詩寄來因到彼可爲贈之藥名品方狀精詳之極非故人留意之

深何以及此未有以答厚意但積悲感都下要示及

又一

靈辱臨訪欽少款奉多事困循繼以卧病負愧深矣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

與土賢良

近辱臨訪連日紛冗不及款奉竊惟起居佳勝寵示新作感服至意

答楊齋甫

久以私推不作書蒙再問且審起居佳勝爲慰

年谷貢錄換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惜之深非

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師定武累辭不獲須至勉強此行家事寥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六秀才亦爲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悵惘惟千萬順時自愛

與子安兄四首

十九郎兄弟遠至特蒙手誨恭審比來尊體佳勝慨歎前謂高明久別乍聚問訊翻舊但有感歎知兄杜門守道爲鄉里推愛弟久客供游情懷常不佳日望歸掃墳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冀以時自重

又

往家示先伯父事迹但有感涕尊在早懷望承許詞惶悚之至正冗迫中不敢久留來人未暇寫諸親知書乞爲致意非久編發也

又

墓表又恭行狀外尋諸得好事皆参驗的實石上除字外幸不用花草及攔界之類寸若欄界便不古花木尤俗也唐以前碑文皆無欲照管模刻子細爲佳不罪不罪

又

安國亦人言四九五九兩姪爲學勤謹學業亦有

功審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自[illegible]
乃是孫閣之孝賢於毀頓遠矣此間五郎六郎作尖
毋毀瘠雖甚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
處甚亦爲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殯斂未有以相助且
只令五叔送[illegible]送二千爲一奠餘俟少暇也

與聖用弟三首

聖用小二秀才弟別後冗迫不即奉書想未訝也比
日體中佳安今日捨出貝喜小十捷解喜過之極此
郎君爲學勤至文詞成就來春必殊等也前貧無疑
向聞弟當復入來想必成行也小十甚安穩日夕相

見不肖殘年未相會間千萬保愛子由爲朝陵云未及
奉書

又

千卿問理不及別作書初官但事事遵京小二叔教
誨官事勿苟簡公勤靜恕勿急求舉主勤事辨集上
官必不沒濟劉濟行又叔與之契舊因見但道此意
俟到兗州教曲作書也餘惟持奉外多愛夜中目昏
不成字勿訝勿訝

又

方與兄求及拜書且爲致弟弟子安三哥近付書未及
爾上狀因見亦爲致懇

與子由 赴定州

某爲迫行事冗不及作孫子發書乞爲致意近者長
辟之部擧子仍令報言本官係合入邊人避辟[illegible]
及不以環結之遍始依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上日本宮
成資見後別無遺闕即不該入邊可以奏辟[illegible]
文申部乞會問本州即見得成資見已日前[illegible]
年數日乃肯據狀會問請與孫子發[illegible]
官欲入言早與果決分明回一成資無遺闕文字來免
爲留滯安[illegible]拔留或更孫[illegible]德與一顆就及本州以

負文所須替拜有親一狀尤佳京師人攝官不爭
事西事橫也

與參寥

吳子野至出頴沙彌行草書蕭然有塵外意決知不
日脫穎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過中附呂承
相所奏妙總師號牒去必已披受訖即日起居何如
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更闊然無會合之意然未
已也當更俟年歲間耳未會間千萬善愛

答范純父

所示送[illegible]入問卑俟拯是見說執政遂日入閒

宗室亦逐日問候也已將簡銀錢尹令府中差人備報諸公矣

與孫子發二首

專人來辱書承近日尊體佳勝深慰深慰跂羨跂羨竊深矣奏稿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半間會見不遠更祈順時自重

又

貴眷各計安勝公宇已令粗葺什物箍陋然亦粗足更有幹示幹途中幸不滞留留到慰勤遲幸也

與錢濟明二首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它私愛患也遠辱專使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無極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自有愛女之戚初不知奉疏後時悲痛不已出守山山謂有滯之樂而邊政頹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歲呻吟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書悒悒

又

寄惠洞庭珍苞塞上所不識分餉將吏並戴嘉貺也無以為報親書松醪一賦為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單季隱書云公有一病藥方極神奇某長孫有此病多年不差可見傳否如許幸遞中示及

與孫子發二首南遷

人還辱教具審別後起居佳勝貴眷各康寧至慰至慰某到那甚健黍默且觀平時不為不知公因此行觀公舉措以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為朋友光寵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子發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篤雖竄逐在天未可前定然必有聞於時而傳於後也幸益自愛重以究遠業臨行不盡區區

與開元明師二首

辱簡并惠扇碑及借示木石等皆佳妙但去長物為陸行計無所置之謹留筆一束以領雅意餘同納不訝不訝

又

辱書具審法履佳勝且知從者嘗至符離見待之久感愧深矣借示跋尾石刻足見存誠篤至卻附來人納上元本未會某間千萬珍重

與任德翁

半月不面思企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駐奉何不至知亦留滯如此某在磁湖夾阻風已累日今日風亦不苦順且可進前去恐亦未能遠也不知德翁今晚能到此否惓惓之至

與張元明二首

前日承追餞南郊又遣子田至錫風義之厚以增感慨比日具審起居佳勝萬里之別後會杳未有期伏乞善加保練

又

遠辱專人惠書輔以藥物極濟所之衰疾有賴矣感刻感刻不知何時還蜀中白此音問遂隔爲勝悵惘

與黃元翁

某垂老投荒衆所鄙遠見孫提點言獨有存恤孤旅之意感激不已到治下當作陸行必留數日以見也

答劉無言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四言行之終身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耳

與孫子發三首

足深慰企不可言比日尊體何如某家亦粗遣旦夕離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亢百委順而已幸不深慮念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爲致意過真定見楊永叔讓此人有學隱德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矣其子適簡亦善吏某已舉之矣欲告提刑大夫東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爲道此懇或持鄙簡呈意使人幸

又

一起寫書十六七封不能復謹勿罪勿罪

與程德孺

在定辱書未暇答聞公得南來遂以至今比日切惟起居佳勝老兄罪大責薄未塞公議再有此命兄弟俱竄家屬流離汗辱親舊然業已如此但隨緣委命而已任德翁同行月餘具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問也不詳書也舍叔赴闕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後會無期臨書悵惘餘熱萬萬以時珍重

答錢濟明三首 惠州

專人遠辱書問存勞感佩無已比日起居佳勝某居何如某到此即閉門忘外無一事亦不求歸風

一士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絶嗜欲
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
近来親舊書問已絶理勢應爾濟明獨加於舊高義
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
愴悢

又

近在吳中野處領手教尚稽荅謝愧悚之至[illegible]
人固佩荷契義而卒契願者又可奇也[illegible]其[illegible]
與寓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术極所欲得也牋
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性有紫團參一枝[illegible]可[illegible]

親故不可以儆鮮為課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它一[illegible]
有以訓之幼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學[illegible]今子息
書回荅簡筆一一封納必不罪也

又

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
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録呈切勿
示人千萬千萬

荅張嘉父

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紙具審起居佳勝感慰
兼集著述想日益富小論治春秋學此學有本務又

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
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
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
以為難盡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
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
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
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
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荅徐得之二首

張君來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即日[illegible]

履如宜若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遣賤累[illegible]水土
絶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illegible]兒子過頗了
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過亦頗力[illegible]進也子由頻
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illegible]然皆無恙
得之兒每念之深故辭及之不須[illegible]也臨企遥悉臨
書惘惘作數惟萬萬節哀順變[illegible]

又

君使君仁孝君子也撫柩[illegible]仍不輟携其柔[illegible]相
就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悽然君猷諸子得耗
否十四[illegible]後來修學如何

答吳秀才

人來領書且喜學問佳勝并示歸鳳賦與奇逸妙詞亦請離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别有所寄則善不肖决不敢當幸察之察之

東坡續集卷第六

東坡續集卷第七

書簡

答參寥三首

專人遠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只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罨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間千萬為道善愛自重

又

穎沙彌書迹巉聳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尚留情詩句字畫間為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有游戲三昧也居閑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輒措法鄙徃數篇終不甚楷也秖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舶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

無一事胃此險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書於得
遇聚桴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
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蠢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
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又

淨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爲默禱於佛令丞
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
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
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以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
他老兒不動懷其餘不足云也俞承務知爲少游侵

力此人不凡可喜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專一人與
轉達仍有書令兒子筆坐備信物令送去俞處託求
穩當船主附與廣州何道士也見說自有斤重脚錢
數日體例甚熟

荅南華辯禪師五首

竄逐流離愧見方外人之舊達觀一視延館加厚洗
心歸休得見祖師幸甚幸甚人來辱書具審法體佳
勝感慰兼集某到惠已二百日杜門養痾九百粗遣
不煩留意念

又

專人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無極又
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淨衆愧佩深矣承
惠及塑粟鹹豆等益荷厚意泉銘模刻甚精甚此凡
百如宜不煩念及末由聽誨懷想不已熱甚惟萬萬
爲衆自愛

又

所要寫柳碑大是山中闕典不可不立石已輟忙揮
汗寫出仍作一小記成此一事小生結緣於祖師不
淺矣惠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桄榔杖一枚木韻而堅
似可采勿笑勿笑舍弟及綠師等書告頒足此亦入

去已發書矣張惠蒙去歲爲令看船不得禮拜祖師
及衣鉢甚不足今因來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訝煩聒
此子多病來時告令一得力莊客送回也留住五七
日可矣

又

淨人來辱書具審法體勝常深慰馳仰至此二年再
涉寒暑粗免甚病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園
築室爲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中冬也

又

近苦痔疾極無聊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所要焉

王紳劉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又覩二碑格力淺陋
引手存之比也

答王閣老

忝親戚之末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記
及之專人遠來辱牋教累幅稱述過重慰勞加等幸
甚即日履茲秋暑尊體何如某仕不知止臨老竄逐
罪垢增積玷汚親友足下昆仲曲敦風義爲里遣人
問安否意其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
稱也蜀粤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悵惘未審受任
何地來歲科詔於閩峻擢以慰瞻望未間更冀若時
自重

與程天侔七首 惠州

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闕門過沐省記遠
辱手敎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併已成見寵禮意過
當非所宜承當伏讀愧汗不已未由會見萬萬
以時自重

又

某人爲公材幸想簡略示喻周全如命但罪廢闊冷
采所鄙遠決無響應之理近發書多不答未欲頻瀆
也幸矜恕

又

至後福履增勝辱訪不果兒侄作無以爲寵惠羊酒紙
茗極荷厚意書簡稽緩不罪不罪

又

適辱訪別並勝悵仰晚來起居佳勝爲慰恭守遂不
得諸違尚冀珍練

又

少事干煩過河源日告伸意仙尉差一人押木匠作
頭王皐輩到郡外今計料數間屋材惟速爲妙爲家
私紛冗不及爲書千萬勿罪幸甚

又

二君去別本欲作書醉熟手軟不能多書獨適此紙
而已老拙蒙道空能誦楞嚴之語而實無所見賢者
得之便能發明加此誦語精妙過辱開示感怍無已
龍眼晚實絶佳特蒙分惠感作之至錢數封呈煩貽
增悚

又

白鶴峯新居成當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
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堅稍大不傷
根者爲佳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提刑二十四首

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侯長官來伏承傳誨慈旨甚厚感佩深矣比日履茲新春起居佳勝知車騎不久東按儻獲一見慰幸可量未間伏冀以時自重

又

竄逐海上諸況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為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其緩護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餘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

兄到此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不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德孺諸叔久不聞耗想頻得安問八郎九郎亦然今子幾人侍行若必挈以同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今子新婦亦只道尊兄感服不可言

又

辱人至承賜教累幅感慰無極比日履此春陽尊體佳勝知春夏間方按行此郡豈勝繫望郡外風物甚未園亭德孺所治殊不知有可與為樂者否示坡本間

更與若所保練

又

老兄近日酒量知何如弟近日飲酒積計不過五銀盞耳然近得一釀法絕奇色香味皆疑於官法人使旆来此有期當預醞以相迎也小劍作松醪賦一首閑錄呈以發一笑

又

數日聞使旆來此甚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狀遽捧手教感慰無至比日涉歷風濤起居佳勝旦夕瞻奉併陳區區

又

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知兄知愛之深必不責此然悵悵甚矣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甚得會見不及別奉書

又

昨日辱承款語傾蓋感慰深矣經宿起居佳勝所賜皆珍奇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須面謝

又

播居窮僻誰復顧省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用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切惟尊

情亦悵然也但幾望沛澤北歸得復會見爾到廣少
留否比日起居何如來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悉佚
問萬萬若時自重

又

河源事上下總悠悠而已將一信箋并書欲附至子由
處轉以上干然不須專人但與尋便附達或轉託
洪吉問相識達之其中只是子由生日香合等它是
二月二十日生得前此到爲佳也不罪不罪

又

兩煬相聚多日備見孝友之誠深慰所望未暇別告

惡之惡之兒子適令幹事未及拜狀輒已和得白
水山詩錄呈爲笑并亂道得香積數句同附上前本
併納去硬字標用粗字寫錯的也呵呵

又

近檢法行李書未達聞此家賜教并寄惠相貺此中
雖有然似此佳者即不識也十有二壞耳謹知數昭
嘗不多嘆也比日還下來起居佳勝并與兒子如
暇不煩念及大郎三郎令近耗未歲暮無緣會合惟
冀若時珍練

又

和示香積詩真得淵明體也某喜聞陶韻作詩蓋有
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錄何者待稍閑編成一軸附
上也只告不示人耳橋錢必不足用學錢且告老兄
留取切告切告前所問者已得實狀本州必已申去
蓋亦只止是矣

又

近鄉錯法舟行李書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且審
起居佳勝感慰無量寵示詩域醉鄉二首極力益請
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
書痛戒作詩其言切甚不可不遵聞空被米

既但愁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今寫在揚
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日聽除
音而已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又

承服溫胃藥治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至言
也抽恙亦當照溫平行氣藥耳德孺書信已領尚未
聞所授官當得闕乎兄亦歸鄉耳何爲更求外補惠
及佳劑感作爲遺有河源乾菌少許并香篆一枚頗大
謾納去作笑有肉從容因便寄示少許無即已也侯
晉叔賢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以歸鬪與人疑

不當過也故畧爲說之不罪

又

少懸冐聞向西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
今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千緡足令起寢堂
歲終當圖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群山間長一里有
餘意欲買此設爲栢樹可現微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
囊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
亦竭力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大沒
用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可便乞附
至不罪不罪

又

此中魚湖之利下塘常爲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
略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江水
漲冐即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又

廣州多松脂聞南耆買用柔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
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因便寄示船上疏
黃如不難得亦告爲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鐵
爐燉可作少箭簇子者亦告爲致一副史欲者三物
皆此中無者不罪

又

某前者問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
欲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感愧之極
大丹未明了且欲以此砂試煑煉萬一伏火亦
藥耳或否當須來聞比日得七哥書適中已附謝
六郎十郎各計安矣及別書所要書字畧附固不惜
餘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錄呈

又

登極佳薦拔蒙頒賜謹附謝懇蘇州錢倅差一般家
人又借虔州力況一行者契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
某惧其意且令附此書或畧賜照管幸甚卒子與借
誤少許甚幸甚幸

又

忽得前隴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
同到者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歎
詠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終無益惟
日遠日忘爲得理也某近苦痔殆無聊杜門謝客兀
然坐忘爾新春爲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又

某龍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話妙理

觀但鄙[illegible]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以
兒憂詩發狀和韻險又已更老手五度殆難措
也亦苦瘦無情思耳惠黃惟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
蚤入皮筒幸甚幸甚

又

河南兄弟已歸左右想哀慕之極切希爲親自寬也
近有慰疏未暇別紙

又

伏臘只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嘆不審兄諸
况何知子舍到否新年不[illegible]人本能惟祝早膺召命未

悶更冀爲時自重

又

人來辱書伏蒙寵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吉已還
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詠吳寄詩
高絕每篇絕是一論然滯它作絕句也前後思詩皆
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
當焚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憂愛之意
所以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
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逮古人
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爲[illegible]

爲時自重

與廣東提舉蕭大夫二首

春和切惟起居佳勝某罪謫得託迹麾下幸甚到惠
即欲上問杜門省咎人事俱廢以故後時想不深訝
未緣瞻奉伏冀爲時自重

又

伏審使旆延按至惠得遂際見何幸如之某始寓僧
舍凡百不便近因正輔至郡許假館行衙不及面禀
擇已遷入悚慄不已想仁愛顧恤不深訝也

答王敏仲四首

再辱手教感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
某凡百如昨新居旦夕畢工即遷入長子邁自浙中
般挈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可以却
掃安居矣新政豈弟已穆然嶺海間矣更冀下詢粗
識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極未緣面盡臨紙悵結

又

浮王聞遂化去殊不知是事可聞其略乎其母今安
在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盡錄示決不示
人也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
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嚥津納息真丹頭

然須用尋常所聞般運泝流法令積久透徹乃効也
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又

春候清務切悵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
霑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適遷新居已浹日小窓疎
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奉萬萬爲國
自重

又

兩辱賜教感慰無至會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已塵覽

即日台候何如某人事嬉遊感於春時髙懷俯就想
復與衆同之天氣淺穆亦惟此時也莫縁陪後乘西
望增慨

與范純夫

某謂居廬鄉惟當絶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公久已爾
不在多說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
納長子邁自宜興挈兩房来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
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
許下子由下長子名遲者官滿来筠省覲亦不久到恐
要知六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
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尚未平幸勿過服涼
藥聒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
重意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事乎令子不
及别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奈何
諸子想各已之官某孫婦甚長旦夕到此矣

與蕭朝奉

近得見令兄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爲慰少公輒冒聞
章恕率易兒子過般挈數房賤累自虔乘小舟由龍
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敢望
矜恤特爲於郡中諸公醵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

計未遠出州界切望垂念已於循州擘畫得數十人
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答王莊叔二首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
涕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矣書辭累幅禮意莊重此
何過也伏審新歲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遠
屛有玷知識重承獎飾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尚冀節
哀自重

又

某多病杜門人事都絶懶習已成筆硯殆廢承長箋

寵貺哉謝荷荷悦負深矣黃茆海瘴正作於秋熱暑
耄汗不能盡意恕之

與衛守周文之二首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
慰挑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歲
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
有空窩嶺表之歎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
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
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
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

異常萬萬以時珍嗇

又

鄭君知其俊敏篤問學觀所爲詩文非止科場手段
亡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拜三
傳諸孫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況君
佳士乎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
郎旁下不幸傷悼

與封守朱朝請二首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稍窺家傳之秘幸甚幸
甚恕先所訓尤爲近古其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開

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又重煩公子運筆益用愧悚
老朽不捨輟玄訓傳尚未必工異日當以奉呈也新
說方歡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
臨紙悵然

又

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舍弟頗治此學異日相見當
出其書互相考也然此書近遭廢錮尚未嘗寄從公
尚敢言及耶想當一噱

與李大夫

近奉狀已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旱勢如此撫字之

懷想極焦勞禱祠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縋之有龍
湫中必致雨仍須以長綆繫之雨足方取出不爾雨
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

與周文之二首

近蒙示諭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
甚暑秋冬之交草木澄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
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
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即其民安而與
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
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使請題榜也

又

聞公所何首烏是否此藥溫厚無毒李習之傳正爾
嬰之無炮製今人乃用棗或黑豆之類蒸熟皆損其
力僕亦服此藥但採得陰乾便擣羅為末棗肉或煉蜜
和入臼中萬杵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
以奉白

與人

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系足
疾惟儗靈仙牛膝一味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藥
也但威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藁本之細者爾

其驗以不撓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
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
鴝鵒眼也數者備然後為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
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臟
氣虛實 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
不復有效若常服此即每歲收採早茭芽之極嫩者
如造草茶法焙之以代茗飲此効最著自擊知君疾
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已作持服詩見

與惠州都監

君南來上府御幹譽為有識所稱皆曰此眾坡弟子由
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於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
矣顧君益廣學問以期遠到

與史氏太君嫂

某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弟流落中尤為慶乃
知三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不
虛報也明日當渡大海聊致此書嫂知意而已

與林濟甫二首 儋耳

僧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
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
自有翛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
即過 矣因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為別未間惟
以時自重

又

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
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答劉元忠

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戕不盡意察之琳伯通因會
為致區區歐陽秀才實談道甚妙可與閑遊懷思文
忠公愛其犀上烏況族子弟之佳者乎餘惟薦萬若
時自重

答王皴仲

兒子還辱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無極舟行至扶胥急足示問乃知有秦州之命歡悅而已行止孰非天者復何言哉道 所照知已平適但治行忽遽亦少勞神矣

答程全父推官六首儋耳

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船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粗無病但黎蜑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為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又

閣下才氣秀發當為時用久矣避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尚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有新作遞中示數篇廼弥恵也山川風氣𤍠清佳否孰與恵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為歲也寄既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冰精好一一感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怍之至此間紙不堪複說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

又

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恵近詩一軸為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為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為三矣此道比來變熄海北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兒子亦粗遣窮困日甚親友皆疏絕矣公獨收卹加舊此古人所難也感作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令子先輩辱書及新詩感慰稱其筆力益進家有哲匠矣何復下問乎老病百事皆廢尤倦寫書故止附此紙不別紙也不罪不罪

又

兒子比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茗佳惠感作感

作丈丈惠藥米醬薑鹽糖等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蒙
辱書深欲裁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爲多謝不敏也

又

久不得毗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曾得家信否
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爲寄少許此間舉
無有得者即爲希奇也間或有麄藥以授病者入口
如神蓋未嘗識耳

答程天侔三首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爲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
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訊喜侍奉

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
惠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
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
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
近與兒子結茅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
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
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
可者故人知之免憂熱萬萬自愛

又

近得子野書甚安隱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

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既病倦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
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
雨濛晦真蜑塢獠洞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醞
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又

新詩過蒙寵示格律深妙非淺學所能彷彿歎誦不
已老拙無以答厚意但藏之永以爲好耳

與鄭嘉二首

船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佳勝貴眷令子各安某
與過亦幸如昨初僦官屋數間居之既不佳又不欲

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汙池
之側茂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
費貲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況諸史
滿前甚可與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整
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
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
之求也顧其忩之有可以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
死罪柯仲常舊有契因見道區區

又

過後來相見否久不得其書聞過房下卧疾正月尚

未得耗亦憂之公爲取一書求瓊州海船或李人之便封題與瓊倅宣義託轉達甚幸也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便也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不更一字也不欲隱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

與僧隆賢二首

甚慰疏言不意寶月大師宗古老況捐衆示化切惟孝誠深至攀慕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畢大事想復更歲彌物感慟奈何奈何某謫居遼夐無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愴不已惟冀仲節哀自重以副遠誠

謹奉疏慰不次謹疏正月日趙郡蘇某慰疏上

又

舟榮二大士遠來極感至意舟又涉嶺海尤爲愧荷也寶月塔銘本以罪廢流落恐玷高風不敢輒作而舟師哀請誠切故勉爲之也海隅漂泊無復歸望追懷疇昔永望悽斷

與揚濟甫二首

蒙月師孫來得所惠書喜知尊體佳勝眷聚各清安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歸未有期信命且過不須念及惟聞墳墓安靖非齊甫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

荷不可言舟師云當一到眉此中諸事可問其詳也遠得惟若時摠重而已

又

遠蒙寄惠蜀紙藥物等一一如數領訖感怍之至人行速無佳物充信謾寄腰帶一條俗物增愧不罪不罪

與元老姪孫四首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況此文義當作但以日近憂患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諭此

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近來鬚鬢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爲親榮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

又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即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況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海船絶不至藥物鮓醬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

所守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
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
願看待京兆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
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姪孫切速爲
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又

姪孫近来爲學何如想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史
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
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
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

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
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来慰海外老人意也

又

進先輩論人此中凡百可聞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
如收得可寄一二斤遇時可附也無即已

與羌元長八首

恭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内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絶
天之喪予一至於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
死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罪于天罹此禍酷荼毒
以昨奄易寒暑哀慕日深奈何奈何其痛難所拘

往予永日孟長弟此懷難計謹奉手疏上[illegible]

又

流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
不可云諭久欲奉疏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
深今兹寄問亦未必達且略致區區耳

又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户千萬留意其遠
者大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諸
役如某者此非苟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
盡言

先公論往古事業述多矣想一一皆藏此豈提特勘
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窮若不能如意不敢作負
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
中順受此中有事迹不及雷化百憂所集然亦強自
遣也

又

聖善郡君不及拜慰状待次乞致區區況香少許望
於内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又

孫行者至辱書承孝履如宜閤宅皆安感慰之極所
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
事不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爲
想蒙矜察不即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相聞新政有
識感涕靈几儼遂北轅乎未聞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聖喜郡君承起居佳適因侍以致下問乞爲骨肉保
愛見惨以待北歸也子進諸男皆得安信否

又

海者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相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

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罹幽顯言之痛裂若忘生
死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
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
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
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千鈞之所云必矣况其
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寄
否耶此意卓然唯昆弟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
稍涼而行爲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
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必須有書相
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與秦少游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
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即牢穩可恃餘蜑舟多不堪
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
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
遞角場但相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
夫來遞角場相等但請雇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
兩日當得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即大幸也今有
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封全吊已行
矣餘非面莫究

與蔡子微二首

某與尊公濟南半生闊別彼此鬢鬚雪白而相見無
期言之悵然尊公乃令閤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
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
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軾七月中必達顏
呂敢駁少留一須欵見餘祝若時自重

又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見於樵牧者尊公之賜也
承示喻感愧不可言閩井水膂竭而復溢信否見令
如何因見細諭

與范元長六首北歸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叔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以厄困為畏故爾此老繆之罪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毒萬萬扶護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就少游議其詳餘惟節哀自重其不敢拜狀鄭君惟千萬俯為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

又

共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橫而廣須惠州背肉到同往討公昆仲扶護舟行嘗過黃又恐公自湖南路行不由江即不過黃不知其能及公前到黃否乎漂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眊耶惟昆仲金石其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忘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癘又聞季已瘥損不知即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強開解早心發懸書不能盡孝嘱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

[illegible]少游遂喪此深耶賴昆仲之力不至狼狽某日[illegible]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幸甚[illegible]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逮遣人[illegible]

又

容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所謂[illegible]州迫及又將相從泝賀巳而水乾無舟遂有雷禺之行遂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為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先公及少游真為異代之寶也徒存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某即度庾嶺欲徑歸許昌與老弟處必遂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強食自重

又

[illegible]忽有玉局之除可為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誦終摩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撰相見日以授也處素同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户為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問人有可究轉為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為愧負有錢五兩與少游齋僧乞轉與處素也

又

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待次致懇[illegible]

究中保衛為請

與孫叔靜三首

辱手教具審尊體佳勝甚慰馳仰撫疾亦漸平矣明目當出詣見僥幸蒙弥惠下逮查孺矣

又

累歲闊別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豈偶然哉亟辱專使教筆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玉句之除已有訓詞似不忘也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孚幸至其當求入至永請吉勑遂度嶺過贛歸陽羨或歸潁昌老兄亦相守過此生矣乍遠萬萬為國自重

又

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眷眷不已更勤從者遠至金剎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來數日思渴不已長至循還不克展慶此心尚稽矣令子頃遠餞不及別狀惟鑒珍愛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遠闊滋久向往徒勤比日履茲寒凝起居佳勝承旌旆至巳即欲走謁謹奉手啓上問區區

又

某謫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瘡不能巾裹欲□幘謁見先令咨禀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一見大慰夙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役紛紛未有便尚稽馳問專使辱書且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健感慰兼集某蒙被如昨更五六日離部愈遠左右後冀為國自重

又

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誰和帳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為間亦庶幾於斑介鄙劣之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亦未能

忘陋句數首錄寄以為一笑手啓上謝恃知照不深責也

又

某辭拜船家人蒙假借行計過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言謝不盡悚息而已

又

近因還使上問必已關達連雨凝陰遠想台候康勝某蒙庇粗遣已達虔州少留須水度更半月行也南海蒲澗乃足樂者想聞妙昭自訶而比也後會未期萬萬以時為國自重

與歐陽晦夫

歸寂終日坐企談晤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收其像可詳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并字數紙納去某所苦已平無復開少游亞耗兩日爲之食不下然未寄詩得減裂未足全信非久唐濟必有書來言旦夕詣別次仁人之貺禰當捧領但以離海南修人爭致饋受之則若發醫然所以一點俱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身罪者必衆謹令馳納千萬恕察仍俟來耗幸甚幸甚

答陳承務二首

稽首一笑尉等殊深甚奉遣信宿懷想不已亟辱手教且喜起居佳勝已到此家里承丈丈借差人将孤旅獲濟感幸不可言愈遠前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孤拙困蹐言無足采足下獨悅之少年敏銳所存如此實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爲難也

答南華明老三首

遠病復還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遽辱專使手書何慰如之即日履此薄寒法履佳勝旦夕離英過亡路方欲寸進不即會見企望之極惟萬萬爲道自愛

又

流浪吳海久矣道眼多可傾蓋如往清標累日一游寶林幸甚幸甚使惠子寄其開別後法體安穩爲慰久留韶上待水稍更旬日南遊山門馳神杳靄更衍若時爲衆保練

又

示以從裴君所咒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韻可謂奇特聊答四句想一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潛上索作示甚佳城寄一丸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語辭之

答錢濟明三首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太彤清中丹一丸即時服之下田休休爲益數日後又得通所寄茶手書今又領發藏及清詩數篇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所存亦川增可恭丁寔可歎可賀也及錄示訓詞誨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又

已到虔州二月中間方離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得以典買者否如無可居即欲往舒

州眞州皆可如聞常州東門外有裴氏宅出賣
辦試告公令一幹事人與問當若果可居爲問其
幾何度力所及即徑往議之候至金陵當別遣人咨
禀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屨往還樂此餘年踐哀詞中
始願也張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塗中見秦少游
奄忽爲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聞嘗有無銘單首
起而公獨爲糊子所篤尚棲遲田間聖主天縱幽
墨無公豈久廢者惟萬萬寬中自厚

又

某忽又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愴不已賢淑令人久同

憂患乍失内助哀毒何堪然人生此苦十八而九結
髮偕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遣勿留胸次令子
哀政難堪惟當勉爲親庭節哀推恭本欲作慰疏適
旅中有少紛擾燈下忽怠不能及也千萬照察某若
住常即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潤與程德
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答蘇伯固三首北歸

人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念親懷舊之
心何時可以易此顧未有以爲計當且以安之神明
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議之亦留

汝州已四十日鄰得舟猶在贛外更五七日乃乘小
鬱往即之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臥病幸而皆愈滯
率死者六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惟退爲上策
子由聞已歸至潁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嗇

又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
過如來書所論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諭欽誦不已寄
惠鍾乳及檳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
愧之至江晦卅已到霍子侔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
從吳登舟未暇上狀春暉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間
當爲作也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雅許龍舒爲多大金知命取去爲暑中浮瓜沉李之
一快也論語說得暇當錄呈淳備二老行當見之舟
過所論也到虔州日往諸刹遊覽始見中原氣象泰
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
耶龍舒聞有一官莊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
只食杜門矣燈下倦甚不一一爾懷

與錢志仲三首

兩日不見渴仰無悰切惟起居佳勝昨日水東尋鑑

識去頗有所得恐欲知之樂方已領感感

又

流落貌途始接諭奉顧遇之重有過平生幸甚幸甚別來伏惟起居佳勝漲水遂失韓險不覺到吉晳德庇所及其餘未易一一道謝也日遠後會未朗豈免悵戀

又

別去此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凄細馳詞不敢外報用手啓侍深眷也烏絲當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錄也李商客稱高堂清風有足樂者想特

復見念耶吉州募掛殘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條和衆多獲之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矣念大度盛德孰能卞而用之誠以衆難必有可觀者幸有差乃能已疾焉不腆醬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爲門下用恃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與劉器之

志仲本以烏絲欄求某錄雜詩耳某自欲暫欲與寫欺成子解篇舟中熱倦遂忘之然此意終在也今當自登六載病不能作志仲書乞封此紙去

與寇君

經宿雨涼起居佳勝昨辱迂顧稍聞餘論退想忠懿之英烈有嘆乎中衰病不出無緣上謁以選解去惟翦爲自重

與人二首

逐枉書教存問甚厚無雷比來起居佳勝慰感無窮寄示石刻仰佩至意何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但有慨歎

又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此雍間猶得少留以償宿昔

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今爲樂異時一爲世故所縻求此閑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爲之惘然也

與宋漢傑二首

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闊遠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愧歎辱書累幅話及疇昔良復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盡僕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俛仰百變無足怪者曹□念

兄今役何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耳只候水漲
即行矣餘留面盡

又

前日裁謝草略重煩問訊眷意愈孚感愧不已仍辱
起居佳勝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讀慰喜但恨衰晚
無以當此嘉貺也

與胡叩仁備三首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罹艱疚伏惟孝誠深篤追慕
痛裂荼毒難堪柰何柰何比日攀號食哀摧毀何以
伏惟順變從禮以全純考某未獲躬詣哭幃臨書哽

噎謹奉慰疏不次

又

某得訃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無
便未果奉疏人至忽得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
遣至慰至慰某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許下甚力
今已決計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登
舟令適一到常可以款見矣

又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無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
翁翁二月書及三月內許州相識書皆言一宅俱安

亦得九郎書書字極長進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須一
到潤州金山寺但無由至常州看小二娘有所幹府
闕一一早遣來萬萬自愛

與外生柳閎

展如外生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
無恙比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與
心如割介矣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
甥更會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一一

與人二首

嶺海闊絕不謂生還復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

秋凉起居佳福少選到岸即遂伏謁

又

某瘦病加之使令輒用手啓通問特公雅度闊略細
謹耳然亦皇恐不可言也

答處人王正孝先生

辱教承起居佳勝沐餉遺重增感灼茗布領抹皆珍物
已拜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
彼亦可

與程德孺三首

近承專使至處遠致時服寢衣之饋尋附答布謝必

達比日起居佳勝眷愛各康健某候水過贛今方冬
南康軍然程四月末間到真州當遣兒子邁往宜興
取行李某當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巡按
至常潤相約同往金山否愚意欲之餘老兄弟復一相
聚晤世奇事也乞不略喻及餘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往浙間近得子由書甚勸來潁昌相
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泝汴至陳留出陸也今有
一狀下漕司乞一坐船乞早為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
候邁到彼乘來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留為幸懇
浙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未及書因家信
道區區

又

告為買杭州程奕筆百枚及越州紙二千幅常使及
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久上状次
乞因信致懇

答清涼長老

所厚佳須見貺是為衰朽之光未緣面謝

答錢濟明三首

人來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灾退併獲此佳寵幸
甚[illegible]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氣如
李孔者聽亦有以知君之所蹈也比日起居佳勝某
此云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隙居湖以遂涉須某
到真遣人奉約與德孺同來金山過幸也所懷未易
盡言併俟面陳唯萬萬自重

又

某得來書乃知家明略復官參家甚髮張嘉父春秋
博士皆一時髦彥獨吾濟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
因見參家復服恨它慧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
以復為兒子追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
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此不可壞者乃當

緣厄而愈勝爾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
發乃取而焚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
明可為寫及舊居掛劍徐君之墓也欲詩乃極佳尋
本未獲有法嗣否當為載之其語妙中契順又不知
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也

又

居常之計本已定若為子由書來言勸歸許以此曾
中殊未定待面議決之所示孫君子甚感其厚意
且為多謝上元令孫行見之矣王吳二君處皆當力

口也劉道人若能同濟明來會深所望未敢奉書且
為致此意

答廖明略二首

遂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
勿污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
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幸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
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
也劉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踪跡
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
之微尋以變滅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
若切欲塔事上答冗迫不能就惟深究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所事示諭極過
當讀之赧汗鼬陵異攻謹須讀然至今不忘爲民除
賊以至蠆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晚子能言也聖主
明如日月行遂展慶家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怍
不已

答孔毅夫二首

久不通問詳識其無它比歸所過皆公之舊迹或見
清詩以增感歎忽辱手書及子由家訊窮途一笑無

易得我比日起居佳安眷聚各寧仙舫想非久到
闕并當老江淮間矣會合未期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謬一慨而已衛
尉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甚然如昔不肯
錙銖然亦無甚差劉器之乃是鐵人但苦者數千百
身負賭奈何江上徹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答蘇伯固

屛青勞問食乎亦增感歎無當專體庄賜今日到合
山寺下鑽極艱澀然尚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物

累必不可前則困不可辭小無也餘生未知所歸宿
且一切信任東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已得
玉局數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
如此其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道扁少游經窮已
也同踐死去太半誠可惜者況純父及少游當爲天
下惜之奈何子由想已在巴陵得雪觀指揮計
便沿流還潁昌某行繫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
則想安復矣

答王幼安三首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愧負屢得許下幼姪書

云比來親族或絡往來唯幼安兄仲侍淵加孚聞之
感激人來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援古人皓信王謝
風氣淳之有自也老病強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又

某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潁已決意
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不久當獲造謁未間冀若時
保嗇

又

蒙示俞過重雖妄念如此然亦憂患之餘未忘發明
友當思有以得全之者過實之譽頭為畚譆之也作

暫假人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偷無謹不
敢薰污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即
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為鄉里之舍客伏臘相
從問何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答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
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
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
從我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滿雲了然在
目中矣幸甚幸甚下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

隨起居勝常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為左右滯留而孫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
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為戚也比日伏惟起居
佳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懷又費照遣矣古鐵納
上餘萬萬善愛

與黃師是二首

比歸江淮間蒙四還人墜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深何
以及此比日履茲畏暑起居清勝少御之除未滿公
論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未間萬萬若

時自重

又

子辱得富聞之雋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
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

又

人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
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此滋味令自間此
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
自愛其身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為國自重

與子由二首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賫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
近日安勝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
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潁
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
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
事皆可信人所共知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北行漸近決不靜令已決計居常州借
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
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
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
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

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方
遣邁去注官迨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
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
知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
便卒所獲幾何遺恨無窮哀哉兄萬有一稍起之命
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
千萬勿相念今託師是致此書

又

程德孺言弟令出銀二百星見借兄度手下尚未須
此已一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數日熱

甚熱[illegible]此不及作諸姪書且伸意夫人曉夕
且加保攝勿令小有疾副子孫志五郎婦更與照管
[illegible]之便令五郎般挈也八郎婦續親極好但吾儕難
[illegible]言同紙人與說令師是已除太僕少恐遂北行兄
不能見又恐來省母蘇州若見當令探其意也少留
真欲絆家縶令整齊也五娘七娘近皆得書與孫皆
安胡郎亦有書來甚安行見之矣

與馬祖仁三首

昨日奉辭勝懸殊甚已來孝履佳否先付蘇已題贊
想麾馬三軸迫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疚更

不矜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千萬保重

又

承問數及家以嚴硯法醋露疏珍果等為餉已捧領
訖愧無以當之適苦嗽昏倦裁謝草草

又

承惠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感
之沖筒以為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
月瘦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愈
增瞻繫也歲莫惟更節哀自重

與郭功甫二首

……臨久不開……殊出意表蓋所謂得未嘗有者也
……起居佳勝……致厚貺拜賜悲感只今上謝次
一醉之矣幸不置酒

又

某今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爲一笑青史一片
不以餉公則無與嘗者矣

答孔毅父

日至賜長仁者屬之百順苟上病發掩關負恥縮坐
默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乏人謄
寫過以手簡爲謝悚息

答阜先輩

適辱從者臨貺書教禮意甚厚殆非不肖所堪書詞高
妙伏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地

與米元章九首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往
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
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閘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
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
誦之老夫卧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
元章不盡若此也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
如我輩憒憒耶……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
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卧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柳子厚
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當爲天下惜也
餘非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承示太宗
草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具馳納俟
小愈也河水污濁下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
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
健當奉談咲也

又

昨日詩發一笑耳慎勿刻石太師雄篇已領交軸且
留下

又

數日不聞來音謂不我顧復渡江矣辱教即承起居
佳勝感慰倍常匆匆布謝

又

某昨日喫令過度夜深下且復痰甚食黃耆粥甚良明
閔四印哥古矣所在明日會食宅且羅需稍健或
雨過倏然將也卽却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飢甚昨夜通曉不交睫端坐飽蚊
子耳不知今夕云何處示及古文幸甚謝拙未敢輕
践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誤耳眠食皆未佳無
緣遂來當續拜簡

又

某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毫之減然未能作
書也

與錢濟明二首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
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
已令用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卽少啜之
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
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
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
已

又

公南黃岔畫龍枝起兩比威然舊作郡時以
行雨有應今夕且者燈誠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忘
閔雨意可來燒一炷香否

又

蒙示諭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拙何爲
者神藥希代之寶理費幽明未敢輕議必謂許觀俟
從者見臨乃面論也少嘗見分幸甚所聞已得其端
涵緣賴否不倦回示頗爲望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首

某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頹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
生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問字驚歎久之暑毒
如此豈耆年者出應之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如某
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卧談少頃
卽告晚涼更一訪

又

某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
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爲佛爲法爲
眾自重

東坡續集卷第七

東坡續集卷第八

序

八境圖後序

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爲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某爲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某南遷過郡得遍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相與請於某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聖散子後序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眾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嚴院修製自立春後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訶梨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眾疾施無多寡隨力助緣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側隱當崇善因吳郡陸廣秀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主禪月大師寶澤乃鄉僧也其陸廣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麴巷居住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爲桓璧彝器其可乎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爲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頭骨磽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恥不待爲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遡瞿塘登高以望遠搖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犖然不知其心之樂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

必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即而獨後則仙夫之殿可以南矣

觀宋復古畫序

舊說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載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熟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嘆息不已殊曰雖損

尚可修曰奈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臥復夢殊來理前所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于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著皆奇士也詩曰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絃雖高張絲絃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爲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發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

手柔草淺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兎三十驅馳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爲常如曹氏父子橫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爲異日一笑

謂田友直字序

韓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予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其曰夫直者剛者之長也千夫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誠得直士與居彼不資吾子之過切瑳琢磨成子金玉使子日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偽於直者有直而

陷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無道如矢此直而修於直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於曲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此曲而盜名直者也子爲父隱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願爲吾子擇益友也嘗以是觀之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盖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實效又來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瞥也今乃别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敎乎將周旋終始籠絡盖遊有所牾乎嗟僕之才陋拙也而吾友每過實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客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已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讒罵隨之抑是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山有蕨薇可菜也野有蘼蕪可餔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江子靜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子靜夫人之動以靜爲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寧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已則靜逐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也後之學者始學也既累於仕其仕也又系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乎旦而起日與事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藐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尚能存耶喪其所存尚安明其已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僞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爲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真歟君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已則何往而不適哉

論

儒者可與守成論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潰溢之地跡爲桑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烝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矣智既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則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幷天下雖始輔於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謀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一代之法

制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爲湯之域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論曰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然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

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
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成也止於其是
以成欲得也止於其是以得欲合也止於其是以合
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
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由斷聖人之治制
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攻奔走而執事此
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
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
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
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

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
爲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
宮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
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
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
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
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
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瀆而至於相
侮也於是戒其群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
節是非不能行也而待揖讓之節口非不能言也而

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
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
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
憂焉是故多爲之節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
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
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
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士燮論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
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

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
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懦而
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
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
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
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
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
抑天之禍余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人
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曰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
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

以兵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傷其民入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一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雖之文景不言兵唐大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

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夫之勝負不足以為國之強弱而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句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晉獻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聽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於趙宣子也遠矣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為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辯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王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

牛何之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若犬豕然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蹙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鄫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

請王者之師可乎使鄒子有罪而討之雖獲罪於諸侯而無愧於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淝睢之兒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掩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是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

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絶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循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詔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

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没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與夫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簀於

[illegible]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欒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與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

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甚難務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illegible]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

[illegible]息壁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田氏魯季孫是已齊晉之執政非田季[illegible]敗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

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聚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

後其業善陰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務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也曾從之治爵口[illegible]紀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職處義益張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龍虎鉛汞論

人之所以生死者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爲心坎爲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欲正亦然其所以爲然者以内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強而溢則有欲念雖免顏亦然眞所以爲免顏者以内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爾由是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達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龍水者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火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煙焰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世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illegible]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僊故眞人之言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又曰五行顚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有隱者教余曰人能正坐瞑目調息握固以定息微則徐閉之（達磨胎息法亦須閉若佛經待其自上息於不得到也）鍊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凜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方其通時亦復一息以鍊之于丹田中也）一爲之推數以多爲貴以久爲功不過十日則丹田溫而水上行愈久愈溫幾至如烹上行之水蒸然如雲蒸于泥丸蓋離者麗也著物而見火之性也吾目引於色耳引於聲口引於味鼻引於香火輒隨而麗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則將安往水者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況其配乎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舐懸雍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能也如是不已則汞下入口方調息時則漱而咽之須滿口而後咽（若未滿且留口中候復滿）仍以空氣送至丹田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爲鉛此所謂

虎向水中生也此論奇而通妙而簡決爲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謬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刳心以受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絕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齟齬於此眞不如人矣故數日来別發誓願譬如古人避難窮山或使絕域齧草啗雪彼何人哉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窗之下日享欲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爲首盡絕人事飢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啗他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畧

睡一更臥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論龍虎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不著文且一時束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皆無益也深恐易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作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慙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其果能不慙否與書既以自堅又欲以及弟也卷舌以舐懸雍近得此法初甚秘惜云此禪家所得向上一路千金不傳人之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間舌下筋微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雍則斂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洪鑪上一點雪宜且秘之

上張安道養生訣論

近来頗留意養生讀書延納方士多矣其法數百擇其簡而易行者間或爲之輒驗今此法特奇妙乃知神仙長生不死非虛語也其效初亦不甚覺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左右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畧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狀如左

每夜以子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来）披衣起（只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若

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以兩拇指掐第三或以四指握兩拇指兩手拄腰）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淨慮掃滅妄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即閉定口鼻也）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當求五藏圖挂壁上使心中熟識五藏六腑之形狀）次想心爲炎火光明洞徹下入丹田中待腹滿氣極即徐出氣（不得令耳聞）惟出入均調即以舌接唇齒內外漱鍊精液（若有鼻涕亦須漱鍊不嫌其鹹漱鍊久自然甘美此是真氣不可棄之也）未得嚥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氣送入丹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爲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

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湧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案捏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臥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惟常久不廢而有深功且試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已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腳輕快久而不已去仙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為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為之害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

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錬津液嚥之摩熨耳目以助真氣蓋清淨專一即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竊謂可學故獻其區區篤信力行他日相見復陳其妙者文章書口訣多枝辭隱語卒不見下手徑路今且直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秘勿使庸妄窺之以泄至道也

論武王 已見志林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

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

而歸紂若故過否則殺之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

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論養士　此論已見志林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

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

以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
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
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
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
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
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
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
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
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
其能槁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

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
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
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
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
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
帝之世法令至密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
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
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
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論秦　己見志林

秦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
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
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謂巧於取齊而
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於
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
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
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
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
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

知之而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
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
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
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之心而解三
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
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
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
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
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
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

□□功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illegible]
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盡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
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歸璞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
入厭兵空虛之秦殘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
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鉛齒也必以
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鉛齒也可拔
遂拔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
亡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
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
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

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
勝而堅不幸耳

論魯隱公　已見春秋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
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
反譖公于桓而使賊弑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
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
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祕之信史隱攝而桓弑
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
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

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
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
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
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無
卒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
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
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
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
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
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

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
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
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
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
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
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
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
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
之豈若攝主之無嫌乎使母后而可信也則攝主何
爲而不可信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

子孫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何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從說一作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已見後林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吾獨表而出之爲萬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

疏未屛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飮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汚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論管仲 已見本林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

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

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

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苟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中國不亂苻堅不伐晉雖有慕容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

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一無者字）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凡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

已而伐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憂
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
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
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
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論孔子　已見古史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
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
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
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
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
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
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
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
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
亡季氏之忌克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
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
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
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

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卻之矣彼婦
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
孔子蓋姑備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與
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
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
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
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
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
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
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

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
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
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
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
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
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
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
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
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
欲伐齊孔子旣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

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與也皇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矣此孔子之意也

論周東遷　己見志林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頃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

後王之敗亦不減周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効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鄀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

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吾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論范蠡伍子胥大夫種

已見志林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者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

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之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棲之會稽為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為人臣交淺者言之如宮之奇泄冶乃可耳至於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屍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閭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論商鞅

已見志林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

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
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然
其成功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强國而孝
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
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
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
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
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
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
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

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
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
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
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
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
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
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
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弘羊之
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
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

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
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
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
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
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
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論封建　己見森

秦初幷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
鎭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斯
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

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
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
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
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
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
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
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
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
諸侯相幷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屛

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强家
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
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
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
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
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
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
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
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
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曾元首

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
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
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
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
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
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
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
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
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

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論始皇漢宣李斯　已見志林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
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
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
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
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
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
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
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

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
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
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
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
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
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
號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
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
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
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

屠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就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獘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

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

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論項羽范增 已見志林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

詩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
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
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
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
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
嘗論之義帝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
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
是乎羽既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
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
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

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
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
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
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
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
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
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論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
也故爲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
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
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爲而入乎其中賢
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爲俛與跂者皆
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強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爲之
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歸皇極之道者
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
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
有爲善之心而不得爲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
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爲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

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
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
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
天下之爲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
民之還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
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爲之言曰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
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
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

臣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盡用此歟

論鄭伯克段于鄢 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遜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為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齊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為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遜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庳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為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為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恩之不遠也左氏以為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蓋譏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為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入祊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魯之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若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經以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為諱者三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為賢者諱過為親者也非敗之為諱而取易之為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論取郜大鼎于宋 桓二年

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予奪鄒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歎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使人曰不然是鼎也何為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郜故書曰郜鼎郜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也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

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郜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為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讎楚也鼎入宋而為宋入魯而為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郜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為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若乎斯言吾有取之

論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三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啟試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秋者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而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騖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胥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居胥命于蒲自將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若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有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為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間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或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為會耳私

相為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失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藉口矣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論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八年

甚哉去聖之久遠二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

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illegible]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為妻也其娶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言[illegible]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未有不稱謚而稱夫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疆齊能脅魯使以其賤女為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為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為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為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況乎禘周公而用致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贊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為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為甚之之詞宜其為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為告朔聽政者以為天歟為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沛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

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若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而杜預以為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論用郊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

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為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若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鼷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

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為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為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為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論會于澶淵宋災故襄三十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疎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為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

所以會桓之稷業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諸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

録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録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論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不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恭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天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

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竟其論固已狭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絶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爲踈謬以爲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亦猶其若欒盈之不繫于晉歟欒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欒盈入于晉

黑肱或者既絀于邾而歸竊其邑以叛與當時之爵位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闊而不可用矣

論春秋變周之文 何休解

二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諱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爲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爲滕侯薛侯

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錄齊侯之母弟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殷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鄭伯來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詞也忽之出奔莫爲失國宜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哉雖然公羊何爲而爲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爲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一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其書曰及宋公衛侯蔡人衛人伐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夫作難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曰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況乎株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東坡續集卷第八

策問三首

昔人有言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智韓魏時有奇節自漢以來豪傑之士多出山東西國家承平百年文武並用所以輔成人才者可謂至矣而五路學者尚未逮古豈山川氣俗有今昔之殊將教養課試之法未得其要各以所習之經聞于師者著于篇

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孝弟同而自漢以來率用户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游市井者官不禁裁耒耜而適四方者關不譏也户口盈縮無復賞罰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義為農桑之政計户口而為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為毋益有擾有司惑焉當何施而可

古者禮刑相為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令有失於本矣而况禮與春秋儒者之論乎夫欲追世俗而忘返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為斷則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於斯二者

私試策問一首

尚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没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擬殿試策問

皇帝若曰嗚呼維天佑民實相乃后錫以多士咸造在廷顧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子大夫釋畎畝之安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遊者夫豈為利禄哉聞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於家而欲刑之於國者子大夫之本意也朕竊聞之朕即位改元于今三年繼求及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咎安在朕虛心忘己以求衆言而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

而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羌戎未叙兵不得解施舍已責捐利與民而農民未安商旅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得其叙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流殍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為患綿延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此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則以河之壖者三晉為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遂為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為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禹道旋失然聖人之跡尚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以而遺患於漢漢之法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哀憐生民謀諸廟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沒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之海濱之老民而與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以進孔子慨然而嘆欲修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譏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歷世沿襲以至于今遂大備愚恐冗為之耗民而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虞衡尚書令不問以百官之殿最此豈非王體之害歟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為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群進於有司然而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潔廉難合之士尚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嵓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剛毅訐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意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不脩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丁寧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

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槩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於其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荊揚而西訖於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洚水伊洛瀍澗之屬亦從而治瀦畎澮導九川瀦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兗州作十三載而隅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爲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爲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備廢官舉逸民

古者民羣而歸君君擇臣而敎其民其初蓋甚簡也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言其官雖多於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爲中興而黎之後失其守而爲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然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諸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閱皆以識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魯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于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夫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騋牝三千羨其富不譏其僭不害其爲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爲七萬五千人而有羨卒焉其卒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萬愚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
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惕然恐其若
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毅然
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紲聖人之愛中國
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得無厭不可
致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斂日繁雖
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
皇帝震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醜虜就覆
西夏之役從臣治亦擾攘不及數年旋亦解中復其
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

儉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踰僭而二虜者實殘吾
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搤腕而太息也且夫
舉天下之大而誅數路之寄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豈
不贍所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於民者愈
多而藏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曉之理
惟上之人實圖之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
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
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亦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
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
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始而詐勝
矣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
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詐無由也是
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奸不可止嗚呼
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
改也私鑄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嘗
以不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為幣符信一加化
土芥以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生
而惡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猶相繼

而赴於市者饑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
而或免焉漕卒之徒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
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而衣不蔽形食不給大冬積
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老累歲不得代不為盜賊
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以
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寧困而不為不義者
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
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
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經說

南省說書十道

問供養三德爲善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爲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爲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柔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爲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利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爲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於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求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爲洪範稽疑

以說道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謹對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

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
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莫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晩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

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絶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曰僖子始然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

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謹對

問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對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觕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馮國不

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馮國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郭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況包人民敺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驅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天子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焉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謹對

問魯猶三望

對先儒論書猶之義者何以已也愚以為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冀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閔其不告月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為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絶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常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為海岱淮公羊以為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謹對

問魯作丘甲

對先王之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為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求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弊至於寡而無告夫民之為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為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改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反安得不辨

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謹對

問雩月何以爲正

對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脩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爲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爲傳者不達乎此而爲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

者爲旱請也古人之重請以爲非讓也嗚呼爲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爲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爲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爲例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

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撓罪於春秋矣謹對

問定何以無正月

對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

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

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然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詞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為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知其妄矣謹對

問初稅畝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後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

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己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誹謗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蝝生公羊傳曰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災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為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竊不信也謹對

易解 十八變成八卦

四營爲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九六爲老七八爲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釋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姤而

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曷嘗有進其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夫曰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言之矣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奏議

郊祀奏議

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設（一作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 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

荅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

祇獨否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

望柴祭上[illegible]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

山川必無[illegible]此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

臣以知其[illegible]祀上帝則幷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

明文而[illegible]乃以此[illegible]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

而皆歌[illegible]則天地合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

夫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

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

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

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

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

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

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

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

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

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

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

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

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

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

有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攷之則天地合祭久矣

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

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

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

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

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

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

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

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

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

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

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

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

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量郭山惲等皆以

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勑曰凡所祠享必在

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

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

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

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

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四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以祭於地也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行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

之處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
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
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
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
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
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
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
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
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
天又三年一祀地是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

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
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與禮愈壞欲復
古而背古愈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為禮也議者
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
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
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
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
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
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
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

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
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
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
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
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祀
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
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
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
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
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

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
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
是長不親事地矣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
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
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
天地宗廟分而為三耳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
日不可以動大眾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
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享此祭累聖相承惟用此
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之則有吉凶

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
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
毁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
史册，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 陛下詳覽臣此章，
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
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 陛下謹守
太祖建隆 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
敉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
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
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因執更不論當今可與

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早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
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
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
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
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 聖旨令集議官集議
聞奏。

論時政狀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
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
誓，孔子録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
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悋，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
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
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
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
甚明，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
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 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
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

動，行路怨咨。自宰相已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
蠢不識忌諱，乃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
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
不便，以至於臺諫二三人者，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
裏之人，忽然獨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
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
肯始終膠固不恤。浩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
不敢接詳，如避[illegible]撥，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
近者中外讙言， 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賀，如蒙
大赉。竊望 陛下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

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
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
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隣雞之不可攘而月
取其一帝王改過豈知是哉臣又聞 陛下以為此
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如醫者之用毒藥
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 陛下
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
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
論以聳動 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
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四人者一失其心則

足以生變今 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
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
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
間貶殺軍分有司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
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
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
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陛
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
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士莫不悵恨者以
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

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
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
十以上便不能誦憶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
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
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
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 陛下
勿復言此民憂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
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日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
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 陛下扶板
蕩而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

士心樂併告 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
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
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
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 陛下以為青
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當禁也何以言
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
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
有失陷之罰為 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
行青苗錢史一作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
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

事務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之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雖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莫不破壞是以為之計謀游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獨臣等苟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伏望 聖慈早賜竄逐不敢復望寬赦謹伏引領以待誅殛

辯謗劄子

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今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傍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帝一作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身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道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狀

準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

右臣所有前作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月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縣榜 附一本作書濟縣方館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貌恭儉在位四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橫徭而生齒滋繁田日廣至于法令則去苛條尚寬簡守令

則進賢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先惠以寬仁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弛鹽榷之利故能道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憫然憂下民之疾病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太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策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冀欲躋以康寧之福躋以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或莫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版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病者愈疾亦欲人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儻不以是為誚歲一

檢察之使無遺毀焉

右具如前須至榜示嘉祐七年五月日

舉黃庭堅自代狀

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其官黃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舉劉景文狀

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權兩浙西路兵馬都監東南第三將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擢置邊廷要害之地觀其施為別加陞擢不獨為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舉趙德麟狀

右臣聞之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

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遠至兩漢河間東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為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賢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有以大獎勸之耳臣伏見左承議郎簽書穎州節度

乃官廳公事趙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更求通敏文采俊選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詔擬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推用而況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觀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甘伏朝典

赴英州乞舟行狀

臣其言近准誥命落兩職追一官謫守嶺南小郡臣

尋火急治裝星夜上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自聞命已來憂悸成疾兩目昏瞀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緩弱六十之年頭童齒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長而所負罪名至重上孫恩義下保平生憂傷血氣衰耗飲食所以疾病有加無瘳加以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隨手耗盡道路之費囊橐已空臣本欲陸行日夜奔馳速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資用不繼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買馬之資無所從出道盡途窮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以爲命而木將沉臣之衰危亦已極矣竊伏思念得罪以來三改謫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期聖主至仁至明尚念八年經筵之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也乎臣若強衰病之餘生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僵仆中塗死於逆旅之下理在不疑雖罪累之重不足多惜而死非其道則非仁聖不殺全育之意也輒已分散骨肉令長子帶往近地[illegible]就食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求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所貴盤纏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切揣自身多病早衰氣息僅屬必無生還之道然尚延晷刻於舟中畢餘生於治所雖以瘴癘死於嶺表亦所甘心比

之陸行斃於中道藁葬路隅常爲羈鬼則猶有間矣恭惟 聖主之德下及昆蟲以臣曾經親近任使必不欲置之死地所以輒爲行舟之計敢望天慈少加憫惻臣無任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 附爲太守宋選作

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鎭一方載在祀典按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爲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飢饉粒食將絶盜賊並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

不日齋戒差官莅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陰陰獵獵若有驅策既至之日陰風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彌四方化爲大雨罔不周飫破驕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非吝甚著臣竊以爲功効至大封爵未充況其昔公而今侯是爲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爲不安且此山崇高是亞五岳若賜公爵尙虛王稱校其有功實未爲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者

上初卽位論治道二首 代呂中公

道德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眼未有父子相圖心眼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飮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強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

憎主人爲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深於聚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私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其子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重使厚斂則曰吾以強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徑術行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共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

[illegible]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喜怒而用
之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
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
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蓋人
竊吾威福而竊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
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
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
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矣今之說
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愛如是則予不
如奪生不如殺赦不如禁而幽厲相[illegible]君長有天

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此百世不易[illegible]也昔漢
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illegible]之常刑[illegible]
不用歷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illegible]萬六千二
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illegible]五代
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
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
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簡據明約繇塞
耳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

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illegible]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
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
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
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
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
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
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
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貸權易之利皆心知
其非而冒行之故辭[illegible]而民為盜今欲嚴刑妄貨以
去盜不若捐[illegible]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

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
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
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
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
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十萬緡
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illegible]則沿邊皆有九年
之蓄西夏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
斛八錢吾謂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
賊民而邊[illegible]以安然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
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為身謀非為社稷計

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
不過甚矣哉

表狀

代晉寧王賀冬表

七日來復陽既進而歲功成八風不姦樂已調而君道得惟聖在御與天同符恭惟 皇帝陛下嗣守洪基丕承先志法小毖以求助期既醉之太平淵默臨朝順陽道之消長清淨爲治俾物類以昭蘇受福無疆成功不宰臣猥以暗弱仰荷誨憐敢先百辟之朝以祝萬年之壽

謝御膳表

臣伏蒙聖恩特賜寬假將理今月七日又再蒙中使臨賜御膳問其治療之增損皆以朝參之日辰臣下履淵冰上負芒刺蹄涔雖小能延兩鮒之老寸草何知莫報三春之澤正使豚魚幽陋木石堅頑亦將激勵忘軀奔走赴職而臣尚有無厭之請敢守不移之愚在法當誅原情可憫實以負薪之疾積有歲時勿藥之祥恐非旦夕縱顛江淮之一郡以安犬馬之餘生尚冀此身未填溝壑於異日別効涓埃

代滕達道謝景靈宮奉安表

衣冠出游藏弓宮閟之盛祖考來格煥然日月之明熟禮崇刑摘文乾後纔以作解之雷雨仍收繪像之子孫燦觀益見淪浹枯朽竊以祀無豐昵祭不欲數自仁率親故同宮而合享惟聖作則實考古而便今庶民子來五福交應尉山河之增氣紛嶽瀆以來朝仙木蟠根五聖既躋於龍袞靈芝擢秀九莖徙出於齋房 皇帝陛下舜孝格天堯文冠古損益漢唐之典故間色祖宗之規摹壽考萬年永作人神之主本支百世共承宗廟之休臣出守遠方阻觀盛禮會祠增下莫覩燁然之光阻滯周南竊興命也之嘆

上皇帝賀冬表

易稱來復蓋知天地之心禮戒無爲以待陰陽之定恭惟 皇帝陛下堯仁冠古舜孝通神種德以民躬行文景之儉游心六藝灼知周孔之情人既和而歲自豐天不違而壽無極臣久縻袞詔待罪江湖莫躋北極之光但罄南山之祝

上太皇太后賀正表

堯曆授時夏正建統氣迎交泰之會祥應重明之朝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無能名德博而化天人所歸沐羲易之盛謙德儉不居得老氏之三寶時積

豈福猶請宮臣職守江湖心馳象魏天威咫尺想聞清蹕之音貢壽萬年遙奉稱觴之慶

擬作

代侯公說項羽辭并叙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間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置軍中以為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羽辭

漢王四年[illegible]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王弗聽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中而未知名也迺進而言曰秦為無道荼毒天下殘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為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變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強仇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車蹈義死節以折項王之狠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為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即辱國之誅漢王噫嘻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大討未獲即死之此吾所以早夜痛心疾首東嚮而不忘也願為之奈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臣革車一乘騎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公驂乘而歸可乎漢王慢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狽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也恃之為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

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為無足使令者是大王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下為無士也漢王曰吾豈忘親者耶顧若無足以辦此且項王陰狡不仁復縱其鋒與之俱屠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役欲結楚從也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蓋擇於門下也食客數千得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請行平原君不擇而與之俱卒至強楚廷叱其王而定從於立談之間若毛遂功也日者趙王武臣見獲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

一返者終老養卒請行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歸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今日願爲大王之毛遂矣卒大王何慊不辱平原餘耳之聽哉漢王曰善即飭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遣侯公侯公至楚衣和軍門謁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爲俘囚臣切慶大王獲所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將烹焉臣切弔大王似不卹楚矣項王瞋目大怒叱侯公曰若自薦死乃欲爲而主行說以僥倖也且吾親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今乃言無卹者何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有謁於大王故大

王以臣爲漢游說而忘忠楚也大王試幸聽之使其言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蹈鼎鑊以從太公之烹蓋未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侯公曰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因思歸之士收豪傑之伍舉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眾并三秦定齊魏日引而東以與大王决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固將一天下朝諸侯建七廟定大號爲萬世基業耶抑將區區徇匹夫之節爲曾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壘與楚百戰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罷將死自救

暇几所以運奇決敵爲大王之勍敵者在漢王與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爲之也耶雖庸人孺子固知然則太公獨一亡似人耳不足爲楚漢之輕重大王幸而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爲失其所用者若不獲之爲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不歸者以要之意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要而不能致則權在人權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速收効於實無爲兩失而徒遺其患是以臣竊爲大王惜此舉也大王

嘗置之俎上而令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之願分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窘於彭城二子同載推墮前之弗顧也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誠篤於愛父固將指兵解甲膝行頓顙楚之轅門爲之請一旦之命今勵士方力督戰方急無一日而忘於楚從事此其志在天下無以親爲也大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將久留之以執其名此曰似不恤楚也項王怒氣少息徐曰顧吾所慮者漢王則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數矣我常易而釋之今乃曰東向必欲亡

楚而後已故吾深仇之欲葅醢其父聊快於一時況與之
歸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賜聽臣臣請言其不可者夫首建
大義誅暴秦者惟楚世爲賢明顯名於天下者惟楚天下
豪傑樂從而爭赴者惟楚被堅執銳爲士卒先所向披靡
莫如大王兵强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慴惟所
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據國連城數十莫如大王大王持此
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于今然而爲之八年
智窮兵敗土𧖴日促反爲漢雖大王嘗自知其所以失乎
項王曰吾誠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侯
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則敵偶然

後勝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博方布席提
手未及投地而驟以已資推遺之已而財索氣竭徒
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禮智所以取
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舉資委具以爲與
所事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自引而東視大
王如無也項王曰何謂舉資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
不聊生久矣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辭秦之君
約法三章民大變悅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惟
燒屠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何以爲仁太王始與諸
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之漢王捐萬死不顧一生

之討叩關决戰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約遷
之南鄭何以爲信大王以世爲楚將方舉大義不立
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稟聽之及天下且
定乃陽尊爲帝而放殺之何以爲義以范增之忠陳
平之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爲之
存亡然而謂死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爲智是以
漢王於其入關也天下歸其仁其還定三秦也天下
歸其信爲義帝縞素也天下歸其義其用平信也天
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資可畜之具惟其委
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

秕觴也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窶人
也天下者一人也市人不起窶人而趨高資富室明
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侍有一太公爾天所以相楚
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紓旦夕之急臣恐漢
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
然而爲窮人矣此臣所以爲大王寒心也夫制人
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
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恐漢者亦甚矣然去輒
背我今其父在此猶日急鬪誠一旦歸之徒益其氣
爾侯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强怒敵者亡大王執漢有足

怯而制之乃欲怒而鬬之臣意恐天溺大王之衰將遂孤
□□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漢王曰
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羇旅散軍維侍盥沐者三年于
茲而君王方深督過之是以下國君臣未敢議太公
之歸今君王勤偒迎之孫恐父稽君王旦暮問安侍
膳之歡敢不承命敬遣下臣衛送太公之扁軍以還
行宮孤亦願自今之日與君王捐忿與退綏平昔之
歡君王有以報不穀者皇天后土實與聞之如此而
漢不解甲罷兵以答大義則曲在彼矣大王因之號
令士卒以趍漢王此秦所以獲晉惠公也今大王不

辱聽臣臣無所受命而歸漢王因將慟哭於軍曰楚
之□義者深矣使者爾返而太公不歸矣且號為舉大
義除殘賊拯焉民終之有不共戴天之讎何面目以
視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無楚吾將前死
楚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感怒士心擐甲而趍楚軍
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尸也項王曰善尋聽公言
無鼠公第還語而王今罷兵吾今歸之矣侯公曰供
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勇貴乎必為早決若無後
必爲若無棄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旦亡去漢大王
拘執其母將以還陵也而其母慷慨對使者為陵勞

□流之義勸陵無還遂伏劍而死故天下皆賢智其
□而哭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爵錮於大王之軍久
矣今聞使者再返而大王無意幸赦還之臣竊悉其
必坐於無聊不勝恚辱之積一旦引決以蹈陵母之
義則大王悔恐自失雖欲同漢軍之歸不可得矣臣
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
王報讎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歸亦且
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
時而用其機遂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
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大王解甲登壇建號東帝以撫

東方之諸侯亦休兵諸渠以待天下之變漢王若且
厭兵尚何求哉因將世為西藩以事楚矣項王大悅
聽其計引侯生為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
之太公呂后既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歲即日封侯
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者故號平國君
焉

擬孫權答曹操書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
劉備以自効書辭勤款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艱
□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愫固陋敢畧布昔日撲新之

辿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招横來大者王
小者侯猶能以力自剄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
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陛下自古同功一
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剪伐承平則理
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爲田横之節也哉僕
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
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所拓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
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禄早世先兄伯
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
之耻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位號汚

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
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爲之業耳不幸有荆軻舞陽之
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
來卧薪嘗膽悼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
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
顯於吳權若効諸君有并吞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
隳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
官之亂纔息董卓之禍復興傕汜未誅袁劉割據天
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已殄戮天
子反正僕意公當揖[illegible]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

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
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挾天子以令天下妄殺屠
數陰譖將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車
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九
錫納椒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籍籍也劉備之兵
雖少然僕觀其爲人雄材大略寬而有容拙於攻取
巧於取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
以忠義不替異表昔僕以爲今海內所望惟我二人
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
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公欲殺昭與備僕豈

病狂也哉古語有之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僕與劉備
實有脣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
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
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産假道於虞以
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禍足下
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
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illegible]僕豈貪此尺寸之土者
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苟又若與公共起難危一旦
勸公讓九錫[illegible]使平安荊州僕與公有赤壁
之隙雖從[illegible]釋前憾然欣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

陣朝一匹夫耳何能爲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實在公側然徵言多矣其能安乎李希敎寃漢王及即位擿下三族之令罔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阜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耶甘言重幣幸物復再

制誥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

門下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帝王之典莫大承天朕以眇眇之身煢煢在疚永惟實器之重惕若臨淵之深承明繼成思有以迪先王之烈紹志述事未足以慰天下之心仰繫母慈總攬政體緝熙百度和樂四方賴帝既臨海寓又三垂之兵靡然萬邦之年屢登庶幾大同光嗣成美深惟六聖之制必躬三歲之祠雖茲肇禋獨予訪落喪有以權而從吉祭無以卑而廢尊顧言總章古重宗祀以敎諸侯之孝以得萬國之心我事雖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大孝嚴父孔子謂周公其人追惟先猷嘗講茲禮包羅儒術咨諏縉紳制六經放逸之文斥衆言淆亂之議嘉與四海靈承一天萃顯慶之兼尊隆永徽之專配成於獨斷畀予沖人達遵教於前若成法於後涓選吉日裒輯上儀豐琳宮質玉路寢神之予矣燕及皇天雖其配之隆右烈考於時鳳齋輅之駕被袞冕之章備庶物之徵追三牲之養靈游而風馬下孝奏而日月光惕然發喟諒勝怯愴之思愛然出戶如聞歎息之聲獲祐睿我思成侍臣助予惻楚既迄成於熙事敢專饗於閎休宜布洪恩以暨諸夏云云於戲漢庭祀帝著於卯阼之踰年唐室施仁因以御門之吉日蓋禮嚴若文

繩講大者流長尚賴文武之英聲翰之雋協恭致治以輔邦家

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

門下朕以眇躬獲御大器仰聖后之慈訓荷先烈之永圖四載于茲涉道尚淺凜然祗惕若履淵冰思所以慰安人心奉若天道常慮一夫之失所以傷萬物之太和獨苛去煩夙夜願治迺自去冬連月降雪興常今春已來又陰不霽農民失職商旅不通此位之間求饑獨甚常寒之罰咎在朕躬惟日兢兢以圖消復深精致禱神祇未孚克己自持協氣無應切

慮囚方獄犴寃滯尚多工役煩興人勞疲死斁或繆
盭之變以干陰陽之和乃均濟恩以召善氣云云於
戲遏災祇戒聿脩信順以誠正事布和庶獲天人之
助咨爾中外咸體朕懷

樂語

集英殿春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中和化育萬壽排場

臣聞人和則氣和故王道得而四時正今樂猶古樂
故民心悅而八音平幸此聖朝陶然化國餘三農於
深介維莫之春與五福於太平既醉以酒共惟皇

帝陛下秉乾有作出震無私恩覃六聖之典謨斟酌
百王之禮樂天方昨於舜壽人已謳於堯言故得彝
倫敍而水土平北流動道主人退而蠻夷服西旅在
庭稍寬中兵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紬繹群賢而
延白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天顏
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冬盡野人之寸心臣猥以賤工
叨塵法部幸獲望雲之喜敢陳擊壤之音不揆蕪才
上進口號

口號

萬國人歌舞樂侯長春恩深帰四春令下風雷常右

信將來草木豈知仁壽域已正三階泰玉堦初知九
奏純更欲年年同此樂故應相繼得元臣

勾合曲

太平無象萬物之得時和氣致祥喜八風之從律
大合鈞天之奏克諧治世之音上奉嚴宸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斑白之老既無負戴之勞龆齔之童亦逐嬉遊之樂
行歌道路照袂闕庭仰荷宸慈小兒入隊

隊名

初成莫春服來獻太平詩

問小兒隊

聚戲里閭豈識九重之與成文綴兆忽随六樂之和
宜近彤墀悉陳來意

小兒致語

臣聞春為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
其身故飲食盡忠臣之心遊豫為諸侯度方遭日之
無事樂嗣歲之有年大容暨門肅陳熙至共惟皇
帝陛下道隆而德備曾文而性仁總攬群材蓋天授
之神策濬清庶政救民以寶符願良辰樂事之難
并宜群臣嘉賓之並集便場千歩方山立衆工太

樂九成囿海函於雜技臣等沐浴膏澤咏歌昇平幸
以髫髦之微得參舞羽之末敢干宸聽伏候俞音
勾雜劇
臚傳已久陛楯將更宜資載笑之歡以進群優之技
緩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清歌屢奏盡抒於下情妙舞載陳示不遺於小物
既畢沛風之和稍同沂水之歸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啟私之樂下侍於臣工靡曼之觀聊同於俚俗審音

而作振袂稍前上奉宸歡 女童入隊 隊名
瑞日明歌翔仙旋動舞衣
問女童隊
工師奏技侍衛登觀頎游女之何施集彤庭而有待
欲知來意宜悉敷陳
女童致語
妾聞聖人撫民以時王者與衆同樂故倉庚鳴而蠶
女出游魚躍而靈沼春盍良辰豈易得哉亦時者而
後樂此伏惟 皇帝陛下溫恭允塞睿哲光明學無
常師文武識其大者仁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爵乔

階之六符走重譯之萬里天人允應禮樂將興
壓土之賤微敢度乾坤之廣大萬舞九奏雖未象於
成功問歌三終亦庶幾於頌德欲殫末技以効寸誠
勾雜劇
風斜御榻既窮綺麗之觀日轉庭槐少進詼諧之戲
再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翠袖風回已盡折旋之妙文茵霞捲尚覬娉婷之餘
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齋日致語口號

旋復陰陽乾五爻於六幹演綱紀歲月與元日爲三申
神后降靈今當年曾孫効誠於茲旦不煩巧歷自契
真符道化施治天人協應 太皇太后陛下功高任
姒德配唐虞上推頊譽之心下布仰成之政寶慈與
儉躬光寰宇之風規和秋安邦襲烈武之餘慶三朝順
履萬壽無疆綿綿之老人歎窮甲子如楚南之靈
木莫計春秋臣賤等草茅心傾葵藿樣民謳於擊壤
効樂語之陳詩
竊皇得道自神仙金母長生不記年甲子會逢三朔
曰歲星行看西周天消兵漸覺腰無積穗德方

□曰彤管何人書後會椒花椿頌一時編

黃樓致語口號

百川返壑五穀登場初成百尺之樓適及重陽之會高高下下既休畚鍤之勞歲歲年年共賞茱萸之美共惟知府學士民人所恃憂樂以時度餘力而取羨材因荒冗而成勝事起東郊之壯觀破西楚之遙名賓客如雲來四方之豪傑鼓鍾隱地樂萬日之觀瞻實與徐民長為佳話

一新柱石壯嚴闉更值西風落帽辰不用游從誇燕子直將氣焰壓波神山川尚遶當時國城郭猶瞻處

陌塵誰凭欄干賞風月使君留意在斯民

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口號

昔年占夢適當重九之佳辰今日獻香願祝大千之遐算慶婦姑之同日雜茱菊以稱觴殺雞已效於龐公剪髮敢質於陶母但某叨居樂部忝預年家不度蕪材上塵口號

今朝壽酒泛黃花鬱鬱葱葱氣滿家願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

王氏生子致語口號

人中五日知織女之暫來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去

□蹈紫微之妙歡傾白髮之兒好人相逢一杯徑□以其人女郎蒼梧仙裔南海貢餘憐謝瑞之早潛炊相助嘯張鍋之後興遇酒輒歡采揚梅而朝飛碧霄蓬而暮返長齋玉女之年貌未獻金膏之掃除萬里乘槎已慕仲尼而航海五絲續壽將從老子以俱仙東坡居士尊俎千峯笙簧萬籟聊設三山之湯餅共傾九醞之仙醪尋香而來藉天風之引步此與不淺烟江月之升樓

羅浮山下已三春松筍穿階晝掩門太白猶逃水仙洞此□篇來問下華君天容水色聊同夜[illegible]光白

益人萬户春風為子壽坐看滄海起揚塵

寒食宴提刑致語口號

良辰易失四者難并故人相逢五斗徑醉況中年離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間時乎不可再來賞者而後樂此恭惟提刑學士才本天授學為人師事業存乎斯民文章蓋其餘事望之已試於馮翊翁子暫還於會稽知府學士接好隣邦締交冊府莫逆之契義等於天倫不腆之辭意勤於他主力講兩君之好可無七子之詩欲使異時爭傳盛事

雲門畫鼓疊春雷千騎尋芳戲馬臺半道已逢山簡

醉鄉人爭看謫仙來淮已按部威光凜歷下懷仁直
重回還把去年留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

東坡續集卷第十

頌

英宗皇帝御書頌

嘉祐中大常博士周秉以文行選爲諸王記室宗室之賢者多敬愛之時 英宗皇帝龍潛藩邸嘗賜秉手書其家寶之臣過曲江見其孫表州司法參軍超出以示臣謹稽首再拜爲之頌曰

雲漢之章融爲慶雲結爲甘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以燾冑其子孫

建中靖國元年月日臣蘇某記

東坡羹頌并引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蘆菔若薺皆揉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盌下菜湯中入生米爲糝及少生薑以油盌覆之不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如常法既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遇油輒下又爲盌所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罋熟赤豆與粳米半爲糝餘如煮菜法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

以識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無諸紛[illegible]處同醎酸未必是盐梅問渠此箇天然
味稱[illegible]家麼上来

油水頌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施钵請長老
[illegible]蘇叢之頌曰
[illegible]油中是火[illegible]油水相轉水去油住湛然光明
[illegible]有火[illegible][illegible]物[illegible]淨[illegible]油水同定
[illegible]火[illegible]定

猪肉頌

淨洗鐺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
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猪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
肯喫貧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兩椀飽得自家君莫
管

食豆粥頌

道人親煮豆粥大衆齊念般若老夫試挑一口已覺
西家作馬

答子由頌

子由問黃檗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嶽
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
不知黃檗如何答老僧代云有病宜須看藥攻守時
火爛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六
月二十日

禪戲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
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
大奇大身一鍋羹勘破天下禪和子

答孔子君頌

夢中投井入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作處我今何爲
自此作苦忽然夢覺身在牀上不知向来本元無井
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這無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
空未曾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遠作如是觀

辭僧開頌

人生得坐几穩坐切切地走覓什麼今年且莉東禪
來明年去找西林磨

贊

李端叔傳神贊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奉坡老入贊之曰
頒哭之拳然有字之淵然投胷腹之𣂻然以爲可得
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爲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

晝於龍眠笑嗚呼將爲此瑑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爲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

三笑圖贊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爲此小童麋鹿相拂爾各何知亦復樂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李西平畫贊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反掌及其役師風翔叱旄右瞰河湟兵莅振誅既滅終不能取尋常驕賊計因平涼卒罷兵作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新馮劍銖延賞爲莅監不足償緊遺像溥泗滂

醉吟先生畫贊

黃金鞍碧玉童又踏東流水目送西飛兔捋髭頷顙者眞子乎之侍妾奮騎直聊者非列仙之臞儒

夢作司馬相如下畫贊并序

夜夢襲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合席而生子雲曰長卿久欲來公作畫贊下辭以雅灰之繇矣覆寶硯乎雲懇祈不獲已爲之既成子雲戲予曰三賦聚足以重趙乎予曰三賦足以重趙則予之太玄果足以重趙乎爲之一笑而散

長卿有意慕藺之勇言還故鄉閭里是聳景星鳳凰以見爲寵煌煌三賦可使趙吉

東莞資福寺再生栢贊

生石首肯共松肘回是心苟眞金石爲開堂去栢枯兵留復生此栢無我誰爲栢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人皆不聞尾碟說法今聞此栢燃然常說

題三國名臣贊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

忠懿王贊 見山集

文武忠懿堂堂如春中有劈靂不以示人雷行八區震驚聽聞提十五州共爲帝民逆君者自崖而返以安樂其子孫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取大物而成仁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吾觀沐猴以馬爲戲至使此馬亦稱銜詭轡沐猴宜馬眞庶言爾

文與可枯木贊

怪木在廷枯柯北走穿牖絣壁驚雀入帷居者蕭氏畫者文同贊者蘇子觀者如流

牧月圖贊

癡蕃齒肉牌眠天目偉哉黑龍見此蛇眼蕃死月明龍反其族乘雲上天雨我百穀

題王霭畫如來出山相贊

頭髻髿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家洞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

畫佛贊

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眾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將蟄者皆動並證無上亦不退轉

東林第一代廣惠禪師真贊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身輕然猶所立如此而況於出三界了萬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堂堂總公僧中之龍呼吸為雲噫欠為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蓋將拊掌於笑不起于坐而使廬山之下化為梵釋龍天之宮

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牆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為畫西方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乃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䦨閭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鵝鳥但當常作

平等觀不與憂樂與壽夭丈六長身不爲大方寸千
佛未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燒

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爲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
非想非因夢中常覺我爲形神我觀衆生終日疑怖
光倘不然無罣礙故佛言如幻求離愛惡飢飧晝餅
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爲故乃有死生
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能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
顛倒已久以光爲無以影爲有佛言見影我亦舉手
從此來鬬日中狂走我觀衆生同遊霧中對面不見

衣沾服蒙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潛曉城照若亦空
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
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難壞我惡老人嘗作是說
自一至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
孰爲此贊

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 并引

陸探微畫師子林閩州甘露寺李衛公與浙西所
留者筆法奇古絕不類近世子爲甘露寺詩有試
破蔽陸生畫肯挽戲盤山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
[illegible]畫蹤欲莊與刑部郡州并也熙寧九年十一
月十五日公工摹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云
八目仰其鼻奮然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
右肘吾見其雖猛而和蓋其戲嘗置之高堂護燕几
嗚呼頻沛走百兕嗟乎妙哉古陸子

元華子真贊

方口而髯秀眉羅顴示我其華我識其元我求從之
目擊道存我有陋室寺茨來掃洒掃庭戶窓牖廓然
虛空無人頌受守言

髑髏贊

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

業風相鼓轉巧色美倩盻無師無眼禪看便成一片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
畫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白氈在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顱百皺
不受刀箭無心掃除留此殘雪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

耆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嗔喜雖幻
笑則非嗔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釐隋闍尊者

爲注目樹廊横排同此大士 言爲默默如雷霆
言如擣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頻陀尊者
髑耳属肩綴眉覆額 佛在世時見此者年開
口誦經四十餘齒時開霄毫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惡心爲男其室法喜共遊戲叱有木童子高下適當
難重得宜使其童子能如於乎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很惡城自昔所聞不圓其諫有圓者存觀六極相

代衆生除病說佛子具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獅子三毛衣看與須臾去 一作 其二一則有餘因以
示衆物無兩遂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伐闍羅弗多尊者
兩限方用兩手自探用者注經探者寄應二法相忘
亦不相捐是四行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博迦尊者
一劫亡以剎那三世何念之動屈指默計風寄已社
信有不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汝有使目注視不知有經而死字義佛子云何
矗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則月潤目 作睟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
江逆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爲護法城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以惡鞭物 如火自焚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
拱手爲誰虔恭大尊 作 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拎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
不坐不卧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險路迷草合逐獸于原
得箭 一作忘 弓偶哉汲水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昔休我者默如晏如岳解不解渴是哀駘它
澄蓋滅明各妍 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

了〔一作〕然其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數〔一作〕數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寄坐石上安以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捕魚圖贊

荇秀水暖鯈魚出戲獨〔一作〕蛙無朋假竇鼓吹孰謂魚樂強羸相蹙去是哆口以完長須

馬祖龐公真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後一老龐一口吸盡西江天不是老師脚西江即渠儂口不知誰踏誰殺何緣自吸自受〔螻蟻而作六偈之龐公事東首皆書此首〕

青巖隱居陽行先真贊

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爭者五天畜其三而畀其二是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也

祿光法師真贊

今大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居京邑而不營利欲之私觸無感容口無文詞頭如蓬葆性如龍象意之所向灘金石莫隅而鬼神莫逆此所以陟降天門睥睨帝所而終莫能疑者邪

醮祭觀真靖叢教大師真贊

北方有神其出內冏與寶被髮拊劍馭兩靈國之東六福其庭泓然天醪涌其泠淡邃妙士守齋肅脩然真靖有典刑百問三出舌而流柯兮挂鯉浮南溟

清都謝道士真贊

謝道士生兩手真一有長不死欲識清都面目一江春水東流洛汭直入滄海大至蓬萊項頭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遺道士蹇拱辰趙郡蘇某見而贊之〔一云子由作〕

老聃新沐晞髮于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已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忘其天則全四肢百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吾遷彼赫赫者將爲吾溫彼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況吾身乎溫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祿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辯才大師真贊

予兩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
聞若贊之卽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
所在在法雲之中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
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思無邪齋贊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
鉛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雛培以戊己耕以赤蛇
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于日

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
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紹
聖元年十月二十日

羅漢贊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爲卷爲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
未讀則開我無所說其音如雷

侍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爲君打鼓

普照王贊 卽僧伽贊

借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口喜而舞犹謂 日月有在

二寶自屢我眼根在泥濁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
見者豈彼無眼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使作
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
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銘

孔毅甫鳳咮石硯銘

昔予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劍浦之上
黯黯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潤如舌之
有泉此其大凡也爲然爲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
可不然徒與此石銘而產何異於九鵬而一鵠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洮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于
則象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上
稍稍如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眞寶石也而其德則
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楊次公家浮磬銘

清而直朴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之
室

裙靴銘 并序

予在黄州時夢神宗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覺漪漪風縠六銖縰縰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來聲

宮女之絲絲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

周文炳歙硯銘

以歙為硯璺背而歙質以歙為歙硯剖而腹貫歙西江之水吾以歙礪齒漱河之辯其以爾借面不即不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 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一夫敵墨以為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諸聖賢之域

又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謾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雪浪石盆銘 一作雪浪齋銘并引

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

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獨 蜀一作 兩孫當世無 一作不 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古本畫水作平遠細皺紋前輩知傚畫法不盡其變態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虚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應亦無答洞然神光照毫髮

德威堂銘 并叙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舊荷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効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求昌

劉青來聘轍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觀望見公殿門
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
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
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
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
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
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
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
夷之典皋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
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備德

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
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
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
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
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
嵩洛有光篤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
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以耕內
兩[illegible]四方其訓之

文勛篆銘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
意在隸前汲篆畫壁間皷春山

葬枯骨銘并叙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于是是豈無主仁人君
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鷄鶴後有君子
無廢此心陵谷變遷復棺衾之

卓錫泉銘并叙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
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

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之嗟異為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
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須水
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洌衆渴得飲
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盡其入乎
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
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
訊於祖師其亦可哉

桄榔庵銘并叙

東坡居士謫于儋耳無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

謹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為方輿神呪以遊孰非吾居百柱屭贔
萬尾拔跋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
蝮蛇魑魅出怒入娛習若空見雜處奎奴東坡居士
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許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
東坡非名峨峨非廬源與不敗示現毗盧無作無止
無大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
跨汗漫而遊鴻蒙之都乎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二昧於叔衣宗入是故常實護登壇受戒本
昔聞得道人一物不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
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滅衣壺無壞者振
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參寥泉銘 并敍

予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予於東城留期
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
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
年予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
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
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
擷新茶鑽火煮泉而[illegible]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
公之為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
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為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
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
真即是夢夢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神
實弊汝神

夕庵銘

根在肯侶霧散毛收衣氣既歸肝膽是宅我銘夕庵
惟以瓶鉢八萬四千忽然而一

何公橋銘 并州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鵝在河順水而行
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
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污從濫觴蛙跳儵游溢而襄山
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冰坼雷解
孰使此邦豈為兩州雞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
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復役止更此百難
公心如石匪鐵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
如頸與子斑為玉虹隱為金堤直欄横檻百賈所湊
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誰今閑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

松此沼泥赤丸剛名勢為此橋頭公十歲與橋壽共
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
子孫不忘

質心齋銘

細德險戲愛甲披我君子質心勿無不可心不遷守
中積璞璞得之成成危欲生大以以逆水示泉無決
天下為是萬物一家前聖後聖在戒尤尊

十一琴銘

嶧陽孤桐

嶧陵孤桐下四勿容音如泥泉鉀深林二聖死祐歲丁
卯語兮名之照益老

香山谷八節

河渭之水多二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
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號鐘

聲則播厚則不移則哆弇則聲長甬則震無此五疾
則鳴而中律是謂號鐘之寶

玉段

其清越以長其…萬物之秋者磬也貫…中
儒…不…食…下…告…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失其
蕩枝瑞葉寥然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鳥黃

煉石補天之年截翰比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古
之猶今木聲糾牛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知其派

南風

聲歌南風背…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鶴…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

玄隴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紛直而志不平攬變衰
之色爲可憐之聲不戰昔苦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
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漁樵

撥棹入滄蕭然於萬頃之表橋項黃鵠翩然於一聲
之航與鷗鷺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渚魚而出聽
是謂漁樵

九州壤

乳瀆得九州之瑞避紂得九州之王湮沉乎財船之谷姜氾乎廻風之堂其音不爽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主意合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桐崔子下陽之庭奏刀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界之邪其天性之邪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耕杞菊若樵漁是器實寧相予為散人出叢書

天石硯銘并叙

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某曰是文字之祥也某寶而用之且為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嗟九淵之神龍汝潛以自珍非無心於來世亦擇勝而栖神蔚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瞰飲江之縈紆發飛簷與鐵柱挿清江之潾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是龍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鱉與蛙蠙遂將去而返顧訖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

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摶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為仁

啓

求婚啓一

結縭早歲已聯兄弟之姻觀垂白南荒尚念子孫之嫁娶敢緣良妁往款高閎軾長子某之第二子符天資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風綿邈庶幾弓冶之餘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門教成家廟中郎墳典之付豈在他人太真姑舅之好復見今日仰緣夙契祇聽俞音

定州到狀

得請遂落澂奎治覓郎諧披奉預切忻愉

謝韓舍人啓

某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㑹蓋不推恩則無所維容不執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為君者常病於察為臣者又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䘏於私計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況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今聖上推不忘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於相淆幣者哀憐老儒故為特奏之令惻惻連登又開別試之塗比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為時求材憂國忘己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变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偽靡華之文罷黙俗儒勉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顧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常擧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被其鈞陶〔作一陶字〕豈一夫獨遂其私顧感荷激切不

能自勝

潁州謝運使啓

衰病倦遊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令守符條教闊疎溪湖清遠但坐糜於廩祿頗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曲垂存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某官才簡上心名高省闥夔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日望東臺按臨封部少紓誨言之未得為衰朽之光威佩之私筆舌難既

答淸使啓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强埸之憂才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卧轍敢緣厚德尚許蓋容答惟某官名重搢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志流舒之突肅振臺風吏若親臨之長願惟朽鈍得奉教條但安欣愜之懷莫罄瞻依之頌

上執政謝奏舍啓

事有厥勤此實守臣之職力無可報遽膺褒詔之榮閟命惟驚及身自愧伏自河失故道遠惠及於東方徐居下流咫當甲於他郡比緣泉力僅保孤城漲流潰決無捕遏源之塞增早培薄隄備下策之施敢圖天聰之早乃辱賚書之賜茲蓋伏遇某官左右元聖

師保黎民方以一夫不獲爲己羞故衆人皆樂以□告遂紓過聽致此曲憐某敢不祇服訓詞益修吏職深自策其駑鈍庶有補於涓埃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謝王內翰啓

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倜儻超拔之材則濫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爲進士之科昔稱浮剽本朝更制漸復古風詩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途精取詩□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有所懲此聖人所以網羅天下之逸民進復先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橫溢哥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聞場屋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望爲權衡故明主委之縱□稟之不肖與在下風碩惟山野之見聞史識朝廷之忌諱某亦特有執事之英鑒以爲小節之何□□□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騷至□寄賞闢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才非碩當時之所悅□□過然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磨精乃心苟庶幾無□□之□辱知己亦□一□□髮之效少答至仁感□之不知所措

上留守宣徽啓

右某啓少年游學方成都槳職之秋壯歲效官復淮陽卧理之日竊留都之清淨眷僕府之優閑□□辟書重收孤迹衰備廢弃之久誰復肯□綢繆構□之歎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大尉才高一世望重□朝體河嶽之氣容納涓塵而不間衣食有華已寬盡室之憂道德照人況復終身之幸其爲感激難盡敷陳

謝文代趙祠部啓

近審新命屈鎮此邦名實所加吏民交慶夫何□寒之步偶□譯於之先雖甚內慙實爲大幸恭惟某官清名□物雅望在人以博學而濟雄文以高才而行直道久試莆生於爲□循煩長□於淮陽眷比泉□號爲大澤尚呻吟之未復豈罷瘵之所堪□公之來以日爲歲祝頌之素寫述難周

賀□樞密啓

伏審對揚綸綍進領樞機道不虛行必□股肱之力人惟求舊允符夾夏之瞻恭惟某官德克山甫之將明氣備王猷之劉大聲華傾於衆望功業見乎有爲

攄節常山遠過長城之備制繫京兆遂令鳴鼓之稱
公議益崇貴名愈白用致非常之命以圖保大之勲
惟時運籌既壯王猷之塞佇覩秉軸更增帝載之熙
某限以郡符阻趨墻仞欣抃之至徒切下悰

上監司謝礼上啓

燕南趙北昔為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輿之守
覩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恩曲加疲陋
顧吏民之易治幸衰朽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
庇民宏才緯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衆霧而行
坐後不知之潤恭害朽鈍未遂顛隮勉加策勵之勤
少吝吹揚之賜

回列郡守倅啓

祇奉詔恩出臨邊寄愧非才之雜強託餘庇以少安
豈謂仁私過形存問感佩之至宣寫莫周

賀列郡知通賀冬啓

日旋南極氣兆黃宫竊惟覩履之祥宜擁自天之祐
未達馳問先辱惠音感佩之誠敎述罔既

賀隣帥監司年節啓

新曆既頒蓋履端歸餘之歲群情交泰正賛陽出滯
之辰恭惟某官厚極鎮浮（一作）高名華國求獨倚否
之用已簡上心更曆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
展慶無由欣頌之深敷陳罔既

回列郡守倅賀年啓

新曆既頒群情交泰適蒙流問祇服寵光恭惟嗣歲
之吳必享宜民之祿徒深頌咏莫罄敷陳

謝監司啓二首

近審下車親當進記徒欽聞名於將命未皇盡意以
占詞不圖謙光遽錫褒寵感銘既切愧惕并深恭惟
某官以舊德之賢當聖朝之選恩足以濟法義足以
理財先聲所臨公議同慶凡繫屬部實有賴於庇庥
惟是孤蹤更由蒙於優借此為過幸豈復勝言

又

伏念傾蓋若故雖自慰於宿心盡言非書故未紓於
誠悃即膺寵俟實佩謙光退為紛繁遂疎上記遽叨
榮問徒益厚顏恭惟某官造道惟深養氣以直理財不
懋於義行法不失其恩竊聆下風倍仰厚德不圖幸
會遽隸屬封吏畏民懷既仰安於明哲心勞政拙庶
粗免於譴訶喜抃至深敷陳莫罄煩黷尚熾祭對未
期伏冀精顧別即延召

賀高陽王侍制啓

伏審顯奉恩綸榮更帥閫鎮武垣之衛要賂內閣之
高華公議交愈責名愈白恭惟某官府天大任於將
有為發揮才謀更歷事任道能濟而不過事雖濟而
不辨簡在聖心遂益柄任峻登秘近之直重易關防
之雄有恩有威方結東人之愛允文允武更紓北顧
之憂即觀成功進陟近輔

賀青州陳龍圖啓

伏審先奉詔書往司留憲洊恩予告暫便三晁之勤
商夢懷人方俟巨川之濟於公自計為喜可量伏惟
某官文武憲邦忠嘉致主衆謂老成之託孰逾舊學
之賢而乃力謀退安示有疾病擇全故里雖榮疎傅
之歸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無由追餞徒切瞻依

謝惠生日詩啓

伏蒙某官以某生辰特貽佳什允也風人之作燦然
華袞之榮自省膚虛惟知愧汗雖大人占斯干之夢
喜獲嘉言而弟子廢蓼莪之篇難忘未葉感佩之素
敷滌莫周

謝末婚啓

衆議婚姻盍特洲閭之求遂忘門閥亦縣聲氣之同
兔筵既從祖孝咸舊欲承令子第二小娘子愛副潛
秀豈獨偏公之五長而某第二子某猥以文廢
南容之三復恭聽不腆之幣永結無窮之歡慄抃乎
懷敷述罔既

賀正啓

伏以物壯則老霜殺所以成歲功否極必傾反復然
後知天意凡在含生之類休有向榮之心恭惟某官
積德體仁秉德五才兼施而不可道得時而愈隆方
當乘元言之辰宜享既醉太平之福某限居官守
阻候門墻謹頌之深敷宣罔聊

賀冬啓

伏以候紱室之消宮管告以日下臺觀之黃拔史書
有年共安消長之來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才猷
傑異道德深醇帥共正直之休順獲天人之助某恪
守官次阻拜壽觴空馳俯向之心莫摩安榮之遇

賀正啓

伏以華號在戶樂懷以餞歸寒椒柏稱觴爆竹以興
嗣歲在時為泰與物咸新恭惟某官德治斯民才高
當世遊雅淹於外補望已隆於本朝慶此開來之辰
必有寵征之拯某官守所縶辰謁無階頌永之深數
篇雅遠

謝孫舍人啓

辭命中宸代言西掖聳聞中外交慶士夫竊惟二聖之心蓋以多士爲急滅烽休皷而以將帥爲藩垣次望損金而以公卿爲棟廩蓋樽俎有折衝之將則燕鑾無見珠之憂某官瑚璉之才杞梓其用學不專於爲已才已效於臨民雜如清風草木皆靡炳然白日散雪日消兹爲收拾之端豈特絲綸之注不遺衰朽過辱緘封求致爲將之懷深負難酬之作

謝呂學士啓

文學之選人才所難迄無世祿之嫌遂絕藝術之弊

允此國家養賢之地豈爲儒者竊祿之私某官學古入官脩身以道志本爲己行濟於名直諒多聞固可進於益友文史足用曾不愧於古人果膺遴掄益發清要未皇馳問先辱惠音

答新蘇州黄龍圖啓

伏審光膺詔函移牧吳會先聲所被急政已孚自顧妄庸敢論儕輩既聯法從之末又竊鄉先之餘金華玉堂帝左右之高選武林茂苑江東南之要藩雖才分闊絕於賢愚而炎武差池於先後其爲喜幸宜倍等流伏惟某官文秀士林才任國器學已試而可用

益久養而益隆偃息均勞收度莫窺於萬頃治行稱首次公行成於三槐潤澤所加廷恩有詑辱移書之問俾寶借寵於衰遲銘感之深筆舌難諭

賀提刑馬宣德啓

恭命按刑持節入境吏民相慶已戴二天之仁衰病自私獨先一日之雅恭承榮問有激儒衷伏惟某官才映士林望高朝論治行聲聞於中外家聲洋溢於縉紳眷三吳之疲民困連年之積潦疇咨明哲寵亦孚恩匪惟凋瘵之獲蘇抑亦孱虛之知勉莫爲喜幸豈易名言

答曾舍人啓

伏審溯庭衍命榮進掖垣風聲所加中外同慶伏以取才之道自昔爲難惟君子之所爲固衆人之莫識尚論異俗不害徐公之有常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無喜某官異材秀出博學名家世以文鳴遠繼父兄之下早譽德進簡在裕陵之心今乃擢而進之論者謂其晚矣訓詞一出皆丹青潤色之文老拙自降有獨見在前之欵遇家龍頑辱示華牋愧無酬德之言徒有得賢之慶感怍之素寫述難周

答秀州胡朝奉啓

伊豁初見吏民首行條教隨封甚迩欣謳頌之藹然徒懷先蒙愧勞謙之過矣某官望推朝論才映士林用已試於盤根所居見紀政方觀於餘地不令而行某特罪江湖苟安衰病茲言一郡幸擊折之相開矜式百爲知伐柯之不遠其爲欣詠難盡名言

上虢州大守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之擁凡在流麻莫不欣抃切以弘農故地虢國舊邦周分同姓之親時以本支爲尹富庶雅高於二陝篇詠不謝於三川緣公七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五十六字景色如初布洪溜灘瀨之饒被女郎雲雨之況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異金銅充仞諸邑良材松柏賂給中都至於事簡訟稀滴酒有道山之況魚肥鶴瘦依稀同滬[illegible]匪巨賈下輕傲守故來者未嘗淹久而使[illegible]除非總一路之轉輸則入六曹而侍從前人[illegible]新命何疑伏惟知府某官學造淵源道升堂奥[illegible]尽天人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中外屢更功名[illegible]銅虎轉淹於百里朱轓聊寄於上堂仰望精徽流[illegible]六柱共保呈言而風驚恩承道[illegible]乎使民某仕從[illegible]人覆條除史又仰主璋之望泰

歆呈未之名豈謂此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興來蘇之歌謡有隕自天惟恐別膺於綸綍無任冊懇悟切馳情

賀蔣發運啓

伏審上計入覲拜恩言還擁節東南上守一方之休戚荷國廣内示將大用之權與凡在庇庥翠增抃躍恭惟某官受材秀傑秉德純忠蔚然西漢之文深蒙雅長矣東京之吏悃愊無華雖已得正法[illegible]歲於大祖師猶有一大事因緣於當来世固將入[illegible]洞致功名以斯道而結王知隨所寓而作儕事寅況已久淶病相仍方稱慶之未皇忽移書之見及旅感之率筆舌難宣

答杭州交代林侍制啓

伏審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之州某偶以庸虚適相先後愧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即諧瞻奉尤劭詠思

答臨江軍知軍啓

省本政成緣膺桑梓之敬海邦畫諾又覯枳棘之棲[illegible]百羅流年半世況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某[illegible]

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識作詠風流近傳召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俯存豈獨憐衰朽而借餘光盍將敦風義以勵流俗感佩之至筆舌難宣

賀年啓二首

效五物以觀雲咸知歲美備八能而合樂益驗人和伏惟恭官進德及時宜民受祿肇履三陽之應求茲百順之歸未遂披承徒增欣詠

又

三陽應律萬寶向榮永惟肇履之祥宜獲自天之祐未皇展慶徒切頌言

高麗大使遠迎啓

伏審觀光魏闕自忘浮海之勤授館吳都將有枚雲之幸過承謙德先枉華緘感荷之深誦言莫既

副使啓

伏審祗率彝常來脩方貢適此海隅之守得瞻使節之華首辱緘縢過形謙抑其為感怍難盡名言

謝大使土物啓

伏審揚舲遠造朝弭節就舍歸時方於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莫遑辭避但切感銘

謝管設大使啓

伏以食兕方主禮之粗陳驪駒在門歎賓歡之莫盡[illegible]移書之重盍慙為具之疏即遂頒言徒增銘佩

副使啓

伏審舍館初定徒馭少休粗接賓歡方愧餼牽之陋曲敦私好特班琛貢之餘感佩于懷愧怍無量

謝副使啓

伏以裴回弭節必忘羅蓋之勤笑語飛觴深懷不淺之愧過承榮問益荷謙勤感服于衷筆舌難盡

罷登州謝杜宿州啓

忝榆晚景忽蒙收錄之恩山海名邦得竊須臾之樂自非明哲少借餘光內自顧其空疎必難逃於曠敗恭官高風肅物雅望應時既愷悌以宜民亦儒雅而飾吏每致齒牙之論曲誠羽翼之私感佩良深敘述奚既

杭州到狀

得請支郡備員屬城幸茲衰病之餘託在庇庥之末即諧瞻奉預切欣愉

賀王發運啓

伏審榮膺制綸總領漕權撫舒六路之民表裏大農

之政風發所暨訢悚交并恭惟某官學術過人忠嘉許
國暫屈分符之寄已膺側席之思乃眷東南欲少蘇於
疲瘵無心內外當益殺於謀惟凡在庇庥豈勝歡慰

賀新運使張大夫啓 一本作賀蔡運使

伏承抗旌入境擬日臨民方一路之風馳已列城之
雲靡竊惟雅故尤激惟悰伏惟某官早以異材蔚聞
美績議法造令久揮於廟謨宣化承流蓋試之民事
自聞新命實慰輿情拜惟衰朽之餘得荷寬明之庇
其爲厚幸未易究陳 自聞美績下四句一本作留高[illegible]則生之[illegible]用天宗林蓋之國本

回荅錦職啓

伏審奉詔明廷升華府國有得賢之盛士知稽古
之榮虎觀石渠枉龍儒之妙選鰲營金閣笑方士之
遠求自喜衰年獲覩盛事恭惟某官學本自得道惟
造深溫故爲君子之儒多聞推英者之友奇字可學
知子雲之苦心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
知賢則深某方此賜環遠承枉駕沐誨育之已厚愧
馳謁之未遑

答喬舍人啓 一

某聞人才以智術爲後而以識度爲先文章以華采
爲末而以體用爲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
國之將廢也取其後而弃其先用舍之閒安危所
以係論概懷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夸浮則西晉
無可用之士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眞人在
位並興多士以出異材眷惟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
上迫茲顯擢實慰輿情伏惟某官名重儒林才爲國
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文直諒多聞蓋古人之益
友代言未幾華問著稱豈惟堂省之光抑亦邦家之
慶迺蒙疏示深服撝謙顧惟衰病之餘莫究欣承之
意

謝右史啓

比者誤被聖恩軫及弃物起於既所付以名藩牧養
疲民曾未施於薄效遽攀近侍已再拔於寵光榮既
多則功不可微職既崇而責尤當重顧慙辭之莫獲
念酬報之未能方以爲憂敢辱見褒此蓋某官德惟
樂善志務達人重緣姻好之私貴以文詞之長捧讀
數四退增愧慙属春候之向和宜福祿之益固未遂
披本但切傾懷

賀時宰啓

伏審光膺考慎峻陟宰司孚號揚廷士識二心之所
尚咒鄰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

官宜方以大度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邦
之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燦三代兩漢之訓典謨
書殊倚蕭佚之八及斗南莫競凜梁公之一人加一人
絕識見微臟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
約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
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
是皆還至而有效要見爲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
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燕
持而不懈刻清衷圖任之愈篤豈纍珠遊所獨詠歌
惟民罔知令語則聖凡有詔令率先意慈罔已遐迩

予傳室家吾慶頑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
君以愛人歎聲格於九天和氣消於萬家在昔小國
如彼景公損己一言退星三舍又況以禹湯大信之
誥有夔契同寅之言參爾德生猶知助順赫然在上
豈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無佐古執志杞分頑欲輸
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則莫與寄好謀則必
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賴豈曰自私伏念某
遭時休明賦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藏
天雨何私笑沉行之木偶淪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
重以傾歲周旋竊嘗摸擬求塗泯落無複掃門豈預

矣然彫朽冀朽出節見日去盆望天恨末力之
終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懷恭法循
然之可爲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庶
蹈以欣欣某限以在外不獲躬詣省庭預百執事賀
鈞屏下情無任

及第後謝秋賦試官啓

伏以聚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田野之間
亦學爲政故知礼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
人蓋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爲之制由
爲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於掌降及

近世析爲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
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因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爲學
者亦無施於民游庠序者忘朝廷讀法律者指詩賦
場屋後進挾聲律一作以相誇王公大人頗雕蟲而
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沿貫穀
之間亦因迩闊下之士有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
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頃茲翰弊切
惆悵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拯先王之墜典伏惟某官
于出閑世志存生民衆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擢居
要職又爲儒者之師宗一作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

抑經術而不爲迂闊世（一作）皇上所深知輙自朝廷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施容用法至寬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才講求（一作闡）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訛以歷書條汪子之便宜訪成君之故事不泥於古不帝於今非有苛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識可以致治又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因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揞舊疇（一作）昔所欲致（一作）於今遂忘其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爲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叅籍有名大懼辱賢材（一作人）之舉竊然如畀之羽翼追逸翮以並游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得逐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米鹽之間碌碌於塵埃符楚之地雖識恩之所自願力報之未由感懼之懷言不能盡（一作不知所措）

謝應中制科啓

臨軒策士方搜絶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内自顧於無堪凛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若畏有司之不公故含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

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囑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輙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一云）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危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給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考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謬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輙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illegible]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其才不逮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稱於世知特以飢寒之妄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詩書疎略而無以應敕

吾之甚愧得而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
吾君以伊周之業爲己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爲湖
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大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
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覩前輩由此爲
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
知所裁以堯至大猷五十字一本作德爲世之望人從爲符之蹟處聲所皈四方莫不來趣議論一宗使士以爲進退故
与孟驗肅收未亦

下財啓

夙緣契好獲講婚姻顧門閥之雖微恃臭味之不遠
敬陳納幣之礼以行奠鴈之儀庶徼福于前人永交
歡於二姓

吾求親啓

竊爾諸孤雖本軒裳之後閔然衰緒莫閑綦組之功
伏承某人儒術飭修鄉評茂著許敦兄弟之好求結
琴瑟之歡豈高門獲接登龍之峻恪勤中饋庶幾
數馬之恭

與游求親啓

里閈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邁
夫資朴魯近憑遊藝之師傅賢小娘子婉訓夙成遠
有萬石之家法聊伸不腆之幣頓結無窮之歡

徐州謝臨郡陳孝升啓

受代膠西甫遂仁庇分符泗上復託恩私祇見吏民
布宣條教郡有溪山之樂庭無爭訟之煩曾何妄庸
獲此僥倖此蓋某官紀綱千里儀表一方議論信於
中朝予奪公於多士衷罷無術既常荷於兼容勉厲
自將或無忝於知遇感懼之素敷染難宣

湖州上監司先狀

弭棹江郊聳聞風采馳神德守若奉誨音欣抃之深
敷宣莫究

回同官先狀

辛因聯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遙欣愉良極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
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
披緘驚眩撫已汗惶共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
道德襲黃之右牢籠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
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
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謦欬之音聽詠實勞敷宣罔既

杭州與莫提刑啓

竊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制右又竊寵榮頓惟頑鈍

資豈任繁劇之寄仰惑多可或賜曲全恭惟某官德望在人才猷簡上肅高風於列郡洽厚德於齊民千佛題名昔忝遊從之末三吳採郡想蒙潤澤之餘會見有期瞻依愈切

回蘇州黄龍圖啓

伏審致成京口謫徙吳郡眷惟疆境之隣首被風聲之美丞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仁厚露揚臺省既久簡於上心偃息江湖尚歷試以民事仰齊殊用以協群言欣頌之誠口占難盡

代賀歐陽樞密啓 代大中公

伏審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斯實爲天下之殊休竊居下風敢不欣抃切以國家分設二府紀綱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於内者皆效節於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於外者皆受制於樞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爲宰臣職雖或偏道未始異蓋近古之制兵農混於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爲二職所止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通豈獲寔易恭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兼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經術而不爲迂闊擢居大任寔大快群心武夫悍卒自以爲蒙福

才賢士大夫皆以爲得行其道某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大賢之登庸助率土之歡詠

東坡續集卷第十

東坡續集卷第十一

書

上神宗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有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以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

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眾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國以人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

多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　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朝廷遂以爲謗謂　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踴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百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

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

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去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

許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　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　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

遠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循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
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
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詩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合
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棄吉而作凶今
自宰相大臣既以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可知
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　陛下獨安受其
名而不辭　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
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關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
千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
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盜賊公
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
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
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
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
縣威福便行驅迫邦吏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
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
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
說楊瑒皇甫憬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
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
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下令讀之則若行。行然是為至近者均稅寬恤何
嘗不望朝廷亦施。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深害來
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
不適宜事少而官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
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官多則無以
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
而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
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
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
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
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
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遂信其說
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其言　陛下有
司與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
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
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
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劃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
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並重行黜降不
以衆涉施行力不辦與勝使於中外持擬賞可謂

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司
與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虜輕戲浮浪姦人自
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
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
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與役何則格
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
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
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
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
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

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
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
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
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行此而欲措之天下是
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
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顧直雖有長役
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
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
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
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

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
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
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
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
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而所
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
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
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
數以立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
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

於常稅之外別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
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
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
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
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
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
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
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
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
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

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微
亭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
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丈户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
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　陛下首欲役之此等昔
非户將絶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饮之歛歲
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後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
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　陛下
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
君污吏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

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
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事又無
擧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盐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
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知治平之物揀剌義
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成邊著在簡書有如盟
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揺或已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
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
其間願請人户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
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
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因然且夫常平之爲

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
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
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黎無里正
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斛户一作之
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
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
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
逮臣竊計　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　陛
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
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擧諸縣臣嘗

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
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
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
望　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
桑羊之説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
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説霍光順民
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
復興立法之初其説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
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

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 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

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

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

亦必以此察之齊之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憲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夫人之壽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

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
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
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
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
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愼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
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
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
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
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
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

賢相也曰愼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
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
晏爲度支專用果鋭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
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
寛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
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
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寛用人有
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
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
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

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
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
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
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
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　陛下多方包
容則人才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
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　陛下所願
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謂利口傷俗今若以口
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
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

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
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
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
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
則必不悦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
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乎世常謂漢文
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
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
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鋭氣昔高祖以三
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

夫五餌人知其蹤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至喪七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守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

進之門使有異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論阻計折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貪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從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illegible]陛下重之

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供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擾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　陛下以簡易爲法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奸臣指

鹿之憂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立法以救弊國家職籍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共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謂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能皆賢所言

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其重權者當臣竊然哉
時以折姦臣於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
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
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雖無此理然養猫所
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盜
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　陛下得不上念祖宗
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
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
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棄臺
諫亦棄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擁親之議本非人主

大過亦無禮與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
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謗交至公議所在
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決擇勃積威之後
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衆情有不從
振起臣恐自茲已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
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
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旣得之也患失之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
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要寵恃之奉其
推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忌懷光之敵其惡則誤德

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
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
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
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
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
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
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
客言擧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
事盡善導亦欽稱謝之若使言無不同舍棄不合更
唱迭和何者非賢爲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

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須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
故歷詆新政有爲異論如近日裁減宗族恩例刊定
七千條式脩完器械閱習鼓旗皆　陛下神斷之至
明乾剛之發新物議旣允臣敢有詞然至於所獻三
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難下知昔禹戒舜曰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
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
召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
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
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榮若有萬一似之

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
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
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
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
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
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　陛下
生知之[redacted]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
但患求治大速進人大銳聽言大廣又俾述其所以
然之狀　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

之狂愚非獨今日　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
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
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
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
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
成復毀至于再三感　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
吐其説惟　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
罪憂恐之至

續添

上皇帝書 徐州上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
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
念東方之要務　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
以聞而　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
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
北瓶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
最甚因為　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
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
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
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

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
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
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
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
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
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
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凡戰守之具
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
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
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

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
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悍之氣積
以成俗魏大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
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
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
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
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
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
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
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

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
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
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
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
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
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
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
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本三十六冶
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飢寒亡命彊力鷙忍之民
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

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劍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
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
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
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衞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
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
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
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
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
具矣而還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饋餉之
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

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
見闕數百人臣頗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
百人者常採石以甓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
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
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
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
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
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
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　陛下置
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

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
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反常不下十日
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爲畏法不敢貸貸亦
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
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
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
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
取其息將吏有歛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申
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
之冠 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於諸
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衆亦去盜之一端也
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
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
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
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
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
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
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
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
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

忘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
無所不至矣故臣願 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
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
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
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
嗇夫丙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
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
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
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
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
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
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
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
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
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
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故臣願
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
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
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
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長吏得薦其才者

錄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
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
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
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
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
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
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
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
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
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
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
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
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
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
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
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
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
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
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
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
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
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
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
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
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
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
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
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
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
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
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
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
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
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
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

成理難述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 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墮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

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 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察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

師騷然 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 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 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 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强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五而六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

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 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饋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 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 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鱉以爲膳羞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 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

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 陛下
將卒精鋭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
亂方興尤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
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
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
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
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
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
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
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

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
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
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
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
向背可以見矣而 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
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
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
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 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
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
靜無為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

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
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
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
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
患深遠今 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儒
私竊以為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
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
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
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
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 陛下盛氣於

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
心望於 陛下且意 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
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
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 陛下哀而
察之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
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錄若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爲十二月爲正
月爲二月爲三月爲四月而乾之陽極矣陽極則陰
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五月爲六月爲
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
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爲兩儀兩儀分爲四
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五
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
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草木鳥獸魚鱉不出此
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
而成形故能天然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
與天地相通者乎塞惡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
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
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絪縕可以靜而不動可以畜
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
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
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闔
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通之群
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閉則微陽閉而
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
視聽收而不役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
民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沖和而不竭昔者伏
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illegible]致因至日以獻伏乞
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下病死
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
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
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
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家貧望公不爲力致一
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
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
訊其家而傳狂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
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善我於翰吾
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稱我許嫁我其妹若
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一生世人皆公之賜軾
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
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
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
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此
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

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是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歛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為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工冒左右無任戰越

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軽走下而不軒其技藝卓絶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瘦捷乎若深山之虎猨乎若秋後之兎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眄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知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從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為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為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軾再拜

與劉宜翁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窮僻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别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忽聞剛褊任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請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刳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某齠齓好道本不欲婚宦為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逭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

流服負罪至重無護歸里比門寓居飯之外更無一
事留中廓然實無判棘寫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史
人任德公覲致死懇古之至人本不恪惜道術但以
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某雖不肖竊自謂有
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其有
素今尼家想見聞此欣然掀掌盡發其祕也幾不
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
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省聞寄與軾盡載首尾勿
留後段以俟情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若
未得不惜分惠迨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
口不能盡而況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
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待譯說也得
假身在滿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稟受爲恨耳蒼梧州
以丹砂之故求句漏令先生儻有意乎循南山水奇
絶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嶺瘴可復淡一遊則不
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
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爲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
之之語遂作此書發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覬萬
萬以時自重不宣

上王刑部書

軾今日得於州吏伏審執事移使湖北竊以爲湖
北實楚之故國巴蜀甌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
是爲一都會其山川之勝蓋歷代所嘗用武爲其間
吳蜀魏氏亦甚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冲至
于降孟昶下周保權又皆出此其人才之秀風物之
美有屈宋伍偁之賦詠存焉建節旄而使者專有是
土其見倚之重爲吏之樂豈細也哉然執事豪之則
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宜進任於時不宜任
此或者以謂荊及南方用兵湖北鄰也宜擇人撫之
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於廟堂非愚所得知
所不敢聽晃所敢伏思者人患□不足施或不得施
豈以位之彼此大小爲擇哉於執事之心當亦若是
俾吾力充吾職而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
固執事之所務也不宜軾再拜

與佛印禪老書

帆落歸宗化主來辱書方欲裁謝又蒙遣師慶又得
手教并與益動歸想無量數日大熱竊想山門方適
清和法體安穩寡居事迹已領耀世絶境大士所廬
已難下筆而龍居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
稍寬假使得款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爲山靈

勢田俗鍋令饌象紀塵埃盡三十年間而後知返豈
作歟流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識而邀許之何以
此豈非宿緣也哉向熱順時自愛不宣軾再拜
收得異石數百枚戲作怪石供一篇以發一笑聞
却此例山中齋粥今後何憂想後大笑也更有野
人於墓中得銅盆一枚買得以盛怪石并送上結緣

謝歐陽內翰書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
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　聖上慨然太息思有
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
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
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
明　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
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
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
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
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
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
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
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
顧道及來京師乂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
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君
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
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軾不爲有司
之所排使得竊竄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
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
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
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
一二焉不宣軾謹啓

謝范舍人書

右軾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禀而
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貢
顧暴著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
峩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
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
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眞閑之
至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
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嘆嗟觀
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
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

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
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
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十
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
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
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
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
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軾也在十三人者
之中謹因閽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
鄉人得者之多也

上梅龍圖書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
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
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
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非誠
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
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
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
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
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
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
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
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
鯁大臣朝之元老憂恤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
多士得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
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
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
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為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
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
宰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
知所裁

上荊公書

某頓首再拜特進大觀文相公執事近者經由屢獲
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
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
遂今來儀真又二十餘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
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也向屢言高
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
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

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其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
史傳通曉佛書講集醫藥明練法律者此類未易一
一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
公少惜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
微疾想已失去伏異順時候爲國自重

上韓樞密書

某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某受知門下似稍異於尋
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爲過其在錢塘時
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尔不復通問者七年於
茲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爲作賀啓數百言
軾輙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補於左右者昔
侯霸爲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
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
世以子陵爲狂以軾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
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臣之心躬親吏事所以
待三公者甚薄霸爲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
以感發之今 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
遠過侯霸某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處
也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爲過今者貪功僥倖之臣
勸上 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之

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其不可用明矣計之詳矣明公亦
必然之軾不敢復言獨有一事以爲臣子之忠孝莫
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祝之曰使吾君子孫
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古之人君好用兵
者多矣出而無功與有功而君不賢者皆不足道也
我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宗武帝建元元年
蚩尤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地建置
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蓋卅餘年兵所
誅夷屠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
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
兵終始太宗既平海內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
猶未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
聽使無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
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繼相誅死其餘遺武氏之禍殘
殺殆盡武帝好古崇儒求賢如不及號稱世宗太宗
克己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爲善之
報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既足以爲後嗣之累
則凡忍恥含垢以全人命其爲子孫之福審矣臣既
無狀竊謂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一開
豈惟朝廷無疆之福將明公子孫實世享其報某懷

欲陳久矣恐未信而諫則以爲謗不勝區區之忠
故敢致之明公雖以此獲罪不愧不悔皇天后土實
聞此言

上呂相公書

某昨日面論刑獄事愚意本謂刑部專守平人刑獄奏
意其爲盜殺之者用犯時不知法論法辯今後欲
殺人者皆因其疑似而殺但云我意謂是盜即免大
公言此自是謀殺若不勘出此情安用勘司某謂而
命公言既心服矣然念近者西京奏秦課兒於大醉
不省記中打殺兩貴款縛至醒服與證爲定作可憫
奏已得旨貸命而門下別取旨斷死竊聞與議亦恐
貸之若姦若故殺人者得以醉免爲害大矣恭然者亦
以爲然固已得旨過錄當再用公昨日之言思之若今
後實醉不醒而殺其情可憫可以原貸若詐醉而殺
自是謀殺有勘司在刑獄犯時不知秦課兒醉不省
記皆在可憫之外而刑獄皆收禁奏課兒決殺似
輕重相違情有未安人命至重若公以爲然文字尚
在尚書省可追改也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某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
司諸人議所以爲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其封
事短淺鄙哭與策問知此竊謂朝廷之寬減額米截撥
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二吳風俗自古浮薄而
錢塘爲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舂之儲
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饑疫之災與新法聚斂之
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
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
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持支更遭風寒暑濕之
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壯夫
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即叩
頭誦佛云官家將八萬石米救饑餓於鬼口中奪取
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尚知
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活
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
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諛成風揣所樂聞
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
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某之所甚憂過
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
水旱而無訴風災閉拒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
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

可不察也某既條上二事且以開白漕憲兩司而官吏皆來見某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兼公為漕司地耳何某曰吾為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恤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糴商賈不行某既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愠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條吏恐悚以某之私意其不為漕司地也當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再忤漕司愈咎愈深此則某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明公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流通公私皆濟上以竭吾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乃見新穀故自正月以來米價從增某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為限去歲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某奏乞以此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即乞一時行下某竊度事勢若不且用愚計來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狂妄過計事難施用即乞剗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幹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某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深戰慄不宣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及因修廨宇書

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分而又繼之以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某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理自當爾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某言為過耳不然豈有仁聖在上羣賢並用而肯恬不為慮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閉糴而稅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錢故米價長至八九十湖睦等州至百餘錢皆是錢[illegible]可畏某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事自半月來米穀漸通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懲熙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者皆靳惜而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中本州衆外九縣日糶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飢計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充兌糴糧外止有十七萬石漕司許於

計湖還缺三萬石尚少一十一萬五千石計窮理迫
共至控告其近以本州廨宇弊壞奏乞度牒二百道
脩完未蒙開允欲以此度牒募人於諸縣納米度可
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糶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
萬五千貫且以此錢完廨宇雖不及元計料錢數且
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
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廨宇弊壞已甚不可不脩及
今完葺所費尚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
納米出糶救飢設使不因修完廨宇朝廷以飢民之
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爲過而況救飢

脩屋兩用而亟濟乎其急蠢少應仰恃廟堂諸公仁
覆郷民必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
候回降指揮輒以一面告諭商旅令儲峙米斛具水
陸腳乘以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內
降付急遞日與吏民延頸跂踵雖大旱望雲執熱思
濯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某失信商旅坐
視流殍其爲慚惶狼狽未易遽言至時朝廷雖加誅
殛何補於事兼某近者奏爲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
年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
其餘收豐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浙間雖

迫實倍常歲異時預買紬絹錢常於歲前散絶今尚
闕太半刻削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拯
救則窘迫之急害必及民近蒙朝旨許輟上供二十
萬石出糶此大惠也然更望朝廷輟留三十萬石若
糶米可救只乞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飢
而救飢在民少辟錢荒之患亦上策也此外只有勸
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
事然皆雖行勸誘之利未及貧民而誅求之禍先及
上戶淅中富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
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

爲數聚散得錢便走無窮中當行此事名爲召募其
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
又須帖錢雇人出年人戶重有此擾此虛名無實利
少害多惟有多糶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
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幸甚某拙
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
日西向再拜叩頭黙禱庶幾區區冊誠可以感動萬
一也

與章子厚書

軾啓者再拜子厚參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

淺拙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審言侯何
似某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有
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足愛深切感嘆不
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
某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
代異人至於功名将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某者皆
憮然今日不獨爲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
不妄也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
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某強狠自用
不以爲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
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來書
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
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某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
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
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某
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
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
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
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
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相
收恤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
恤之真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
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嘗作活計
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
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
衣蔬食隨僧一飡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
喪粗了其理但祿稟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憂
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
置安能預爲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
出閒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
見無期臨紙惘然冀千萬以時爲國自重

答劉巨濟書

某啟人來辱書累幅承起居無恙審比來憂患相仍
情懷牢落此誠難堪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才當
深計遠慮不應戚戚徇無已之悲賢兄文格奇拔誠
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當以累足下且其手書傳
文不覺出涕詩及新文愛玩不已都下相知惟司馬
君實劉貢父當以示之恨僕聲勢低弱不能力爲發
揚然足下豈待人者哉與吳秀才書論佛大善近奇
士人多譚談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時以此

承之不得不爾耳僕老拙百無堪向在科場時不能已作應用文不幸為人傳寫深可羞愧以此得虛名天下近世進人以名平居雖孔孟無異一經試用鮮不為笑以此益羞為文自一二年來絶不復為今此餘方出家孟侯雖不得辭却用往年衣服不赴南省下不察猶以將羞者譽之過矣舍弟差入貢院更月得免辭其兄安國亦然勤國亦捷州解皆在此因風時惠問以慰飢渴何時會合臨紙悵然惟強飯自重

與孫運句書

某啓脾能母養餘臟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三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雖胃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繁閒曼叔此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病服商陸防已之類皆不效金液丹灸臍下乃愈此亦可取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耳楊孫縣例能振賑多為腫甚不可服有書以告之為佳也

與王庠書

某啓某遠蒙差人致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廿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三百三餘日乃至罪所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為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甚慰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於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達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能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况其下者文章猶爾况所謂道德者乎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某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

世叟瘦往往悔其言之過跋樂以此咨君哉儒哲之
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
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
三復來旣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
字所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
必不爲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熊守
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不宣某再
拜

又二首

某啓二卒遠來收手書兩幅開發欲海憂愛備盡仍

東坡續集十一卷 五十三

審侍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愧深矣某罪責至重上不
忍誅止竄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
過當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
詩詞氣比舊益見奇偉粲然如珠貝溢目非獨鄉閭
世不乏人爲喜不寐鄉村吳瘥迹出姻戚數日期有
捧手每執以告人曰此吾姻王郎之文也有姊麻學
久矣近日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
人文也足下猶欲伏議論其間恐頓千里林伏枕也
某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汩沒
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略似行腳
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鹽酪
日食淡麵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枯槁以求
寂滅之樂耳杪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故與
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旣不在
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遣萬
里相問無狀自取旣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蒙
犯瘴霧崎嶇往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洋多皆此中
無有甚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某惟痔疾入頗
還作外無他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冀嗇以時保
練

東坡續集十一卷 五十四

某啓前後所寄高文無不達者每見增歎伏但恨老
拙無以少答來旣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聲名於當
時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論雖欲不顯揚不可得也
程夫子尚困場屋王賢良屈於州縣皆進修有素可
曉者海隅風土甚惡亦有佳山水而無佳寺院無士
人無醫無藥杜門食淡不飲酒亦粗有味也目昏倦
作書又此信發書極多不能盡察之一

答陳季常書

某啓恩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
勝揮枯等三□皆安爲學自益喜慰無量某罪大

業詩聖愚不費[illegible]筆念答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
不忍復道矣自盡金開命便遣僧迎還湯溪獨與如
子遇巫老雲并二老好[illegible]吾過嶺鋤蔥狩半年風土
食物不甚惡民相待甚厚孔子[illegible]雖蠻貊之邦行矣
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illegible]處自[illegible]厚誦負
荷重寄決無成理自失官後便[illegible]三山餘步雲溪巖
只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若杜李當安心隨居勿
輕出入定多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
也亦莫遣人來從此縑緗如我所作兒女態也在近
日作[illegible]賦一首今偶寄挥[illegible]無以叢[illegible]生妙思着

數一聯窗挂破烟樓也長子適作史頭有光風之手
作詩殷殷麻咄咄官有歸寂之興想李常讀此掉臘
施觸也令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輥
電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救趙郎腸也自山中歸
來燈下羲答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簡送
去想黃人見孫書必不沈匿也予由在筠極安樂此
若與蓉深與之書云老軀極健[illegible]去死遠在讀老莊
復喜書如此吾儕但識[illegible]少年陶[illegible]狀一事誠是然
池萊及子由見人說顏[illegible]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華
筭[illegible]也不宣叢[illegible]拜

與吳秀才書

[illegible]啓違遼[illegible]寧入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
京與子野別遊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illegible]
才之言知其為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服獨與
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illegible]而子野一見僕便論
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為餘事以練氣服藥為土苴
耳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illegible]論養生一篇為子
野出也近者南遷至真楊間見對無一語及得喪
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illegible]一以破妄而歸真子
今日見教者殆之亦可以少[illegible]夫南方雖號為瘴

瘍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且詳述穆而[illegible]自
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illegible]野向在北不達當
來赴約也長者稱道過實[illegible]之[illegible]然[illegible]論孟揚韓諸
子皆有理辭氣翩然又以吾子[illegible]之有佳子弟也然
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illegible]者則附植一書
足矣何至使人[illegible]足遠來又致酒[illegible]海物[illegible]等[illegible]
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illegible]意無以為[illegible]適
廣州[illegible]得[illegible]香數斤[illegible]居之後[illegible]內燒香閉目清坐
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illegible]以為往復之[illegible]
但欲知僕[illegible][illegible]身心[illegible]淪神氣[illegible]灰槁之大略也

前書與子野更看其南歸相過少留爲僕印可其所已得而訶兼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重目昏不謹某頓首

與謝民師推官書

某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

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

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某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某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與孫知損運使書 作帥

文安北城如涉無人之境其漸可度廟堂已留意矣久驕惰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效惟極邊弓箭社射生極得力虜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以數句集一月村堡蠶虛公私惴惴北賊亦多相時生心社人亦苦句集勞費此出入字望與房長被同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不憂其不閑習也宜與永免冬教又當有以優異勸獎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終久實事無如此者覗者多云可汗老疾欲傳雜雜爲人猜忌好兵邊人盡知之此豈可不留意願公痛爲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

書豈能盡也旁涵浸穗澤久矣其務亦未遑念盟但
恐雖允鸞忍其下必有不安貪功好利之人誅之必
先使此賊小小盜逸託爲不知若不折其萌芽狃於
小利張而不已必開邊隙備禦之策惟安養方爲社
及稍加優異使當津隘以待小寇策無良於此者矣
所條上數事亦甚穩帖下至張望惟乞免人戶折變
所費不多及立開名月費社人頭首又乞復回易权
息時遣撥宜豫備貴少錢糧就地頭賞其高強者耳

與王定國書

罪大責輕得此已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人緣我得

罪而定國爲已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絕每念
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棄
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蔕芥然後知公真可人也
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厠賓客之末也揚州有
侍其太保官於煙瘴地十餘年北歸面紅潤無一點
瘴氣只是用磨脚心法此法定國自知之更請加功
不廢每日飲少酒調食令胃氣壯健安道軟朱砂膏
某在湖親服數兩甚覺有益利可久服子由昨來陳
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炯然夜中行氣臍腹間隆隆
如雷聲其所行持亦吾輩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

[illegible]其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
[illegible]眼看破此外又當事須少儉嗇勿輕用錢
一是遠地恐萬一闕乏不繼一是災難中用度惡
[illegible]致福之一端也又適承領手教知到官無恙自
[illegible]奉然頻慰懸想知擧二子石風聲震於殊俗一段
[illegible]事也某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
[illegible]與往日殊別更相闊數年索我閬風之上矣兼
[illegible]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
[illegible]不知何故非所寄江西書又已收得二書反覆
[illegible]論及憂患者甚詳既以自愛又以洗我昏蒙所

[illegible]恨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穎公嘗論
[illegible]詩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
來一人而已今見定國每有書皆有感恩念咎之語
[illegible]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當髣髴於屛衆迎適
[illegible]人惠大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
[illegible]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賓去桂不甚遠朱
[illegible]砂差易致或爲置數兩因寄及稍難即罷非急用也
[illegible]荒之中恐有一奇事但以妥眼陰求之大抵道士
[illegible]金丹不能羽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求嶠
[illegible]令竟化於廉州不可不留意也陳璨一月前直往

筠州看子由亦粗傳要妙云然久當此來此人不啼
有道術其與人有情義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
術多方難得其要然某觀之甚能靜心閉目以漸習
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氣流行體中痒痛安能近
人也適來江上閒暇暑殆非人所堪况於嶺外唯道
德清曠必有以解煩釋悶者入秋來脩然清遠計尊
候安勝公學術日益如川之方增幸更有餘多讀史
書仍手自抄爲妙造次造次其然自謫居以來可了得
易得九卷論語五卷今又下手作書傳迂拙之學聊
以娛老且以爲子孫藏耳子由亦了得詩傳又成春

秋集傳閒示之爲一笑耳辱惠書并新詩哉曲大慰
所懷河溥勝狀尺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
終日以快滯悶冰釋幸甚幸甚近在常置得一小莊
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
林不暇擇木也

與李方叔書

某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教因循不一裁答悚
息不已比日發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
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
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

初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
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
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鋒則讀之終篇莫知所
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是
病所感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懈
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
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
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
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然非敢廢此道平
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

考其實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
固然非有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
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
莘老薦之某亦挂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
一官某孫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人主所
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某可乎東漢處士私相
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
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乎甚不
願足下此等也某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
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

主求人勿不及豈有此用汲之理是下且自守當不敢自強措不浴自重獲失所作言切而毒臨頸悚息未具會見千萬得愛近夜服藥不一

不一悉頓首

上知府王龍圖書

敦事曰軒車之來曾未期月蜀之士大夫舉欣欣然相慶以為近之所無有下至閭巷小民雖不足以識知君子之用心亦讙讙欣踊躍轉相告語諠譁紛紜洋溢而出而不可掩雖戶給之衆帛而人賜之爵其喜樂不如是之甚也伏惟明公何術以致此哉哉也亦足以議雖然請得以僭言之蓋明公之於蜀人所

以深結其心而納之安居無事以養生送死者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難夫海濱之人輕游於江河何則其所見者大也昔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聞其言語而被其教誨者皆足以為賢人而況於公乎慶其視區區之一方不啻戶庭之小且公為定州內以養民殖財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為之三年而四方稱之況於蜀以來何難辨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而自成也此其所以為易者一也自近歲以來蜀人不知有動卹之如擢筋剮骨以舉其上而不免於刑罰有田者不敢望以為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為富懦

慄慄恐死之無所措皆聞見所熟以為當然不知天下根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釋其重荷而出之於陷穽之中方其困急時鐘鄙之饋愈於千金是故莫不懽忻鼓舞之至此其所以為易者二也雖然亦有所至難何者國家畜兵以衛民而賦民以養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難救故夫庸子之小變近於兵雖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由此觀之固有來亦必而為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其難救之遠變而有志於民者則或因以生事非當

世大賢孰能使之兩存而皆濟此其所以為難者一也蜀人之為怯自昔而然矣民有抑鬱至此而不能以告者且天下承平無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今民怯而不敢訴其訴者又不必省幸而獲伸者指目以為凶民陰中其禍嗟夫明天子在上方伯連帥之職執民之權而不能為之地識夫惟天下之賢者則民望之深而責之備若夫備人誰復求之自頃數公其來也莫不有譽其去也莫不有毀夫豈其民望之深責之備而所以塞之者未至耶今之飢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

失其所者待公而安傾耳併聽穎聞盛德日新而不替此其所以為難者二也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為易而深思其所難者而稍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何蜀之足云某負罪居喪不當輒至貴人之門妄有所稱述誠不勝惓惓之心敢以告諸左右舊所為文十五篇政事之餘憑几一笑亦或有可觀耳

與葉進叔書

進叔足下僕猶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壯其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論古今歡然若將與之忘年焉僕不自知何爲而得此於足下也前日南歸草草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窓戶蕭然思與足下談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既覺而不知臥於虛榻也行日嘗辱贈言意勤辭直讀之使人惻惻動心足下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於朋友者亦至矣而又凡所以爲至之中有所不至者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有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矣而徇人則疑於人自達矣可以無蔽矣而徇物則蔽於物今足下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得人與物之說耶至以謂僕之交不能把臂服膺以示無間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爲猶介寡合者足下顧不亮乎夫殺規於矩雖公輸不能使之合何則方圓者殊也雜宮以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緩急者異也對辯以訥過剛以柔雖君子不能以無爭何則所性而操之不同也足下聰明過人無世事不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昔張籍貽韓愈之書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未免彌其下若乎雖然亦思而改之耳恐足下未審此聊復以書

答黃景山書

白雖東武不獲拜書[illegible]息之罪宜獲譴於左右矣前辱手教存[illegible]感愧不可言即日起居佳勝知局事勞冗殊甚景山[illegible]去軒冕避津要所欲聞耳而不可得乃知吾道艱難之際仁人君子捨幾人而棄猶不可得無善勞逸無非命者出辨此身與世浮沈則亦安往而不適也某始到[illegible]甚無事而訶求一至遂有爲吏之憂近日雖已減輕而未成之患方未可知法令周密公私憤之舉動尤難直俟逐去耳又不[illegible]論頗鄙無所[illegible]發思[illegible]汩沒於流俗矣另西在南都亦多苦事近詩一軸拜呈冗迫無佳意思

經堪供笑耳近齋居內典頗於生術似有所得予內省
為造人景山有異書秘訣倘可見教手錄非面莫盡
惟包萬萬自重

答祭家書

去歲倉卒𤁋湖亦以不一別太虛祭家為恨留語於
傳宮不識能道否到黃巳六千年朋游常以思念公不
夫心懶且無便故不奉書遂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
附以開諭獎勉者至矣僕罪非大責輕論辭以來杜門
念舊而已雖平生視識亦斷往還理固宜爾而釋老
數公及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
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見寄數詩及近編得一評味
洒然如接清顏聽軟語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無
緣屬和然時復一開以慰孤寂幸甚筆力愈老健清
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亦不相妨何為廢之耶
更當磨揉以追配彭澤未間自愛

答李康年書

向承寵訪教語甚厚因循未及裁謝復枉專使辱書
累幅意愈勤重且獲所著通言三篇及新詩碑刻廢
事之人徒知愛其文之工妙而不能究極其意之所
至欽味反復不能釋手幸甚幸甚比日起居何如竊
謂為學者講道馳騁百氏而游於藝學有以自娛忘其
窮約也通言略獲披味所發明者多矣謹且借留將
為究觀他書豈敢輒留他日別為小字寫一本書見惠
尤必心經乃大賜也要跋尾姑寫數字不稱妙筆

答舒堯文書

某啓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頓覺
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七八抵詞律莊重敘事精
緻要非苟作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
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為將
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此然而霸雖
齊陳大國莫不服為今日晉霸之最詩是已公自比
彼乞盟可也奈何欲為兩屬之國則魏絳和戎為鐵
而給諸不甚當耶承未命小之實嗢噱

答陸道士書

某啓別來歲月乃爾許也世不已再辱書惠但欲
自哂爾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且審道體安休喜
慰之極惠州氏百不惡杜門養痾所念君棄家求道
工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然
能踐言何喜如之旋得過羅浮山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
所知今為何在曾與之去否吾君高人與世相忘者

如來與舍弟何足以致若得一見乎由龍鋸其所□
至則共可以受賜願因足下致懇當可得否韓樸之
事多從傅同年遊近僑得漢東諸帙遂帶得來此否
因見亦道意羅浮有一鄧道士名守安專靜有守皆
世外良友世外之道金丹爲上伏隣次之服食草木
次之胎息三生爲李殆無出此者秘中散云守之以
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旅從求以導芝潤
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不用其忠寧以中散爲
師矣適飮桂酒一杯醺然徑醉作書奉答莫不勤字
數矣桂酒乃仙方也釀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
也足下端爲此酒一來有何不可但恐足下狗戒難
不飮道家少飮和神非破戒也餘惟善愛

答孫志康書

向春末聞訃悲悼不已自惟不肖得交於父子間有
年矣即日奉罪少通泉誠不獨游上無使及聞志康
從西路迎護莫知往還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
手書累幅深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辦勤苦何以
堪任即日孝履之行預聞所望誌文寶錄讀之感嘆
閔閔變故即欲撰哀詞以表契義萬一不知爲世之
詳令後覩此文旦夕當下筆然不須傳於雖甚原亦

小以相示處之家苟須不肖於手足日乃出之也且
惟無狀百無所益於故舊惟文字麻幾可與草本同
觸故決意爲之然決不敢相示也志康必識此意千
萬勿示索看也所是此人甚奇斯人亦可人也哉崇
謫居已逾年諸況粗遣禍福苦樂念念千逝無足留
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積理應如此審甘受之今者
北歸無日因遂自謂惠人漸作久居計正使終爲亦
何所不可志康聞此言可以不深念或我增樂合見
遺乃岳丈遺意謹焚香拜受志康所惠而審藥果等
一一捧領感作無量海上窮陋又諸居貧病乃無少
物報謝慙負無量兒戒勿與人詩文謹冊至言如見
報出都日所聞虛實不可不知勿以告人也舍弟筠
州甚安得書兒姪輩或在陳或在許下兩兒子在
宜興其與幼子過在茲明年長子邁當挈他房來
此指射差遣因般過房下來兒愛之深恐要知其詳
示諭開歲來此相聚雖爲早年然豪遂中唯欲親故
謝絕爲孤寂可憐者則孤老猶可以粗安若志康入
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某罪戾也千
萬寢之切告切告李太伯雖前輩不相交往然敬其
人欲作集引亦終不得出也承諭世間可爲聚貝前

從文集異日示及當與志康商議少加刪定乃傳世也斯人既無後吾輩當與留意李文叔書已領諸兒子為學頗長進日宜與寄詩文來甚可觀此等孱雅游最舊故鄉以奉聞然不敢令拜狀無益徒煩報答也會見無期千萬節哀自重

東坡續集卷第十一

東坡續集卷第十二

記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衛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樂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采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捨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

實處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
無有甚可愛而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
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
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
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
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塵緣妄想及諸
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捨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
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曰
我游眾寶山見山不見寶岩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
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不寶者自言已得寶

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
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為覺
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
眾生未論蜜從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
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
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
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
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

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
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
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雖至
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
而得則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
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
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
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
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雕及其相忘之至
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

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
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以是為
技則技疑神以是為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
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
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
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
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嗚呼吾老矣安得數年
之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
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
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

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會(輪一作)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予能愍此三士之劳以一言記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來世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别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所記述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疏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頹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畫水記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黄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

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張龍公祠記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仁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科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肥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為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熙寧中刺史王敬寬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陳蔡許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

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某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為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為人天飛為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為生張公躋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潁民處墝而窮地傾東南

漻水所鍾怨焉歸墊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甲凶
牧瘵疾癘驅攘螟蟊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
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簋其饌度公之居貝闕珠宮
揆公之食瓊醴玉饔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
惟誠與恭誠在平格（平格作愛）民民無傷農（民字一本作無傷農口）
恭不在外洗濯敢胥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
上帝之恫

刻秦篆記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
海上登瑯琊臺觀出日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琅
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
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
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
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某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
民間比今所見猶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
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
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
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将以
覽觀焉

秦太虛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
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
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
以不時　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
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
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
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
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
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
聖院謁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觀題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
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還于湖至高郵見太
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
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
去郡遂不復見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
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
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臨江無十步獨與
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
濤際天因録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
可録以寄太虛也

獎諭勅記

勅蘇軾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體量黃河水
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
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
為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
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
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
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
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
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沉者
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
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麓一自新墻門外絕壕
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
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成之明日水
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臨六先水未至以新舊為
塞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至於壞城
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并有溢者三
方皆積伏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塚之東自城
中附城為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
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
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
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
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
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
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
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平歸成水不復至臣
某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而徐州最處汴泗
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
郡等恐久遠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
書而記其大略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
熙寧防河錄云

潮州修韓文公廟記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
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
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
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
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
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

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
已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
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
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
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
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
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
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
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
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

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
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
人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
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
之事公也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
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
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
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
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朞年

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
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
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
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
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祐十年詔封公昌黎
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
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御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
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畧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

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
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
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翩然被髮下大荒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　天子
萬壽永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
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野叟亭記

翔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先
進於禮樂者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守日就圮
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甫至復完新之

遺愛亭記代巢元修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
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
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為黃州未嘗怒
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詠而
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
亭擷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既去郡寺僧繼連請名

子瞻名之曰遺愛時穀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
見公公命穀記之穀愚樸羈旅人也何足以知公
採道路之言質之於子瞻以為之記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睹中其
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
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
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
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眾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
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

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
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鬚頰間也優
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
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
人可以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
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
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頞蹙者遂大似南
都程懷立眾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
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illegible]擧手詔記

繪累奏乞罷諫職兼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至繪未
深究朕疑繪踈遠人立朝寡援識不畏強禦朕知繪不
為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
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曾公亮兩立於經畫
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illegible]朕此札亦不
妨熙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上疏論
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遠斥也故除公熙
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今龍圖閣學士滕公元
發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於家是歲
四月徙除公知諫院以毋焚其副其後二十年公[illegible]於杭

州吏過荊師其子久中以手語相示且語詔之狂狡先帝駕御之初公與勝公皆蒙國士之知及所以開心見誠相期於死外者類皆如此未究其用爲小人所擠故閑於外十有餘年先帝雖甚用法故未即起公然知之不少衰也使先帝尚在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悲夫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爲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之責授黃州團練使眉山蘇某記

觀妙堂記

不妄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爲居室汝知之乎沉寂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既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況乎妙事了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云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兔及施燈燭以照丘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爲妙與蕭然是非行住坐臥飲食語默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覺之不有離之不無彼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乎不容垢潔展如席頓爲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皈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鑑智光閱我佛子修道時錫泥來頂禮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頭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熟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亦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説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宣白惟佛實聞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內殿崇班馬任究捨

醉鄉記

醉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爲獸魚鼈雜居不知有舟車器

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榼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嚮而望不見醉鄉武王氏得志于世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五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人並遊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將遊焉故為之記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穀佚臥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寤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爪為犧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成王作禮樂伐鼓扣鍾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蹙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騎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為蝴蝶翩翩其間蜀人希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忘歸從以為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遠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淮陰侯廟記

應龍之所以為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河滸

用晦志在鴻起豹變食全楚之粗故受饋於漂母
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
恥跨下遁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楚之遺知己之英主陳
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克拔
彊楚殄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忍
之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殄火德猶潛將
軍則與草木同朽崇墓保死安保持太阿之柄雲覺
龍騰起徒步而致侯王噫曰古英雄之士不遇機會
委身草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
曰書勳祈邪英雄萬里海霧朝翔山烟暮起宅臨謝

楚廟掃清淮枯松秋井荒我得肇東思人望
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瞳不知將用之如虎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與稱紛然而有定吾
其命之曰靜從而出勝而藏萬物之遁怨為與我且
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
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說無否無離無著無證
無修即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
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錄有至人亦不
可聞聞為真聞亦不可知知為真知是猶在聞之

哉而不足以為彈況緣迹遂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
哉以是為吾規又以是為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
逃焉亦趙寂之指南而求道之觕影乎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宗本蜀人孟氏節度使隱之後今為南海
人仕至幕職官南海因遊晃若陽狂不測人謂之濤
發南海俚人謂心風為發發常與京師言法華偈頌
往來言云發即光佛也先生棄官發益遊益以謂盡
得我道發既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
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和遊故得此舍利四

十八粒登與先生異迹極多張來道作先生舍利異
蹟其事太今為大理寺丞知滕州元豐三年十五月
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惟清使持歸本院
供養己都蘇某記

怪石供海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牟大竹小竹
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
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多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
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正輔己酉歲
予天章為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將解歸翔致政退

居子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舶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某記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於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寘筯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筯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為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為侍妾而其妻妒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為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眾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為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

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於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智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為錄之答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帚為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為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為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咒使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闊無恙炳問安所識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即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帚為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為不然全為鬼為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託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豈王公

近其文字雖不可識而甚趣簡古非靈若閤竊食惡鬼以能為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託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奚必摡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傳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

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絶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為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三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此出袁郊所作甘澤謠以其天竺事故書之其文頗多稍刪改

杜處士傳

杜仲郡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環名從之游因環曰願得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占揚推環曰子言羅實宜然少從容將辭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況吐新意以前乎吾聞夫子慕黃冠來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微銜吾為其非儒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粮獨活久矣子今膚就何以充蔚子子嘗迹子之慕狂若所請亦大激矣試聞乎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齋先生不留

行皆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干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于蒺藜也今子宛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坐怪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拔垢滌文以求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其蒙甚頑子白之曰吾自通微頗知于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鼠子言子能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簪令芷明苟起子為亦車使者且將封子子甘從之乎曰吾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于衆而已矣繼登文石摩螭頭不顧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逆賢用

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為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求石斛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曰船破須筎酒成於麴猶君之錄英才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謂之也若夫躑躅而還卿甘遂意於丁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寶為久居此為哉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為傳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為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岩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為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

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声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為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十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為薦褥賜之

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王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
麗所獻銅甁爲飮器觀愛日厚如純卒不敢望也上
得群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令講郊祀治刑獄外
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礼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
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
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
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
祁門三百戶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絶文爲人有廉
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
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

人多輕疾之或譖於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称上曰
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
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
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
元狩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
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
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
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急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
還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
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

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爲上意不
因不復顧若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
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爲因是擠
之皎下顙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
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績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
爲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
壯甚寬大恃厚者頗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
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
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
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

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人
其下亦與巫醫書算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
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称羅國哉或其國
邑在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散居黟歙間者
嗚呼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絶人
豈可以無學術哉

江瑶柱傳

生姓江名瑶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
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

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娟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乎平何人哉遂棄其聲滾迹泥塗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

娟川生二子長曰深丁次曰馬頰始来鄞江令為明州奉化人瑶柱世孫也性温平外慤而内淳稍長去裸類頎長而白皙圓直知柱無絲髮附麗態又友廬公異之且曰吾閱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夫豈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瑶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東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槃先生善出處大略相似

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尚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大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為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窮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挈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為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礼之生浸不悅跳身武林道遇温風得中乾疾為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激美之曰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譽或不可盡信鄙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海上逐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素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權姐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與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减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瑶柱誠美士乎方其為席上之珎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

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為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

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群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温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日吉位居上甘心衔之群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群臣皆與甘坐上

坐吉啡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秦楚約西擊秦君司兵踰闗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剖肝怡顔下氣以固帝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弘景狀其方略以付國史出為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晩也毋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實務申相梅福索為之傳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哆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群臣皆伏歲然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為𧶀侯吉之子為下邳侯𧶀侯遂不聞下邳以美湯藥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與吳起爭相如回車廉頗屈從欲觧衣尹邢悔甘吉亦然語曰士無好醜入宫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夫愛惡之相倚者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葉嘉傳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遊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為時采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為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業武曰吾當為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為著其行錄傳於時方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為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未詳也上驚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齎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為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碪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　陛下採擇至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

謨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誠小黃門監之有頃
嘉之所為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宜以獨
然所耳嘉為之胥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
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使陳平
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為之下
矣計欲傾之會 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
而已當時以足摯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然見侮
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 陛下以葉嘉見託
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
浮誚之嘉亦訴於上上為責歐陽憐嘉視其頰已久

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
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
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書曰
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
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
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
宴苑中上飲逾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
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
正色曰 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
久則有效 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

曰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
疏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閩中既而曰吾末如之何也
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苶思困頗思嘉
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矣遂恩遇
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
宛以兵革為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
以問嘉嘉為進三策其一曰榷天下之利山海之資
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
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榷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
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

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
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老之術
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
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為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于
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
為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為
甲嘉以布衣遇 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
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国不為身計盖有以取之夫先
王用於国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

如與民嘉爲榮以祚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季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塩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誅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举而用之

温陶君傳

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麥氏既破隨曾羅氏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之文是謂師之革䷰曰生乎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隸之坤以布之釜以熟之口以内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能者樂之以爲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爲心病彖所謂也蓋貌大爲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跌散與物不合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滄水湯先生游既熟遂陶而成之爲人白晳而長温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名儲子因秦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閤樂薦爲郎秦王得與圃田蔡甲肥鄉羊爽内黄韓音子俱召見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日旲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皆安在何相見之晚耶未見君子惄如調飢卿等之謂也自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爵上更上食與御旦夕召對所獻納時或粗疎上未嘗不盡善也秦王以嫪毐事出文信侯而遷太后怒甚數日不食中美賜爵復使食温定陶二縣號温陶君中美既被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爲人柔和有以塞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日旰意有所思亟召中美將延以納之中美不熟計以進其說頗剛鯁志不快之者累日有傳士單幹說上曰爲其所傷矣宜有以下之即無患因逐其弟子乙升元華於上上意稍平然自是遂踈中美不得爲尚食矣中美曰吾爲尚食日夕自謂不素餐者今吾與羊生輩皆不得進縱復有用者將謀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疏不信又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或思我彼将若盡矣遂稱疾以侯就第其後子孫生郡郭者散居四方自號渾氏雇氏索氏石氏爲四族云

碑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吴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黄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幷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幷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
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
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
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
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
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
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
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
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
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
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
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
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
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
臣軾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
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
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
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
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
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

崩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
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祇而饕笑下俚之說璉獨指
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
士大夫喜從之遊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
滿矣　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
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
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
治平中再乞堅甚　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
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
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

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
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
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
逮事昭陵而與吾師遊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
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
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武以弱為仁皆
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
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
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
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

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
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
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
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
以謹其藏

祝文

告文宣王文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鉤用於一君而為無窮之
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

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為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
久而愈新雖非雷霆鼓者可以使剔目以駭視聵者
可以使抉耳以聽驚奈何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載空
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形而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
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氣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
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為淮夷之蠙珠或為雲漢之璧
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
德愈久而彌明燁燁而華滋滋而傳融而在天者為
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為山嶽之元靈藏然如龍
之感雖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恭

奉天命俯蒞邊城動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紛
抱在庭有踐籩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饗于兖誠

告顏子文

志不行于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于民而能頤
道以終身德無窮窮道古難其人惟公能之絕世離倫
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
門人盜親血食萬世配享惟神敢不昭薦公乎有關

告五嶽文

相天以育物者五方之帝也配地以作鎮者五嶽之
神也天爲貴者帝爲其宰五嶽者三公之象也其叨

受朝寄出守藩土神不虐罰民有豐歲敢用告誠以
謝靈既

秋賽二首

惟神聰明爲民依庇宜秩典祀欽奉靈祠況農事之
肇興賴神靈之降有一邦蒙惠已應風雨之時百里
有嚴將享秋冬之報

惟神充昭祀典幽贊化功享廟食以惟嚴乘介福而
無爽屬茲豐歲爰舉舊規式陳蠲潔之儀蓋報有年
之慶

杭州請觀音祈晴文

三吳之災連歲不稔尚賴朝廷之澤大分倉廩之
乃稱疲氓僅免流殍今者淫雨彌月秋成半空永惟
嗣歲之憂特有流離之懼我大菩薩行平等慈觀此
衆生皆同赤子度雨暘於指顧化豐歉於斯須顧某
等不德而召災念斯民無辜而可憫願興慈濟一拯
含生

謝觀音晴文

民無常心因何知於帝力天作淫雨當有感於佛慈
慧光照臨陰沴消復拯農工於溝壑寬吏責於簡書
顧等共衒不報之恩願頌難名之德恭馳梵宇少薦

厥誠

祈晴文

常平之政視歲美惡操其贏虛以驅農末秋穀未登
巳食其陳嗣歲之麥當斂其新迨茲秋暘載穫載舂
陰雨害之猶人罔功我發庫泉以實高廩盍勅雨官
遄止其霪既暵我場萬杵皆作待此坻京援我溝壑
不顯大神雨霽在予匪民焉依其忍弗圖

謝晴文

天作淫雨害于粢盛尚恭神之休猶行中巷請禱莫臨驗
式昭厥誠

祈雨文

六月不雨乃時之常或霖或霪於稼則傷稼將有歉
民飢所望甚也不德守此一方罪在守臣無俾民殃
人不能神易雨而賜神其聽之庶乎降康

謝雨文

竊以農事告成旱魃為沴寖罹焦爍之害遂稽收刈
之勤自非降靈大庇霈然以下膏澤之賜庶有豐盈
之期實神助之使然豈愚誠之能致是用特臨神宇
手款睟容輒傾涓潔之誠仰荅靈威之祐

祈雪霧豬泉文

噫嘻我民何辜于天不水則旱于今二年天未悔禍
百日不雨雪不欽壁麥不蓋天子命我禱于山川側聞此
山神龍之淵躬拜稽首敢丐一勺得雪盈尺牲酒是酬

祈雪文

水旱輒求惟吏之羞有求不倦惟神之休乙卯之雪
膚寸而已如燔與薪救以勺水嘉肴旨酒既謝且祈
願終其賜盈尺為期

祭句芒神文

大帝出乎震神實輔之茲日立春農事之始將乎秋
於東作先恭授於人時乃出土牛以示早晚惟神其祐
[illegible]應農事將作爰出土牛以為耕候維雨有神實
左右之雨暘以時螟螣不作以克有年敢忘其報

祭佛陀波利文

積雪始消陰沴再作小民無辜斃于飢寒草木昆虫
意雖其[illegible]並走[illegible]王祈而未報意雨露有數非神得
專惟我大士舍法分無為不入塵數願以大願脫力
作不可思議事於此無生寂然開明盡二月晦雨雪不作大
拯[illegible]以發信根仙大布施實無限量惟大士念之

祭常山神文

出[illegible]實不德無以導迎順氣消復災沴惟神之求神亦
閔其不才而嘉其勤凡有告請靡所不答乃者有謁
于神即退之三日時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皆獨不
及凡我吏民孰不歸德于神然而一雨之後彌月不
繼百里之外蝝生於初豈神能發應於前不能應於
後能卹其近不能[illegible]其遠蓋吏不稱職政刑失中疾
于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州之民比歲飢殍殲殘
之餘不復堪命矣又不熟則流離之禍其莫知所止
矣神之聰明其忍以吏不稱職之所致而不卒救之歟
今夏麥垂登而[illegible]將[illegible]若時賜霈澤驅摧蝗蝕毋
以完我西成之資歲秋九月當與吏民復走廟下

祭滁州塔文

淮南東西連歲不稔士農皆病公私並竭重以淮右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苗以日為歲大麥已秀小麥初孕時雨不至甚將焦枯豐凶之決近在旦日其稅牧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為盜吏職所急守短德薄家之無術伏願大聖普照王以僧院為行平等慈悲又風雷咳唾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散濕肝膽尚祈聽之

其上承府檄旁躡民言供奉安字顯登法座伏願江海貢潤龍天會朝布為三日之霖遍副一邦之望

禱龍水文

布多峯岩有樊空之勢雨無破塊人懷暍屠之憂雖屢叩於明靈終未慷於通應府主舍人存心為國側念與民燃香鳴鼓以禱祈對龍淵而稽首伏願明靈敷感使雨澤以穿滋聖化若蘇致田疇之蓋濟

祈晴文

均糴之法著于甲令視歲豐凶以馭重輕歲且中熟雨則害之如此失時公私交病猶食此土民命係焉無俾歉荒以作神羞

墓誌銘

李太師墓誌

李氏之先世有德人使皆好學忠信而文則其成材五季得之崎嶇兵間亦何所為世養于家以待承平先文太師發跡于經人知誦之公蹈用之其言治經其行中之仁致麒麟鳳自不覆巢浚公逢時鳳鳴其郊公為獄官遇囚如子視囚出入如己生死以德報怨世有或然任其不報仁人所難是心惟微賞罰于當無疆之休以未本世篤生三子其幼益隆如誼仲舒烏陽是逢於乎不稱德河流墓改誌以晃服公之令聞此配太丘子孫公卿有進無虛宴安之原

太行之麓有或兆之匪筮匪卜

朱亥墓誌

崔嵬高丘其下為誰緊魏列士朱亥是係時惟布衣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顏視懼如麻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萬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懼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劉夫人墓誌銘 代韓持國作

夫人姓劉氏開封人曾大父處士諱嚴大父大理寺

丞諱惟吉考諱后金吾衛將軍諱遵夫人年十七歸
于武功蘇才翁諱舜元參知政事諱易簡之孫贈
工部侍郎諱耆之子也少與弟子美聖聞皆有盛名
蘇氏既大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嚴
重有識素賢其子白為擇婦甚難之久乃得夫人夫
人事其姑能委曲順其意嘗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
所欲不求而獲所不欲無一至前者既愈謂夫人曰
微是婦吾不起矣命諸女拜之而弗答也子美聖聞
皆早世夫人待二姒撫諸孤恩禮甚至子美正獻杜
公婿也杜公聞而賢之曰可以為女師夫人既老二
子消灘更守壽春已而消寰襄陽灘復提本道刑
獄夫人皆就養焉及消從事陽翟京師子注為尚書
郎拜覲門外士大夫榮之消侍夫人至管城以疾不
起注逆以歸京師夫人悼消不已後消四十五日元
豐八年正月五日以疾卒於私第享年八十一夫人
孝友慈儉謹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寬於
御下姻族中有悍妬者見之輒悔悟而化性不畜財流
衣菲食以終其身嘗自[illegible]選以帛[illegible]二十兩以獻夫
人夫人喜曰可以適吾意之所欲爾者命存之以親
疏散之一日而盡好誦佛書沒五日抵[illegible]為送終具甚
悉委焉笑怡然不亂始封隆德縣君後為[illegible]
君改仁壽縣太君才翁既顯於世矣而位不充其才
仕至尚書郎贈光祿大夫而子男七人皆以才顯消
朝奉大夫知[illegible]州灘朝請郎京西提點刑獄注朝散
郎尚書司勳郎中洞右贊善大夫將作監丞洪淮汶
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虞大蒙次適承議郎蔡
逢原孫男十三人之顏無為軍判官之閔早卒之冉
汝州梁縣尉之孟之僅之友之恂之悰之邵之揚之
南之烈之熙孫女十三人曾孫男七人開寶寺監
卞生曾孫女五人灘消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葬夫人於潤州丹徒縣五老山下才翁之塋從先
志銘才翁於予為從母子而予娶於蘇氏故知夫人
為詳銘曰
孝友慈儉行為女師寵於教也輕財樂施屬其家
幾於道也壽考康寧子孫多賢不虛報也我銘孔昭
無有愧辭以信告也

朝雲墓誌銘

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
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
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

栖禪山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朞而夭蓋嘗從此庐
義冲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
絕銘曰
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

偈

十二時中偈

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遮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
自泗守席上迴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頌云
百滚油鐺裏恣把心肝煠遮箇在其中不寒亦不熱
似則是似則未是不唯遮箇不寒熱那箇也不寒
熱出甚叫做遮箇那箇

無相庵偈

出庵見庵入庵見圓問此圓相何所因是非土非木
亦非虛空求此圓相了不可得乃至無有無有亦無
是中有相名大圓覺是佛心也是諸魔種

送海印禪師偈

海印禪師紀公將赴峨眉往別太子少保趙公於南
衢公以三詩贈行復枉道過某於齊安亦求一偈公
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某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
師道眼了無分別遍知法界海慧照了萬緣大小從
緣不相留礙直從巴江欲逢僧晏道到東坡別紀公當時
峯破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請以此偈附于三詩
之末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神抑報盡而止止不先乎於
以觀法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

拄杖指天布袋着地掉却數珠好一覺睡

木峰偈

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
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山本一峯供養
乃說偈言
枵然無根生意永斷劫火洞然為君作炭

寒熱偈

今歲大熱八十餘日物我同病是熱非虛方其熱時
謂不復涼及其既涼熱復安在凡此寒熱更相顯見
熱既無有涼從何立今我又以認此為涼後日更涼
此還是熱畢竟寒熱為無為有如此分別皆是衆生
客塵浮想以此為達無有是處便謂為迷則又不可
如火燒木從木成炭從炭成灰為灰不已了無一物

當以此偈更問子由僕在黄州識書為江夏李樂道持去後七年復相見京師出此書茫然如夢中語也

元祐戊辰六年三月三日

佛心鑑偈

軾第三子過蓄烏銅鑑圓徑數寸光明洞徹元豐八年十一月二日游登州之洪禪院院僧文泰為造釋迦文像乃捨為佛心鑑且說偈云

鑑中面像熱時炎無我無造無受者心花發明照十方還度如是常沙衆眉山蘇軾元祐元年三月一日立石

戲答佛印偈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

養生偈

閑邪存誠練氣養精一存一明一清清明乃極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夜危坐服此四藥一藥一至到極則處幾費千日閑之廓然存之卓然養之郁然煉之赫然守之以一成之以久功在一日何遲之有

易曰閑邪存其誠詳味此字[illegible]邪中有誠無非邪者閑亦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

送僧應純偈

蘇壽明僧應純與東坡居士皆眉人也今守黃岡將老廬山作偈送之

一般口眼兩般腸肚認取鄉人聞早歸去

王晉卿前生圖偈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義故畫邢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既作破琴詩記夢異矣復說偈言

前夢後夢真是一此幻彼幻非有二正好長松間更憶前身後身事

箴

東交門箴

漢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方朔以謂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為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而前更無識焉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有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俗閭中唱之以淫實煩有從帝乎館陶從蔣文

矧董外人干國亂常既不能戮反以爲好予歙予告
宣室是儆偉彼臣朔辟戟趍陛彎拳是效剛而有禮
攺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
禮法遂恣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
晉遂多盜而罔敢詰矧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萬世
有慼斯闔貴也揚觶杜與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
人孰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東坡續集卷十二